武俠世界



$2.00

638

・特別介紹・



長篇奇情
俠義連載

傲 劍 狂 龍 古龍．著



作者本堪爲各文友筆中之傲筆，龍中之狂龍，其故事發展亦屬一狂，以其筆之傲，其人之狂，才能撰寫這部時下堪稱一絕之傲，之狂，故事確是人，事，物合爲一體，內容情節閱後包你叫絕。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才殺手 （一期完俠情小說）
殺人如拾芥 金錢似水來
貪婪永難足 撒手空身去……倪 匡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七十二將相 （無毒丈夫續篇）
利言如珠炮 炸破魔頭謀……孫玉鑫 73

魔門雙飛燕 （兩期完俠情小說） ◁下▷
劍洗血仇債 寶還國庫存……浮 生 107

金猱神劍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寶劍贈俠士 仗義探龍潭……冷如水 13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傲劍狂龍
神秘鐵屋 妄入者死……古 龍 45

殘梅俠影
美人白骨縈蔓草……高 皐 55

絕情拾三郎
嬌娃雖絕色 鐵漢不動情……曹若冰 65

鏢 旗
劍嘯嘶空銳 刀冷匝地寒……臥龍生 81

紙 刀
追查反被困 假死竟眞亡……高 庸 87

流星、蝴蝶、劍 ◁大結局▷
摒除六慾念 逍遙海外仙……古 龍 93

金獅吼
千里單騎救玉人……秦 紅 100

天殺星
鋪張華誕夜 驀逢天殺星……慕容美 129

梅龍毒鳳
毒婦調兵將 雙姝戲玉龍……王復古 149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
一年港幣	$ 98.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
一年港幣	$112.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奇情俠義小說

倪匡・文
培新・圖

天才殺手



殺人如拾芥　金錢似水來
貪婪永難足　撒手空身去

天悶熱得一絲風也沒有，他伏在那片玉米田裏，已有很久了。

玉米長得比人還高，密密層層地，他感到不但自己在不斷地流着汗，彷彿連玉米葉子上，也在沁着汗珠。

開始的時候，他還伸手將臉上的汗抹掉，但這時，自他身上冒出來的汗，已經像是濃稠的漿汁一樣，緊緊地黏在他的皮膚上，連抹也抹不掉了。

那樣的悶熱，那樣的黑夜，可以說沒有甚麼人可以忍受得下去的，但是他必需忍下去。

他已經忍了很久了，從天剛開始黑，他就伏在這玉米田中，到現在，只怕已有三個多時辰了。

他直視着前面，前面其實也只是一片黑暗，他連離得他最近的那株玉米都看不見，天際偶而有幾下閃電，照亮大地，也只有在閃電亮起的那一刹間，他才可以看到，在田的東首，有着幾間瓦房。

那幾間房子外面，圍着一道老高的圍牆，他根本看不到圍牆的門。那並不是由於他匿伏得遠的原故，就算他就在圍牆外，貼着圍牆繞一遭，一樣也找不到門。

因爲圍牆上根本就沒有門。

在閃電亮起的時候，他可以看到露在圍牆外的屋角，也只有當閃電亮起的時候，才能看到他的臉，雖然他的臉上，全是泥和汗，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他很年輕，有着極其倔强的一張臉。他的口中，咬着一柄鋒銳之極的七首，每當電光亮起之際，那柄七首上，就立時反映出一片青森森的光芒映在他的臉上，使他的臉看來陰沉，而帶着幾分可怖。



他在等待着，他的目標，顯然就是那圈圍牆，和圍牆中的屋子。

突然地，他直了直身子。

引得他忽然挺直身子的原因是，在圍牆之中，騰起了一片燈光。

那片光芒，實在也極之微弱，但是在那樣的濃黑之中，却也使得那圍牆的牆頭，泛起了一片淡淡的光芒，他在挺直身子之後，一點也不躭擱，便立時向前竄去，他的身子在稠密的玉米中穿過，發出「刷刷」的聲响來。

等到他來到了路邊的時候，他又伏了下來。

那時，在圍牆中，响起了一片犬吠聲。

他伏在路邊，呼吸急促，他的口仍然緊緊地咬住了那柄七首。

也許是他咬得在太緊了，以致牙齒和鋼磨擦着，發出「格格」的聲調來。

隨着犬吠聲，圍牆中的光芒上揚。

陡地，一團火光出現在牆頭上，人影一閃，一個人持着火把，自圍牆之中，掠了出來。

那人的身法極快，一掠下了牆頭，一個起伏，便來到了路上，伏在路邊的那年輕人，這時也陡地躬起了身子。

那人到了路上之後，略停了一停，便帶着火把，向前奔來。

火光閃耀着，那人越奔越近，那年輕人的背也越躬越高，那人才在年輕人的身邊奔過，那年輕人的身子，就像是頭蓄勢已久的貓兒一樣，陡地竄了起來，咬在口中的七首，也到了他的手中。

七首在火把的照耀下，閃起一片精芒，那年輕

人的雙足根本未曾沾地，七首已經疾刺而出。

他那一撲一刺，算得如此之準，持着火把在路上奔走的人，根本未曾有絲毫的驚覺，鋒利的七首，便已經刺進了他的後心。

那人仆地倒下去，那年輕人也立時倒下，壓在那人的身上，那人手中的火把拋跌出去，在路上畧爲滾動了幾下，火頭向上畧竄了竄，便自熄滅。

四周圍重重是那樣地漆黑，那年輕人的右手，仍然緊握着七首的柄，他的左手慢慢摸索着，摸到了那個被他刺中的人的鼻端。

鼻端還是濕熱的，甚至還有着汗珠，但是當那年輕人的手指向下畧移動了半寸，他却已探到那人再也沒有氣息了。

直到這時，那年輕人的身子，才直彈了起來，七首也隨着他身子的倒彈而起，而離開了那人的背心。

寂靜的黑夜之中，看不見鮮血湧出來的情形，但是却可以聽到鮮血冒出來的那種咕咕聲。

那年輕人身形彈起，落地之際，一點聲音也沒有，他站在黑暗中，但聽着那種奇異的「咕咕」聲，像是那種聲音，可以帶給他無上的滿足。

他站了許久，才轉過身，竄回玉米田裏，玉米葉發出刷刷的聲響，他竄遠了。

閃電越來越密，雷聲也緊了起來，每一次閃電閃亮的時候，都可以看到那人伏在地上，背心處一直在冒着血。

血流到他身邊的路面上，被路面上的泥土，迅速吸乾，接着，幾陣雷聲之後，大雨傾盆而下，寂靜立時被大雨的雨聲打破，雨大得像是天漏了一樣，雨水迅速地在路上匯成了小川，向低窪的地方流去。

開始的時候，小川中還蕩漾着血水，但是漸漸地，血水已被雨水衝刷乾淨了。

× × ×

雨仍在下着，天際一片陰暗。

鎭上青石板的街道，被一夜的大雨，洗刷得乾乾淨淨，幾頭黃狗躲在屋簷下，向屋簷上淌下來的雨水，汪汪地吠叫着。

街上的行人，即使打着油紙傘，下半身也被大雨濺起來的水花，弄得透濕，他們全是匆匆而過，只希望快一點趕到目的地。

所以，當他冒着雨，將斗笠拿在手中，任憑大雨淋在他的身上，慢慢走進鎭來的時候，在屋簷下玩水的小孩子，也都停止了玩耍。

那樣的大雨，淋在身上的滋味，一定不怎麼好受吧，但是看他的神情，却像是正在享受着。

他一直向前走着，他緊抿着嘴，雨水順着他的濃眉向下直淌，他一直向前走着，來到了一家飯舖之前，畧停了一停，向飯舖的門口走去。

飯舖門口，簷下淌下來的雨水，簡直像是一道水簾一樣。他在水簾外站着，飯舖的伙計，來到了門前，隔着水簾，打着躬，笑容滿面。道：「外面雨大，客官請進！」

那年輕人吸了一口氣。

他道：「有吃的？」

飯舖伙計畧爲一怔，忙笑道：「有，自然有吃的，這不是飯舖麼？請進來？」

那年輕人却仍然站着，並不走進飯舖。

他又道：「吃了，要付錢？」

他講起話來，十分簡潔，像是多講一個字，就會蝕了本一樣。

飯舖伙計又是一怔，「嘿嘿」笑了起來。

他道：「自然得付錢，天下那有飯舖吃了東西可以不給錢的！」

那年輕人緩緩吸了一口氣，道：「那我不進來了，我沒有錢！」

飯舖伙計也不再那麼笑容可掬了，他沒好氣地道：「客官，你請便吧！」

飯舖伙計一轉身，進了飯店，口中還在嘮叨：「眞是甚麼樣的人全有！」

他才嘮叨得一句，就聽得有人高聲叫道：「伙計！」

飯舖伙計轉過頭去，店中總共才只有一個客人，也就是這時出聲叫他的那位。這位客人生得好威武，紫膛臉，濃眉，大鼻，一身紫綢衣服，像這樣的客人，那樣的小飯舖中，還眞不常見。

飯舖伙計連忙走向前去，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那人向門外一指，道：「去追剛才在門外的那人回來，告訴他，你這裏不論吃甚麼，都不用化錢的！」

飯舖伙計陡地一怔，伸手摸了摸腦門，心中在嘰咕着，八成是今兒開舖的時辰不對，怎麼盡遇上那樣的人了？

他在一呆間，那人已然翻手一掌，重重地擊在桌上。

那「砰」地一聲響，將飯舖伙計，嚇得直跳了起來，那人已喝道：「快去！」

飯舖伙計苦着臉，結結巴巴地道：「客官，你……別開玩笑了，吃了東西不化錢，賣了老婆孩子，也不够貼啊，那有這樣的飯舖？」

那人「哈哈」一笑，道：「混蛋東西，是我着你去叫人回來的，能叫你吃虧麼？」

那人說着，一翻手，在他的掌心中，已托了一小塊金子，那塊金子雖然不大，可是却引得飯舖伙計的雙眼，幾乎從眼眶之中，突了出來。

他一伸手，在那人的掌心之中，攫過了那塊金子，一轉身，冒着雨，便向外衝了出去。

在飯舖伙計衝了出去之後，那人畧揚了揚眉，在他的臉上，泛起了一種難以捉摸的神情，他舉起了酒杯，將酒倒進口中。

那人還未曾將杯子放下來，飯舖伙計已拖着那年輕人走了進來，一面拖，一面還在道：「客官只管吃，不論你吃甚麼，一個子兒也不化！」

那年輕人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來，道：「我走遍天下，只有你這家飯店最好，我肚子餓了，揀好吃的拿上來，先來一壺酒！」

飯舖伙計連聲答應着，轉身走了開去。

那年輕人坐定之後，雨水順着他的身子向下流，櫈子下不一會就濕了一大片。

那中年人一直望着他，可是他却像是木頭人一樣坐着，連望都不向旁邊望一眼。

不一會，大壺酒，大盤肉搬了上來，那年輕人用筷子一抄，一盤肉便有半盤到了他的口中，他狼吞虎嚥地吃着，那中年人，就一直靜靜地在打量着他。

那年輕人吃得快，起身也起得快。

前後不到兩盞茶時，他已抹了抹嘴，站了起來，道：「多謝了，我記得你這家舖子，下次經過時，我一定再來吃個飽！」

飯舖伙計笑着，道：「儘管來！」

那年輕人轉身向外便走，那中年人直到這時，才用不急不徐的聲音道：「你等一等！」

那年輕人陡地站定，轉過頭來，望定了那中年人。

那中年人笑着，道：「你過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那年輕人搖了搖頭，說道：「我沒有什麼話和你說！」

那中年人的濃眉向上畧畧一揚，將聲音壓得十出低沉，聽來也十分神秘，道：「昨天晚上，我看到你殺了一個人！」

那年輕人的身子陡地一震，小飯舖中，剎那之間，靜到了極點，只聽到嘩嘩的雨聲。

過了好久，那年輕人才回過神來道：「我沒有看到你？」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你自然看不到我，我躲在黑暗中，和你躲着等人的時候一樣，只不過我躲得比你更好，更巧妙！」

那年輕人的身子又震動了一下，緩緩地道：「那就是說：在昨夜，你可以殺我！」

中年人又是一笑，道：「我可以殺你，但我爲什麼要殺你？過來，我有話和你說！」

那年輕人畧爲猶豫了一下，慢慢地向前走去，他走得十分小心，像是一頭貓鼬走向一條毒蛇一樣，他來到了那中年人的身前，停了一停，突然之間，他手腕一翻，腿一抬，精光一閃，已經從靴筒中掣出了七首，七首尖向着那中年人的咽喉，疾刺了出去！

這一次，和他剛才那種緩慢，小心向前走來的情形，形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出手之快，簡直是難以形容，可是那中年人的反應，也快到了極點，七首的精光才一閃，那中年人突然一翻手。

五指如勾，已抓住了年輕人的手腕，年輕人手中的七首，離他的咽喉已不到兩寸，可是手腕一被他抓住，七首却再也難以向前伸出分毫！

那中年人的眼珠，定得像是兩顆石子，他望定了就在他面前的七首，道：「不錯，就是這柄七首，那人才在你的身前經過，你就撲了上去，七首就刺進了那人的後心之中！」

那年輕人被抓住了手腕，在他的喉際，發出一陣奇異的聲響，他全身肌肉賁張，看得出他正在竭力掙扎，但是他却掙不脫那中年人的掌握。

就在這時，那飯舖伙計自舖內走了出來，陡地看見了這等情形，立時驚呼起來，那中年人的手指陡地一緊，年輕人手中的七首，便已落了下來，那中年人五指一鬆，鬆開了年輕人的手腕，反手抓住了七首，又立時將七首向外拋去。

七首向外飛出去時，發出的精芒，就像是一股閃電，那中年人的動作實在太快了，以致那飯舖伙記，只叫了一半，七首便已射進了他的咽喉。

而那年輕人在手腕一鬆之後，立即向後退出了半步，就聽到了那飯舖伙計倒地的聲音。

那中年人站了起來，一伸手，取過了放在旁邊櫈上的一頂極大的竹笠，望着那年輕人，道：「你可以放心了，只有我一個，看到過你手上抓着殺人利器！」

那中年人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去，那年輕人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開去。

到了門口，那中年人將竹笠向頭上一戴，便走了出去，當他走出去之際，雨水滴在竹笠之上，發出了一陣「拍拍」的聲響。

那年輕人直到這時，才陡地跳了起來，奔到飯店伙計的屍體之前，伸手拔下了七首，插進了靴子之中，立時又奔了出去。

雨仍然那樣大，那年輕人奔了出去之後，看到

那中年人，就在前面不遠處，緩緩地走着，那年輕人立即拔步奔了上去。

他一直奔到了離那中年人的身後只有六七尺處才收慢了脚步，然後，他一直跟在那中年人的身後，出了那鎭甸。

等到又有人走進飯舖，發現飯舖伙計仰臥在血泊之中而驚叫起來之際，這兩個人早已離開這個小鎭，已有半里上下了！

雨仍然那麼大，天色也仍然那麼灰沉，中年人在前，年輕人在後，由大路轉進了一條小路，直來到了一座小小破廟之前。

在那座破廟前，那中年人站定了身子，年輕人也立時止步。

那中年人轉過身來，大竹笠不但掩住了他的臉，而且幾乎連他的上半身也一起遮住。雨水順着竹笠的邊緣向下直流。那年輕人就這樣站着，任憑豆大的雨點，打在他的身上。那中年人的聲音很冷，他道：「你爲什麼要一直跟在我的身後？」

那年輕人道：「因爲我不想世上有人看到我手上抓着兇器，即使只有一個人！」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你要殺我？」

那年輕人舐了舐嘴唇，簡單但堅決地回答道：「是！」

那中年人仍然在笑着，道：「殺人有很多原因，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殺人可以賺銀子？」

那年輕人並沒有回答，那中年人又道：「你身邊沒有錢，天下也不會有吃了東西不必給錢的飯舖，如果你有了金銀，到處都歡迎你，要吃什麼有什麼，雪白粉嫩的姐兒會對你投懷送抱，高頭馬大，錦衣玉食，全在等着你！」

那年輕人的口唇，掀動了幾下，但是却並沒有發出什麼聲音來。

那中年人又問道：「你想要金錢麼？」

年輕人畧挺了挺身子，道：「你要我爲你做什麼？」

那中年人道：「替我殺一個人。」

年輕人一字一頓地說道：「我絕不爲金錢殺人的！」

中年人「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那你是天下第一個大傻瓜！」

年輕人的嘴角畧張了一張，發出了一個像是自嘲也似的笑容，道：「也許是。」

中年人又道：「那麼，你是爲了甚麼，昨晚才在玉米田裏伏了那麼久，殺了一個人？」

年輕人道：「和我現在要殺你的原因一樣，因爲他看到過我殺人！」

那中年人道：「他看到你殺人？你爲什麼要殺那個人？」

年輕人的回答，聽來很可笑，但是他却說得一本正經，在他滿是雨水的臉上，一點也看不出有絲毫開玩笑的成份在內。

他道：「因爲那人看到了我殺人！」

中年人伸手，將竹笠拉了起來，直視着那年輕人，道：「爲了這個同樣的原因，你一共殺了多少人？」

那年輕人立時道：「七個！」

中年人笑了一下，道：「那麼，你第一次，是爲了甚麼殺人？」

那年輕人本來是有問必答的，但這時，他臉上又突然現出了一片極其痛苦的神情來，面肉在不由自主地跳動着，以致他臉上的雨水，簌簌地彈了起來。

他沒有回答這一個問題。

那中年人像是毫不在乎地笑了笑，道：「好吧，我是第八個，你爲什麼還不下手？」

那年輕人道：「我現在殺不了你。」

中年人道：「那你準備怎麼樣？」

年輕人的聲音，平板得像石頭，他道：「我跟着你，直到我找到能殺你的機會。」

中年人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就是我找了很久找不到的人，可惜你不肯爲錢去殺人，或者你還不知道錢的好處——」

他講到這裏，突然不再講下去，身子一躬，陡地向後，倒射而出，也就在他向後射出的同時，那年輕人一抬腿，匕首已掣在手中！

然而那年輕人握住了匕首的時候，中年人却已退進了破廟之中，「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眞的殺不了我。」

年輕人的面色，十分難看，他緩緩將匕首插回去了，道：「我以爲對你那樣說了，你就不會再提防我！」

中年人笑着，道：「不錯，你已經很懂得如何殺人的道理，但是還懂得不够多！」

他講到這裏，忽然頓了一頓，接着，又笑了起來，道：「不過那不要緊，你反正總得跟着我，等你跟得我久了，就會懂得更多！」

那年輕人冷冷地道：「到時或許我就能殺死你了！」

那年輕人的話，實在是一項極其嚴重的挑戰，然而那中年人却像是十分樂意接受這種挑戰，他揚了揚眉，道：「也許是！」

他說着，轉過身向廟中走了進去。

年輕人跟在他的後面，兩人一前一後，穿過了

破廟的大殿，一直來到了廟後院。

後院之中全是野草，水積得相當深，停着一輛馬車，馬蹄在蹬踢着，濺起了不少水來。

那中年人來到了車前，打開了車廂的門，一縱身，就進了車廂，探出頭來，道：「你反正要跟着我，就替我趕趕車吧！」

年輕人站着不動，那中年人笑道：「可是不敢用背對着我，怕我殺你？」

年輕人忽然笑了一下，他一定很不喜歡笑，這時忽然顯露出來的那一下笑容，也極其短暫，他道：「我不怕，你要殺我，在小鎭也可以下手，現在也可以下手！」

中年人望了年輕人半响，才道：「原來你一點也不笨！」

他這句話，像是對那年輕人在說，也像是對他自己在說的。

那年輕人上了車座，大雨仍然不斷下着，他拿了插在車座邊的鞭子，揮動着，將馬車自破廟的後院中趕了出去，一直到上了大道，他才問道：「到那兒去？」

那中年人的聲音，自車廂中傳了出來，道：「往北走，到開封府去，開封府是大地方，我先要叫你知道金錢的好處！」

馬車在道上疾馳，那年輕人看來是一個很可勝任的車伕，他把鞭子揮得「拍拍」响，雨雖然很大，他好像是渾然不覺一樣。

他一面趕着車，一面心中在想：在車廂中的那中年人，究竟是甚麼人？他明明可以殺了自己，爲什麼不下手？他的本領比自己大得多，爲什麼他要自己去殺人，而他却不動手？

那年輕人不住地想着。

在車廂中，中那年人閉上了眼睛，他也在想着：那年輕人究竟是甚麼人？

他昨天晚上，看到年輕人殺人，實在是一種巧合，他也是爲了殺人才到那地方去的，在那圈沒有門的圍牆之中，住着一個雙手沾滿了血腥的大盜。

這個大盜大約感到金子已經够多了，是以退出了江湖，在那裏隱居，在那圈圍牆之中，他養着許多猛犬豪奴，保衞着他，那中年人就是去殺那個大盜的。

那中年人根本不認識那個大盜，他之所以要去殺人，完全受了別人的委托。

那中年人的職業是殺人，他不知道那年輕人爲了甚麼第一次殺人，以後又不斷地殺下去，但是他對於自己爲甚麼要殺人，却是十分清楚。

他殺人，是爲了金錢。

要找他來殺，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經過許多曲折，經過許多方面的關係，自然，還得化不少金錢，而出錢的人，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人在替他殺人。

事實上，出錢的人也不在乎這一點，只要被殺者死了，那也就够了。

這一次，委托那中年人去殺那個大盜的，也不是什麼好人，而是另一批强盜，那批强盜曾經是那個現在已隱居了的大盜的手下。大盜自己聚够了金錢，洗手不幹了，可是他的手下很多，却還是繼續幹下去。

而且，那些手下，找到了一個最好的搶刼的目標：就是那個過去的大盜。

然而，他們都知道那大盜的武功，極其驚人，再加上他的住所，機關密佈，防守嚴密，誰也不敢去打頭陣，除非那個大盜先被人殺死。

如果說，這世界上有甚麼人，可以殺死鐵爪金龍嚴良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江湖上傳說着的，神出鬼沒的殺人者柳三。

沒有人見過柳三，但是人人都傳說着，如這個柳三要去殺甚麼人，那麼，這個人一定活不長了。

江湖上也傳說着找柳三的辦法，那批强盜商議下來，決定請柳三先除去鐵爪金龍嚴良，然後，再下手洗刼他歷年來積聚的財物。

他們照着傳說，先在通向潼關道上，一株枯了的老榆樹下，埋下了那一埕金子，而在樹幹下，刻了一個記號。

那株大樹上，已經刻下了不少記號，但只有這個記號是新刻的，其餘的記號，全隨着歲月而變得糊塗不清了。

樹幹上有着新的記號，那就等於告訴柳三，有人請他去殺人了！

在埋下那罎金子之後，那批强盜中有好幾個人，好奇心濃，想看看神出鬼沒的柳三，究竟是甚麼樣子的，他們也想等到柳三出現，好和他面對面地談判。

那幾個人在大榆樹附近，埋伏了一個月之後，在這一個月中有很多人經過這株大榆樹，但是沒有一個人看來像是柳三。

一個月後，他們掘起了那罎子，罎子已經是空的了，柳三已經取走了訂金。

這批强盜對柳三的本領，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開始第二步，他們將要殺的人姓名，住址，寫在一張羊皮上，將那張羊皮，放進了罎中，又埋在榆樹下。

那幾個人仍然在一旁隱伏着，可是十五天過去了，他們仍然一無發現。

然而等到十五天之後，他們再掘起鑪子來時，他們放下去的那塊羊皮已經不見了，換上了一塊竹牌，在竹牌上刻着幾行字：

「一月辦妥，黃金二萬兩。

三月辦妥，黃金一萬兩。

一年辦妥，黃金五千兩。

黃金送往大同府，龍發銀號交託。」

那是柳三的條件，那批强盜又聚議了一次，他們覺得一年辦妥的金錢雖然便宜，但是夜長夢多，要是被鐵爪金龍嚴良知道了風聲，先下手爲强，他們就糟糕了。

而一個月辦妥，雖然快捷，但是二萬兩黃金的代價，却又實在太大，是以他們選了第二條，三個月辦妥，代價是一萬兩黃金。

當他們將一萬兩黃金，送到山西大同府的龍發銀號去的時候。

他們仍然未曾見過柳三，對於柳三會不會在三個月之內替他們殺了鐵爪金龍，他們也一點把握都沒有。

但是那是柳三的規矩，殺人的代價，必需先付，他們只好那麼做，這等於是做買賣，總得冒一點風險，何况，鐵爪金龍歷年來積聚的財物，十萬兩黃金也不止，這買賣是做得過的。

再加上，江湖上對柳三的傳說，是那樣出神入化，柳三從來也不是拿了人家金子不幹事的人，他們既然已照柳三的條件付出了金子，他們所需要的只是等着，等鐵爪金龍嚴良的死訊。

他們是派出了五個武功最高的人，將一萬兩金子，交到大同府龍發銀號去的。

這五個人做夢也想不到，在龍發銀號之內，那個一團和氣的掌櫃先生，撥起算盤珠來快得像鷄啄米一樣的中年人，就是柳三！

柳三當天下午就啓程，離開了大同府，到嚴良的住所外面去觀察地形，設計下手的方法。

他在鐵爪金龍嚴良那圈沒有門的圍牆外伏了三天，鐵爪金龍根本沒有露面，只不過每爲深夜，就有人持着火把，從圍牆中躍出來，淸晨時分，那人才又回來。

這個人，大概就是鐵爪金龍嚴良和外界的唯一聯絡了。

第三天午夜，柳三就目擊了那年輕人殺人的一幕，雖然他一生之中，已殺過不少人，而且每次殺人，也都是乾淨俐落，一點痕跡也不留，可是那年輕人的殺人手法，却還是看得他讚嘆不止。

當閃電亮過，他看到那年輕人的臉面的一刹間，他心中更認爲那年輕人是一個殺人的天才，是一個天生下來就知道如何殺人的人！

他在小鎭上等到了那年輕人。

人是很奇怪的，當自己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之際，很喜歡看到比自己年輕的人，可以接替自己的成功。

柳三是一個心靈冷酷得如同魔鬼一樣的人，可是他自從看到了那年輕人殺人手段之後，對那年輕人，却有着一股難以抑遏的歡喜，柳三有許多精妙之極的殺人方法，他覺得這些方法，都可以傳授給那年輕人。

然而，那年輕人多少有點古怪，和柳三截然不同的是，他竟不是爲了錢而殺人！

柳三盤問過他爲甚麼殺人，他的回答是因爲他殺人時被別人看到，是以才要追殺看到他殺人的人。然而，他第一次爲甚麼殺人呢？爲甚麼當這個問題一提出來之際，他的臉色就變得那麼難看？

柳三在車廂中，隨着車廂的顚簸，仰了仰身子，在他的口角上，浮起了一絲微笑來。

他曾見過那年輕人殺人，那年輕人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也就是說，他是那個年輕人要殺的第八個人。

想起那年輕人像豹子一樣，揮着七首，刺進那持着火把自圍牆中跳出來的人的背心之際，感到自己是那年輕人要殺的對象，無論如何，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但是，在柳三的口角上，還是浮起了微笑，他殺的人太多了，他也要嘗嘗被人家殺的滋味，這是一個新的刺激，新的挑戰，那是隨便多少金錢都買不到的。

而且，柳三已立定了主意，他要設法叫那年輕人，非但不殺他，而且死心塌地地爲他去殺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鐵爪嚴良，他就不用親自出馬了，那年輕人會代他執行一切殺人的任務！

柳三想到這裏，只覺得一陣興奮，他緩緩揭開了車廂前的窗帘，望着那年輕人的背影。雨水立時濺了進來，雨一樣大，雨水順着那年輕人的背脊在向下流，那年輕人的背上肌肉，一塊塊凸起，如此精壯，如此有力。

柳三忽然又笑了起來，那年輕人窮得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他當然沒有機會接觸過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如果讓他嘗嘗女人的滋味，又讓他知道有了錢之後，甚麼樣的美人都可以得到，那麼，他還會不爲了銀子而去殺人麼？

柳三笑了起來，他的笑聲，在雨聲中聽來，顯得十分刺耳。

然而在車座上的那年輕人，却並沒有回過頭來看一下，他仍然身形畢挺地坐着，在豪雨中趕着車

子。

那年輕人的心中，這時，是在想着一個問題：一定要殺掉那中年人，因爲他看到過自己殺人，但是用甚麼方法才可以殺掉他呢？

雨很大，車輪和馬蹄濺起的泥漿，飛出老遠，馬身上早已沾滿了泥漿。然而車子還是向前疾馳着——直馳向開封府。

× × ×

開封府眞的是大地方。大地方有大地方的氣派，還未進城，老遠就可以看到巍峨的城牆，官道上絡繹不絕，全是車馬。

雨早已停了，那年輕人的身上，也已經只有汗，而沒有了雨水，甚至在趕着車子進城的時候，他還在想：只要能將車中的那中年人殺掉，而不再被人看到的話，他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那時，世界上將沒有甚麼人知道他曾殺過人，他可以和平常人一樣地走來走去。

他懷着這個願望已經很久了，可是他實在大倒霉，每一次當他殺人的時候，總會被另一個人看見，那使他感到，自己是掉進了一個泥濘之中，越陷越深。

他不禁嘆了一口氣，自然沒有甚麼人聽到他的嘆息聲，連車廂中的柳三也不曾，因爲這時，馬車已進了城中，馳在大街上，市集的聲音蓋過了他的嘆息聲。

那年輕人從來也未曾到過這樣的大地方，這時，他望着筆直向前伸展，幾乎沒有盡頭的街道，望着街道兩旁，一家接着一家的店舖，望着來往的人羣，每一個人幾乎都穿着鮮明的服飾，他有點發怔，眞難想像天下竟有這樣的好去處。當那年輕人發怔時，柳三的聲音，在車廂中傳了出來，他道：「再過去兩條街口，有一家金舖，看到了金舖，向左拐，直向前去，看到一所巨宅，面前有四株柳樹的，就停下來。」

那年輕人也沒有答應，只是趕着車向前去，不一會，他看到了金舖，他拉着韁繩，車向左拐，一直向前馳着，那條巷子不如大街熱鬧，但是紅牆綠瓦，巷兩旁的巨宅，顯然住着不少大戶人家，有時候，還有一陣動人的笑聲，自圍牆中傳了出來，想必那是園中有女孩兒家，正在嬉戲。然而這一切，都不能打動那年輕人的心，年輕人的心中只在想着，甚麼時候該下手，這個人見過自己殺人，絕不能讓他活在世上。

那四棵柳樹在望了，柳樹是種在一大片空地上的，樹幹足有一人合抱粗細，正當盛暑，柳枝垂地，一片蟬鳴，自樹上傳了出來。

在空地的一端，是一所華麗得出奇的巨宅，放眼望去，在圍牆上露出來的，是飛簷楹角，和各種花木，巨宅的大門洞開，在柳樹下，停着不少輛馬車，車身也全是鑲金砌玉，極其華貴。

那年輕人將馬車直趕到了門前，門前站着不少人，其中，有兩個迎了上來，齊聲說道：「貴主人是——」

那兩個人的話還未曾講完，車廂之中，便傳來了柳三的咳嗽聲，柳三推開車門，向外張望了一下，那兩個人一看到了柳三，就像是看到了天上的鳳凰一樣，滿面笑容，立時請安。

他們一面請安，一面大聲叫道：「快讓開，柳老爺來了！」

隨着那一聲吆喝，原來站在門上的閒人，一起散了開去，柳三道：「駛進去！」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一揮鞭，馬車就向宅內駛了進去，大門內是一個很大的天井，那兩個人起勁地奔着，在前面帶路。

馬車拐過了前堂左邊的巷子，一直來到了另一個院子中，才停了下來。車一停，柳三就從車廂之中，跨了出來。那年輕人向柳三望了一眼，心中在想：你本領比我大，我打不過你，但是我至少知道你姓柳，而你連我姓甚麼也不知道。

那年輕人已經有足够的經驗，知道要殺一個人，最重要的一點，是自己在暗，對方在明。自己的一切，越少讓對方知道越好，而對方的一切，却是知道得越多越好，能够做到這一點，就已經佔上風了！

柳三下了馬車，轉過頭來，向那年輕人招了招手，道：「下來。」

那年輕人畧爲猶豫了一下，自車座上跳了下來，柳三又向那兩個人道：「這院子，我包下了！」

那兩個人諾諾連聲，柳三呵呵笑着，道：「自然，先付銀錢！」

他說着，自懷中「刷」地一聲，摸出一張銀票來。那年輕人在一旁，陡地睜大了眼睛。他自己從來也未曾擁有過這東西，但是他却知道，那東西叫銀票。有了銀票，在大銀號中，隨時可以提出白花花的銀子來。

這張銀票，在硃紅的火印之中，是墨黑的大字：「一萬兩」。那年輕人也知道，這是一萬兩銀子的銀票！

他睜大眼睛，怔怔站着，就在他發怔的時候，銀票已到了兩個人中的一個手中。柳三繼續在對那兩人，吩咐些甚麼，那年輕人也沒有聽清楚。

直到柳三突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頭，他才像是如夢初醒一樣，只聽得柳三笑着，道：「一切總

要我們這位少爺同意才好！」

那兩人一直答應着，柳三向那年輕人發出神秘的一笑，向外走了開去。

那年輕人忙道：「柳老爺，你到那裏去？」

柳三陡地一怔，轉過身來，望了那年輕人一眼，道：「你倒知道我姓甚麼了！」

那年輕人微笑着，叫人猜不透他的心意，但是他說的話，柳三倒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他道：「你別走，我要跟定你的。」

柳三笑道：「放心，我也要跟定你，要是走了，給你找到了，那更難提防！」

一聽得柳三那樣說，那年輕人也不禁笑了起來。他是一個殺人有經驗的人，他自然知道柳三所說的是實話，因爲一個人如果要防止被人殺，最好的辦法，便是面對殺人者，而不是逃避。

柳三也笑着，不明究裏的人，絕難猜到他們兩人心中在想些甚麼，但不論如何猜，也決計猜不到其中一個人必需殺死另一個，而另一個正在設法，想叫一個去殺別人，而不是殺他！

柳三走了開去，只剩下那年輕人在院子中，那年輕人緩緩吸口氣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在他前面的那兩人，笑了起來，笑得十分詫異，却並不回答那年輕人的問題，只是道：「少爺怎麼稱呼？」

那年輕人冷冷地道：「隨便你叫！」

那兩人愕楞了一楞，但是他們的面上，仍然掛着詭笑，道：「少爺請跟我們來！」

那年輕人畧爲遲疑了一下，便跟着那兩人走了進去，走進了走廊。

走廊的欄杆上，鑲着象牙，擺着許多艷麗動人的花朵，檻上，垂着極細極細竹絲編成的竹簾，碧綠碧綠地，一條那樣精緻的走廊中，彷彿連暑氣全都消盡了。在走廊中走了片刻，那兩人在一扇門前站定，道：「請少爺沐浴，水準備好了！」

那年輕人低頭向自己的身上看了一眼，汗水已經乾了，污泥仍留在身上，他笑了笑，說道：「也好！」

他推開門，走了進去。

他才向前跨出一步，就呆住了。門內，是一間極大的房，四周全是明瓦爲牆，是以房間內的光綫十分柔和。在房間正中，是一座潔白玉砌成的池，只有丈見方，池中是清澈的水，整間房間中，瀰漫着一股醉人的香味，那年輕人幾乎沒有勇氣向前走去，因爲他是那樣骯髒，而池水是那麼乾淨。

而那兩個人，已在關上門，在臨關上門前，笑着問道：「少爺，可要先叫兩個姑娘，來替你侍浴嗎？」

那年輕人陡地嚇了一大跳，在他的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將沐浴和姑娘聯在一起過。

「不，不要！」

那兩人笑着關上門，那年輕人遲疑了一會，向前走去，除下了鞋衫，跳進了滿池香馥馥的水池中去。

他從來也未曾在那樣華貴的地方洗過澡，他也從來沒有碰過會發出香味來的水，他仔細地洗着，浸在那樣的水中，他簡直不想起來。

然而，他終於起來了，他才走出池水，一扇明瓦的門，打開了少許，一隻塗着鮮紅鳳仙花汁的纖手，自門中伸了進來。

那年輕人怔了一怔，雙手不由自主，遮了一遮，心頭狂跳了起來。

門沒有再繼續打開，那隻纖手伸進了尺許，連着雪白豐盛的一截手臂。纖手中提着一隻竹籃，籃中放着一套衫袴，放下竹籃之後，纖手立刻縮了回去。

年輕人站在池邊，心跳了好久，才向前走去，拿起了竹籃中的衣服來穿上，居然十分合身。他才穿好了衫袴，那門又打開來，一個明眸皓齒的少女，探進頭來，向他一笑，道：「跟我來，蘭姑娘在等你哩！」

年輕人覺得有些木訥，他期艾地道：「蘭……蘭姑娘？」

那少女抿嘴一笑，她穿着極薄的紗衣，褻衣隱約可見，柔滑的手臂在輕紗的籠罩下，若隱若現，年輕人的心頭，又跳了起來。

那少女格格笑着，翩然轉身，向外走去，年輕人不由自主，跟在她的後面。

門外是一條更精緻的走廊，香味馥郁，全然不像是暑天，非但不覺一點熱，反倒覺得一陣陣清涼，他聽到淙淙的流水聲，一層水簾，自走廊的頂上流下，注入走廊外的水槽中。

年輕人幾乎疑心自己是在夢中，這是甚麼所在？爲甚麼自己活了二十二年，從來也不知道世上竟會有那麼好的享受。

到了走廊盡頭，那少女將一扇門，畧爲推開了一些，幽默地笑着，道：「成了我們的新姑爺，可別忘了我帶的路！」

年輕人只在發怔，他本來是一個動作極其靈敏的人，可是這時，他却只覺得痲木，當那少女一面笑着，一面翩然走開去的時候，他眞想伸手將少女的手臂握住，將她拉了回來。

但是他只是呆立着，許久，他才慢慢地推開了門。

當他推開門之後，眼前黑了一黑，那房間內更是一片清涼，碧綠的竹簾將陽光全都遮去了，幾隻老大的玉盆上，堆滿了冰塊。

年輕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盛暑之中，那裏來的冰塊？他走前幾步，伸手摸了一下，一點也不錯，那的確是冰塊。他呆立着，喃喃地道：「這是甚麼地方，夏天怎會結冰？」

他這句話才出口，就聽得他的背後，傳來了一個輕柔之極，悅耳之極的聲音，道：「冰是冬天結的，有人將冰鑿了下來，藏在地窨中，夏天就可以要來解暑了。」

在他轉過身來的同時，一座妝枱之前，一個少女，也轉過身來，她一面轉身，一面拆散了頭上的髮髻，她的一頭烏光如滑的柔髮，像瀑布一樣，瀉了下來，披在肩上。由於她雙手高舉着，是以衫袖褪到了脅下，兩條粉光緻緻的光臂，那麼均勻，那麼光滑，看來就像是由玉雕成的一樣！

年輕人整個人都呆住了！

他從來也未曾見過那樣的美人！

他已經是二十歲出頭的人了，見到了標緻的大姑娘，動人的小媳婦，他也會不期而然地多望幾眼，可是在他的一生之中，却還未曾和一個女人離得那麼近過，尤其是一個如此迷人的美女！

他的心怦怦跳了起來，他的雙足，像是被釘牢在地上一樣，他微微張開了口，像是想說甚麼，但是在他的口中，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就在他像遭到了雷殛一樣呆立着之際，那美人又開口了，她的聲音，在他聽來，簡直是令得他心智迷糊魂蕩。那美人殷紅的小唇，在啓闔着，吐出美妙動人的聲音，道：「你遠道而來，可要吃些甚麼？」

他張大了口，簡直將他全身的氣力，全用了出來，才自他的口中，掙扎出兩個字來，道：「不……不用！」

美人兒嫣然一笑，盈盈轉過身，走向一張棗木几，揭起了几上的一個紗罩，捧起了一個玉碗來，又轉過身來，慢慢來到了年輕人的身前。

當那美人兒漸漸向他走近的時候，他的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

美人兒來到了他的身前，雙手捧起那玉碗來，她皓腕上的金鐲與之相碰而發出「叮叮」聲來，一股沁人肺腑的幽香，自那美人兒的身際，散發出來，年輕人登時感到自己不像是站在地上，而像是立在輕飄飄，軟綿綿的雲端一樣。

美人兒捧起了碗，道：「你不想吃甚麼，那一定渴了，喝了這個解渴！」

年輕人根本沒有再看到那玉碗中盛載的是甚麼，他只是望着那美人，美人來到了近前，看來更媚了，她的俏臉白裏透紅，輕紗攏罩之下，雪白的胸脯，隱約可見。春葱也似，俏嫩的手指，就在眼前，他的確是口渴了，他感到無比地口渴！

他一伸手，手在發抖，自那美人兒的手中，接過玉碗來。

由於他的手在發抖，是以他一接過玉碗之後，玉碗中的一碗冰涼雪耳燕窩，就濺出了不少來。他仍然不看碗中的是甚麼，雙眼呆定在美人兒的身上。

這時，就算那碗中是一碗劇毒的毒藥，他的行動，也一樣是不會改變的，他一仰頸子，將碗中的東西，大口大口吞下去。

然而那一碗清涼的雪耳燕窩，却並未能止住他喉間的那種奇渴，當他喝完時，那美人兒「格格」嬌笑着，轉過身去。

那年輕人只覺得身內有一團烈火在燒着，他自己彷彿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一個烈火幻成的妖精，他突然一伸手，抓住了那美人兒的肩頭。

那美人兒發出一下蕩魂蝕魄的嬌呼聲來，身子擰了一擰，輕紗自她的肩上，褪了下來，晶瑩雪白，柔滑無比的肩頭，露了出來。她並不轉過身來，但是她身子却向後靠來，整個軟綿綿，香馥馥的身子，全都靠在那年輕人的身上。

那年輕人的手，仍停留在美人的肩上，他的手指碰到了美人的香肩。

這些日子來，他手所握着的，大多數是刀柄，他從來也未觸摸過如此柔滑，如此香甜，如此一碰到便令人心曠神怡，再也不捨得縮回手的東西過。他開始是輕輕地搓揉着，但是漸漸地，他的手指，變得有力。

那美人兒輕「嚶」地一聲嬌吟，仰起頭來，雙眼水汪汪地，望着那個年輕人，風情萬種，柔情似水。

美人道：「你……你看看，我的心，跳得多厲害！」

她握住了那年輕人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前。

那年輕人突然張開了雙臂，將美人擁在懷中，他擁得如此之緊，像是想將兩個人擠成一個人。

美人兒嬌喘着，俏臉上迅速地泛起一片緋紅，那年輕人將美人抱了起來，緊緊地抱着，美人兒的頭，靠在他的肩上，臉頰是火熨地熱，氣息是醉人地香。

他已是二十出頭的男人了。可是，他從來也未曾想到女人可以使他變得如此體漲欲裂，他也從來未曾想到，女人能夠使他得到如此快樂的宣洩。

然而現在，他全明白了！

在紗帳半垂之下，那美人兒緊偎在他的身邊，柔軟香滑的身子，貼得他如此之近，兩個人之間，簡直一點隙縫也沒有。

那美人兒閉着眼，可是她並不是睡着，年輕人仍然怔怔地望着她，可以看到她的長睫毛，在輕輕地抖動着。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年輕人根本已經想不起來了，但這時，他却根本不願去想，他只是享受着眼前的溫柔，他強有力的手臂，畧緊了緊，摟住了美人的香肩，美人星眸微睜，臉又紅了起來，她將自己的頭，向年輕人的懷中鑽，然後又低聲問：「你喜歡我麼？」

年輕人實在不知說甚麼才好，如他回答說：「我不喜歡你」，那簡直是撒謊，而他又絕不是一個善於撒謊的人。他豈但是喜歡那美人而已，在經過了剛才那一剎間，自頂至踵，那股難以形容的快慰之後，他已經將懷中的美人，當作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份，「喜歡」兩字，豈足以形容他這時心中的感覺？

所以，那年輕人並沒有出聲，他只是將美人擁得更緊。

美人細細地喘着氣，道：「我叫心蘭。」

那年輕人低聲道：「蘭姑娘。」

他驚詫何以自己的聲音，也變得如此溫柔。心蘭的纖指，在他寬厚的背脊上，輕輕地劃着圈兒，又低聲道：「別那麼叫我，我叫心蘭。」

那年輕人又道：「心蘭，爲甚麼……爲甚麼你……爲甚麼……」

他接連說了幾個「爲甚麼」，可是他要問的問題，却始終未曾問出來。

他實在無法問得出口，他想問的是，爲甚麼她會在這裏，而爲甚麼自己又會跌進了一個如此快樂無比的夢境之中呢——現在的一切，對那年輕人來說，簡直就是一場夢，一場他也許永遠不會明白的夢。

而他也沒有再問下去，突然之間，他感到自己不需要明白究竟是甚麼，只要他永遠在這夢中，永遠不要醒，那就够了！

他不再出聲，只是用他粗糙的手，輕輕地，慢慢地撫摸着心蘭的身子，那麼奇妙的女體，那麼迷人的笑容，那麼令人心醉的眼波。他在心中告訴自己，我一定在做夢，一定是在夢中！

然而，即使他自己告訴自己，這是一個夢，他的心中，仍做起這樣的夢來？自己所做的，不是一直是惡夢麼？不是總是一大羣人，忽然指着自己，嚷叫着，道：「看，這人，殺過人，這人，就是殺人犯！」

而至於一身冷汗地驚醒麼？

爲甚麼，自己會忽然進入這樣一個美麗的夢境之中呢？

× × ×

那年輕人在他以爲是夢境的溫柔鄉中，過了七天。

在這七天之中，他一步也未曾出過那間房間，他也不辨晨昏，不知寒暑。因爲房間中永遠是那麼清涼，他的一切有人服侍，他吃的食物是最好的，然而一切都好，加起來也及不上心蘭一個嫵媚的微笑，何況在這七天之中，心蘭整個人都屬於他！

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怎麼到這裏來的，也忘記了柳三，他甚麼也不想，只想一直在這裏住下去，和心蘭在一起，那就心足了！

他早已知道了那並不是夢，一場夢，不可能做了七天之久而仍然不醒的，但是他仍然不願去深一層想，怕一想通了，就會失去了眼前的一切。

然而，他不想來的時刻，終於來了！

那是黃昏時分，心蘭坐在妝台之前，正在梳理她烏光水滑的長髮，那年輕人就坐在她的背後，輕輕摟着她的纖腰，將臉靠在她的背上。

簾外，突然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心蘭的身子突然掙了一掙，將他輕輕推了開去。

他看到簾外，站着三個人，兩男一女，那女的是一個老婦人，叫道：「蘭姑娘！」

「來了！」心蘭忙應道。

他看着心蘭向簾前走去，和那老婦人低聲講了幾句，掀簾向外走去。

那個年輕人立時站了起來，叫道：「心蘭，你到那裏去？」

心蘭並沒有回答他，而那兩個男人，却在這時，掀簾走了進來。

那兩個人中一個，托着一隻盤子，年輕人低頭一看，盤中壓着一柄七首。衣服旁是一對舊靴子。

那是他的東西，他還可以認得出來，他不禁失神地抬起頭來，道：「甚麼事？」

那兩個人笑着，道：「客官，你該走了！」

年輕人陡地一震，道：「我……該走了，我到甚麼地方去？」

那兩個中年人的臉色，已不再那麼自然了，一個道：「客官，那我們管不着。」

年輕人陡地叫了起來，道：「心蘭呢？」

那兩個人中的一個，笑了起來，道：「蘭姑娘？她另外有客人，客官要是想再續前緣，那也容易，還是照以前的銀價好了，雖然蘭姑娘是越來越紅了！」

年輕人怔怔地聽着，那男人的話，他有一半聽不懂，可是也有一半聽懂了！

他的聲音顯得有點發顫，他道：「你說……你說甚麼，這裏……是……」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那男人已接了上來，道：「這裏是玉香院，是開封府最著名的一家，蘭姑娘是玉香院最美麗的姑娘！」

年輕人的身子畧幌了一幌，他要扶住了桌子，才能站穩了身子。他道：「你……你是說，要化銀子，才能和蘭姑娘在一起？」

那男人笑道：「自然，玉香院上上下下幾百人，是吃甚麼的？」

年輕人的聲音，幾乎是在呻吟一樣，他道：「得化多少銀子？」

那男人道：「像客官你那樣，眞是出手豪闊，包了蘭姑娘七天，是一萬銀子！」

年輕人喘着氣，道：「是誰替我化的銀子？我身邊一文錢也沒有？」

那男人笑道：「那自然是柳三爺了！」

年輕人呆了片刻，才沉緩地，一字一頓地道：「我不管怎樣，替我找蘭姑娘來，我要她！」

那兩個男人互相望着，發出詭異，卑視的笑容，捧着盤子的那個將盤子放在桌上，道：「客官，這是你的東西，帶着它走吧！」

他講完，兩個人一起向外走去，年輕人陡地怪叫了一聲，一伸手，已抓住了其中一個人的肩頭，將那人硬生生地拉了回來。

他又一翻手，自盤子中，抓起那柄七首來。這七天來，並不像往日一樣，那柄七首日日都有人打磨，但是它仍然鋒利得可以殺人。

他將那柄七首對住了那男人的喉尖，聲音有點嘶啞，喝道：「替我找蘭姑娘來！」

那男人嚇得臉都白了，另一個卽奪門而出，叫道：「殺人啦，有人要殺人啦！」

那人的叫喚聲，像是一支利箭一樣，直刺進了那年輕人的心膛，他陡然一抬頭道：「禁聲！」一面叫，一面他手背一振，手中的七首，已然脫手飛起，「颼」的一聲，直射向那奪門而出的那人的背心。

七首的去勢如此之快，眼看已要射中那個人了，突然之間，斜刺裏人影一閃，一個人疾掠而至，一伸手，撥開了那人，同時，反手一撩，已將七首操在手中。

在那年輕人未曾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之際，那人已經握着七首，走了進來，他正是柳三，嘻嘻地笑着，望着那年輕人，笑道：「小伙子，在這裏殺人，看到的可不止一個人，公差捕快，轉眼就到，你能走得了麼？」

那年輕人身子一震，手一緊，被他抓住了肩頭的那人，立時掙了開去，道：「柳三爺，你伙伴好兇，求你作主！」

柳三微笑着，道：「你們放心，人俱有三分火氣，他對你們蘭姑娘有意，你們就不怕沒有銀子賺，被化錢的大爺打幾下，算得了甚麼？」

他一面說，一面就追了出去。柳三一伸手，抓住了年輕人的手腕，道：「我們該走了！」

年輕人道：「我……我……。」

可是他話未曾說出來，就覺得柳三五指，陡地一緊，他手腕被扣，柳三的手指一緊，他身不由主，就被柳三拉着向外走走。

走出了那間房間，經過了長長的走廊，他聽到了許多鶯鶯嚦嚦的嬌笑聲，也看到了竹簾之內，有許多影影綽綽，窈窕的人影，在他快要走出走廊的盡頭，一幅細竹簾掀開，心蘭露出了半邊臉來，在她的半邊俏臉之上，充滿了幽怨的神色。

年輕人陡地叫了起來，可是心蘭却沒有出聲，她的神色，更幽怨了，那種神色，能够叫人的心，像是綁上了一塊大石一樣，直向下沉，一直沉向無底的深淵！

柳三的脚步越來越快，轉眼之間，便自一扇邊門，奔了出去，門立卽關上，在門外一株大樹之下，就停着那輛馬車。

柳三的手臂用力一揮，年輕人身不由自主，被他揮得向前直衝了出去，直到了馬車之旁，才站定了身子，他才一站定，柳三手臂又一振，他的那柄七首，「颼」地飛了過來，揷在年輕人的脚旁的地上。

柳三冷冷地道：「拾起來，那是你殺人的工具，別忘了，你還得用它來殺我！」

年輕人一彎身，自地上拾起那柄七首來，握在手中，望定了柳三。

柳三却像是若無其事地向前走來，來到了近前，道：「你替我趕車，我還有地方要去！」

年輕人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奇特的神情來。本來，那年輕人的神情，一直是冷漠的，高傲的，自尊的。可是這時候，他却變了，他變得看來，像是一條狗！

一個人，只有當他的心中，對另一個人有所求的時候，臉上才會現出這種狗一樣的神情來。

他叫道：「柳三爺！」

柳三扳着臉，道：「甚麼事？」

那年輕人道：「柳三爺……你替我化過一萬兩銀子，自然……自然不在乎再化多一萬兩銀子！」

柳三「哈哈」笑了起來，他笑得如此高興，那是他等了好久的一句話，他幾乎以爲自己會聽不到那句話了，但那句話畢竟自那年輕人的口中，講了出來，這證明這年輕人雖然怪，但是他畢竟是人，他有着人的一切弱點！

柳三笑着，那年輕人臉上的神情更卑下了，他急促地道：「柳三爺，你有錢，你不在乎多化一萬兩銀子，你——」

他這一個「你」字才出口，突然之間，他整個人一縱，向前撲來之際，手中七首，陡地挺起！

那柄七首，幾乎成了他身體的一部份，和他整人一起，一齊撲向柳三！

柳三的笑聲陡地停止了，他疾一扭身，「嗤」地一聲響，年輕人手中的七首，自他的脅下穿過，刺破了他的衣袖，柳三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驚呼聲，那一下，只要相差兩寸，他就會被那年輕人刺死了！

他的動作也是快疾到了極點，不等那年輕人有縮回手來的機會，他反手一掌，疾拍而出，「叭」地一聲，正擊在那年輕人的肩頭。

那一掌的力道真不輕，擊得那年輕人的身子，向後直跌了出去，「砰」地一聲，跌在地上，滾出了好幾下，才站了起來。

柳三向自己的脅下望了一眼，風從破洞中吹了進來，使他的脅下，有涼颼颼的感覺。

他望着那年輕人，道：「你出手好突然！」

那年輕人面上的肌肉，在不由自主地跳動着，他顯然是因爲自己剛才那一刺，仍然未能刺死柳三，而在生自己的氣。

他緩緩地道：「趁你有事求人的時候，下手殺人，本來就是最好的時刻，人家一定不提防！」

柳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料得不錯，那年輕人果然是殺人的天才，他懂得幾乎比自己還多！

那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不過，我還是失敗未能殺死你！」

柳三停了片刻，才道：「都是因爲你沒有好好學過武，如果有人好好地教你武功，你的動作就會更快，更準，那樣，我或許死在你手下了！」

那年輕人道：「那麼，我在你身上，至少可以找到一萬兩銀票？」

柳三一怔，突然又「哈哈」大笑了起來，道：「原來你剛才殺我，是爲了銀子？」

年輕人緊抿着嘴，一聲不出。

柳三揮着手，道：「你開始爲銀子殺人了？」

那年輕人有點神情痛苦地偏過頭去，他雖然沒有說甚麼，可是他的心中，却不斷在問自己，我是爲了銀子而殺人麼？

他繼續想：當然不，我是爲了要能和心蘭在一起，可是，沒有銀子，她就——

他心中想着，但是柳三却像是知道他心中在想着甚麼一樣，就在那時候，接上了口，道：「銀子到底是好的啊，要是你沒有銀子，蘭姑娘就會在別人懷中，婉轉嬌啼，任由別人快活了！」

年輕人倏地轉過頭，在他的額上，青筋一根一根地現了出來，喝道：「住口！」

柳三「哈哈」笑着，道：「你生甚麼氣，我講的，可是實情，蘭姑娘芳名，無人不知，多少王孫公子，達官貴人，不惜一擲千金，想要親親她的香澤！」

年輕人喘着氣，他的聲音，嘶啞得像是一頭負了傷，在吼叫着野獸一樣，他道：「給我一萬兩銀子！」

柳三奸笑着，攤開雙手，道：「一萬兩銀子有甚麼用？就算我肯給你，你只能包她七天，七天之後，那又怎麼樣？何況，平日無故，我爲甚麼要給你一萬兩銀子？你可知道，世界上有許多許多人，辛苦一生，也賺不了一萬兩白白花花的銀子！」

年輕人面色灰敗，低垂下頭去，說道：「我知道。」

柳三笑得更是高興，那年輕人正一步一步，向他安排好的路上走去！

他道：「不過，那些人全是蠢人，像你這種聰明人，別說是一萬兩銀子，就是十萬，百萬，也一樣可以賺得到的，你知道麼？你只要有八萬兩銀子，就可以替蘭姑娘贖身了，從此，她就是你一個人的了！」

那年輕人抬起頭，望着柳三。

八萬兩銀子，那是他從未曾想到過的一個大數目，他眞的從來也未曾將銀子這兩個字，和八萬兩銀子這四個字連在一起過。

然而，有了八萬兩銀子，心蘭就是他的了，那麼可愛的美人兒，就全是他的了！

他覺得喉際又有點發乾，這幾天來，他的確長了不少知識，至少他知道，當一個男人，想起女人和銀子的時候，喉間會異樣乾渴的。

他結結巴巴地道：「我……我能賺那麼多銀子？」柳三道：「所以，只要你聽我的話，照我的吩咐去做事情。」

年輕人呆了一呆，才問道：「你……你會叫我做甚麼事情？」

柳三的回答實在太簡單了，太簡單到了只有兩個字，他道：「殺人！」

年輕人身子一震，閉上了眼睛，現在他明白了

，當他第一次聽到柳三說他爲了銀子而殺人的時候，他實在不明白，而且，他還以爲自己是再也不會明白的。

然而現在他明白了，他明白爲了銀子而殺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他又慢慢地睜開眼來，說道：「你要我去殺甚麼人？」

他問了這一句之後，又頓了一頓，才又問道：「殺了那個人，我可以得到多少銀子？」

柳三「呵呵」大笑着，他太喜歡聽那兩句話了，這兩句話，出自那年輕人的口中，這證明他已經完全成功了，他已令得那年輕人變成了一個爲銀子而殺人的人，像他自己一樣！

柳三也知道，那年輕人這時，心中或者會在想，只要賺够八萬兩銀子，就可以洗手不幹了。但是柳三却絕不担心這一點，因爲他知道太清楚了，他知道當一個人有了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八萬兩銀子之後，決不會就此滿足，而會立即想第二個八萬！而世上值得化銀子的去處是如此之多，就算有了十個八萬，一樣仍然會想第十一個的。

柳三的臉色，在剎那之間，變得十分嚴肅，他向前大踏步走了出去，那年輕人亦步亦趨，跟在他後面，一直走出了三里許，早已出了城，來到了一條大河河邊上，望着滔滔的江水，柳三才道：「你每殺一個人，我可以給你十萬銀子。」

年輕人喘着氣，低聲道：「我要殺八個人！」

柳三並不理會那年輕人的這句話，他只是自顧自地道：「可是，我不會將銀子給一個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告訴我你的名字和來歷！」

當柳三說到這裏的時候，陡地轉過身來，自他的雙眼之中，射出凌厲無匹的光芒，望定了那年輕人。

那年輕人的口唇掀動了幾下，並未曾發出聲音來，柳三冷冷地道：「你不說，也由得你。」

年輕人的口一張，終於吐出了聲音來，他道：「我姓周，叫周見。」

柳三皺了皺眉，那年輕人有一個怪名字，但是他却對這個名字，並不表示懷疑，他又道：「周見，你從甚麼地方來？」

周見的口角，又牽動了幾下，才聽得他道：「我從河北，龍雲莊來。」

柳三陡地吃了一驚，失聲道：「龍雲莊？」

周見點了點頭，柳三急急地道：「那麼，你第一個殺的是甚麼人？」

周見低下頭去，他的臉上，重又現出了那股痛苦的神情來，面肉抽動着，道：「是龍莊主。」

柳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龍雲莊的龍莊主，如果走江湖的人，不知道他的名頭，那就是一個未曾出道的人，而柳三自然也知道，龍莊主在一年多之前，突然離奇死去。武功如此高强的龍莊主，死得那麼離奇，武林之中，着實哄動了好一陣，有不少人，甚至懷疑那是柳三幹的好事。柳三自然知道沒有殺龍莊主，可是他再也想不到，龍莊主竟會死在這個年輕人之手！

柳三並不懷疑那年輕人的話，他只是覺得奇怪，他道：「龍莊主武功極高，你……殺了他？你是怎麼下手的？」

周見仍然低着頭，道：「我下手的時候，他絕不提防，在人不提防的時候，一身武功，就等於沒有武功！」

柳三聽得周見那樣說，心頭不由自主，感到了一股寒意，向後退了兩步。

周見的確太明白殺人的道理了！

而柳三猜忖自己的武功，決比不上龍莊主，那也就是說，他今後，和周見在一起，要千萬倍地小心！

這一老一少兩個殺人者互望着，心思都在剎那千變萬化，互相都想捉摸對方的心意，但是他們倆是絕頂聰明的人，他們決不致於認爲一個人可以完全了解另一個人的心意，而當他們發現對方正想揣摸自己的心意之際，他們一起笑了起來。

柳三一面笑，一面道：「怎麼樣，去不去，只要你殺了十個人，心蘭就是你的了！」

周見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凝立着，看來像是正在思索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過了好久，才自他的口中，吐出了三個字來道：「要多久？」

柳三搖着頭，道：「那可說不定，快的時候，十天八天，慢的時候，半年一載！」

周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等不及，你先借十萬銀子給我，我一定替你殺十個人！」

柳三的雙眼，瞇成了一道縫，先借十萬銀子給他，他替自己殺十個人，這買賣其實是做得過的。但是柳三是一個生意人，在他來說，收了人家的金錢去殺人，那也是一種生意。

既然是生意，那麼，可以佔多一點便宜，就應該佔多一點便宜！他的雙眼瞇得更細，道：「你要我先給你十萬兩銀子，那麼，你得替我殺了十二個人！」

周見「哈哈」笑了起來，在他的笑聲中，柳三不由自主，又後退了一步，他突然覺得眼前這年輕人十分可怕，比他自己更可怕。周見絕不是他想像中的一個鄉下楞小子，雖然周見已經走進了他所佈下的圈套，可是，柳三這時也不能肯定，周見根本

是自己願意走進去的，還是被他騙了進去的！

他一面後退一步，一面疾聲問道：「你……你笑甚麼？」

周見的笑聲戛然而止，道：「我在笑你，很喜歡佔小便宜！」他講到這裏，陡地壓低了聲音，道：「一個好的殺人者，是不應該太喜歡佔人家小便宜的！」

柳三一聽，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他盯着周見，好半晌，才道：「十二個！」

周見立時道：「好，銀票拿來！」

柳三望着周見，他本來想說：你立一張字據給我！可是，他立時又想着，自己這一句話若是一出口，周見一定又會哈哈大笑，立字據又有甚麼用？只要自己的武功比周見高，那麼他就有辦法可以控制他，如果形勢變了，字據又有甚麼用？天下那一個殺人者，是會對自己立下的字據守信用的？

所以，柳三只是口唇動了一動，他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來。

柳三有一身絕頂武功，但是他和別的武林中人有所不同，人家都是在明中行事，他却是在暗中行事。一個武林高手，不論是黑道和白道的，死在他的手下。其中大多數是連死在甚麼人手中都不知道的。

柳三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敵手！但是現在，他感到自己遇到敵手！

對於一個從來未曾遇到過敵手的人來說，有一個敵手，那是極其刺激而又值得歡喜的事，是以柳三又笑了起來，道：「跟我來！」

柳三一個轉身，走了開去，周見就跟在他的後面，不一會，便已穿出了玉香院後門的那條巷子，到了街上。開封府究竟是大地方，就算是普通的街道，也自然有它的氣派在。

而等到來到了大街上，車聲轔轔，蹄聲得得，更是說不盡的熱鬧繁華。

周見跟着柳三，走進了一家銀號，那自然是一家老字號了，普通人，只怕連踏進這樣銀號的胆子都沒有，大堂中陰沉沉地，紫檀木的傢俬，沉甸甸地，柳三和周見一進去，就受到最好的招待。

柳三在櫃上，和掌櫃的講了片刻，掌櫃的就轉身走了進去。

周見坐在紫檀木的交椅上，喝着透凉的藕汁，望着大堂內外，抱着雪亮鋼刀的護院，如果有誰敢在這家銀號之中，有甚麼輕舉妄動，那麼，這些護院懷中的鋼刀，一定會毫不留情地向他砍去！他們不也是爲了錢在殺人麼？但他們爲的錢太少了，這樣的護院，一月能賺上幾多銀子？

而他，周見，有人願出一萬兩銀子叫他去殺一個人！

周見閉上了眼睛，在這以前，他已經殺過人，他每一次殺人，都是爲了想洗脫他第一次殺人的罪，他要做一個清白的人！

但是現在，他要開始爲錢殺人了！

他的喉間發出「咯」地一聲響，那是他吞下了一口口水所發出來的，但是由於銀號的大堂中十分靜，是以那一聲響，令他自己聽來，也覺得十分異樣。

他立時又想到了心蘭，那麼美貌的姑娘，在她的身上，自己得到了如此難以言喻的快樂，爲了她，就算從來也沒有殺過人，也值得去試一試，何況他……

周見的腦中很亂，但是不論他的思緒多麼亂，他還是想了起了他第一次殺人的情形。

× × ×

周見是龍家莊的一個馬伕。龍家莊龍莊主，是武林中出了名的人物，莊中高手如雲，龍莊主有十二弟子，江湖上人稱十二小龍，個個都有獨特的本領。

龍家莊依着雄偉的高山築成，有上千幢大大小小的房屋。

龍家莊的馬廐中，養着兩三百匹好馬，有着三十多個馬伕，周見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到龍家莊來的人，不論怎樣輪，也決輪不到來注意周見那樣的小人物。

而對龍家莊的人來說，周見的存在與否，根本沒有人去關心他，就算有一天，周見忽然消失了，所引起的注意，絕不會超過失了一匹馬。

周見是一個全然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但是，那只是別人的想法。

在周見自己而言，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在別人的心目中是小人物，但是周見自己却不那樣想，他是他，發生在任何別的大人物身上的事，與他無關，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却與他自己有關。

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心中，都是以他自己爲中心的，周見自然也絕不能例外。

周見很安份，每天一早起來，洗馬，餵料，帶着馬去溜圈。

忙碌了一整天，晚上上了燈，還得在馬廐上巡視一遍，才能去睡，而每隔若干日子，他還得在晚上輪值，以便莊上隨時有人奔過來，呼叫一聲「備馬！」他就得趕緊替馬上鞍，帶着馬出去，看着人家，翻身上馬背，旋風也似奔馳出去。

周見很勤懇，也不愛出聲，即使是其它的馬伕

，也不知道周見時時溜出去，去看龍莊主和十二小龍練武，這可能是周見唯一不安份之處。

偷窺別人練武，那是在武林中的大忌，但周見却並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的這一個行動，不能被人家發現。

所以他費了很久的時間，掘了一條地道，地道直通到練武場旁的一株大樹下。

而那株大樹的樹幹，是被蛀空了的，剛好藏下一個人，周見可以在那株大樹的樹幹中，直直地站上一個時辰，兩個時辰。

他看到過龍莊主的武功，也看到過十二小龍的功夫，他沒有甚麼練的機會，他只是將看到的招式，緊緊記在心裏，他也將龍莊主所授的內功口訣，記在心中，他知道那些口訣十分有用，因爲他感覺到自己，脚步越來越輕快，身形越來越是輕巧。

眞正使得周見平素刻板的生活起了重大變化的，是在一個月夜。

那天晚上，躺在稻草堆上的周見，被馬嘶聲驚醒。

他翻了一個身之後，偷偷地向外爬去，爬到了馬廐之後的一叢草旁，雙手拉着野草，拉起一塊木板來，木板下面是一個烏溜溜的深洞。

他像是一條蛇一樣地，向着那洞中滑了進去。然後，他就在一條只可以供他畧微扭曲着身子前進的地道中爬行着。

地道中充滿了泥土的那種霉腐難聞的氣味，或許是有一窩新生的小鼠，在他手肘的擠壓下被擠死了，發出了吱吱的哀鳴。

沒有化了多久時間，當他吃力地擠過在地下曲折盤虬的樹根之後，他的身子直了起來，他已經在那株大樹被虫蛀去了的樹幹之中了！

他直起了身子，吸了一口氣，就從樹幹上的小孔，向外看去。

往常，他可以看到龍莊主在中心，在龍莊主的身邊，是他十二弟子。

龍莊主通常，會向他的十二弟子，講述各種拳脚方法和兵刃的招式，十二弟子于是就會根據龍莊主所說的來練。

可是今晚，當他將眼湊在樹洞中向外看去時，練武場上却是空蕩蕩地，連一個人也沒有！

他呆了一呆，但是隨即，他的心怦怦劇跳了起來。

因爲，就在離他不到一尺，有人講話聲傳了過來！

那人的講話聲離他絕不會超過一尺，簡直就是靠在樹幹上在說話！

周見忙用手按住了自己的心，他在爲自己的心跳聲太响而恐懼！

但是在樹外的人，顯然並未曾聽到他的心跳聲，周見立即明白了，那是龍莊主的十二弟子中，老三的聲音。

老三手執的是雙劍，人長得英俊出衆，叫姑娘家看見了，會呆上好一陣子。

老三在低聲道：「二師哥，怎麼樣，你難道一點打算也沒有。」

接着，便是另一個說來很乾澀的聲音，那是十二弟子中老二的聲音，他先嘆了一口氣。

「有甚麼打算？老頭子自然將掌門的位置讓給老大！」

老三陰聲陰氣地道：「二師哥，你要是不想辦法，自然就是那樣了，可是你年紀比老大大，尊他一聲大師哥，不過是因爲他入門早，你又是帶藝投師，武功更比他強得多，我看——」

老三講到這裏，突然不再向下說去。

周見自樹孔中望出去，看不到有甚麼人來。他只看到老二的背影，老二像是突然震動了一下，過了半晌，才道：「老三，你是想叫我……這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

老三笑着，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還會有甚麼人知道？老大絕不提防我們會向他下手，就在這兩天，就可以動手了！」

周見不但心劇烈在跳着，他的身子，也在不自由主地發着抖。

他知道了，老二和老三在合謀殺人？他們要殺的，是他們的大師兄！

周見也知道了，要殺人，只要對方不提防的話，那是很容易得手的！

他站着，連氣也不敢出，只見老二和老三走了開去，他們兩人的臉上，都有着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

周見慢慢地縮回身，爬進地道，鑽了出來，回到馬廐，又睡回他的稻草堆上。

這一晚，他睜着眼直到天亮。

第三天，龍莊主的大弟子，十二小龍之首，劍龍汪大章的死訊，傳遍了整個龍家莊。

汪大章是在龍家莊七里外的一個小山坡下遇害的，可能是一早就已被人殺了，但直到中午，才被人發現。

龍莊主大是震怒，派出了很多人去追尋兇手，周見眼看着老二和老三，也是一臉悲憤，向莊外馳去。

周見在幹活的時候，雙手禁不住發抖，因爲他知道是誰殺死了汪大章。

第五天，龍莊主的二弟子，十二小龍的第二個，江湖閱歷極其豐富，投師之前，在江湖上已大有聲名的陳鵰飛，也被人暗害了！

龍家莊上下，更大爲震動，周見又眼看着老三聲音都啞了，大聲疾呼着，領隊衝出莊外去，要去找殺害陳鵰飛的兇手。

周見在幹活的時候，手不再抖，他有足够的證明，知道陳鵰飛的死，是老三下的手。去了老大和老二，他老三就是老大了。

第六天晚上，輪到周見值夜，他坐在馬廐之前，一盞氣死風燈的光芒，在黑暗中看來，十分黯淡，他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形，向馬廐走來。那是龍莊主。

周見立時站了起來，龍莊主手中提着一條極寬的皮帶，皮帶上，插着二十四柄鋒利之極的七首，雙手之七首，可以連發二十四柄，那正是龍莊主的絕技。

龍莊主將皮帶在馬廐的柵上一搭，沉聲道：「快替我備一匹快馬！」

龍莊主看來，比幾天之前，要蒼老了許多，那自然是因爲他的兩個弟子，被人不明不白地殺死，但是兇手却連影蹤全無，使到他的威信大爲損失之故。

周見答應了一聲，道：「是！」

可是，他却不立卽離去。如果在那一刹間，他根本甚麼也不想說，只是照吩咐去備快馬的話，那麼以後的一切也就不會發生了。

可是在那一刹間，他却想告訴龍莊主，是誰殺了老大和老二。

他感到，如果自己說了出來，龍莊主一定會對自己另眼相看，也許可以不再當馬伕那麼辛苦了。

所以，他在答應了一聲之後，又叫道：「龍莊主——」

却不料他才叫了一聲，龍莊主已然悶聲喝道：「快去備馬！」

周見怔了一怔，忙又道：「龍莊主，我——」

這一次，他只不過多說了一個「我」字，龍莊主已陡地抬起腿來，一脚踢在周見的胯上，喝道：「我叫你快去備馬！」

等到周見聽到了龍莊主的那一下呼喝聲之際，他人已不在龍莊主的身前了，龍莊主的那一脚，將他的身子，踢得直跌出了丈許開外，重重地跌倒在草料堆上。也幸而是跌在草料堆上，所以他並不覺得甚麼疼痛，可是，在那一刹間，他心頭的創痛，却是難以形容的，他的臉上，像是被火炙燒一樣地熱了起來。

他立時明白了，他自己在龍莊主的心目中，不如一頭畜牲！

龍莊主一定不會那樣抬腿踢他心愛的駿馬，但是可以一脚將他踢得跌出一丈多遠去！

周見的心狂跳着，他站了起來，低着頭，連身上沾着的草也不拍，就走進馬廐，牽了一匹馬出來，來到了龍莊主的身前，捧着馬鞍，放上了馬背。龍莊主順手拉過那條插滿了七首的皮帶來，向腰際圍去。

也就在那一刹間，周見心頭的憤怒，到了極點，他突然伸手，在皮帶中拔出一柄七首來，而且立卽刺進了龍莊主的心口！

龍莊主那時的神情，是周見再也忘不了的。

周見看到他睜大着眼，雙手仍然緊握着那條皮帶，臉上現出一種極其古怪的神情，看來他是想笑，但是他根本未能笑出來。

因爲周見的七首，插正了他的胸口，他幾乎是在周見一出手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周見呆了許久，才一縮手，拔出了那柄七首，龍莊主的身子向前一倒，倒在那匹馬上，他的身形十分高大，上半身恰好壓在馬鞍上。

周見只呆了極短的時間，就沒命也似的，向外奔了出去，他翻過了莊子的圍柵，跌進莊外的深溝中，溝中的水使他一身濕透，他爬出了深溝，又向前奔，也不知奔出了多久，他一交跌下，再也沒有氣力爬得起來，他臉貼在地上，喘着氣。

他直到這時，仍然不相信自己已經殺死了龍莊主，但是他手中鋒利的七首，七首上鮮紅的血漬却告訴他，那是眞的，他眞的殺死了龍莊主。

他也明白了一點，武功高的人，不一定站在不敗之地，武功低的人，甚至完全沒有武功的人，一樣可以殺死一個武功極高的人！

他就是那樣殺了龍莊主的。

龍莊主一脚就可以將他踢開一丈多遠，龍莊主一伸手，就能將他的骨頭揑碎，龍莊主是江湖上著名的高手，龍莊主是……

然而，不論龍莊主是甚麼，龍莊主是死在他手下的。

他是甚麼東西？他是想和龍莊主講一句話，就被龍莊主一脚踢開去的人！

他不知道伏了多久，才聽到一陣馬蹄聲，突然傳了過來，周見倏地抬起頭來，這才看到，原來天已快亮了，東邊一片魚肚白，同時，他也看到了一個人騎着馬，來到了他的身前。

那人到了他的身前，周見坐起來，那人也下了馬，望着周見笑。

周見自然認識那個人，那個人也是龍家莊的馬

伕。

周見的心跳着，那人拉着馬，道：「小周，想不到你有那麼大的胆子！」

周見的喉際，乾得幾乎不能出聲，他道：「你……你在說甚麼？」

那人笑了起來，道：「小周，別抵賴了，我全看見了，你，一刀，插進了龍莊主的心口！」

那人一面說，一面還作着手勢。

周見的一句「沒有那件事」，已經在喉際打着滾，快要講出來了。

可是，當他一眼看到自己的手中，還握着那七首，而七首上還帶着血的時候，他就甚麼也說不出來了，他只是木然站着，像是一段枯木。

那人又笑了起來，道：「小周，你別怕，我不會對人家說的！」

那人講到這裏，忽然又壓低了聲音，道：「小周，你知道麼？你和我發了大財哩，我看你像兎子一樣逃走，走過去在龍莊主的身上摸了摸，摸到了一大包金子，怕不有百來兩！王八蛋再在龍家莊幹活了，來，小周，我帶你喝一杯酒去壓壓驚！」

周見直到這時，才定過神來，道：「你……你不會對人家說起啊！」

那人笑道：「自然，對人說了，金子還袋得安穩麼？來，到前面鎭上去！」

那人說着，牽着馬急急向前走去，周見跟在他的後面，接下來的事情，他也無法詳細記得起來了，那是因爲當時，他的心中太亂，太害怕了。

而想到他的七首，又刺進了那人的胸膛之際，他才有了一種滑稽的感覺，他感到那人竟以爲殺人者會讓一個看到他殺人的人，活在世上，那實在是太滑稽了！

周見在下手殺那人的時候，自以爲很秘密，但是一個小化子被看見了，周見追蹤了四天，才又殺了那小化子，可是當他下手的時候，又被別人看到了！

一個，一個，又一個，直到柳三又看到了他殺人。

柳三！

周見陡地抬起頭來，柳三已站在他的身前，手中拿着厚厚的一叠銀票，望着他在笑。

周見站了起來，在柳三的手中，接過了那叠銀票，雖然一叠紙是輕飄飄地，但是提在手中，却給人有一種意外的沉重之感。

周見揑着那叠銀票，另一隻手，在銀票上輕輕地撫摸着，他好像又摸到了細膩香馥，滑嫩柔白的心蘭的胸脯。

柳三在對他說話，但是他却根本沒有聽到柳三在對他講一些甚麼話。

他心中在想：柳三看到過我殺人，我一樣不能放過他，我答應替他殺十二個人，可是如果我能殺了他，殺他一個人就够了！

當周見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甚至是低着頭的，沒有抬起頭來。

而當他心中有了那樣的決定之後，柳三在說些甚麼，他也聽到了，他聽得柳三道：「我在龍角巷有一幢屋子，雖小些，倒也精緻，就送了給你吧，可是，明天一早，你就得替我去辦事！」

周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是！」

他走出了銀號，他不理會柳三到甚麼地方去，和以前幾次不同的是，這一次，他也不小心翼翼地去追蹤要殺的人，他知道柳三是不會離開他的。

× × ×

周見將一大叠銀票，「拍」地一聲，拋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圍在桌旁的那些人，都凸出了眼珠子來。

雖然玉香院是見慣了化銀子的闊客的，但是一出手十萬銀子，這也還是第一次。

周見一直以爲柳三替他化了一萬銀子，才使他和心蘭渡過了夢一樣的七天。

但事實上，那却是柳三串通了龜奴報大了的數目。

心蘭姑娘就算是開封府中最紅的妓女，也用不着那麼多銀子，而現在，是整整十萬兩！周見抬起頭來，他看到了周圍的人，那種驚愕，欣羨的神情，他知道在那樣的情形下，自己可以全然不必有任何客氣。

他大模大樣地道：「心蘭呢？叫她到來，立時跟我走，我已在龍角巷有了屋子！」

前後只不過七天，可是周見這時的神態，就像他是老於此道的老手一樣。一個老鴇雙手按住了銀票，她按住了銀票的手，在把不住地抖。她叫道：「快叫心蘭出來，有客替她贖身啦！」

一叠聲的呼叫聲，傳了進去，一陣鶯鶯嚦嚦的聲音，又像是回聲一樣地傳了回來，簾子掀開，四五個姑娘，擁着心蘭，來到了周見的面前。

心蘭的臉頰是緋紅的，周見一看到了她，立時便踏前了一步，可是就在那一刹間，他站住了！

他看到了在心蘭身後的一個姑娘。

那姑娘比心蘭高，心蘭的皮膚已經够白的了，但是這位姑娘更白，白得像是可以擠得出汁來。

那姑娘比心蘭苗條，斜飛的鳳眼比心蘭更懾人心魂，她身上的一件紗衣很薄，她的胸脯在微微起伏着，當周見向她看來的時候，她畧低着頭，可是

媚眼如絲，她望着周見，令得周見全身發癢。

也就在那一刹間，心蘭臉上的紅色消褪了，因為她看到周見的視綫，不在她的臉上。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周見突然一伸手，推開了老鴇，將那疊鈔票，搶了回來，所有的人大驚失色，老鴇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周見在銀票中抽出了一張來，放在桌上，直指着那高而苗條，媚眼令人心跳的姑娘道：「她，我要和她在一起，七天，好好服侍我！」

其餘的銀票，揣進了懷中，周見向前走去，當他在心蘭身邊走過的時候，他甚至未曾再看心蘭一眼，而逕自摟住了那姑娘的纖腰，那腰肢是如此之細，如此之柔軟，叫周見有點飄飄然。

周見學會了許多事情，不用柳三一樣一樣地教他，他全迅速地學會了！

他已經知道，天下有的是美貌姑娘，只要有銀子，可以將任何美貌的姑娘擁在懷裏，如果想一輩子對着一個，那實在太笨了！

嘻笑聲又傳了開來，周見已不再去理會旁的人了，那姑娘的身子，像是柔若無骨地靠在他的身上，兩個小丫環帶着路，他又到了另一間精緻，清涼的房間中，開始了他另一個極樂的夢。

柳三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找到周見。

當他推開門時，周見正將臉貼在那姑娘平坦的小腹上，那姑娘將一顆顆的櫻桃，往他口中送。門突然被推開，那姑娘驚得「嚶」地一聲，趕緊推開了周見，拉過了一幅紗被來蓋上，可是她一雙修長的粉腿，却還是露在外面，散發着無比的誘惑。

周見站了起來，柳三仍然站在門口，他望着周見，望着床上的那姑娘，面上現出極其難以相信的神色來，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周見却打了一個「哈哈」，道：「柳三爺，昨天，我忽然改變了主意，這裏，美麗的姑娘，太多了。」

柳三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他說不出來是高興，還是驚駭，他高興的是，當周見明白了這一點時，十萬銀子絕不够他用。

只要他繼續要用銀子，他就得不斷地為自己殺人，直到永遠。

而令得柳三驚駭的是，周見懂得太快了，誰能知道他下一步，又會怎樣做？

他呆了很久，才道：「你出來，我們的正經事，該去辦了！」

周見回頭向床上的姑娘望了一眼之後，跟着柳三，走了出去。

周見和柳三，來到了外間，柳三便將一張摺着的紙，交給了周見，道：「這是一間屋子的大致圖形，你要殺的那個人，住在這屋子中，輕易絕不露面，他的臉上，有一搭黑色的黑記，他身形粗大，比你高半個頭。」

周見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柳三笑了起來，道：「叫甚麼名字那有甚麼關係，你難道叫着他的名字去殺他？」

周見並不笑，他緊綳着臉，他的心情很緊張，但是他知道，不論如何，他非去殺那個人不可，因為他不能沒有銀子化，難道在經過了那樣的享受之後，他還能穿着破衣服，淋着雨，在每一家飯舖之前，去問人家吃了東西，究竟要不要給銀子？

柳三望着他，忽然嘆了一聲，伸手在周見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我看，還是我和你一起去吧！」

周見像是漠不關心道：「為甚麼？」

柳三道：「那人的武功很高，他的手下，也全是武功極高的高手！」

周見的聲音，聽來更是冷漠，道：「我要去殺他，並不是去和他比武！」

周見的話，聽來像是狗屁不通，但是柳三是一個殺人者，他完全知道，要去殺一個人，和去找那個人比武，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柳三的手仍然留在周見的肩上，他道：「我忽然感到，第一次就叫你去殺一個很難下手的人，有點捨不得。」

周見在這時，忽然笑了起來，道：「好得很啊，我要是能殺了他，自然功德圓滿，要是殺不了他，我也絕不能活着回來，那你就不必担心的了！」

柳三像是被毒針刺中了一樣，震了一震，他的聲音，也在不由自主間，提高了很多，他道：「我担心甚麼？」

周見却已轉過身去，道：「担心我總有一天會殺了你！」

柳三的心頭怦怦跳着，他越來越感到，自己一開始就認為周見是一個「傻小子」，那是自己一生最大錯誤。

柳三想至此，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冷顫，有一天他的七首將揷進自己的胸膛。

他一生之中遇到的所有人之中，沒有一個比這個「傻小子」更聰明，更能猜中別人的心意，却在做着想操縱這個「傻小子」的事！

柳三不禁苦笑了起來，他經已感到他是在玩着一團火，這團火一定會越燒越烈，可能有一天，會燒到玩火者自己的身上。

當柳三想到這點的時候，他倏地揚起了手來。

周見只不過走開了一步，離柳三只有四五尺遠

，以柳三的功力而論，一掌拍出，周見萬難躲得過去，他只要拍出一掌，就可以將周見打死，就可以將這團「火」撲滅！

但是，柳三雖然揚起了手，那一掌却並沒有拍出去。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能力，柳三也是一樣，他感到危險，也感到刺激，同時更感到，自己只要到處小心，總可以使這團烈火，只燒向他人，而沾不到自己的身上！

周見向前走出了四五步，才站定了身子，道：「我明天一早就走，這種事，是急不來的，可能要十天半個月，才能結果。」

柳三道：「那不要緊，你幹妥了之後，再回到這裏來，我在這裏和你見面。」

周見沒有再說甚麼，他掀起了珠簾，走了進去，一個媚笑立時歡迎着他，一個香馥馥的身子，向他倚來，可是周見却用力推開了她。

周見的眼光，停在一個十五六歲的丫環身上，那丫環自然也十分俏麗，玉香院中，沒有不俏麗的女孩子，那丫環的手中，端着一隻銅盆，當周見向她望來的時候，她的臉頰陡地紅了起來。

周見直來到她的身前，丫環的頭低得更低，周見的手，自那丫環的紗衣之中，伸了進去，那丫環的身子發起抖來，手中的銅盆，「噹」地一聲，跌到了地上，周見只說了五個字：我給你銀子！

×　×　×

清晨，周見騎着馬，離開了玉香院。

當他馳出了丈許之後，回頭看去，晨霧繚繞之中，玉香院的建築，看來有點迷濛。周見深深地吸一口氣。不管霧怎麼濃，他知道，那一切全是實實在在的，他又佔有了另一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不期而然流着淚的時候，周見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銀子，只要有銀子，他發現自己可以辦任何事，為所欲為！而要得到銀子，他必需去殺人！

周見策着騎，直來到了大街的盡頭處，那時，朝陽已經升起，可是霧更濃。

周見在一家藥材店前，停下了馬，藥材店的一個小伙計，正在將舖門拆卸下來，周見下了馬，直向藥材店走去，小伙計忙跟着進來，周見的一身華服，令那小伙子目眩，周見進了藥材店，冷冷地道：「你們店中，有多少砒霜？我全要了！」

那小伙計張大了口，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周見疾伸手，抓住了他胸前的衣服，喝道：「聽到了沒有，砒霜，有多少？」

他一面翻着手，「拍」地一聲，將一塊金子，拍在藥材店的櫃枱上。

小伙計的聲音在發抖，道：「是……是……大約有一斤多！」

周見鬆了手，他知道自己不必再說甚麼，有這一塊金子在代他說話，那已經足够了。

小伙子的視綫，一直未曾離開那塊金子，當他將一大包砒霜交給周見的時候，他的雙手在發抖，而當周見離開的時候，他身子幾乎是撲向櫃枱，當他的手抓到那塊金子上的時候，他全身都在發抖。

周見繼續策馬向前，當他經過了一個小鎮的時候，他棄了馬，換過了身上的衣服。看來，他和以前，並沒有甚麼不同，仍然是一個飄泊流浪的窮小子，然而，如果留心看他的雙眼，就可以知道他和以前並不一樣！

他的雙眼之中，閃耀着那樣貪婪的光芒，這種光芒，就像是一隻餓狼一樣！

他向前走着，日頭晒得厲害，他全身都濕了，破布褂子緊貼在他的身上。到了傍晚時份，他又來到了那片高粱地中，伏了下來，望着那一堵高高的圍牆。

和上次他伏在高粱地中的目的一樣，他要殺人，但是這一次，他知道，他要殺的人，是不會出牆來的，他必需進那圍牆去。

而且，他要殺的那個人，有着一身驚人的武功！周見折下了一枝高粱桿來，含在口中嚼着。

吞下了高粱桿中的澀而署甜的液汁，他要怎樣才能進去殺人呢？看來，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却一定要做到！

周見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但是他知道，自己如果耐着性子等着，機會是會來的。

天色漸漸黑了，大羣大羣的蚊子，繞着他嗡嗡亂飛，周見仍然伏着一動也不動，就像他根本不是一個人，而只是田中一塊大石頭。

汗像是漿一樣，泥土發出難聞的霉味，那種處境，和他在玉香院的時候，摟抱着美人兒，躺在軟綿綿的床上的時候，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

他必須忍受現實的這一切，才有機會再去享受那天堂一般的生活。

在這時候，他不期而然地想起了柳三。柳三為甚麼不跟自己來忍受痛苦呢？

周見不禁苦笑了起來，他意識到，自己仍然是被別人踏在脚底下的小人物。雖然他已經可以隨他自己的高興，將玉香院中任何一個美人兒的衣服扯下來，但是和柳三比較起來，他仍然不過是一頭被牽着綫的猴子。

周見並不抹汗，他並不感到時間過得緩慢，因為他止在想，如何能從被人踏在脚底下，而變成將人家踏在自己的脚底下！

當一陣馬蹄聲突然打破了他的思索之際，周見看到了兩團燈火，一輛馬車，馬車在疾馳而來，周見也移動着身子，來到了田邊。

他的手中，已經握住了那柄匕首，他看到，趕車的是一個精壯的漢子，這一帶沒有別的屋子，那漢子一定是到那屋中去的，這可能就是他要等候的機會！

果然，車子在圍牆邊上，停了下來，圍牆內響起了一陣犬吠聲。

趕車的漢子下了車，來到了車廂邊，去打開車門，那時候，他背着周見，而周見已然像一頭貓一樣，來到了他的背後。

那漢子打開了車廂，自車廂中，抱出了一個長條形的包裹來，周見立即看到，那一幅紗被之中，是裹着一個人，一個女人！

那女人的長髮，自紗被的一端落下來，那漢子將這個女人負在肩上，走向圍牆，周見的匕首，已經刺中了他的腰腹！

那漢子的身子向後倒來，周見一伸手，先托住了那女人，然後隨即伸手握住了那漢子的頸。

那漢子的身子用力扭曲着，那情形就像是被頑童用竹刺釘住了身子的毛虫一樣，周見的手指越來越用力，他聽到紗被中那女人發出沉吟，同時也聽得牆內有人叫道：「祝老二，還不快進來，老頭子等不及了！」

周見鬆開手，將那漢子的屍體，迅速地拖開去，然後，負起了那女人，拉過了馬車，就着車身墊脚，爬上了牆頭。他對那堵圍牆，絕不陌生，但是圍牆內的情形，他却是第一次看到。

他一上了牆頭，就看到圍牆內是一大片空地，五六個人，每一個人的手中，都牽着一頭比馬子還要大的狗，那些狗正在發出驚心動魄的吠叫聲，狗牙在黑暗之中，閃着白森森的光芒。

一看到那幾頭大狼狗，周見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了一絲怯意，他在牆頭上，畧停了一停。只聽得在犬吠聲中，有人道：「你看祝老二，脚也軟了，爬在牆頭上，像是要跌下來一樣！」

另一個人笑道：「怎麼這樣的好差使，全落在他的身上，老頭子叫他出去找女人，他自己怎能不先試試，試了之後，他又怎能不脚軟？」

幾個人一起笑了起來，周見在牆頭上，將肩頭上的那女人畧移了移，用被遮住了大半邊臉，縱身向下，跳了下去。

當他落地之後，那六七頭大狼狗，吠得更兇了，若不是那些人，用力拉住了狼狗頸圈上的皮帶，狼狗一定已向他直撲了過來。

那幾個人一面拉住了狼狗，一面喝道：「你們這些畜牲想死麼？嚇着了老頭子急等着的美人，可都得將你們宰了！」

周見吸了一口氣，疾步向前走着。他在慶幸自己的幸運，他是負着一個女人進來的，那些人，是當狼狗是在吠那個祝老二找來的女人，絕想不到是在吠他！

看來，人比狗蠢得多了！

周見急急向前走着，天色黑，他低着頭，一直來到了一幢屋子之前。

那屋子前，也是漆黑一團，但在黑暗中，却可以看到，有兩個彪形大漢守着，周見才一踏上石階，那兩個漢子中的一個。就轉身叩了叩門，門立時被打了開來，一個中年婦人，在門內叫道：「跟我來！」

周見一聲不出，走了進去，那中年婦人在前面帶着路，一面還在嘮叨叨，道：「祝老二，上次你帶來的那個女人，老爺不怎麼喜歡，這一次怎麼樣？」

周見含糊應了一聲，他發覺自己，走在一條很長的走廊之中，只見走廊的盡頭，有一扇門，那婦人帶着周見，直來到了那扇門門前，叩着門，道：「老爺，祝二回來了！」

門內立時響起了一個很雄渾的聲音，道：「進來！」

那中年婦人推開了門，走廊中本來是黑得連一點光也沒有的，可是當門突然推開之後，一股強烈的光芒，直透了出來。

在那剎間，周見幾乎甚麼也看不到！

他的心，怦怦亂跳着，他只是本能地向門內走去。

周見雖然已走進了門，但是門內的情形，他還是一點也看不清。

他只聽到門在他背後關上的聲音。門內的光綫實在太強烈了，周見站着不動，只聽得那雄渾的聲音又喝道：「快將人放下，出去！」

周見瞇着眼，這時，他已經可以稍爲看到房間中的那個人了。

那人比他高一個頭，身形粗壯，赤着上身，肌肉賁起，臉上還有着一搭黑記。

那正是他要殺的人！

周見頭畧又低了下來，身子一側，他負在肩上的那女人，也被他卸了下來。

周見的眼前，陡地一亮，當那女人自紗被滾出來的時候，是全身赤裸的，她的一頭烏髮，散在她晶瑩腴滑的身體上，也就在那一剎間，周見看到他面前的人，雙眼停在地上的那裸女身上，他揚着手

，像是要叫周見快一些出去，可是他的手才揚了起來，就停在半空之中。

而他銅鈴似的雙眼，定在那女人的裸體上，看他的那種焦急樣子，像是恨不得將那裸女，一口吞了下去！

這是周見下手的最好機會，而周見是從來也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的。他再也明白不過了，如果他放過了一個最好的機會，那麼，他要付出的代價，便是他自己的死亡了！

他的手腕陡地一翻，手中那柄匕首一出手，便已向前送出。

而他運用那柄匕首，運用得如此嫻熟，那柄匕首，就像是他手掌的一部份一樣。

在強烈的燈光下，匕首的精光，只閃得一閃，就看不見了，因爲整柄匕首，就在那一剎間，沒入了那人的胸中，那人的頭陡地抬了起來，匕首深刺入他的胸中，周見的手，還緊握着匕首的柄，他望着周見，周見也望着他，甚至一絲血也沒有。

可是立時之間，先是從那人的鼻孔中，繼則在那人的口角中，鮮血汩汩地湧了出來，那人一開口，他發出的聲音，因爲他口中滿是鮮血，而變得含糊不清，他道：「你……爲甚麼要殺死我？」

周見發出的聲音壓得很低道：「爲了銀子。」

那人的口角掀動着，看他的樣子，像是他想笑，可是却已經笑不出來，他的臉肉只是發出了一陣急劇的抽動，接着便軟了下去。

周見將那人就勢一推，推得跌在地上的繡墊上。這時，地上的那女人，也已經坐了起來，她睜大着雙眼，赤裸的身子，在簌簌抖着，當周見向她望過來的時候，她一張口，想尖叫起來。

然而，周見的動作是如此之快，以致她根本沒有任何發出聲音來的機會，周見的手一抖，匕首直飛了出去，也刺進了她雪白的胸脯！

那女人的身子縮成了一團，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就已經嚥了氣。周見踏前一步，自那女人的胸前，將匕首拔了出來，直到這時，他才能打量那間房間。

那是一間陳設得華麗之極的房間，玉香院中的房間也比它不上，周見才一抬頭，就看到一隻架子上，放滿了各種各樣的奇珍異寶。

周見大踏步走向前去，咬着匕首，雙手抓住了那些寶物，向懷中塞着，直到他的衣服鼓起來，再也塞不下爲止。他打開了幾個櫃，終於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在一隻金漆箱子中，他找到了一箱銀票。

周見對自己的聰明感到很滿意，一個人，如果將自己關在一堵沒有門的圍牆之中，那麼，他所要保護的東西，不單是性命，一定還有性命以外更需要保護的東西。這一點，他在離開玉香院時就想到了。

這時，他抓起銀票來，畧看了一看，心頭已狂跳了起來。這麼多的銀子他可能已比柳三擁有更多銀子了！

他將那盒子包在一幅割下來的絲被中，退到了門口。

門外很靜，他應該怎麼出去呢？

如果他不能離開這裏，那麼，銀票再多，也是沒有用的。他不但要離開這裏，而且，那要好好地活着離開，再多的金銀寶貝，對一個死人來說，也全然等於零！

他先將門推開一道縫，然後，在懷中取了一座由珍珠串成的寶塔，緊緊地握着。門外的走廊沒有人，他進來的時候，用心記着地形，是以他直向走廊外，走了出去，當他來到一座月洞門前的時候，門內有兩個人守着，周見的心又怦怦跳了起來。

門外就是花園，花園中的狗吠聲，在斷斷續續地傳來，那兩個人守在月洞門前，轉過頭來向周見望來，周見的臉色有點發青，但是他還是一逕向前，走了出去。他居然走過了月洞門，而那兩個人沒有出聲！

周見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幸運，他正想加快脚步時，後面兩人，已經齊聲叫了起來，道：「喂，你是甚麼路數，那裏來的？」

周見一聽得那兩人出聲，心跳得更是劇烈，他並不回頭，拔脚向前便奔。

他向前一奔，後面那兩人，已經齊聲呼喝了起來，在花園中，也有四五個人向前逼來，而周見從脚步聲聽來，也可以知道，後面追上來的人，比他奔得更快，已經追近了！周見抓住珍珠的手指，陡地一抬，向後揚了一揚，仍然繼續向前奔去。

當他的手向後一揚之際，龍眼大小的珍珠，少說也飛了二三十顆出去，只聽得身後那兩人驚呼了起來，周見不顧一切向前奔着，手又向前揮着，珍珠在黑暗中閃着光澤，飛向前面。

自他前面圍過來的那些人，身手極高，當珍珠向着他們飛過去的時候，有兩三個人一翻手，就將珍珠接在手中，當他們接住了珍珠之際，他們不由自主，發出一下呼叫聲，也自然而然，停止脚步。

有幾個未及接到珍珠的，紛紛俯身，在地上揀拾在滾動的珠子，周見身子一側，斜刺裏疾竄了出去，這時，只有六七條狼狗，狂吠着跟在他身後。

人看到了珍珠會連眼都紅了起來，但是狗却不會！

周見用盡了吃奶的氣力向前奔着，奔到了牆前，他用力將那金漆盒子，隔牆拋了出去，然後，伸手抓住牆縫，向上攀着。

兩頭狼狗追撲了上來，咬住了周見的袴脚，周見用力掙扎着向上爬，他的袴脚被扯破，那兩頭狼狗，向下跌落了下去，狂吠着。

周見向上爬得如此狼狽，幾乎他全身的每一條肌肉，都在出力，緊貼着牆，是以他藏在懷中的那些奇珍異寶，紛紛落了下來。

當他終於翻過了牆頭，向下縱跳了下去，揀到了那隻金漆盒子，向前直奔，迅速地沒入黑暗中的時候，他才發現，懷中只剩下一件東西了。

他竄進了高粱地上，一刻也不停地向前飛奔，直到所有的人聲，狗叫聲完全聽不見了，他才仆倒地上，手中緊緊地抱着那隻盒子，急速地喘着氣。他剛才是奔得如此劇烈，以致他在伏了下來之後，心跳得像是要將他緊貼在地上的身子彈起來一般。

他伏了不多久，便站了起來，繼續向前奔着，一直奔到天亮，才慢了下來。

中午時分，他回到了那小鎮，傍晚時分，他進了開封城，他先在一家客店中換了衣服，將那漆盒中的銀票，全部小心地捲了起來，藏進了一條寬闊的腰帶之中，然後，才大搖大擺，走進玉香院裏。

他才走進玉香院，就看到柳三坐在廳堂中，左擁右抱，正在樂不可支。柳三一看到了他，霍地站了起來。

從周見的那種神情上，柳三一眼就可以看出，周見已經將他要殺的人殺了！

可是，柳三却實在不能相信，因爲他要去殺的人，絕不是容易下手的，就算是他自己去，也決不能那麼快，就回到開封城來！



柳三一站起之後，就道：「怎麼樣？」

周見道：「我運氣好！」

柳三皺了皺眉，揮着手，在廳堂中的人，全都退了開去，柳三又沉聲道：「經過情形怎樣？」

周見却冷冷地道：「那人已經死了，經過的情形，你問來作甚？」

柳三道：「那人在武林中大是有名，你想要騙我，是騙不過去的。」

周見打了一個呵欠，道：「你要是不信，可以出去打聽打聽，我相信現在，那人的死訊，一定已經傳開了！」

柳三道：「好！好！好！」

柳三一連說了三個「好」字，實在的，連他那樣老奸巨猾，以殺人爲業的老手，也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周見却笑着，道：「我殺的那人，看來是個大富翁，他那間房中，擺着很多很好看的東西，我順手拿了一樣來，你看看，可值錢麼？」

周見一面說，一面自懷中，摸出一隻碧綠也似的翠玉獅子來。

他在客店中的時候，早已仔細看過那隻拳頭大小的翠玉獅子，那翠玉獅子本身，看來果然可愛，而更可愛的是，翠玉獅子的雙眼，是兩顆指甲大小，精光四射，幾乎不能逼視的寶石。

那是周見剩下的唯一的一件寶物，周見是一個窮小子，翠玉是寶物，他自然不致於不知道，可是那兩顆眼睛是金剛鑽，每一顆的價值，遠在整隻獅子之上，他就不知道了。然而，柳三却是知道的！

當周見將那翠玉獅子取出來，放在桌上的時候，柳三的眼都直了！

周見對柳三的這種神情，並不陌生，他要殺的那個人，在看到一個艷麗無匹的裸女自紗被中抖出來的時候，也是這種神情！

周見不由自主抬了抬腿，他的手已經碰到了靴筒旁邊的七首的柄！

這是他的一個大好機會，他可以殺了柳三！

可是，當他的手碰到七首柄的時候，又立時縮了回來。

玉香院中，究竟不是殺人的好場所。殺了人之後，要逃過開封府合府捕快的追緝，也不是一件易事。

而他已經知了柳三的弱點，知道柳三在看到了奇珍異寶後，會使他有下手的機會，那就足夠了！

柳三的那種發呆，也只是極短的時間，他陡地向後退了一步，直視着周見，周見那時，只是若無其事地站着。他並沒有看到周見剛才那個動作，周見也知道他沒有看到，周見心中高興得難以形容，可是他却一點也不動聲色，只是淡淡地道：「怎麼，還值錢麼？」

柳三深吸了一口，又走近桌子來。他自然只感到剛才自己太出神了，而他也沒有忘記周見是要殺他的，是以他才陡地後退了一步。

這時，他倒是放下了心來，他說道：「自然值錢！」

周見道：「好，那麼我就可賣了它！我拿到珠寶店去賣了它！」

柳三立時伸手按住了那翠玉獅子，道：「像這樣的寶物，你來歷不明，拿出去一現眼，捕快就跟在你的後面了，千萬不可！」

周見失望地道：「那麼，不是沒有用麼？」

柳三笑了起來，道：「你可以賣給我！」

周見眯着眼，望定了柳三道：「値多少？」

柳三也望着周見，然後，慢慢地伸出兩隻手指來。

周見試探着道：「兩萬銀子？」

柳三的心狂跳了起來，他本來就估計到周見不知道那玉獅子的眞實價值，他伸出來的兩隻手指，意思是二十萬，而他一轉手，至少可以賣四十萬！但是周見却說：「兩萬！」

柳三一面心跳着，一面道：「好吧，你現在是要銀票還是——」

周見將玉獅子向柳三推了過去，道：「現在就要！」

柳三的手甚至在發抖，他立時掏出了兩張銀票來，放在桌上，抓起了那玉獅子，轉身向外便走，來到了門口，他才轉過身來，道：「你會在這裏等候多久？」

周見笑道：「住在這裏，要是想離開的話，那簡直是大傻瓜了！」

柳三也笑了起來，道：「好，我有事，就到這裏來找你，你要找我，可以到我帶你去過的那家銀號，去打聽柳掌櫃的下落。」

他走出了門，大叫道：「還不快去招待人客，揀好的娘們給他！」

刹那之間，幾十個人湧了進來，圍住了周見。

周見大模大樣地坐着，鴇母將一個怯生生，低着頭的少女，推到了他的身前，周見一伸手，少女的手冰凉，在微微發着抖。

鴇母滿堆着笑，道：「周大官人，這是我新買來的，你看，西施也沒有她美，眞是大家閨秀出身，她父親是大官兒，眞正的黃花閨女，就等着來開懷啦！」

少女的臉色，比白玉還白，白得幾乎像是透明一樣，她站在周見的身前，周見可以聽到她的心跳聲，當周見聽得那鴇母講到那少女是「大家閨秀出身」之際，心內陡地昇起一股莫名的快感。

他知道大家閨秀是什麼樣的，那是他還在當馬伕的時候，有一次，龍莊主和他趕着車，載着總管，向一個富豪人家去送禮，他爲了聽得花園中有女子的嬉笑聲，爬上牆去看了一看，就被富豪家的守門，拉了下來，捱了幾脚，如果不是碍着他是從龍家莊的，只怕就有好打。

那一次，雖然只是一瞥，但是他總算也看到了那幾個在花園中遊耍的富家小姐，不錯，她們全是一個樣子的，她們全都那麼白，那麼纖細，不但不能動，連看都不能看。

可是現在，他有銀子！落魄了的大家小姐，就會任由他握着手，非但可以由他握着手，而且，他喜歡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那一股極度的快意，於刹那之間，衝擊着他每一股神經，他仰起頭，哈哈大笑了起來。

他一笑，站在一旁的鴇母嬉着闊嘴，更加高興，而那少女，也抖得更劇烈了。

周見完全像是一個老於此道的人一樣，以一隻手指，抵住了那少女的下顎，將那少女低着的頭，抬了起來，那少女闔着眼，可是眼皮在不斷地跳動着，長長的睫毛在抖動，在睫毛之中，似乎有着淚珠。

周見不住地笑着，道：「好！好！」

他一面說，一面將柳三才給了他的那兩萬銀票，向前略推了一推，道：「我還要最好的食物，替我準備水，我要沐浴！」

鴇母接過了銀票，周見每吩咐一聲，就有一大批人，跟着答應，周見站了起來，簡直有點輕飄飄的感覺，他的右手，始終握着那少女的手。

他才一站起來，那鴇母便呼喝着，兩個丫頭，立時在前帶路，那少女的頭低得更低，而周見的笑聲更高。

一對紅燭，一間精緻絕倫的房間，一個美麗得像是白玉般的少女身體，周見只感到，就算做了皇帝，也不過如此吧了！

那少女在低低飲泣着，然而那種飲泣聲，却給予周見及剛才的極度滿足之後的另一種滿足。他沒有任何同情，更沒有任何可憐，他在那少女的嬌柔的身子上，盡情地發洩着，在那少女的抗拒和婉轉嬌啼中，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他已經苦够了！在他當馬伕的時候，在他完全不被人家放在眼中的時候，有什麼人來同情他，有什麼人來將他當作一個人一樣地望上一眼？

然而現在，他終於證明自己是人，不但是人，而且還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那少女就因爲他，而從此一生全然與前不同了！

周見斜倚在一張香妃榻上，徐徐啜着冰凉的銀耳汁，少女纖細的背脊對着他，在微微抖動着，周見不由自主，又現出笑容來。

如果這時，周見是對着一面鏡子的話，他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爲在他發出那種笑容的時候，他根本已變了樣子，他已經完全不是一個敦厚，老實的小馬伕，他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

周見的確變了。

他想得更多，他已經對玉香院的錦衣玉衾，如花美女，感到不滿足，但是，對於玉香院以外的世界，他還是知道得太少了。

這一次，他在玉香院中，足足住了大半個月。

等到柳三又來找他的時候，那個少女是什麼樣子的，他也記不清了，摟在他懷中的，是另一個風情萬種，艷麗無匹的女人。

柳三和周見相別了不過大半個月，而當他又看到了周見的時候，他也不禁大大的嚇了一跳。

他心中險些打了一個突：周見變了！

柳三努力想從自己的記憶之中，找出那天，在大雨之中，淋着雨來到飯店門口，穿着一件破衣的周見的影子來。可是他却無法找得出。現在他面前的，完全像另一個人，而這一個眼中的那種自私、貪婪的神色，簡直叫柳三這樣的殺人兇手，也覺得害怕。

柳三不禁在心中自己問自己：如果第一次見到周見的時候，周見就是這個樣子，那麼，自己是不是會和他一起合作做殺人的勾當？

即使是心中想，柳三的想法，也和以前，完全不同，變了一個方式了！

柳三本來是想利用周見來替他殺人的。然而這時，他簡直已不敢想「利用」兩個字，而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合作」。但即使是「合作」，柳三的心中，也不由自主，感到了一股怯意！

柳三望着周見，半晌出不了聲，周見却若無其事般在柳三的對面，坐了下來，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氣，道：「三爺，好久不見了！」

柳三吸了一口氣，道：「我們又有事了！」

周見的心中，畧怔了怔，在刹那之間，他想到很多事情。

但是不論他想到了多少事，他面上却是不動聲色，道：「這一次，是什麼人？」

柳三的態度，反倒顯得十分小心翼翼，他道：「你還願意替我去殺人？」

周見剛才，在刹那間所想起的，就是他不願意再替柳三去殺人，而他想到，一樣要爲錢殺人的話，他最該殺的人，就是柳三！

柳三是一個爲了銀子殺人的人，他一生之中，不知已殺了多少人，自然也不知賺了多少銀子，如果殺了他，不但從此沒有人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且，柳三的銀子，就是自己的了！

然而不論周見怎麼想，就算是老奸巨滑的柳三，也是無法知道的，因爲周見只是淡然一笑，道：「你爲什麼會有那種奇怪的想法。」

柳三的神色很嚴肅，道：「有種人，當日子過得太舒服的時候，他就不想冒險了！」周見笑了起來，他的回答，十分簡潔有力，道：「然而，沒有銀子，就不能過好日子！」

講到這裏，他畧頓了頓，柳三幾乎是和他一起壓低了聲音，講出了下面一句話來的，兩人齊聲道：「如果不殺人，就沒有銀子！」

柳三和周見兩人，一起笑了起來，周見笑得十分高興，他甚至拍着桌子，頓着脚。

柳三道：「這一次，我們要離開開封了！」

周見道：「哦，到什麼地方去？最好還是大地方！」

柳三道：「自然，我們先到洛陽去歇歇脚，到了那裏，自然會有人來和我們接頭的。」

周見的聲音壓得更低，道：「這一次，要殺的是誰？」

柳三搖着頭道：「還不知道，但是不論殺的是什麼人，你都不會害怕的，是不是？」

周見並沒有回答，只是「哈哈」大笑了起來。

周見之所以笑，完全是爲了掩飾他心中的恐慌。他怎麼會不害怕？如果他不害怕，他爲什麼要一次又一次，將看到他殺人的人殺掉？

他一次比一次害怕，最近那一次，當他在狼狗的狂吠之下，拚命爬出牆來的時候，當他在高粱地中狂奔的時候，他怕得連心都要掉了出來！

然而害怕管害怕，他却一樣沒有法子擺脫得！

在他的笑聲中，柳三道：「車子已經準備好了，我們這就動程。」

周見道：「用我的馬車吧，我吩咐人造了一輛馬車，用四匹神駿馬拉車，這輛車比你那輛更快，更好看！」

柳三呆了半晌，道：「那有什麼用，你還是要替我趕車子？」

周見伸了一個懶腰，似笑非笑地道：「柳三爺，你想錯了，我爲什麼要自己趕車，日晒雨淋？隨便弄一塊銀子，就有人肯替我趕車了！」

柳三又呆了片刻，道：「你已經僱了車伕？」

周見道：「是啊，那有什麼不對？」

柳三笑了一下，站了起來，他仍然望着周見，道：「你和以前不同了！」

周見眨了眨眼睛道：「當然，那是你教的。」

柳三不由自主，嘆了一口氣道：「我沒有教過你那麼多，全是你自己學的！」

周見已經拍着手掌，大聲呼叫着，叫丫環拿他的衣物出來。一闊得周大官人要走，整個玉香院的人都哄動了，當一個壯健的車伕，趕着那輛簇新的馬車，離開玉香院的時候，少說也有五六十個人，在玉香院前，列隊相送，希望周大官人儘快回來。

他們根本不知道周見是什麼來路，他們也不必問，他們只要知道周見是一個揮金如土的大財神，那就足够他們卑躬屈膝的了。

× × ×

洛陽自然是大地方，但雖然是大地方，車槓全包着白絹，用四匹神駿的駿馬拉着的馬車，緩緩駛進大街的時候，不但車後，跟了一羣孩子，連兩旁街道上的行人，也都要停下來，向這輛華麗的馬車，望上一眼。

周見在車中看出去，還可以看到不少人，一面望着車子，一面在指指點點，周見心中在暗暗好笑，心忖這些人一定在想，車中乘坐的，不知道是什麼達官貴人！

他們那裏又會想得到，那車子中的人，原來是龍家莊上的一個小馬伕，錯手殺了人，亡命在外的流浪漢！

馬車在柳三的吩咐下，停在洛陽最大的鴻興客店之外。

鴻興客店的旁邊，就是洛陽方面千里聞名的食肆杏花樓。杏花樓的名廚是天下馳名的，一席普通的筵席，就得三十來兩銀子，不是達官貴人，誰敢踏進來？是以停在杏花樓前的馬車，也格外華麗，可是，周見的馬車一到，那些馬車，都全被比了下去。

趕車的壯漢吆喝着，揮着鞭停了下來，周見推開了車門，他還未曾跨下車來，就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師哥，你看這馬車，多漂亮。」

周見心中感到了一陣傲意，他立時轉過頭循聲看去，只見在另一端烏木車廂的馬車之旁，站着一男一女兩個人，男的是英武挺拔，腰際懸着一柄長劍，女的一身白紗衣，飄然欲仙，正望着周見的馬車。

當周見向她望過去之際，那少女正好和周見打了一個照面，只見她水靈靈的眼珠子，轉了一轉，梨渦淺現，向着周見，微微一笑。

周見登時呆住了！

玉香院中的美女雖然多，可是怎及得上眼前的這個少女？那少女是如此英秀，嫵媚，這樣動人！

柳三接着跨出了車廂，他在周見的背後，輕輕推了一推，道：「進客店去！」

那時候，車旁的一男一女兩人，也登上了車，周見仍然有點魂不守舍，一面隨着柳三向前走去，一面仍然不住回頭望着。

可是，那少女却再也沒有探出頭來。

在走進鴻興客店之後，柳三才低聲道：「別胡思亂想了，那是洛陽大俠白馬金劍朱武的女兒！」

周見的臉畧紅了紅，他之所以臉紅，倒並不是因爲含羞，而是他不高興被柳三看穿了他的心事，他的心事太多了，而且是絕對不能給柳三知道的！

他立即掩飾着，道：「眞動人，是不是？」

柳三笑道：「像我這種年紀，對女人感興趣的時候，早已過去了！」掌櫃的早已知道有個闊客光顧，是以在他們講話間，就迎了出來，親自接待他們，來到了上房，那是自成一角的一個院子，雖說是客店，但簡直就像是深宅大院。

當殷勤的伙計離去之後，周見忍不住問道：「那白馬金劍是什麼人？」

柳三望了周見一眼，道：「是武林大豪，連你以前的主人，龍莊主也都及不上他！」

周見再沒有問下去，他忽然轉了話題，道：「我們要等的人，怎麼和我們相見？」

柳三道：「他會來的。」

周見舒着雙臂，道：「路上你替我說杏花樓的酒菜好，我們這就去試試？」

柳三沉聲道：「不，我們在客店等着，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們要等的人就來了！」

周見在床上躺了下來，他和柳三一直等着，直等到天色發黑，店伙計端了食物來，周見吃了晚飯

，叫了幾個唱曲的人來，唱了些個時辰的曲，才又倒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

他是被一陣低低的交談聲驚醒的，當他一醒，彎身坐起來時，房間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多了三個蒙面人，和柳三隔桌坐着，柳三正在和他們低聲交談。

一個蒙面人正在道：「白馬金劍朱武的五十壽誕，就在大後天，我們要他——」

那人講到這裏，看到周見坐了起來，陡地停了口。

柳三立時道：「不要緊，他是我的助手！」

那三個蒙面人之中的一個道：「未曾聽說柳三爺行事，要什麼人幫手！」

柳三笑了起來，道：「現在不同了，我想你們不致於懷疑我是假冒的吧！」

柳三的話才一出口，那三個蒙面人陡地站了起來。

他們的動作快到了極點，簡直看得周見眼花撩亂，只聽得「錚錚錚」三下響，三個蒙面人，已經各掣了一柄短刀在手，而且，其中有一柄，「嗤」地一聲，已經向柳三面上刺了出來！

等到周見看清楚這一些時，那柄短刀的口尖，離柳三的面門也不過一寸！周見想尖叫起來。

可是他的咽喉，却像是被人握住了一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而也就在那一刹間，只見柳三的頭，忽然向後一仰，那一仰之勢，實在奇怪到了極點，就像是他的頸骨忽然斷折，頭向後掉了下去一樣。

柳三的頭向後一仰間，那柄短刀，挾着風聲，「颼」地在柳三的面門之上掠過。

那蒙面人的一刀雖然刺空，但另外兩個蒙面人手中的短刀，却已攻到了柳三的雙脅。

柳三的身體又胖又呆滯，但是此際，他的身子，却靈活得像是一頭老鼠，那兩柄短刀攻向他的脅下，他雙手一分，身子突然在兩人之間，滑了過去，而當他在兩人之間滑過去之際，雙手反拍而出，「拍拍」兩聲響，兩掌擊在那兩個蒙面人背上。

那兩掌的力道，着實不輕，令得那兩個蒙面人「砰」地跌倒在地，另一個蒙面人身形立即後退，退到了門口。

柳三冷笑一聲，道：「三位雖然蒙了面，但是這三柄短刀一現，可就漏了底啦！」

那兩個跌在地上的蒙面人，這時已經站了起來，只見他們互望着，其中一個道：「你……你會出賣我們？」

他仍然蒙着臉，臉上的神情雖然看不出來，但是在他的聲音之中，却可以聽得出，他的心中，充滿了恐懼。

柳三聽了，「哈哈」一笑道：「這點信用，我倒還有，凡是我的主顧，我絕對不會出賣他們！」

三個蒙面人中的另一個又道：「那麼，你……你會殺我們！」

柳三的面色一沉，道：「爲了銀子之外，我决不爲別的理由殺人！」

那三人又互望了一眼，忽然一起向柳三行了一禮，齊聲道：「閣下眞是大名鼎鼎的殺手柳三，剛才大有冒犯，眞……是魯莽之極。」

柳三笑着，道：「沒有什麼，剛才你們講的話，還沒有講完，不妨講下去，請坐！」

直到他們雙方又講了幾句話，周見才緩過了一口氣來，剛才他們四人動手之際，動作之快，實在看得人心驚肉跳，周見心中在想，剛才那三個蒙面人，如果是攻向自己的話，那麼自己定已死在他們的短刀之下了！

那三個蒙面人又互望着，其中一個道：「不必坐了，我們剛才……說到白馬金劍朱武五十壽辰，就在後日，我們要他在這一日死！」

周見一聽到這裏，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白馬金劍朱武是何等樣的大人物，他是知道的。

而在那一刹那間，周見所想到的，是朱武的女兒，那令得他舌熱唇焦，不知所措的少女！而如今，這三個蒙面人，要白馬金劍，死在五十歲的生日上！

柳三皺起了眉，神色十分凝重，周見和他相處以來，從來也未見他的神色如此凝重過，他來回踱了幾步，道：「三位，我行事以來，一直未曾和我的主顧，直接見過面，這次你們不但照我的規矩辦事，而且還有了……的介紹信，我才破了例的。」

柳三在講話中，像是想及了一個人的名字，可是他的聲音，却變了十分模糊，是以周見沒有法子聽得清楚。

柳三頓了一頓，又道：「而我也從來未曾推辭過一件生意，這一次，眞是對不起了！」

那三個蒙面人怔一怔，一個壓低着聲音，道：「柳三爺，爲什麼？是因爲白馬金劍的武功太高，名氣太大？」

柳三冷笑一聲道：「名氣再大，武功再高的人，都曾成爲我手下的寃魂！」

那三個蒙面人齊聲道：「那爲什麼？」

柳三的手按在桌上，道：「時間，只有兩天時間，就算我做得到，你們也付不起代價！」

那三個蒙面人又齊聲道：「我們付得起！」

柳三瞪着那三個人，擠在胖臉的小眼，閃着貪

婪的光芒，他的聲音，也硬得像熊，他冷冷地說道：「你們的，可別說得太滿了，你們知道我需要多少？」

那三個人中的一個叫道：「多少都行！」

柳三又盯了他們一會，忽然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你們只不過出來找我，在你們的後面，另外有人在指使着，是不是？」

那三個人一起都笑了起來，一個道：「柳三爺，你對於主顧，是絕不問底細的。」

柳三點頭道：「自然，我要——」

他講到這裏，頓了一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在他的齒縫中，一字一停，道出了幾個字來：「十萬両金子！」

周見的身子，不由自主，向上跳了一跳，那三個蒙面人的身子，也爲之一震。

十萬両金子，這實在是一個能叫人聽了就感到頭昏目眩的數字。

但是那三個蒙面人在一震之後，還是立即道：「好，先付一半，另一半，事成之後再付。」

那人講完，唇際發出了一下尖利的口哨聲來，不一會，窗外遠遠地響起了同樣的一下口哨聲，那人再回了兩聲，過了不久，窗上傳來了「拍」地一聲響，柳三一翻手，手掌向窗口輕輕一推，只聽得「嘩」地一聲響，窗子竟被柳三的掌風，推得倒了下來。

周見直到這時，才知道柳三的武功，遠在他的想像之上，但是這時，他却不能多在這方面想下去，他望着窗外，只見人影一閃，一個人已躍進來。

那人身形佝僂，看來像是一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手中提着一隻老大的手提箱子，一進來，就將手提箱子，往桌上一放，那人一樣蒙着臉，放下了箱子之後，立時退到了一角。

柳三却向那人，狠命地盯了好一會，才道：「箱子裏是多少？」

那蒙面老者道：「五十萬両的銀票，全是老字號。」

柳三冷冷地道：「太少了，一両黃金，折五十両銀子，這一箱銀票，只不過十份中的一份。」

那蒙面老者直了直身子，望向那三個蒙面人，只見他的一雙眼睛之中，精芒隱射，看來十分駭人，那三個蒙面人苦笑着，道：「柳三爺要十萬両金子！」

蒙面老者嘆了口氣，說道：「好高的價錢！」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入懷，自懷中取出了一隻鹿皮袋來，又來到了桌前，拉開袋口，只聽得一陣聲響，自袋口跌出了十幾顆晶光四射的鑽石來，每一顆，肯定有手指甲般大小。

柳三一看到跌在桌面上的那些鑽石，眼也直了，周見也是一怔，他想起那種石頭，在他賣給了柳三的那隻翠玉獅子上，也有同樣精光四射的石頭。

蒙面老者點着，數了九顆，將其餘的放進了鹿皮袋中，道：「柳三爺，你是識貨人，自然知道這是大食國的國寶，這樣的金剛鑽，世所罕見，算你二十五萬両銀子一顆，你不會吃虧吧！」

柳三幾乎連聲音都變了，連聲道：「不吃虧，不吃虧，就這樣爲定！」

蒙面老者沉聲道：「記得，後天，我們要朱武血濺壽堂，死於非命！」

柳三呆呆地盯住了桌上的那些鑽石，像是根本未曾聽到那蒙面老者的話，周見直到此際，才說了一句話，道：「朱武死的時候，不一定流血！」

蒙面老者立時向周見望來，一面身子已在向窗外倒縱了出去，道：「死就行！」

那三個蒙面人，跟着蒙面老者，「颼颼颼」地竄出了窗口，去得極快，周見向前走了一步，柳三雙手一伸，蓋住桌上的那些鑽石，抬頭望着周見。

周見道：「原來你收人家的錢那麼高，這一回，自然是你一個人出手了。」

柳三道：「去，我們一起去！」

周見笑着，道：「我們一起去的話，怎麼個分法？」

柳三的雙手，仍然不肯離開桌面，他只是向羊皮箱子呶了呶嘴道：「這全是你的！」

周見的心也狂跳了起來，那些亮晶晶的石頭，他知道極其值錢，但是給了他，却一點用處也沒有，他根本無法將之換成銀子，比較起來，自然是那一箱銀票，實惠得多了！

柳三的雙手揑成了拳，將九顆鑽石抓在手中，然後，伸手入懷，等他放好了鑽石，他才鬆了一口氣，道：「小子，這下子，你可發財了，你要道知，多少闖蕩江湖一輩子，也不會有那麼多銀子！」

周見笑道：「算是我交運，遇到了財神。」

柳三來回踱了幾步，道：「可是，要不了朱武的命，我們也得不到什麼！」

周見霎了霎眼，道：「照我看，殺他不難，難的是我們如何脫身！」

柳三沒有說什麼，只是來回地踱着。

柳三踱了足足一夜，周見只是坐望着他。

早上，柳三才向周見點了點頭，兩人一起走出客店，到了杏花樓。雖然時間還早，杏花樓已然有不少食客在了，柳三和周見大模大樣的走了進去。

伙計上來招呼，柳三點了菜，問道：「白馬金劍的女兒，時時來？」

伙計笑了起來道：「白馬莊上，有六十多個大伙頭，可是朱姑娘就愛上我們這裏來。」

柳三道：「她愛吃什麼？」

伙計道：「有一味蜜炙金鯉唇，每餐必備。黃河的金鯉不多，每天得備上十尾方够，每尾，足要十両銀子！」

柳三一翻手，摸出一隻老大的金元寶來，道：「今日，杏花樓的金鯉我們全要了！」

伙計張大了口，看着柳三，又望着柳三手中的那金元寶，一句話也說不上來。柳三笑道：「就算朱姑娘生氣，也够你買幾十畝良田的了！」

那伙計手發着抖，伸手來接金元寶，柳三却一縮手，道：「你得把所有金鯉全拿來，要叫朱姑娘吃不着蜜炙金鯉唇，明白麼？」

那伙計連連點着頭，柳三拋起了手中的金元寶，伙計接着，轉身走了開去。不一會，兩個人抬着一隻大木桶，走了進來，桶中全是活躍活跳的金鯉魚，周見低聲道：「三爺，先從朱姑娘着手？」

柳三瞪着眼，點了點頭。

柳三又立卽道：「朱武五十大壽，賓客必多，防備也一定嚴，我們不能無原無故闖進去，認識了朱姑娘之後，就容易得多了！」

周見的心頭，又無原無故跳了起來，柳三「呵呵」笑着，道：「可便宜你了！」

周見臉上一紅，沒有出聲。

柳三的笑聲，突然停止，周見只見柳三的雙眼，瞇成了一道綫，却是精光四射，望定了自己，心中不禁一凜，忙挺了挺身子。

他和柳三認識以來，可以說從來也未曾在柳三的注視下，顯得如此侷促過，這時，他的心中不但亂，而且，還有點手足無措之感。

周見是知道那是爲了什麼，他也知道柳三爲什麼會那樣望着他，那是爲了白馬金劍的女兒！

柳三望了周見半响，道：「你若是能將普天下的女子，都當着是玉香院中的姑娘一樣，那就無往而不利，不然，只怕會有麻煩！」

柳三的話，說得雖然隱晦，但是周見却完全可以明白他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他有點不安地欠了欠身子，道：「還未曾想到手，總有點急切，到了手，自然不同了！」

柳三笑了起來，道：「但願如此！」

周見和柳三，都是絕頂聰明的人，他們的話，在旁人聽來，可能根本莫名所以，但是一個已經告誡了對方，另一個也是已經剖白了自己的心情！

過了片刻，酒菜紛紛奉了上來，兩人酒至半酣，忽然聽得外面吵了起來，先是「砰」地一聲巨响，接着又是「噹啷」一聲，像是砸爛了什麼東西，然後，便是一個女子高聲叫道：「混賬東西！」

那女子雖然聲音之中，充滿了盛怒，而且是在罵人，但是那美妙的聲音，仍然十分動聽。

接着，便是幾個人在低聲下氣的解釋，然後，又是那女子道：「在那裏？」

周見和柳三聽到這裏，便互望了一眼，只聽得一陣脚步聲，極快地來到了簾前，「嗤」地一聲，簾子被挑了開來，一個麗人滿面怒容，站在門前。

這時候，周見的心頭，怦怦亂跳着，昨天晚上，令他想了一夜的人兒，終於出現了！

那掀開簾來，站在簾外的麗人，披着白色精繡的披風，英姿颯爽，看得人着迷，這不是別人，正是武林大豪，白馬金劍的女兒朱小紅！

朱小紅才掀簾，就和周見打了一個照面，她的心中，也不禁一怔。昨天，她離開杏花樓的時候，曾看到周見的那輛馬車，心中對周見的印象，也很深刻。要知道這時的周見，和穿着破衣，淋着大雨時的周見，已不可同日而語的了，腰帶中有大叠的銀票，身上所穿是錦繡衣裳，誰看來還不是公子哥兒？

朱小紅在一怔之後，怒意稍斂，但是她還是伸手一指道：「是你們將黃河金鯉全包下了？」

周見望定了朱小紅，心頭亂跳，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柳三先一皺眉，在周見的腿上，輕輕的踢了一下，微欠了欠身道：「是啊，姑娘有何指教？請說。」

柳三的豪氣，更是非同凡响，朱小紅心中雖然發怒，却也不好無緣無故發作，只是沉聲道：「讓十尾與我，銀両雙倍算給你！」

柳三笑道：「我們都不希罕銀両，我們要齊集所有金鯉送人！」

朱小紅一怔道：「送給什麼人？」

柳三道：「白馬金劍朱大俠，寶誕在卽，我們有心慕名賀壽，想朱大俠交遍天下，什麼樣的壽禮沒有？唯有這黃河金鯉，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物事呀——」

柳三才講到這裏，朱小紅已然怒氣全消，笑了起來。美人薄怒，固然另有風韻，但是美人淺笑，更是風緻嫣然，看得周見如痴如醉。

柳三故作不知，續道：「所以，我們要集百尾金鯉，去送與朱大俠，作登門求見之階！」

朱小紅雖然是豪俠之後，家學淵源，武功也頗高，但是她究竟未曾在江湖上走動過，只知平日聽人奉承，將所有的事，全看得簡單不過，如何知道人心的險惡？柳三的話才一說完，她就道：「那就容易了，你們原是要將魚送給我父親的！」

柳三假作大驚，一再伸足，再踢了周見一脚，一面站了起來，周見也慌忙站起，柳三道：「姑娘，令尊是——」

朱小紅傲聲道：「家父就是白馬金劍！」

柳三呵呵笑了起來，道：「原來是那樣，朱姑娘要魚，請容在下作東道如何？」

朱小紅還未置可否間，周見叫道：「來人！」一個伙計應聲而入，周見向桌上一指，道：「快將這些全撤下去，另換最精緻的酒菜擺來，我們有貴客！」

朱小紅抿着嘴兒一笑，道：「我不是一個人來，總共有十個人，你們請了麼！」

周見笑道：「這開封府的人，全是朱姑娘帶來的，我們也請了！」

朱小紅聽周見說得有趣，正合了她大小姐脾氣，高興起來，道：「好，就打擾了你們這一餐！」

她轉過身去，向外面叫道：「你們快來，有人請我們白吃啦！」

一刹那間，又有八九個人，走了進來，有男有女，全是二十上下的年輕人，個個身上，都帶着兵刄，除了一個是昨天和朱小紅共上馬的年輕人之外，其餘皆未曾見過，不一會，通起名來，這些年輕人本身，沒有什麼大名頭，但是他們的父執輩，却全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這些年輕人，自然是隨着他的長輩，到洛陽城來，向白馬金劍作賀的了。

開始時，周見處在這些人之間，總覺得有點很不自然，但是看見各人，對他們似乎很尊敬，朱小紅對他，像是更感興趣，笑語如珠，直看得周見脚底發軟，飄飄然不知所以，他也漸漸習慣了起來。

這一餐酒飯，足足吃了兩個來時辰，朱小紅當席便道：「兩位何必住在客店之中，我們莊上有的是空屋子，有專人服侍，就請移駕！」

柳三笑道：「禮物未備，明日一早，定到貴莊來！」

一講起禮物，那些年輕人又在吹噓起來，一個說：「我師父送的那兩顆珍珠，萬金不易。」另一個道：「我父親的那一株老山參，稀世難求。」

互相炫耀着，柳三呵呵笑道：「朱姑娘，我與令尊，雖然素未謀面，但是久仰大名，我妄長幾歲，叫你一聲姪女，可見怪麼？」

朱小紅喝了幾杯酒，又被衆人捧鳳凰也似地奉承着，心中大樂，雙頰緋紅，看來更是艷麗無匹，道：「柳三叔太客氣了！」

柳三尤是高興，道：「賢姪女，見面無以爲贈，有兩顆大食國的鎭國之寶，供你姪女佩戴，倒也別緻。」

柳三說着，伸手入懷，就將昨晚蒙面人給他的鑽石，取了兩顆出來，放在朱小紅的面前。

這兩顆鑽石一出手，合衆盡皆靜了下來。別說晶光奪目的金剛鑽，自有一股攝人的力量，在座各人，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他們自然知道那是什麼，和它的價值如何。剛才吹噓過自己長輩所送禮物名貴的人，一時之間臉都紅了過來。因爲這時，柳三一出手，就是兩顆如此之大，光芒四射的金剛鑽，別人的禮物，如何還値得一提？

朱小紅在刹那之間，也張大了口，闔不攏來，臉上那一種驚喜欲絕的神情，更是動人，看得周見心癢難熬，恨不得立時將她摟在懷中，親熱一番。

這時，人人的視綫，都停在那兩顆光芒四射的金剛鑽上，也沒有人去注意周見望着朱小紅的那種眼色，朱小紅自己，更是不注意，她望着那兩顆價値連城的全剛鑽，只覺得耳際嗡嗡直响。

她知道這種寶石的價値，她還記得去年她隨着父親，到一個豪富家去作客，那豪富的女兒出來見客，頸上便用網絡着一顆金剛鑽，看得她又妒又慕，回來之後，吵着要她父親去買，却被父親斥了一頓，說是那樣的寶物，再也買不起。

她還記得，那富豪女兒的一粒，不過黃豆般大小，而如今這兩顆，却比之大得多！

朱小紅定定地望定了桌面，過了好久，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柳三以十分平靜的語氣道：「賢姪女，你還喜歡麼？」

朱小紅忍不住歡呼起來道：「太喜歡了！」

周見忙道：「也唯有朱姑娘這樣天仙也似的人物，才配佩戴這樣的寶物！」

在座還有幾個年輕女子，一時之間，盡皆花容失色，朱小紅緊揑了那兩顆金剛鑽在手瞥了周見一眼，滿心歡喜道：「周大哥，你是眞會說話！」

周見高興得比他自己得了寶物還要開心，柳三又說了一些如何分別金剛鑽好壞的知識，各人眞可以說得上是盡歡而散。回到了客店之中，柳三搓着手，道：「事情成了一半，明天看你的了！」

周見的心中，渾渾噩噩，幾乎全是朱小紅的倩影，聽得柳三如此說，他才陡地一怔，道：「明天，由我來下手？你……你……」

柳三道：「白馬金劍的武功極高，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也是習武之人，何況他是老江湖了，對我們如此殷勤求見，難免起了疑心！」

周見道：「我和你在一起，他疑心你，自然也會疑心我的，如何下手？」

柳三微微笑着，道：「你就不同了，適才在席間，各人談起武功時，你也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那

只好瞞瞞這些毛頭小伙子，在高手面前，你根本不會武功，却是無法隱瞞得過去！」

周見臉上一紅，柳三已接着道：「朱金劍既然能一眼就看出你不會武功，必然不加防備，我已替你想好了，你就假作是京中來的，天皇貴冑，似有意似無意透露幾句，當人家問起來時，又矢口否認，這樣，就更能使人堅信你是有來頭的人，是慕白馬金劍之名，來傾心結交的，那麼，朱武再也不會疑心了！」

周見用心聽着，等到柳三講完，他才笑了起來，摸着自己的臉，道：「我這樣子，像是龍子龍孫麼？」

柳三一瞪眼，道：「誰不是十月懷胎生的，王子和庶人，又有什麼不同？」

周見霍地站了起來，道：「說得是！」

柳三又道：「而且你的身份，越是神秘，我看你另外那件事，也越易上手！」

周見聽得心花怒放，這一晚，輾轉難眠，不知發了多少個夢，他實是再也想不到，在結識了柳三之後會有那麼多奇遇！

以他原來只不過是龍家莊的一個小馬伕而論，他現在所過的日子，簡直就像是在夢中一樣！

他知道，自己只有唯一的障碍，還未曾去掉而已，那障碍就是柳三！

可是，事情却十分微妙，柳三是他的障碍，他必需去掉柳三，才能不繼續爲人擺佈，然而他現在却又絕不能下手，因爲現在，他還離不了柳三！

第二天早上，周見醒來之後好久，還覺得有點精神恍惚，柳三帶着他，走遍了洛陽城中的珠寶古玩舖，買了四式壽禮，那是一株四尺來高的珊瑚樹，一座翡翠假山，一套景窰茶具，和一支紅毛西洋人進貢來，流落在民間的千里鏡。

這四式禮物的價值，自然不能和昨日那兩顆金剛鑽相比，但是相信白馬莊上，就算賀客如雲，所有的禮物之中，也沒有什麼可以比得上的了。

他們回到了客店，正是中午時分，只聽得客店外面，一陣喧鬧，一個彪形大漢，帶着十幾個從人，已拿着白馬金劍朱武的名帖來請柳三和周見，到白馬莊上去了！

柳三和周見也不客氣，由白馬莊的莊丁趕着馬車，一直駛出了西城。那白馬莊在洛陽城西不遠處，一條筆直的大道，直通到莊前，單看這時大道兩旁，參天古樹，已然顯得氣勢不凡。

到了莊門口，只見已站了好幾十人，朱小紅站在一個身高玉立，氣派非凡的中年人之旁，不問可知，那中年人就是白馬金劍朱武了！

而馬車離莊門還有十數丈遠近時，朱小紅身上所絡的那兩顆金剛鑽，在陽光之下，光華奪目，已經可見。

到了莊門上，柳三先下車，又轉身裝出十分恭敬之狀，將周見引下車來。

朱小紅先走過來，道：「兩位來了，這位就是家父！」

朱武也走了過來，只見他目光銳厲，先向柳三打量了片刻，又去看周見，當他看到了周見的時候，他畧爲怔了一怔。

正如柳三所料，白馬金劍，一眼就看出周見根本上不會武功！在刹那間，朱武的心中，不禁升起了陣陣疑惑，這年輕人，不會武功，和他在一起的胖子，分明內外功均有極高的造詣，據弟子，女兒昨天回來說，他們兩人，叔姪相稱，但現在看來，老的對少的，反而處處顯得十分恭敬，他一想及此，心頭不禁亂跳了起來，要知道一出手就是如此濶綽的人，本就少見。

再加上那樣的寶物，決非民間人所能有的，朱武心中一起疑，立時便想到，這自稱姓周的年輕人，一定有極不尋常的來歷！

朱武望着周見，神色不定，柳三看在眼中，大爲高興，他心中暗道：事情已成了一大半了！

當下，柳三命各人抬下禮物來，周見和朱武寒暄着，道：「從京城中輕裝下來——」

他才講了一句，柳三說道：「賢姪——」

他叫了一聲，又向周見忙使眼色，周見也裝成了失言，忙改口道：「一路上未曾帶得什麼，這些全是在洛陽買的，望朱大俠勿嫌菲薄！」

這種情景，看在朱武的眼中，益發令得他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本來，朱武老於江湖，要騙服他，也決計不是容易之事。

可是朱武雖然富甲一方，像柳三和周見那樣的豪濶法，他却從來也未曾見過。

這時，他心中以爲自己所料不錯，就算在一旁，有人告訴他，說是這兩個人來意不善，是爲了取他的性命而來，他也定是不會相信的了！

許多前來賀壽的賓客，隨着一起來到了白馬莊宏麗的大堂之中。

周見更是樂不可支，因爲朱小紅一直就在他的身邊！

進了大堂，朱武向柳三和周見，一一介紹四面八方來賀壽的豪傑之士，周見有朱小紅在旁，一時之間，那裏記得了這麼多人？

白馬莊上，昨天朱小紅一回來，就準備迎接貴賓，打掃一個院子，朱小紅又帶着周見，在莊上到

處走着。

「直到了申牌時分，才見白馬莊的總管，匆匆馳了上來，道：「小姐，莊主在找你！」

朱小紅一副老大不願意的神氣，跟着總管，走了開去。

走了好幾步，仍然回眸一笑，這一笑，令得周見呆若木鷄地站着，半晌移不了一步子！

朱小紅來到了內院，直來到了她父親的書齋之中，只見她父親背負雙手，來回踱步，神色像是十分凝重。

朱小紅笑嘻嘻地叫了一聲，道：「爹！」

朱武轉過身來，道：「小紅，你和那姓周的在一起，可曾套問出他是什麼、麼？」

朱小紅噘起了嘴，道：「爹，這是什麼話，人家身上摸出來的東西，就值得一座白馬莊，難道還要盤問底細，怕人家來謀我們麼？」

朱武也不禁笑了起來，說道：「自然不是這意思，這兩人，老的武功極高，見識廣博，少的却全然不會武功，如果問起來歷時，又支吾其詞，當我們在大堂中閒談時，那姓柳的坐立不安，頻頻問人問那姓周的在何處，看來他竟是保護那姓周的少年的！」

朱小紅玩弄着網絡中的那顆金剛鑽，說道：「那又怎樣？」

朱武頓足道：「你什麼也不懂，事情還不明白嗎？我看那身懷絕技的柳胖子，是大內高手。」

朱小紅陡地吃了一驚，失聲道：「什麼？柳大叔是大內高手，那麼周大哥他——」

朱武急道：「噤聲，大呼小叫作什麼，周見自然是假名，我看他這年紀，這等來頭，多半是當今天子之後，天皇貴冑——」

朱小紅心頭怦怦亂跳，壓低了聲音，道：「爹，你……你說他，是王子？」

朱武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如此想，眞情如何，還不可知。柳胖子口口聲聲，說是慕我名而來，那自然是眞的了！」

朱小紅道：「或許王子是爲我而來的！」

朱小紅和周見在一起，周見的那種失魂落魄的神態，她焉有感覺不到之理，是以她脫口說了那樣一句話，等到話說出了口，她才想到，女孩兒家，怎可以如此說？是以立時又羞得紅起了臉，低下了頭。

朱武望着女兒道：「總之，你好好待他們，切不可怠慢，你的驕橫脾氣，可得收一收！」

朱小紅翹起了嘴，道：「爹，我什麼時候驕橫來了？」

朱武笑起來，道：「好了，你自管自去吧！」

朱小紅轉身走了出來，她芳心也如同小鹿亂撞一樣。她再也未曾想到，周見可能是一個王子！而如果周見眞是王子的話……。

朱小紅一想到這樣，不由自主，伸手扶住了一株樹，她有一股要暈眩的感覺。

從十六歲起，朱小紅的艷麗，便令得每一個看到她的人，覺得震驚，從十七歲起，不知多少世家子弟，武林豪俠，借故和朱小紅親近，白馬金劍的幾個徒弟，暗中爲了朱小紅不知打了多少次的架。

然而朱小紅的眼中，所有的男人全是泥，她知道自己高於一切，根本不必將對她獻殷勤，唯命是聽的男人，放在眼中。

可是，如果是一個王子，却是無論如何，和所有的人都不同的。

白馬莊在洛陽，算是很出名的莊子了，洛陽也算是一個眞正的大地方，可是當朱小紅聽得從京師來的人，講起天子脚下的繁華事，講起巍峨華麗的皇室，講起帝王家的排場來，都還是令她心焉嚮往之，覺得自己所住的地方，實在不値得一提。

但是京師在她的想像之中，畢竟太遙遠了，她再也想不到，自己會有朝一日，能和一個來自京師深宮，如此尊貴的人物在一起！

朱小紅定了定神，周見對她傾倒，這一點，她早已覺察到了。

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情，而她，也決定了在這個尊貴的神秘的年輕人之下軟化！

朱小紅心頭怦怦跳着，加快了脚步，向她自己的住所走去。

另一面，在朱小紅走了之後，周見呆立了半晌，他究竟有點心虛，陡地想起，朱武突然將女兒叫了去，是不是已經看出自己的破綻來了呢？

一想起了這一點，周見的背脊上，不禁直冒冷汗。

如今身處在白馬莊之中，如果被白馬金劍瞧出了什麼蹊蹺來，那麼就算柳三的武功再高，也難以走得脫，何況眞到了緊急關頭，柳三也決不會顧及自己！

在周見的身後，有兩個白馬莊頗有地位的管家跟着，這時周見的心中發起虛來，倒像是這兩個人，處處都在監視着自己一樣。

他故作鎭定，向前走着，走到了大堂之上，只見柳三正和一干武林高手，在高談濶論，圍住柳三的人，臉上均有欽慕之色。

周見來到了柳三的身邊，向柳三使了一個眼色，柳三托故走了出來，兩人來到無人處，柳三才道：「你神色慌張，什麼事？」

周見吃了一驚，他內心慌張，但是他自以爲已經在面上十分鎭定的了，却不料還是被柳三看了出來。他忙道：「我好端端和小紅在一起，朱武突然叫了她去，莫不是我們露了馬脚？」

柳三笑道：「你放心，朱武已以爲我是大內高手，不斷用話套我，都叫我閃爍其詞，支吾了過去，他找他女兒，一定是想在你那裏探點消息。好小子，你走運了，沒有那個女人，會拒絕王子的！」

柳三說着，伸手在周見的肩頭上拍了幾下，周見將信將疑。這時，白馬莊的侍從，又跟了過來，柳三又回到了大堂中，假說被傳，來到了朱武爲他們準備的房子中，獨自坐着發怔。

在白馬莊裏，和在玉香院中，全然不同，在玉香院應該如何生活，周見是完全學會了。可是，在白馬莊中，應該如何呢？

他呆坐了半晌，當然給他想通了：不論在那裏，銀子總是有人要的！

他大聲叫道：「來人！」

在門外侍候的人，一起答應着。

立時有兩個人，走了進來，垂手而立。周見望着他們道：「因爲我來，倒叫你們辛苦了？」

那兩人忙道：「接待貴賓，份所當然！」

周見續道：「這院子裏，共有多少人當差？」

那兩人中的一個人道：「一共十二個。」

周見道：「相煩一起叫了來，我有些話說！」

那兩個人答應着，走了開去，不一會，十二個人都來了，其中還有兩個老媽子，一齊恭恭敬敬，站在周見的面前，一個是管家，站得最近，周見向他招了招手，那管家走了過來，周見自腰帶之中，抽出了一張銀票來，票額是三萬両，他將那銀票，在桌上一放，說道：「這裏是三萬両，相煩你分一分。」

那管家嚇了一大跳，張大了口，說不上話來，周見却帶着微笑，就在不多久以前，別說三萬両銀子，就算是三十両，也足以使得他自己的神情，比這時的管家，更難以形容。

但是現在，他一出手三萬両銀子，就像是在打發三文小錢一樣。

他道：「你們十二個人，在我住的院子服侍，每人得一千両，其餘的，替我均分給莊中的僕役，不論管家馬廝，人人皆有！」

那管家聽到這裏，已然知道自己不是在發夢，是眞正地遇上了財神爺爺！可是他却雙手亂搖，道：「這……這得請示莊主，才敢接受。」

周見笑道：「是我給下人的賞賜，難道朱莊主還不准麼？快拿去，到洛陽城中，那一家銀號，都能換出白花花的銀子來！」

那管家接過了手，突然雙腿一曲，跪了下來，後面十一個僕役，也一起跪下，千恩萬謝，周見只是略一揮手，命他們離去。

那管家帶着人退了出去之後，那消頃刻，消息早已傳遍了整個白馬莊，只聽得院子之外，上下僕役，由總管帶着，一起前來叩頭，將周見請了出去，只見滿院子全是人。總管向周見打着躬，道：「謝少爺的賞！」

周見心中大樂，道：「照人頭算來，每人可分多少？」

總管恭恭敬敬地道：「每人可分二十餘両！」

周見點了點頭，道：「原來莊中雜工這麼多，我倒少給了，每人俱得有兩百両銀子才是，不然別人笑我出手太少。」

他一面說，一面又取出了兩張銀票來，共是十萬両，遞過去，道：「有多的你就留着來化吧！」

周見說話之際，人人屏氣靜息，等他講完，刹時之間，歡聲雷動。

消息立時傳到了大堂之中，朱武笑着問柳三道：「令姪好闊氣，一出手就賞下人十萬両銀子。」

柳三微笑着道：「他從小就是錦衣玉食的人，那裏又知道銀両有什麼用處？」

朱武的心中，又是一動，暗忖普天之下，除了自小就住在深宮中的人之外，就算是豪富，那裏又有不知道銀子用處的人？

他忙又道：「如此說來，令姪他——」

柳三道：「說他是不見世面也可，說他學識超天下也可，陪他讀書的，多是飽學之士！」

白馬金劍朱武陡地吸了一口氣，心中想，自己還是不要再問下去了，再問下去，不但對方難以回答，如果對方明說了，自己反有諸多不便之處！反正只要將他招呼妥當了，他回到宮裏，還會沒有自己的好處麼？不過，總也得提一提才好。

是以，他微笑道：「自然，自然，這是看得出來的。朱某在武林上雖然薄有名聲，可是却世代布衣，難以榮宗耀祖！」

柳三聽了，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但是他是何等老奸巨猾之人？只是含糊說了一句，道：「那還不容易！」

就是這句話，令得朱武心花怒放，喜上眉梢！

× × ×

朱小紅離開她的閨房時，連得她近身的婢女，也不禁呆了一呆。

她已經刻意地打扮過，而且換了新裝，穿了一襲淺藍的紗裙，輕輕盈盈走了出來，眞叫人疑心是天仙下了凡塵。

幾個婢女立時迎了上去，吱吱喳喳，向朱小紅說她們每人都得兩百両銀子的賞，是周大爺賞的。

朱小紅呆了半晌，她也聽得來往白馬莊的人，說起過許多武林大豪出手豪闊之事，有幾件事，也足以令得她欣慕的。

但是，周見的出手，不但是令得她欽羨，而且令得她驚呆。

試想想，如果不是富可敵國的人，誰出手有這麼闊綽？

她呆了片刻，嬌聲叱道：「別小家子氣了，在周公子看來，十萬八萬銀子，算得了什麼！」

一個婢女問道：「小姐，這位周公子究竟是幹什麼的啊，總不成他家中有金山銀山！」

朱小紅笑了起來，她笑得那麼甜，眞是打從心底深處一直甜出來的，她自然不會講出周見是什麼身份，這也正是使她感到高傲和興奮的原因。

周見是一個王子！天下有的是美貌的女孩子，可是能有幾個，可以有機會和王子在一起？

朱小紅一想到這裏，心頭如同小鹿亂撞，俏臉之上，也不禁泛起了一片緋紅。

她是出了名的美女，在她面前獻殷勤的男人，不知有多少，可是現在，她却要憑藉她自己的美貌，去打動一個王子的心，將他攫住。

她知道，只要她肯遷就，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可以抵抗這種誘惑，當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全身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但是，她是興奮無比的，她緩緩吸了一口氣，道：「周公子在哪裏？」

一個婢女道：「就在那院子裏，小姐，可要我們帶路？」

朱小紅嗔道：「不必了，我難道不認識？」

朱小紅衣袖飄飄，向前走去。從她的閨房，到周見的那個院子，是有一段路程，在她經過的地方，幾乎每一個男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直着眼望定了她。

但是朱小紅却什麼人也不望，這時，在她的心目之中，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她以爲可以使得到女孩子最高榮耀的周見。

越是走近周見所住的那個院子，她的心跳便越是加劇，她的臉也越來越紅。

她早已知道男女之間的事情了，然而她却沒有試過。當她想到自己在見到了周見之後，必然會發生的事時，她在興奮之中，多少有點心慌，她感到自己的雙腿有點發軟，那種全身酸軟的感覺，使人有說不出來的難過，又有說不出來的舒服。她只記得，有一次，她的師哥，忽然捉住了她的手的時候，她就有這樣的感覺，當時，她及時摔脫手，而在她師哥的手，撫摸着她手背之際，她才陡地轉開身，走開去。

這可以說是她和男人最接近的一次，但現在，她見到了周見……

朱小紅越是想，心中越是慌亂，她已經走進了院子。

進了走廊，在那時候，她的雙腿在微微發抖，扶住了欄杆，幾乎再難向前進步。

而就在這時候，周見突然出現了。

周見就出現在走廊的另一端，離她約有兩三丈。朱小紅看得很清楚，周見一見到了她，便陡地一呆，接着，便急急向前走了幾步，又是一呆，然後，才又向前走了過來，一直來到她的面前。

周見雖然一身華服，可是這時，他臉上的神情，却完全像是一個傻子。

這樣傻子一樣的神情，朱小紅這樣的美女，自然看得多了，所以她知道這時該怎麼做，她抿着嘴兒，發出了淺淺地一笑。

朱小紅是一個美麗之極的姑娘，可是在她的一生之中，再也沒有比現在這一刻，更美麗動人過，這時，她的雙頰是通紅的，那種艷紅，自她雪白嬌嫩的肌膚之中，直透了出來，她的雙眼是水汪汪地，看來使人銷魂蝕魄，再加上她的氣息急促，胸脯在起伏着，那麼飽滿的胸脯，周見不由自主，緊緊咬住了牙。

過了良久，朱小紅才低聲道：「周大哥，不，……不請我進去坐坐？」

周見如同大夢初醒，忙道：「是！是！」

他一面說着「是」字，一面雙脚却仍然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動，朱小紅又是一笑。

輕移蓮步，向前走了出去，她是故意直對着周見走了過去的，直來到了周見的身前，才微微一側身。

她在向周見一走過來時，那一陣沁人心肺的香風，已令得周見幾乎昏了過去，再加上她一側身時，柔軟飽滿的胸脯，在周見的身上，似有意，似無意，輕輕碰了一下，周見只感到如同觸了電一樣，周身酥麻，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低嘆聲來。

而朱小紅在周見的身邊走了過去之後，又回眸一笑，媚眼如絲，周見在玉香院中，雖然已風流快活過，但是朱小紅是武功極高的大俠之女，那滋味兒自然又大不相同，一時之間，心癢難熬，疾伸出手去。

但當他伸出手去之際，朱小紅却是「格格」一聲嬌笑，翩然逸了開去。

周見急急跟在後面，轉眼之間，兩人便到了周

見的臥房之中。

白馬莊上的院子，雖然不如玉香院中那樣豪華，但是為了迎接周見那樣的貴賓，卻也曾刻意佈置，絲簾薰香，雖然在大暑天，也不覺得怎麼熱。

朱小紅進了房間，微微喘着氣，背對着周見，道：「這裏，你還滿意麼？」

周見慢慢走過去，直來到了朱小紅的身後，兩人的身子，幾乎是可以碰在一起了，但朱小紅並沒有閃避，周見的胆子，也立時大了起來，他低聲道：「本來，總覺得少了什麼，可是你一來，這裏就是人間仙境了！」

朱小紅這時，竟覺得心頭怦怦亂跳，也可能是因為她自己感到熱，還是因為周見站得她如此之近，身上的熱傳了過來，她已經知道什麼事將要發生了，不論發生什麼事，在她來說都是心甘情願的。

然而她究竟是一個黃花閨女，這時心跳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

周見說了那一句話，雙手輕輕一伸，便環抱住了朱小紅的纖腰，朱小紅「嚶」地一聲呻吟，整個人柔若無骨地向後靠去。

她整個人靠在周見的身上，頭向後仰，斜倚在周見的肩上，雙頰酡紅，氣息微喘，星眸緊閉，長長的眼睫毛，卻不斷抖動着。

周見的懷中擁着一個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心兒突突地跳，身上像是火燒一樣，他還唯恐唐突了美人，想要說幾句話，可是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陡然之間，他想起了柳三的話，柳三曾告訴他說：你只要將她當作玉香院的姑娘一樣，就無往而不利了！

試想，以朱小紅的身份之尊，她如果會嗔怪的話，怎會讓你將她擁在懷中。

而她既然肯讓你擁在懷中了，還有什麼不可以的？

一想到這一點，周見的胆子，頓時大了起來。

他一面俯下頭去吻，先在朱小紅的粉頰之上，親了一下，朱小紅的面頰，竟是其熱如火，她也只是發出了另一下嬌喘聲，仍是緊閉着眼，一動也不動。

周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摟住了朱小紅纖腰的手，漸漸向上移，伸進了紗衣，伸進了肚兜的絲帶，當他的手，終於握住了朱小紅的胸脯時，朱小紅的身子，發起抖來。

她喘息着，道：「周大哥……我……」

她的聲音也發抖，雙眼閉得更緊。

朱小紅想說，她的身體，從來也沒有與一個男人撞觸摸過，但是這時，她已經全身發軟，周見的手指，只不過輕輕地搓揉着，在朱小紅而言，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雷電在通過她的身子，她實在無法將自己要說的話表達出來，她完全變得迷糊了。

就在她覺得迷迷糊糊之際，她覺出自己已經被周見抱了起來。她雙眼閉得更緊，氣息也更急促，她覺出自己已被放在床上。

她心跳得更劇，她沒有勇氣睜開眼來，等到周見的身子壓上來時，她只知道緊緊地抱住了周見，那是一個男人的身體，那麼結實，那麼強壯。然後，她呻吟起來，在她的長睫毛下，閃出了兩顆淚珠兒。

朱小紅絕不是因為悲傷而閃出淚珠來的，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流淚，或許是因為興奮，或許是因為緊張，或許是因為那異特的感覺，或許是因為在那一剎間，她已不再是黃花閨女。

她一閉着眼，喘着氣，直到她覺出周見灼熱的唇，吻在她的眼上，她才微微睜開眼來。

而當她睜開眼來的時候，她的眼紅得像火燒一樣。

周見也喘息着，低聲叫道：「小紅！」

朱小紅發出「嗯」地一聲，她的頭髮亂了，然而頭髮亂了之後，卻更增風韻。

周見在她的耳際，又低聲道：「小紅，奇妙不，我們兩個人，是一個人！」

朱小紅將周見抱得更緊，緊緊地貼在周見的身上。這時她反倒舒了一口氣。

她意料中的事已經發生了，在未曾發生的緊張恐懼已然消失，她用嬌媚銷魂蝕骨的聲音道：「我……我是你的人了！」

周見喘息着，道：「我的女人！」

朱小紅微微點着頭，周見望着朱小紅，幾乎難以相信那是事實。

然而，那的確是事實，溫香軟玉，在她的懷抱之中，那麼美艷的女孩子，在他的懷中！

× × ×

朱小紅當晚就沒有離開這院子。

白馬莊中，沒有人說一句閒話，莊裏的人，上上下下，反倒每個人都現出十分興奮的神色來。

柳三在院子外轉了一轉，知道朱小紅來了，還沒有離去，他也不進院子來，又去和朱武吃酒，傾談。朱武更興奮得連講話也有點語無倫次了。

第二天早上，朱小紅在朝陽之下，粉頸低垂，坐在周見的房間中，周見坐在她的身後。

朱小紅頓着足嘟着唇，道：「你叫我今天，怎麼出去見人？」

周見在她的粉頸上低嗅着，道：「怕什麼，你是莊主的女兒，誰敢講你半句是非！」

朱小紅突然半轉身，握住了周見的手，嬌聲道：「帶我回京去！」

周見笑了起來，在半裸的朱小紅身上，輕輕撫摸着，道：「回京有什麼好，就在這裏。要叫府中的人知道朱家的姑娘，有一個什麼樣的男人呢！」

朱小紅吸了一口氣，點點頭道：「你準備怎麼樣？」

周見將朱小紅摟在懷裏道：「將整個白馬莊翻造過，所有的屋子頂，全用金子來蓋，讓陽光照在上面，幾十里外都能瞧得見，而黃金屋頂之下，就住着絕世美人，我的朱小紅！」

周見的話，簡直像是醇酒一樣，令得朱小紅醉酡酡地，周見還想說些什麼，只聽得院子之中，傳來了柳三的聲音，叫道：「賢姪！」

周見畧怔了一怔，朱小紅羞得滿臉通紅，忙推開周見，道：「你快出去，怎能讓他進來？」

周見披好了外衣，走了出去，只見柳三背負着雙手，站在假山前，周見來到了他的身後，他也不轉過身來，只是低聲道：「怎麼樣？」

周見只是長長地噓了一下，要他形容昨晚和朱小紅的那一夜繾綣，他實在是不知從何說起，那正是甜蜜快樂得難以形容的回憶！

柳三笑了起來，道：「可是你別忘了，今天是我們下手的日子！」

周見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實是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今日是白馬金劍朱武的生日了。那些蒙面人，要的是今天取朱武的性命。

而在殺了朱武之後，他們最要緊的，就是立即離開白馬莊。而一離開白馬莊，自然再也見不着朱小紅了！

想起朱小紅婉囀的嬌吟，憶起朱小紅如玉似的身體，想起朱小紅艷麗絕倫的臉龐，周見實在有點捨不得。他低聲道：「遲幾天不行麼？」

柳三陡地轉過身來，柳三一直是笑瞇瞇地，可是這時，他卻鐵青着臉，自他眼中射出來的光芒，簡直就像是兩柄利刃一樣，令得周見遍體生寒，不由自主，向後疾退出了兩步。

柳三將聲音壓得十分低，可是他所說的每一個字，都硬得絕沒有反駁的餘地，他道：「別忘記你是幹什麼的，那女孩你已經得了手，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你想死在白馬莊上，還是留着命，再在別的女人身上找快活？」

柳三說着話，周見便一直打着冷戰。等到柳三說完了，他低着頭，一聲不出。

柳三的語氣，稍為緩和了一些，道：「我已想好了，我去叫朱武到這裏見你，等他來了，朱小紅定會怕羞逃開去，你便向他行禮，你根本不會武功，他早已看出來了，一定不加提防，你知道該如何下手的了？記得，你在他心目中，是當今王子，切不可行大禮！」

柳三的話，周見全聽了進去，他抬起頭來，不禁又噓了一聲。

柳三伸手，在他肩頭上拍了一拍，說道：「不錯，朱小紅是你碰到過的女人中最迷人的，但是你以後一定還會碰到比她更迷人的女人，你要知道，留着命，有銀子，就一定有快活，要當我這一行，就得將自己當作的是石頭，不是人。」周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更感到遍體生涼。

柳三的說話說得太透徹了，他現在已經踏進了一個只有前進，沒有退縮的窄巷。他只能繼續向前去，不能將自己當人，是將自己當石頭。雖然他對朱小紅的依戀難捨，未必是對朱小紅有什麼感情，只是迷戀於朱小紅那麼艷嬌白嫩的身體。但是，連這點依戀也不能有，一定要將自己當作石頭一樣。

周見忽然感到，自己這樣下去，究竟是快樂多呢，還是痛苦多？

但是，他沒有答案，他的心中十分亂，亂得不容許他有什麼答案。

柳三又道：「聽到了沒有？」

周見點了點頭，在他點頭的時候，他一點表情也沒有，眞像是石頭一樣。

柳三轉身向外走去，周見又呆立了一回，才回到了屋中，朱小紅已穿好了衣服，周見見了她，就呆了一呆，道：「莊主要來了！」

朱小紅立時以雙手掩住了臉，頓着足，道：「我不見人，什麼人也不見！」

周見將朱小紅的手拉了下來，道：「小紅，自己的爹，怕什麼？你以為你昨晚留在這裏，他不知道？」

朱小紅扭着身，道：「你……你將我……不，我什麼人也不見！」

周見微笑着，道：「好，那你就躲在房中別出來，我在外間見他！」

朱小紅紅着臉，點了點頭，周見捧住了她的臉孔，望了她好一會，深深地吻着她，朱小紅偎依在周見的懷中，柔順得像小綿羊一樣。

周見心中暗嘆了一聲，他在想，人和人之間，如果能夠知道對方是在想些什麼的話，那實在是太可怕了，朱小紅這時，怎能知道不久之後，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情？

院子外，已有人聲，馬聲，和脚步聲傳了過來，朱小紅轉過身，躲到了帳後，又偷偷露出半邊臉

來，向朱武笑了一笑。

周見呆了片刻，才轉身向外走去。

白馬金劍朱武一淸早，就在大堂之上，接受各方賓客的祝賀，直到這時，他才有說有笑，來見他心目中認爲最重要的人。

柳三是陪着他一起來的，但是柳三却在門口站定了脚步，笑道：「莊主，我看還是你一個人進去的好，我怕我那賢姪，會面皮薄，掛不住！」

朱武呵呵笑着，大踏步走了進來。

當他走進來的時候，周見已經是衣冠楚楚，在等着他了，朱武當然不會留意到周見的袖子中，藏着那一柄鋒利之極的七首。

周見一見了朱武，心中也不禁十分緊張，那正好形成他一種尷尬的神色。朱武反倒笑了起來。

朱武道：「周公子，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周見忙道：「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一禮！」

他一面說，一面向他作下揖去。

朱武笑得闔不攏口來，一見到周見行禮，忙道：「不必多禮，我——」

他一句話，才講了一半，陡然之間，只覺得腹下一凉，周見手中的那一柄七首，就在那一剎間，送進了他的小腹，直沒至柄。

朱武覺出小腹上一凉，已經知道有了意外，可是一時之間，他還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陡地向後退出了一步，低頭一看，只見自己的小腹之上，挿着一柄七首，血順着七首的柄，在向下滴。

由於剛才突然之間發生了變故，實在來得太意外了，是以他根本未曾感到疼痛，直到此際，他看見自己的小腹，已被一柄七首，刺得直沒至柄，陡然之間，疼得像是雷殛一樣，遍佈了他的全身。

周見一七首刺了出去，心頭嚇得怦怦亂跳，他也立時間後退出了好幾步，要扶住了一張茶几，才能站得穩身子。他刺出的那一七首之際，因爲力道極大，整柄七首，都已經送進了朱武的體內，可是朱武居然仍然站着，並不跌倒，那實在是使周見駭然之極！

剎那之間，豆大的汗珠，自周見的面上沁出來，不住地向下淌着。

朱武非但不跌倒，當他才一看到自己的小腹上挿着一柄七首之際，他曾痛苦地彎下腰來。可是接着，他竟又漸漸挺直了身子。

周見一看到朱武挺直身子，不禁嚇得呆了，陡地發出一下驚呼聲來。

也就在他發出驚呼聲之際，只見朱武雙手揚起，十隻手指，發出格格的聲響，身形聳動，眼看就要向周見撲了過來。

而周見在這時候，雙腿發軟，能够站着，已是不大容易，如何能移動分毫？

他的心中實在太驚駭了，以致他還想再叫一聲，可是却再也發不出聲音來。

而就在這時，只聽得「砰」地一聲响，整扇門都開了起來，柳三身形如風，疾閃了進來。

柳三的身子雖然肥胖，可是他身法之快，實是難以形容，朱武的十指向前挿來之勢，也算是快了，可是柳三還是早趕到了一步。

柳三手起掌落，「拍」地一掌，擊在朱武的背後，朱武一張口，一大口鮮血，噴了周見一頭一臉，柳三身形一轉，手指疾出，又在剎那間，連點了朱武身上，四處死穴，朱武連身都未動，便自跌倒在地。

柳三吸了一口氣，一伸手，抓住了周見的手，向外便走，可是他們兩人，只走了兩步，只見朱小紅已經從裏面走了出來。

朱小紅是聽到了外面的聲响才走出來的，而且她一出來之後，看到了外面的情形時，她陡地呆住了。

在經過了昨夜一夜之後，朱小紅整個人，都沉浸在一個美妙之極的夢幻之中，是以她一看到父親倒在血泊之中，柳三拉着周見，正要離去，一時之間，腦筋實在轉不過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柳三一看到朱小紅走來，一抖手，「嗤嗤嗤」三聲响，自他的衣袖之中，射出了三支七寸來長，精光閃閃的尖梭來。

那三柄尖梭，直射向朱小紅，朱小紅還只是呆若木鷄也似地站着，全然不知趨避，反倒是周見，陡地抽了一口凉氣，發出一下極其怪異的聲响來。

這一切，全是同時間發生的事，周見的喉間，才一發出了那下奇異的聲音，那三枚尖梭，已經齊齊射在朱小紅的心口！

朱小紅的身子陡地向上一挺，她反手抓住了門旁的簾子，一隻手揚了起來，指住了朱見，口唇抖動，像是要想說什麼。但是，不論她想說的話是不是說出了口，周見都是聽不到的了，因爲柳三一反身射出了那三枚尖梭，身子立時又向外掠去，他一直拉着周見的手，周見被他拉得去了院子之中，柳三喘着氣，道：「快抹臉上的血！」

周見的整個人，都像是麻木了，起先是由於過度的恐懼，因爲他未曾一下子就刺死朱武，接着，是朱小紅的死在柳三之手，使他感到了極度的震驚，這時，他就像是一個木頭人一樣，柳三叫他抹去臉上的血，他就舉起袖來，在臉上一陣亂抹。

柳三一到了院子中，身形便向上拔起，直掠出了圍牆，幸而沒有人看到，柳三拉着周見，直來到

了白馬莊的圍牆之旁，才略停了一停，接着，身子拔起，出了牆，攀過了牆外的闊溝，一口氣間又向前奔出了六七里，才停了下來。

雖然以柳三的武功之高，在停下來的時候，也已經氣喘如牛！

而周見更是全身都被汗濕得如同在水中浸過一樣。

柳三一面喘着氣，一面道：「若是我第一次見你殺人出手如此之笨，必然不會找你！」

周見張大了口，吶吶地說道：「我……我……我……。」

他一連說了幾個「我」字，却難於再講得下去，柳三道：「好了，我們總算走出來了！」

周見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道：「小紅死了，你殺死了她！」

柳三乍一聽見周見忽然那樣哭叫了起來，不禁呆了一呆，但是他隨卽揚起手來，「叭」地一掌，摑在周見的臉上，那一掌的力道，委實不輕，周見的身子一側，「砰」地跌倒在地，半邊臉上，也立時腫了起來。

周見倒在地上，却再也不再叫，也不再哭了，他只是望着柳三，柳三一臉胖肉却在發抖，道：「你幹什麼？你是小娃子？你是殺手，一個爲銀子殺人的殺手！」

周見仍望着柳三，他一動也不動，甚至連眼珠也不轉動一下，過了好久，他才慢慢撐着身子，過了好久，站了起來。

柳三道：「這一次，我們兩人都露了臉，非逃出五百里去不可，快走！」

周見低着頭，慢慢向前走去，柳三追上了他，喝道：「快奔，快奔！」

周見拔脚向前奔去，兩人又奔出了十來里，才停了下來，只聽得大路之上，傳來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他們忙在草叢中伏了下來，眼看大路上，十幾騎疾馳而過，馬上的人，全是滿臉怒容，兩人都看得很淸楚，馳在最前面的一個，正是朱武的大弟子。

毫無疑問，那是白馬莊中的事已然發作了。

柳三等這十多人馳了過去，才低聲道：「看到了沒有，白馬莊上，數百高手，一定正在分頭追我們。」

周見仍然低着頭，道：「我們只顧逃走，還有那一半金子，就不要了麼？」

柳三陰森地笑了起來，道：「我已知道那三個蒙面人是誰，他們就算欠閻王老子的錢，也不敢賴我的，走！」

他們兩人轉過身，在野草中間處竄去，只揀小路亂走，一聽到有人聲，便立時伏了下來。

他們一直走到了黑夜，來到了大河邊上，算算這一日，少說也走出了七八十里，白馬莊中派出來追緝的人雖然多，他們也逃過去了。

柳三到了河邊，沿河而上，又走出了里許，望着滔滔河水，忽然嘆了一聲，道：「我究竟老了，幹了一輩子，從來也未曾像今次這樣狼狽過！」

周見望着河水，一抬脚，將一塊石頭，踢進了河中，道：「這還算是狼狽？能够逃得出來，已經不容易，而且這單買賣，收入如此之多！」

柳三搖着頭，道：「這的確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一個人而得到那麼多的報酬，但這也是我最後一次殺人了。」

周見本來是望着河水的，可是一聽得柳三那樣說，他陡地轉過了頭來，道：「你說什麼？」

柳三的胖臉之上全是汗，他一面伸手抹汗，一面道：「我收山了！」

周見像是胸口忽然被人打了一拳一樣，直跳了起來，爲了金銀而殺人，那是周見以前想也未曾想到過的事。但是如今他正嘗到無窮樂趣的事，柳三忽然說要收山了，那麼，也就是說，他的一切要結束了？

雖然這時，在他的腰際之中，還有着許多銀票，但是他已經學會了將銀子當水一樣的化用，那些銀兩，絕不够他化上一年半載！

那也就是說，這一切全要結束了？

周見望着柳三，雖然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柳三早已知道他的心意，柳三伸手，在周見的肩頭上，輕輕拍了兩下，道：「你如果一直在爲金銀，殺着不相干的人，到了我這個年紀，除了收山之外，也不會再想別的事了，你已經可以獨立行事，不必靠我了！」

周見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他不是沒有殺過人，而他以前殺人，也全是一個人獨立成事的，柳三的話未嘗不錯，而且只要是在幾天前說的話，周見一定也深信不疑，相信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可是自從他一七首刺進了朱武的小腹，而朱武竟能兀立不倒時，他知道自己想錯了。

他不够資格去賺大錢，像白馬金劍朱武那樣的人，他一個人根本殺不了！

正當他明白這一點的時候，柳三忽然表示不幹了，那自然更令得周見感到異常的彷徨無依。然而，周見却也學會了如何掩飾自己內心的感情，他淡然一笑道：「或許是，我可能還要學很多東西，我學得會的。」

柳三笑着，說道：「你自然學得會的，而且，我自己雖然收山了，但是，我還可以教你許多事情的。」

周見的心中，陡然一動，低聲道：「柳三爺，你難道不要使金銀了麼？」

柳三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三二十年來，我積下的金銀，我下半輩子，由我怎麼化，也是化不完的，而且，殺了朱武後，我們還有許多可以收！」

周見剛才那一問，目的就要套柳三有多少金銀，但是他却不知柳三究竟有多少財寶。

如今聽得柳三那樣說，周見暗自吸了口氣，那不消說，一定是一筆極巨的數字！周見在那一刹那間，也有了主意，一樣爲了金銀去殺人，他何必去殺別人？只要殺了柳三，他至少可以得十年八年的化用！

周見的心跳得很劇烈，他還想問柳三，他那麼多金銀，是放在什麼地方，然而一轉念間，他却沒有問出口，那是萬不可能說出口的，柳三是何等聰明之人，一問出口，他就有提防了！

而周見最清楚的一點便是，只要柳三一有了提防，他是絕殺不了柳三的！

所以，周見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低着頭不出聲，柳三向前眺望了一陣，緩緩說道：「白馬莊的人追不上了我們了，走，我們去和那幾個蒙面人收銀子去！」

周見仍然不出聲，他心中在急速地盤算着，他必需有他的盤算，其中包括，從此再也不踏入洛陽城五百里之內的範圍在內。

柳三向前走去，周見跟在他的後面，逆河而上，這一次，不必再走得那麼急驟張徨了。他們在河堤上走着，可以看得相當遠。

走出了三五里，只見前面，有一點火光，在不斷閃耀着，像一個人在不斷揮舞着火把，柳三笑道：「他們倒守信用。」

周見心中一凜，道：「你是什麼時候和他們約定了在這裏見面的？」

柳三笑了兩下，道：「小老弟，我再教你一件事，若是你和別人合作一件事，最好別讓你的合伙人，知道得太多了！」

周見「嘿嘿」地乾笑了起來，這對他來說，也並不感到意外，因爲，他知道，柳三是一再在提防的。

兩人再向前去，漸漸地，那點火光看得更清楚了，等到來得更近時，還可以看到黑暗中，站着三個人，正中的那個，揮着火把，從身形上來看，正是那晚突然在客店中出現的三個蒙面人。

柳三的脚步慢了下來，那三個人顯然也已發現了他們，齊走了上來。

到了近前，柳三站定了身子，道：「你們已聽得消息了？」

自柳三的口氣聽來，他就像是做了一件十分得意的事一樣，那三個蒙面人中的一個笑道：「不錯，白馬莊中，天翻地覆，你幹得眞不錯。」

柳三得意地笑了起來，道：「餘數呢？」

那三人笑了幾聲，道：「那還少得了麼？請跟我們來，數字太巨，不便隨身攜帶！」

柳三點了點頭，像是對那三人的話，表示十分滿意，那三人已轉過身去，持着火把的蒙面人，順手一揮，將那火把抛向河中，「嗤」地一聲，火把已然熄滅。

天色十分陰暗，柳三和周見兩人，離那三個蒙面人並不遠，可是也只能見到三個隱隱約約的人影而已。

不一會，前後五人都上了大堤，只見河邊有一艘船停着，那船不過三十來呎長，但却有一個極高的艙房，船頭上也站着一個人。

那站在船頭上的人，一看身形，就知道是那天晚上，曾在客店出現過，將金剛鑽折金子給了柳三的那個老者，那三個蒙面人來到船上站定，道：「兩位請上船！」

船憑一根鐵索繫着，離岸也有一丈五尺，並沒有跳板，那蒙面人話才出口，柳三已然道：「不必了，我們又不是套交情，做朋友，你們將銀票搬上來吧！」

那三個蒙面人，像是想不到柳三會拒絕，都一起呆了一呆。但是那一呆，只是極短時間的事，他們——

「好！」

隨着那一個「好」字，只見他們三人，身形捲起，宛若鷹隼，突拔起了丈許高下，在半空之中，身形微斜，直向那船上投去。

三人的身形如此美妙，周見在一旁，不禁看得呆了，這時天色又黑，實在看不眞切，乍一看來，這那裏是三個人，簡直就像三頭怪鳥一樣！

三人落在甲板上，那船輕輕的幌動了一下，原來站在甲板上的那老者迎了上來，四人像是講了兩句話，但是在堤上的周見和柳三兩人，却完全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只見那三個蒙面人，走進了船中。

這時，周見的心中，不免有點緊張。

在開始的時候，他的緊張，還只不過爲了將有一筆數字極巨的金銀，會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在想

，柳三不知道會分給他多少？

可是，突然之間，在漆黑的，望着微弱光芒的河水中，他似乎又看到了當日晚間，在客店中的事情！

在客店中，柳三曾和那三個蒙面人動過手，那三個蒙面人，一出手，就是每人一柄短刀，而當他們短刀一出手的時候，柳三便說認得他們是什麼人了。

周見一直欽佩柳三，雖然他心中一直在盤算着，如何才能殺掉柳三，可是他對柳三的欽佩，都是由衷的，因爲當他認識到柳三的時候，他只不過是一個殺了人，流落在外的鄉下小子，而柳三已經是一個舉止豪奢如王公，天下聞名的殺手了！

然而，當這時，周見想起柳三曾說過的那句話，他就感到，柳三有時候，不但不聰明。

簡直就蠢得很，如果換了他，他一定不會說那句話！

因爲天下沒有一個在暗地裏指使他人殺人的人，會願意讓什麼把柄在別人的手中！

那三個人蒙了面，自然是不想人家知道他們的來歷，可是柳三却告訴他們，他已經知道了，那麼，事情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事情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周見還不知道，他望見那三個人，走進了船艙之中，不一會，其中兩個，抬着一口箱子，又來到了甲板上，還有一個，也在後面，跟了出來。

周見署呆了呆，低聲道：「柳三爺，他們會不會不安着好心？」

周見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提醒柳三，但是他總覺得，眼前的情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詭異之感，那三個蒙面人，當他們的身份已被揭穿之後，他們最好的做法是什麼呢？唯一的做法，便是將柳三除去！那和周見起先要殺柳三的原因是一樣的！因爲柳三曾看到過他殺人！

周見望着柳三，想看看柳三對自己的話，有什麼反應，但是柳三却只是「哈哈」一笑，壓低了聲音，道：「怕他們出花樣？你那晚上不是沒有看見，他們三人，那一個是我手脚？」

周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柳三說得不錯，要動手，柳三可以敵得過那三個蒙面人！可是，柳三似乎忘記了他自己的話，柳三曾經說過，殺人不是比武，不一定是武功高的人佔便宜的！

周見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打橫跨出了兩步，將身子移得更近河。

他預料可能會有點意外發生，而他知道，一有意外發生的話，柳三有一身武功，他却沒有，他可以逃走的唯一方法，就是逃進河裏逃生！

這時，那三個蒙面人之中，兩個提着箱子，一個舉着一枝未曾點燃的火把，已一起上堤來。

舉着火把的那個道：「銀票準備不周，是以備了紅貨，代折銀兩。」

柳三笑道：「都是一樣的！」

那持火把的自懷中取出了火摺子幌着，點着了火把，閃耀的火光，令得三個人身形，在堤上搖幌不定，看來更是詭異，周見心中怦怦跳着，他又向着河邊，移動了兩步。

他就在那時，只見另外兩個蒙面人，已俯身打開了箱蓋來，那持着火把的，將火把向箱子上一湊，只聽得柳三發出了啊地一聲。

柳三也俯着身，雙眼盯定了箱子，在火把的照映之下，那隻黑漆箱子中，騰起了一片寶光來！

柳三的那種神情，遠遠站在一邊的周見，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當日，他將那隻翠玉獅子給柳三看的時候，柳三的臉上，就曾有過這種神情！那是柳三看到了珠寶之後，忍不住全神貫注的情景。周見在這時候，倒並不在注意那箱子之中，究竟有點什麼，他只是在想，如果那三個蒙面人有意要對柳三不利的話，現在就正是時候了！

他心中正在那樣想着，但突然看到那手持火把的蒙面人，陡地一揚手，在熊熊燃燒着的火把，突然向柳三的面上揚去。

火頭一揚近柳三的面，柳三便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身子陡地向後一仰，雙掌也立時向前，疾拍而出！

這一切的變化，可以說快到了極點，柳三拍出的那兩掌，並未曾擊中那個持火把的蒙面人，反倒擊中了在他前面的那兩個。

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那兩個蒙面人，發出了兩下慘叫，口中鮮血直噴，身子向後倔倒。

周見雖然預見到會有變故發生，可是當時的事，發生得實在太快，也實在太驚心動魄了，以致周見在刹那間，呆若木鷄，只知道瞪大了眼，全然忘記了自己預早移近河邊，是爲了什麼！

柳三兩掌便擊倒了兩個蒙面人，那持火把的手向前一送，火把仍然疾送向柳三的面門，柳三翻手一抓，抓住了那人的左腕，舉脚便踢，「砰」地一聲響，正踢在那蒙面人的胸口。

只聽得那蒙面人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肝的慘叫聲來，身子向後倒去。

可是，柳三在向他一脚踢出之際，是抓住了他的手腕的，柳三那一脚的力道，眞是大得可以，那蒙面人的身子馬上向後倒去，一條手臂，却在肩臂

彎處，被柳三硬生生地拉了下來。柳三手中握着斷臂，血如暴雨，那斷臂的手中，還握着火把，在火光的照映之下，周見看得十分清楚，柳三的面上，兩次為烈火所燒，已經燒成了焦糊片，看來不同人形了！周見那時候，只覺得雙腿發軟，他雖然曾殺了不少人，可是，這樣的情形，他還是第一次看見的！

只見柳三被燒焦了臉上，突然出現了一個洞，那是他張大了口，而自他口中，又發出了一下難聽到了極點的呼叫聲來。

那個被硬生生拉斷了手臂的蒙面人，顯然是立時昏了過去，身子骨碌碌地滾到了堤下，再也沒有了聲息。

只見在甲板上的那蒙面老者，這時也陡地發出了一下怪叫聲，雙臂一振，身子疾拔而起，祇一眨眼間，便已然上了堤。

那時，柳三已經將手中的斷臂拋去，只聽得他以難聽之極的聲音叫道：「好，好，你們竟過橋抽板！」那老者一落到堤上，便冷冷地道：「柳三，朱武一死，江湖上怎肯干休，我們不能有把柄落在你手裏！」老者說。

柳三怪吼一聲，在他發出那一下吼叫聲之際，他的那口型，簡直就像是一個血洞一樣，而隨着那一下怪叫，他身子向前疾撲而出，周見只聽得「呼呼」兩下風聲响，柳三已逼到了那老者的身前！

直到這時候，周見才陡地想起來，如今不走，更待何時！柳三已受了重傷，如果他不是那蒙面老者的敵手，等柳三死了之後，自己還走得麼？

他的動作，何等靈敏，一想到這一點，立時後退了一步，他已經站在堤邊了！

這時候，只要他再後退一步的話，他就可以順着河堤的斜坡，疾滑下去，跌進河水之中了！

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他改變了主意！

他在想：萬一柳三打贏了呢！

要是柳三打贏了那老者的話，那麼，自己便可以趁機向柳三下手了，甚至可以逼他講出他將金銀珍寶，藏在什麼地方！

一念及此，周見心頭怦怦亂跳，兩隻腳如同在堤上生了根一樣，再也不肯移動半步！

而也就在周見意念閃轉之際，柳三和那老者已交上手，柳三疾撲向前，掌風呼嘯，雙掌還未擊中那老者，強勁無匹的掌風，已將那老者蒙面黑巾，「呼」地捲走。周見這才看到，那老者瘦得出奇，膚色如鐵，鼻子又高又勾，長得甚是異特。

這時，柳三的雙眼，可能已經被烈火燒瞎了，是以他似乎也並未看到那老者一樣，而周見也認不出那老者是什麼人來。

柳三的雙掌，仍然疾壓而下，只見那老者雙掌一翻，迎了上去。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砰砰」兩聲响，兩人四掌相交，只見那老者的身子，騰騰向後，連退了三步，每退出一步，在路上，都留下一個很深的腳印，簡直如同一個小碗一樣，被腳踏起來的泥塊，濺得老遠，有一塊濺在周見的身上，周見就像是被打了一拳一樣。

而柳三在雙掌一交之後，却是不過輕輕幌了一下，緊接着，又是一下狂吼，整個人再度向那老者撲去。

周見在一旁看得分明，只見那老者的口角，已隱隱有鮮血沁了出來。

周見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中更是高興，因為看來，柳三雖然受了重傷，但是他的武功，顯然還是在那老者之上，只怕那老者抵擋不住。

柳三再度向前撲出，捲起了一股勁風，那老者發出了一下怪叫聲，身形向外直飄了開去。柳三那時，分明是什麼也看不到的了，可是他的身法仍快絕，而且，那老者退得急，難免蕩起一股勁風來，柳三疾向前追去時，竟是直撲向那老者的，兩人的身形，迅即接近，又是「砰砰砰砰」四下响聲，眼看是又對了四掌。接着，兩人的身形，就在堤上，兔起鶻落，看得周見眼花撩亂。

到了這時候，周見已經完全定下神來了！

他知道，那老者和柳三在激戰，絕顧不到他，他這時可以說一點危險也沒有。

他疾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那兩個一上來，就被柳三雙掌擊中，倒在地上昏死過去的那兩個蒙面人身邊，只俯身在其中一個手中，抽出一柄極其鋒利的短刀來，然後，將兩人的身子，提到堤邊。

在周見提動那兩個人之際，那兩個人都發出了一下低微的呻吟聲來，周見將他們提到堤邊，用力一推，推得他們滾到了河水之中。

他轉過身來，柳三和那老者，還在激戰，那老者發出一連串的怪叫聲，柳三身形矯捷，看來已佔了上風。

周見來到了那隻箱子之旁，闔上了箱蓋，將箱子移開了十來尺。

也就在這時，他陡地聽到了「噗」地一聲响，他立時抬起頭來，只見那老者的身子，直飛上了半空，自他的口中，噴出了一股血泉來。

而柳三也伏在堤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那老者的身子，在半空中掙扎着，終於，「撲通」一聲，跌進了河中，幾個沉沒後，便已看不見了！

周見呆呆地站着，過了好一會，才看到柳三慢慢地站了起來。

柳三站定了身子，雙手慢慢地伸起，向前摸索着。

周見屏住了氣息，一聲也不出，柳三的胖身軀幌動着，勉力向前跨出了兩步，道：「周見，你在麼？」

周見略想了一想，才道：「我在！」

柳三一聽到了周見的聲音，便急速地喘起氣來，道：「那箱珠寶呢？」

周見看到柳三抬起了頭，柳三抬起了頭，柳三的臉上，仍是焦糊一片，除了他開口講話時，可以看到他口在開闔之外，根本連五官都不清楚！

他被燒傷得如此之甚，但是一開口，不問別的，還是先問那箱珠寶，在周見來聽，當真有一種極其滑稽的感覺，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但是周見却沒有笑，他只是道：「還在！」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了幾步，同時，將手中短刀的刀尖，向定了柳三，他是在試驗，柳三是不是真的什麼也看不到了。

柳三聽說珠寶還在，他口喘着氣，道：「我還是中了他們的暗算，不過，他們四個，一個也沒揀了便宜去，是不是？」

柳三說話之際，周見又向前走了幾步，他不敢再走得近，在柳三面前兩三尺處站定，仍然向前伸着刀尖，柳三又道：「這一箱珠寶，非同小可，你……快快扶我上船，帶着珠寶！」

周見道：「三爺，你傷得那麼嚴重，到那裏去啊？」

柳三道：「別多問，你讓我回家而去，我絕不會虧待你的，雙目失明，有什麼大不了！」

周見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三爺，你雙目失明，我又不會變賣珠寶——」

柳三「呸」地一聲，道：「你那裏來這許多廢話，我在大同有銀號，銀號窖藏着用不盡的金銀，如何要變賣珠寶為生？」

周見再向前走出了一步，這時，他手中短刀的刀尖，離柳三的咽喉，只不過寸許了，可是柳三仍然一點也未曾覺察。

周見忽然道：「三爺，你可還記得，我是一定要殺死你的麼？」

柳三的身子，陡地一震，呆了片刻，才道：「是，我記得，可是你也別忘記，我雖然雙目失明，還是連殺了四個敵人！」

周見道：「我自然不會忘記，那是我親眼看到的事，三爺，你的金銀——」

周見才講到這裏時，只見柳三陡地揚起手來，周見大吃了一驚，突然之間，手中的短刀，向前一送，「颼」地便刺進了柳三的咽喉！

他本來還不想就此殺死柳三的，可是他也知道，只要柳三一有動手的機會，他就完了，而柳三剛才那陡地一震，分明是已有了警覺，那實是逼得周見非下手不可了！

周見送出的那一刀，恰好刺進了柳三的要害，在柳三的咽喉之中，發出了一下極其古怪的「咯」的一聲响來。

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那間，周見只覺得胸前，似乎有什麼東西，碰了一碰。

周見也不及將刀拔了出來，連忙低頭看去，只見柳三的右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緊緊貼着自己的心口！

周見的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失聲叫道：「你——」

他只叫了一個字，口張處，大口的鮮血，自他的口中，像是倒水一樣，疾倒了出來！

同時，周見也覺得雙腿一軟，「咕噹」一聲响，他是和柳三一起跌倒在堤上的。

柳三一倒地，便張大了口，焦黑的臉上，只看到他張開的那張大口。

周見也跌倒在地，他的胸口，一點也不感到什麼疼痛，可是，他口中的鮮血，還是在不斷地湧出來。

周見根本不諳武功，他不知道，柳三在臨死之前，一掌按在他的心口，已將他的經脈震斷，他是萬萬活不成的了，也還在想：不要緊，我沒有受什麼傷，我還可以起得身來的呢。

然而，就在他那樣想的時候，他的視綫已經漸漸模糊了，在他眼前，柳三張大了口，像是在漸漸地擴大，擴大，變成了一個其大無比，血紅色的大洞。

而他自己，彷彿已被一股什麼力量，捲進了那個紅色的大洞之中，打着轉。

周見的眼前，是一片血紅，在那片血紅中，他像是看到了他當馬伕時睡的乾草鋪，也像是見到了玉香院中，那許多美貌姑娘潔白晶瑩的玉體，他更像見到了朱小紅發出的呻吟聲。

他彷彿看到的東西，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亂，一切全在旋轉着，有橫陳的玉體，有飛舞的銀票，有各種各樣的珠寶。

他還見到了柳三的胖臉，見到了閃亮的刀身，見到了朱武在小腹中了一刀之後的古怪神情。

他也見到了雪白的美女胸脯瑩然的，映着膚光的玉腿，見到了炎夏用來消暑的冰。（全文完）

新派俠情連載小說

傲劍狂龍

古龍　文
新培　圖

神秘鐵屋　妄入者死

濃雲如墨，蟄雷鳴然。

暴雨前的狂風，吹得漫山遍野的草木，簌簌作响，雖不是盛夏，但這沂山山麓的郊野，此刻却有如晚秋蕭索。

一聲霹靂打下，傾盆大雨立刻滂沱而落，豆大的雨點，擊在林木上，但聞遍野俱是雷鳴鼓擊之聲，電光再次一閃，一羣健馬，冒雨奔來，暴雨落下雖才片刻，但馬上的騎士，却已衣履盡濕了。

當頭馳來的兩騎，在這種暴雨下，馬上的騎士仍端坐如山，胯下的馬，也是關內並不多見的良駒，四蹄翻飛處，其疾如箭，左面馬上的騎士，微微一帶韁繩，伸手抹去了面上的雨水，大聲抱怨道：

「這裏才離沂水城沒有多遠，怎地就荒涼成如此模樣，不但附近幾里地裏，沒見過半條人影，而且竟連個躲雨的地方都沒有。」說話間，魁偉的身形便離蹬而起，一挺腰，竟筆直地站到馬鞍上，目光閃電四下一掃，突地身形微弓，鐵掌伸起，在馬首輕拍了一下，這匹長程健馬，昂首一聲長嘶，馬頭向右一兜，便放蹄向右面的一片濃林中急馳過去，馬蹄踏在帶雨的泥地上，飛濺起一串淡黃的水珠。

右面馬上的騎士，撮口長嘯一聲，也自縱騎追去，緊接在後面並肩而馳的兩騎，馬行本已放緩，此刻各自揮動掌中的馬鞭，也想暫時躲入林中，先避過這陣雨勢，那知身後突地響起一陣焦急的呼聲，一個身軀遠較這四人瘦小的騎士，打馬急馳而來，口中高喊道：「大哥，停馬，這樹林千萬進去不得！」



但這時雨聲本大，前行的兩騎，去勢已遠，他這焦急的呼喊聲，前面的人根本沒有聽到，只見馬行如龍，這兩騎竟都已馳進那濃林裏。

焦急吶喊的瘦小漢子，面上惶恐的神色越發「顯著」，那知肩頭實實地被人重重打了一下，另一騎馬上的虬鬚大漢，縱聲笑道：「你窮吼什麼！那個樹林子又不是老虎窩，憑什麼進去不得？」猛地一打馬股，也自揚鞭馳去。

這身軀瘦小的漢子此刻雙眉深鎖，面帶重憂，看着後兩騎也都已奔進樹林，他竟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在雨中愣了半晌，終於也緩緩向這濃密的樹林中走了過去，但是他每行進這樹林一步，他面上那種混合着憂鬱和恐懼的神色，也就更加強烈一些，生像是在這座樹林裏，有着什麼令他極爲懼怕的東西似的。

一進了樹林，雨勢已被濃密的枝葉所擋，自然便小了下來，前行的四騎此刻都已下了馬，擰着衣衫上的雨水，高聲談笑着，嘴裏罵着，看到他走了進來，那虬鬚大漢便又笑道：「金老四入關才三年，怎的就變得恁地沒胆，想當年你我兄弟縱橫於白山黑水之間，幾曾怕過誰來。」隨又面色一正，沉聲道：「老四，你要知道，這次我們入關，是要做一番事業的，讓天下武林，都知道江湖間還有我們『關外五龍』這塊招牌，若都像你這樣怕事，豈不砸了鍋了。」

這被稱爲「金老四」的瘦小漢子，却仍皺着雙眉，苦着臉，長嘆了一聲！方待答話，那知另一個魁偉漢子，已指着林木深處，哈哈笑道：「想不到我誤打誤撞地闖進這樹林來，還眞找對了地方了，你們看，這樹林子裏居然還有房子，老二，老三，你們照料牲口，我先去瞧瞧。」說話間，已大踏步走了過去，另三個彪壯大漢，已一湧而前，凝目而望，只見林木掩映，樹林深處，果然露出一段磚牆來。

但那「金老四」，面上的神色，却變得更難看了，手裏牽着馬韁，低着頭怔了許久，林梢滴下的水，正好滴在他的頸子上，他也生像是完全沒有感覺到。

雨嘩嘩然，林木深處，突地傳出幾聲驚呼，這金老四目光一凜，順手丟了馬韁，大步擰身，脚尖微點，嗖地，往林中竄了進去。

樹林本密，林木之間的空隙，並不甚大，但這金老四，正是以輕功揚名關外的「入雲龍」，此刻在這種濃密的枝幹間竄躍着，身形之輕巧快，的確是要妙而驚人的，遠非常人能及。

入林越深，枝幹也越密，但等他身形再次三兩個起落，眼前竟豁然開朗，在這片空地上，就聳立着這金老四恐懼的樓閣。

關外五龍的另四人，手裏各各拿着方才戴在頭上的遮雨大草帽，此刻，臉上竟也露出驚異的神色，金老四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沉聲說道：「這裏絕非善地，現在，雨勢也小了些，我們還是趕緊趕路吧。」

但是這些彪形大漢的目光，却仍然齊都凝注這片樓閣外，高聳着的院牆，方才雖未看清，此刻却極爲淸晰的可以看出，竟全然是黑鐵鑄成的，而且高達五丈，竟將裏面的樓閣屋宇，一齊遮住，「關外五龍」雖然也是久闖江湖的角色，但像這種奇怪的建築物，却還是第一次見到。

虬鬚大漢伸手入懷，從懷中掏出一粒彈丸來，中指微曲，輕輕一彈，只聽「錚」地一聲，擊在牆上果然發出了金鐵交擊之聲，他不禁濃眉一皺，沉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那入雲龍金四此刻更是面色大變，轉眼一望那片樓閣，只見裏面仍然是靜悄悄的，連半點人聲都沒有，才略爲鬆了口氣，一拉那虬鬚大漢的胳膊，埋怨道：「二哥，你怎地隨便就出手了，你難道現在還沒有看出來，這棟房子究竟是怎麼回事嗎？」

那虬鬚大漢濃眉一軒，驀地一抖手，厲聲道：「管他是怎麼回事，我今天也得動動。」熊腰一挫，刷地竟又竄入了樹林，入雲龍金四連連跺脚，急聲道：「二哥怎地還是這種脾氣，唉——大哥，你勸勸他，武林中人一走進這鐵屋，就從來沒有人出來過的，大哥，你這幾年來雖未入關，總也該聽過『石觀音』這個名字吧？」

那當先縱馬入林的魁偉大漢，正是百年關外最著盛名的一股馬賊，「五龍帮」之首，金面龍卓大奇，此刻面上也自驟然變色，失聲道：「石觀音，難道就是那南海無恨大師的傳人，曾經發下閉關三十年金誓的南海仙子石琪嗎？」

語音落處，烈火龍管二已從林中掠了過來，闊言竟又大笑道：「原來在這棟房子裏住着的就是南海仙子，我早就聽得江湖傳言，說這石琪是江湖中的第一美人，而且只要有人能將她從這鐵屋請出來的，她不但不再閉關，而且還嫁給這人，哈——想不到我誤打誤撞，却撞到這裏來了。」

他仰天而笑，雨水沿着他的面頰，流入他滿面的濃鬚裏，再一滴滴地滴到他本已全濕的衣服上。

入雲龍金四雙眉深皺，目光動處，忽地看到他手上，已多了一盤粗索，面色不禁又爲之一變，慌聲道：「二哥，你這是幹什麼？」

烈火龍管二濃眉一軒，厲聲道：「金四，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能管我的事的。」雙脚微頓，身形動處，已自掠到那高聳牆邊，左手抓着掌中那盤巨索的尾端，隨手一抖，右手却拿着上面繫有鐵鈎的另一端，緩緩退了兩步，目光凝注在牆頭上，右手「呼」地一掄，巨索便冲天而起，「錚」地一聲，索頭的鐵鈎，便恰好搭在牆頭。

金面龍微哨一聲，大步走了過去，口中道：「二弟，大哥也陪你一齊進去。」回頭又道：「老三，老四，三個時辰裏，我們假如還沒有出來，你們就快馬趕到濟南府，把烈馬金槍董二爺找來——」

他話猶未了，那烈火龍已截口笑道：「你們放心，不出三個時辰，我和大哥包管好生生的出來。」他走到牆邊，伸手一拉，試了試搭在牆頭的鐵鈎，可還受力，又笑道：「不但我們好生生的出來，而且還帶出來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長笑聲中，他魁偉的身軀，已靈猴般攀上巨索，霎眼之間，便

已升上，這烈火龍身軀雖魁偉，但身手却是矯健而靈巧的。

入雲龍面如死灰等到那金面龍已自攀上鐵牆，和管二一齊消失在那高聳着的鐵牆後面，他竟長長地嘆息了一聲，「撲」地坐在滿是泥濘的地上。

這陣暴雨來得雖快，去得也急，此刻竟也風停雨止，四下又復歸於寂靜，但覺這入雲龍頻頻發出的嘆息聲和林梢樹葉的微籟，混合成一種蒼涼而蕭索的聲音。

掛在鐵牆上面的巨索，想必是因着金面龍的惶亂，此刻仍未收下，隨着風雨後的微風輕輕地幌動着，入雲龍的目光便瞬也不瞬地望在這段巨索上。

「五龍帮」中的三爺，黑龍江上的大豪傑，翻江龍黃三勝，突地一挺身軀，大聲說道：「大哥他們怎地還未出來——老五，你看，已到三個時辰沒有。」

始終陰沉着臉，一言未發的多手龍微微搖了搖頭，陰沉的目光，也自瞪在牆頭上，牆內一無聲息，就像是從未有人進去過，也絕不會有人從裏面出來似的。

翻江龍目光一轉，轉到那坐在地上的入雲龍身上，焦聲又道：「老四，進去這房子的人，難道眞的沒有一人出來過嗎？」

入雲龍目光呆滯地停留在那灰黑的鐵牆上，緩緩說道：「開碑入黃二爺，鐵臂金刀孔兆星，一劍霸南天江大爺，再加上武林中數不淸的成名立萬的人物，誰都有着和二哥一樣的想法，可是——可誰也沒有再活着出來過。」

他淚聲方頓，多手龍突地一聲驚呼，一雙本來似張非張的眼睛，竟圓睜着瞪在牆頭上，「五龍帮」素來鎭靜的多手龍，此刻也變了顏色，翻江龍心頭一跳，順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見那黑鐵牆頭上，突地現出了一隻白生生的玉手，一枝春葱般的手指上，戴着一個精光隱現的黑色指環。

這隻玉手，從牆後緩緩伸了出來，抓着那段巨索，玉手一招，這段長達六丈的巨索，竟突地筆直地伸了上去，在空中劃了個圈子，和那隻纖纖玉手，一齊消失在黑鐵的牆頭後面。

入雲龍嗖地從地面上跳了起來，惴聲道：「已有三個時辰了吧，——」

語聲未落，死一樣靜寂的鐵牆之後，突地傳出兩聲慘呼。

這兩聲慘呼一入這本已驚愕住了的三人之耳，他們全身的血液，便一齊爲之凝結住了，因爲他們根本不必分辨，就能聽出這兩聲令人骨慄的慘呼，正是那金面龍和烈火龍發出的。

「翻江龍」大喝一聲，轉身撲入林中，霎眼之間，也拿了一盤巨索出來，目光火赤，嘶啞着聲音道：「老四，老五，我們也進去和那妖女拚了。」縱身掠到牆邊，揚手揮出了巨索，但是他心亂之下，巨索上的鐵鈎，「錚」地擊在鐵牆上，却又落了下來。

「多手龍」目光在金四面上一轉，冷冷道：「四哥還是不要進去的好，就把以前誓共生死的話，忘了好了。」緩步走到牆脚，從「翻江龍」手中接過巨索，手臂一掄，「砰」地將鐵鈎搭在牆頭上，拉了拉，試了試勁，沉聲道：「三哥，我也去了！」雙手一使力，身形動處，便慢慢攀了上去。

「翻江龍」轉過頭，目光亦在金四面上一轉，張口欲言，却又突地忍住了，長嘆了口氣，猛一長身，躍起兩丈，輕伸鐵掌，抓着了那段巨索，左掌右掌的替換着拔了幾把，彪偉的身軀，也自升起牆上。

只聽「砰」地兩聲，入雲龍知道他們已落入院中了，一陣風吹過，林梢的積雨，「簌」地落下一片，落到他的身上。

暴雨已過，蒼穹又復一碧如洗，這入雲龍佇立在仍然積着水的泥地上，面上的肌肉，痛苦地扭搐，緩緩也走到牆脚，但是伸手一觸巨索，便又像是觸了電似的退了回去，他雙手掩在面上，深深地爲着自己的怯懦而痛苦，但，他却又無法克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

暮色漸臨，鐵牆內又傳出兩聲慘呼——

夕陽漫天之下，濃密的叢林裏，走出一個瘦小而驃悍的漢子，頹喪地坐在馬上，往昔的精悍之氣，此時却已蕩然無存，在這短短的半日之間，他竟像是突然蒼老了許多。

兩滴熱淚，沿着他瘦削的面頰流了下來，他無力地鞭策着馬，向濟南城走去。

夕陽照在林中的鐵牆上，發出一種烏黑的光澤，牆內却仍然一片死寂，就像是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過似的。

夕陽西下，絢麗的晚霞，映着官道邊旱田裏已經長成的麥子，燦爛着一片難以描摹的顏色，木葉將落未落，大地蒼茫，却已有些寒意。

秋風起矣，一片微帶枯黃的樹葉，飄飄地落了下來，落在這棵老榕樹下，落在那寂寞流浪人的單薄衣衫上，他重濁地嘆了口氣，檢起這片落葉，挺腰站了起來，內心的愧疚，生命的創痛，雖然使得這昔日在武林中，也曾叱咤一時的入雲龍金四，已完全消失了當年的豪氣，但是，這關外武林的高手，身手却仍然是矯健的。

他微微有些失神地注意着往來的行人，但在這

條行人頗衆的官道上趕路的，不是行色匆忙的行旅客商，就是負笈遊學的士子，却沒有一個他所期待着的武林健者，於是，他目光更呆滯了。

轉過頭，他解開了縛在樹上的那匹昔日雄飛，今已伏櫪的瘦馬的韁繩，喃喃低語着道：「這三年來，也苦了你了，也苦了你了！……」撫着馬頰上的鬃毛，這已受盡冷落的武林健者不禁又爲之唏噓不已。

驀地——

一陣洪亮的笑語聲，混雜着急瀑的馬蹄聲，隨着風聲傳來，他精神一振，擰回身軀，閃目而望，只見烟塵滾滾之中，三匹健馬，急馳而來，馬上人揚鞭大笑聲中，三匹馬俱已來到近前。

入雲龍金四精神陡長，一個箭步，竄到路中，張臂大呼道：「馬上的朋友，暫留貴步。」

馬上的騎士笑聲倏然而住，微一揚手，這三匹來勢如龍的健馬，立刻一齊打住，揚蹄昂首長嘶不已，馬上的騎士却仍腰板挺得筆直，端坐未動，顯見身手俱都不俗。

入雲龍金四憔悴的面上，閃過了一絲喜色，朗聲說道：「朋友高姓大名，可否暫且下馬，容小可有事奉告。」

馬上人狐疑地對望了一眼，徵求着對方的意見，他們雖然不知道立在馬前這瘦小而落魄漢子的來意，但一來這三騎騎士，武功俱都不弱，並不懼怕馬前此人的惡意，二來，却是因爲也動了好奇之心，目光微一閃動後，各各打了個眼色，便一齊翻身下了馬，路人俱都側目而顧，不知道這裏出了什麼事。

入雲龍金四不禁喜動顏色，這些年來，武林中人一見他的面，幾乎都是繞道而行，或是不顧而去，根本沒有一人會聽他所說的話的，而此刻這三個勁服疾裝，神色驃悍的漢子，却以爲他下了馬，這已足够使得他驚喜了。

這三個勁裝大漢再次互視一眼，其中一個目光烱然，身量頎長的中年漢子，走前一步，抱拳含笑道：「小弟屠良，不知兄台高姓，攔路相召，有何見教？」

入雲龍金四目光一亮，立刻也抱拳道：「原來是金鞭屠大爺，這兩位想必就是白二爺和費三爺了，小弟久仰『荆楚三鞭』的大名，却不想今日在此得見俠踪，實在是三生有幸——」

他話聲微微一頓，近年聲名極盛的「荆楚三鞭」中的二俠銀鞭白振已自朗聲一笑，截斷了他的話，抱拳朗笑道：「兄弟們的賤名，何足掛齒，兄台如此抬愛，反叫兄弟汗顏。」他笑容一斂，轉過語鋒，又道：「兄弟們還有俗務在身，兄台如無吩咐，小弟就告辭了。」

入雲龍金四面容一變，連聲道：「白二俠，且慢，小弟的確有事相告。」

銀鞭白振面色一整，沉聲道：「兄台有事，就請快說出來。」

入雲龍金四忍不住長嘆一聲，神色突然變得灰黯起來，這三年來，他雖已習慣了向人哀求，但此刻却仍難免心胸激動，顫聲道：「小可久仰『荆楚三鞭』仗義行俠，路見不平，尚且拔刀相助，小可三年前痛遭巨變，此刻苟且偷生，就是想求得武林俠士，爲我兄弟，主持公道，屠大俠，你可知道，在魯北沂山密林之中——」

他話未說完，「荆楚三鞭」已各面色驟變，金鞭屠良變色道：「原來閣下就是入雲龍金四爺。」

入雲龍長嘆道：「不錯，小可就是不成材的金四，三位既是已經知道正事，唉——三位如能仗義援手，此後我金四結草啣環，必報大恩。」

銀鞭白振仰天大笑起來，朗聲道：「金四爺，你未免也將我兄弟三人估量得太高了吧，爲着你金四爺的幾句話，這三年裏，不知有多少成名露臉的人物，又葬送在那間鐵屋裏，連濟南府的張七爺那種人物，也不敢伸手來管這件事，我兄弟算得什麼？金四爺，難道你以爲我兄弟也活得不耐煩了，要去送死！兄弟要早知道閣下就是金四爺，也萬萬不敢高攀來和你說話了，金四爺，你饒了我們，你請吧！」

狂笑聲中，他微一擰腰，翻身上了馬，揚鞭長笑着又道：「大哥，三弟，咱們還是趕路吧，這種好朋友，我們可結交不上。」

入雲龍金四，但覺千百種難堪滋味，齊齊湧上心頭，但仍自顫聲道：「白二爺，你可否再聽小可一言——」

「刷」地一聲，一縷鞭風，當頭襲下，他頓住話聲，脚下一溜，避開馬鞭，耳中但聽得那「銀鞭」白振狂笑着道：「金四爺，你要是够義氣，你就自己去替你們的兄弟們報仇，武林之中傻子雖多，可再也沒有替你金四爺賣命的了！」

馬鞭「刷」地落在馬股上，金四但覺眼前沙塵大起，三匹健馬，箭也似的從他身前風馳而去，只留下那譏嘲的笑聲，猶在耳畔。

一陣風吹過，吹得揚起的塵土，撲向他的臉上，但是他却沒有伸手擦拭一下，三年來，無數次的屈辱，使得他幾乎已變得全然麻木了。

望着那在滾滾烟塵中逐漸遠去的「荆楚三鞭」的身影，他愣了許久，一種難言的悲哀和悔疚，像怒潮似的開始在他心裏澎湃起來。

「爲什麼我不在那天和他們一齊闖進那間屋子，和他們一齊死去，我是個懦夫，別人侮辱我，是應該的。」

他喃喃地低語着，痛苦地責備自己，往事像一條鞭子，不停地鞭笞着他，鐵屋中他生死與共的兄弟們所發出的那聲慘呼，不止一次將他從夢中驚醒，這三年來的生活，對他而言，也的確太像是一場噩夢了，只是噩夢也該有醒的時候呀？

他冥愚地轉回身，目光動處，突地看到在他方才佇立的樹下，此刻竟站着一個滿身羅衫的華服少年，正含着笑望着自己。

秋風吹起來這少年寬大的衣衫，使得這本已極爲英俊的少年，更添了幾許瀟洒之意。

笑容是親切而友善的，但此刻，金四却沒有接受這份善意的心情，他垂下頭，走過這華服少年的身側，去牽那匹仍然停在樹下的馬。

那知這華服少年却含笑向他說道：「秋風已起，菊美蟹肥，正是及時行樂的大好時候，兄台却爲何獨自在此發愁，如果愚兄不嫌小弟冒昧，小弟倒願意爲兄台分憂。」

入雲龍金四緩緩抬起頭來，目光凝注在這少年身上，只見他唇紅齒白，丰神如玉，雙眉雖然高高揚起，但是却仍不脫書生的儒雅之氣，此刻一雙隱含笑意的俊目，亦正凝視着自己。

兩人目光相對，金四却又垂下頭去，長嘆道：「兄台好意，小弟感激得很，只是小弟心中之事，普天之下，却像是再無一人管得了似的。」

那華服少年軒眉一笑，神采之間，意氣飛揚，含笑又道：「天下雖大，却無不可行之事，兄台何妨說出來，小弟或許能够稍盡棉薄，亦未可知。」

入雲龍金四微一皺眉，方自不耐，轉念間却又想起自己遭受別人冷落時的心情，這少年一眼望去，雖然像是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富家少爺，但無論如何，人家對自己却總是一片好意。

於是他停下脚步，長嘆着道：「兄台翩翩年少，儒雅公子，小可本不想將一些武林兇殺之事，告訴兄台，不過兄台如果執意要聽的話，唉——前行不遠，有間小小的酒舖，到了那裏，小弟就原原本本告訴兄台。」

那華服少年展顏一笑，隨着金四走上官道，此刻晚霞漸退，天已入黑，官道上的行旅，也越來越少，他們並肩行在官道上，入雲龍金四寂寞而悲哀的心中，突然泛起了一絲暖意，側目又望了望那少年一眼，只見他瀟洒而行，手裏竟然沒牽着馬兒。

金四心中微動，問道：「兄台尊姓，怎的孤身行路，却未備有牲口呢？」

却聽那少年笑道：「馬行顛簸，坐車又太悶，倒不如隨意行路，來得自在。」又笑道：「小弟姓柳，草字鶴亭，方才彷彿聽得兄台姓金，不知道台甫怎麼稱呼？」

金四目光一抬，微喟道：「賤名是金正男，只是多年飄泊，這名字早已不用了，江湖中人，却管小弟叫做金四。」

兩人寒暄之中，前面已可看到燈火之光，一塊青布酒招，高高地從道側的林木中挑了出來，前行再十餘丈，就是一間小小的酒飯舖子，雖是荒郊野店，收拾得倒也乾淨。

一枝燃燒過半的紅燭，兩壺燒酒，三盤小菜，入雲龍幾杯下肚，目光又變得明銳起來，回掃一眼，却見這小舖之中，除了他兩人之外，竟就再也沒有別的飲客，遂娓娓說道：「普天之下，練武之人可說多到不可勝數，可是若要在江湖之中揚名立萬，却並不簡單，柳兄，你是個書生，對武林中事當然不會清楚，但小弟却自幼在江湖中打滾，關內關外的武林中事，小弟是極少有不知道的——」

他微微一頓，看到柳鶴亭正自凝神傾聽，遂又接着道：「武林之中，派別雖多，但自古以來，就是以武當，少林，點蒼，崑崙，峨嵋，崆峒，這幾個門派爲長，武林中的高人，也多是出自這幾派的門下，但是近數十年來，却一反常例，在武林中地位最高，武功也最高的幾人，竟都不是這幾派中的門人。」他大口啜了口酒，又道：「這些武林高人，各懷絕技，有的也常在江湖間行道，有的却隱跡世外，嘯傲於名山勝水之間，只是這些避世的高人，在武林中名頭反而更響，這其中又以仵柳先生，南荒神龍，和南海的無恨大師爲最。」

柳鶴亭朗聲一笑，笑着說道：「金兄如數家珍，小弟雖是闖所未聞，但此刻聽來，却也未免意氣豪飛哩。」端起面前的酒杯，仰首一乾而盡。

却聽金四又道：「那南海無恨大師，不但武功已然出神入化，而且是位得　的神尼，一生之中，手中從未傷過一人，那知無恨大師西去極樂之後，他的唯一弟子南海仙子石琪，行事竟和其師相反，這石琪在江湖中才只行道兩年，在她劍下喪生的，竟已多達數十人，這些雖然多是惡徒，但南海仙子手段之辣，却已使武林震驚了。」

燭光搖搖，柳鶴亭凝目而聽，面上沒有絲毫表情，那入雲龍金四面上却滿是激動之色，又道：「幸好兩年一過，這位已被江湖中人喚做『石觀音』的女魔頭，突地銷聲滅跡，武林中人自額手稱慶，那知這石觀音却又揚言天下，說是有誰能將她從那間她們隱居的屋子裏請出來的，她就嫁給那人爲妾，而且還將她得自南海的一些奇珍異寶，送給那人

，唉！於是又有不知多少人送命在她手上。」

柳鶴亭劍眉微軒，道：「此話怎講？」

金四「拍」地一聲，將手中的酒杯，重重放在桌上，一面吆喝店伙加酒，一面又道：「南海仙子美貌如仙，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再加上那些奇珍異寶，自然引起武林中人如痴如狂想去碰碰運氣，但是無論是誰，只要一走進那間屋子，就永遠不會出來了，雖說這些人不該妄起貪心，但柳兄，你說說看，這石觀音此種做法，是否也大大地違背了俠義之道呢？」

店伙加來了酒，柳鶴亭爲金四滿滿斟了一杯，目中光華閃動，却仍沒有說出話來，入雲龍金四長嘆一聲，又道：「我兄弟五人，就有四人喪命在她手上，但莽莽江湖之中，高手雖不多，却沒有一人肯出來主持公道的，有些血性朋友，却又武功不高，一入那間鐵屋，也是有去無回，柳兄，這三年來，我……我已不知爲此受了多少回羞辱，多少次笑罵，但我之所以仍苟活人世，就是要等着看那妖婦伏命的一日，我要問問看，她和這些武林朋友，到底有何仇恨？」

這入雲龍金四，越說聲調越高，酒也越喝越多，柳鶴亭微微一笑，道：「金兄是否醉了？」

金四突地揚聲狂笑起來，道：「區區幾杯淡酒，怎會醉的了我，柳兄，你不是武林中人，小弟要告訴你一件秘密，這幾個月來，我已想盡方法，要和那些『烏衣神魔』打上交道，哈——那『石觀音』，武功再強，可也未必會强過那些『烏衣神魔』去。」

他抓起面前的酒杯仰首倒入口中，又狂笑道：「柳兄，你可知道？『烏衣神魔』的名稱——你當然不會知道，可是，武林中人却沒有人聽了這四字，不全身發抖的，連名滿天下的『一劍震河南』馬俊超那種人物栽在這班來無影，去無踪的魔頭手上，落得連個全屍都沒有，其餘的人，哈——其餘的人，柳兄，你該也知道了。」

他伸出右手的大姆指來，上下在柳鶴亭面前幌動着，又道：「江湖中人，有誰知道這些『烏衣神魔』的來歷？却又有誰不懼怕他們那身出神入化的武功，這些人就好像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但是，柳兄，這班人雖然都是殺人不眨眼，無惡不做的惡徒，但若用來對付『石觀音』——哈，哈，以毒攻毒，却是再好也沒有了，只可惜我現在還沒有找着他們，否則——哈。」

這入雲龍金四連連飲酒，連連狂笑，已經加了三次酒的店小二，直着眼睛望着他，幾乎以爲這個衣衫襤褸的漢子，是個酒瘋。

柳鶴亭微微一笑，突地推杯而起，笑道：「金兄眞的醉了。」整了整身上的衣裳，掏出錠銀子，放在桌上，含笑又道：「今日風萍偶聚，小弟實是快慰生平，但望他日有緣，還能再聆金兄高論，此刻，小弟就告辭了。」微一抱拳，緩步而出。

那入雲龍金四愕了一愕，却又狂笑道：「好，好，你告辭吧，你告辭吧！」

「拍」地一拍桌子，喊道：「跑堂的，再拿酒來。」

已經走到門口的柳鶴亭，回顧一笑，拂袖走出了店門，門外的秋風，又揚起他身上的羅衫，霎眼之間，這瀟洒挺俊的少年，便消失在那蒼茫的夜色裏。

入雲龍金四踉蹌着走了出來，目光四望，却已失去了這少年的踪跡了。

在蕭索的秋風裏，入雲龍金四愕了許久，口中喃喃地低語道：「這傢伙，眞是個怪人，眞是個怪人——」

轉身踉蹌地走到桌旁，爲自己又斟了滿滿一杯酒，端起來，又喝下去，終於又仰首喝乾了，於是這間小小酒舖裏，又响起他狂放的笑聲，酒使得他忘去了許多煩惱，他覺得自己又重復回到關外的草原上，躍馬馳騁放懷高歌了。

× × ×

門外一聲馬嘶，入雲龍金四端起桌上的酒壺，齊都倒在一隻海碗裏，踉蹌又走出了門，走到那匹瘦馬的旁邊，將酒碗送到馬口，這匹馬一低頭，竟將這麼大一碗酒，全都喝乾了。

金四手腕一揚，將手中的空碗，遠遠拋了開去，大笑道：「酒逢知己，酒逢知己，哈！哈！却想不到我的酒中知己，竟然是你。」左手一帶馬韁，躍身上了馬。

這匹昔日曾經揚蹄千里良駒，今日雖已老而瘦弱，但是良駒伏櫪，其志仍在千里，此刻想必也和他的主人一樣，昂首一陣長嘶，放蹄狂奔了起來，馬上的金四狂笑聲中，但覺道旁的林木，飛也似的退了回去，冰涼的風，吹在他火熱的胸膛上，這種感覺，他已久久沒有領受到了。

於是他任憑胯下的馬，在這已經無人的道路上狂奔着，也任憑牠奔離官道，躍向荒郊。

夜，越來越深——

大地是寒冷而寂靜的，只有馬蹄踏在大地上，響起一連串響亮的蹄聲，但是——

這寂靜的荒郊裏，怎地突然響起了一陣悠揚的簫聲，混合在蕭索的秋風裏，嫋嫋四散。

更怪的是，這簫聲竟像是有着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竟使得這匹狂奔着的馬，都不禁順着這

陣簫聲，更快地狂馳而去。

馬上的入雲龍金四，像是覺得天地雖大，但均已被這簫聲充滿了，再也沒有一絲兒空隙來容納別的。

他的心魂，彷彿已從躍馬奔馳的草原，落入另一個夢境裏，但覺此刻已不再是蕭索的秋天，吹在他身上的，只是暮春時節，那混合着百合花的春風，天空碧藍，綠草如茵——

馬行也放緩了下來，清細的簫聲，入耳更明顯了，入雲龍輕輕地噢了口氣，緩緩勒住馬韁，遊目四顧，他那張本已被酒意染得通紅的面孔，不禁在霎眼之間，就變得蒼白起來。

四下林木仍舊蒼鬱，一條狹窄的泥路，蜿蜒通向林木深處，這地方他是太熟悉了，因爲在這裏，他曾遭受過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變故。

林中是黝暗的，他雖然無法從掩映的林木中，看出什麼，但是他知道，前面必定有一塊空地，而在那空地上，矗立着的就是那間神秘鐵屋，於是，他心的深處，就無形地泛起一陣難言的慄慄，幾乎禁不住要撥轉馬頭，狂奔而去。

但是，那奇異的簫聲，却也是從林木深處傳出來的，簫聲一轉，四下已將枯落的木葉，都像是已恢復了蓬勃的生氣。

入雲龍枯澀而驚恐的心田裏，竟無可奈何地又泛起一陣温馨的甜意，兒時的歡樂，青春的友伴，夢中的戀人，這些本是無比遙遠的往事，此刻在他心裏，都有着無比的清晰。

他緩緩下了馬，隨意拋下馬韁，不能自禁地走向林木深處，走向那一片空地——

月光，斜斜地照了下來，矗立在這片空地上，那黝黑的鐵騎，顯得更高大而獰惡了，鐵牆的陰影，沉重地投落了下來。

然而，這一切景像，却已被這簫聲溶化了，入雲龍悃然走了出來，尋了一塊大石坐下，舒適而懶散地伸出了兩條腿，他幾乎已忘了矗立在他眼前的建築物，就是那曾吞噬了不知幾多武林高手的性命，甚至連屍骨都沒有吐出來的鐵屋。

簫聲再一轉，温馨的暮春過去了，美艷的初夏都已來臨，轉瞬間，只覺百花齊放，彩蝶爭艷，而那吹簫的人，也忽然從鐵牆的陰影中，漫步出來，一襲深青的羅衫，衿袂飄飄，在月光下望去，更覺瀟洒出塵，却竟是那神秘的華服少年柳鶴亭。

入雲龍金四在心中驚呼一聲！身軀却仍懶散地坐在石上，緩緩抬起手，揚了揚，只因爲他此刻已被簫聲引入夢裏。

柳鶴亭眼中湧出一絲笑意，雙手橫撫青簫，夢幻的繼續吹弄着，目光抬起，望到那一堵牆上，鐵牆裏仍然是死一樣的靜寂。

「奇怪，這裏面的人難道都沒有耳朶嗎？」入雲龍金四在心中暗罵一聲，此刻他已知道這華服少年柳鶴亭，並不是自己所想像的富家公子，却是個身懷絕技的武林俠少，雖然他的來歷，仍是個未解之謎，但他此來的用意，却是顯而易見的。

「這簫聲該能引入這屋裏的『石觀音』呀！假如石觀音也和我一樣是個人，也有着人的情感的話，除非——哼，她不是個人。」

入雲龍金四變動了一下坐着的姿勢，却聽得簫聲越來越高亢，直欲穿雲而入，突又一折，嫋嫋而下，低徊不已。

於是，百花競放的盛夏，就變成了少婦低怨的殘秋，穿林而來的秋風，也變得更爲蕭索了，月光，更明亮，鐵牆的陰影，却更沉重。

入雲龍長長嘆息一聲，林中突然傳來一聲輕微的馬嘶——

他側顧一眼，目光動處，却又立刻凝結住了。黝黑的林木中，突地嬝娜走出一個遍體銀衫的少女，雲鬢高挽，體態若柳，手裏捧着一個三脚架子，在月光下閃着金光。

這少女輕移蓮步，漫無聲音地從林中走了出來，目光在金四身上一轉，又在那柳鶴亭身上一轉，緩步走到空地上，左手輕輕一理雲鬢，就垂下頭去，像是在凝聽着簫聲，又像是沉思着什麼。

入雲龍心中大爲奇怪，此時此地，怎會有如此一個絕美的少女到這裏來，那知他目光一動，却又有一個少女嬝娜從林中走出，也是一襲銀色的衣衫，高挽雲鬢，體態婀娜，只是手中却捧着一個通體發着烏光的奇形銅鼓。

片刻之間，月光下銀衫飄飄，林中竟走出十六個銀裳少女來，手裏各各捧着一物，在這片空地上，排成一列，入雲龍金四望着這十六個婀娜的身影，一時之間，竟看得呆了，幾不知身在何處。

柳鶴亭按簫低吹，目光却也不禁注目在這十六個奇異的銀裳少女身上，他的簫聲，竟不自覺地略爲有些凌亂了起來。

先頭入林的少女，口中嬌喚一聲，柳腰轉折，將手中的三脚架子，放在地上，另外十五個銀裳少女，幾乎也在同一刹那之間，放下了自己手上捧着的東西，然後又嬝娜走入林中。

空地之上，却多了八面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奇形之鼓，有的在月光下燦着烏光，有的却是通體金色，顯見得質料也全不一樣。

入雲龍一挺腰，站了起來，掠到林邊，却見黝黑的樹林中，此刻已無半條人影，只有自己那匹瘦

馬，垂首站在樹側。

風聲簌簌，簫聲又明亮起來，在這片林木間，嫋嫋四散。

入雲龍長嘆一聲，又悃然坐回石上，此刻這闖盪江湖已數十年的武林健者，心神竟已全被簫聲所醉，縱然轉過別的念頭，也是瞬息即過。

他彷彿看到一個美麗的少婦，寂寞地佇立在畫廊的盡頭，木葉飄飄，羣雁南渡，這少婦思念着遠方的征人，嘆息着自己的寂寞，低哼着一隻悽惋的曲子，目光如夢，却也難遣寂寞。

柳鶴亭雖然仍未識得愁中滋味，却已將簫聲吹得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但他目光轉處，鐵牆內仍然毫無動靜，鐵牆中的人，是否也有這種寂寞的感覺呢？

八面銅鼓，本在月光下各各閃着光芒，但鐵牆的陰影越拖越長，片刻之間，這八面銅鼓也却被籠罩在這片巨大的陰影裏，入雲龍金四的心情，似乎也被籠罩在這陰影裏，沉重得透不過氣來。

驀地，鼓聲「咚」地一響，衝破低廻的簫聲，直入雲際。

入雲龍大驚抬頭，除了那吹着青簫的柳鶴亭外，四下仍然一無人影。

但那八面銅鼓，却一連串地響了起來，霎眼間，但聞鼓聲如雷，如雨打芭蕉，而且抑揚頓挫，聲響不一，居然也按宮商，響成一片樂章，清細的簫聲，立刻被壓了下去。

這急遽的鼓聲，瞬息便在寂靜的山林中瀰漫開來，但在那八面銅鼓之前，却仍無半點人影，入雲龍金四只覺一股寒意，直透背脊，掌心微微沁出了冷汗，翻身站起，遊目四顧，却見那華服少年柳鶴亭，仍然雙手橫撫青簫，凝神吹奏着。

於是，簫聲也高亢了起來。

這鼓聲和簫聲，幾乎將入雲龍的心胸，撕成兩半，終於，他狂吼一聲，奔入林中，飛也似地，掠了出去，竟將那匹瘦馬留在林子裏。

鼓聲更急，簫聲也更清越，但鐵牆後面，却仍是死寂一片，沒有絲毫反應。

柳鶴亭劍眉微軒，知道自己今日遇着了勁敵，不但這鐵屋中的人，定力非比等閒，這在暗中以內家眞氣隔空擊鼓之人，功力之深，更是驚人。

他目光如電，四下閃動，竟也沒有發現人影，只有那匹瘦馬，畏縮從林中探出頭來，昂首似欲長嘶，但却嘶不出聲來。

柳鶴亭心中，不禁疑雲大起，這擊鼓的人，究竟是誰呢？是敵，抑或非敵？這些問題困惑着他，簫聲，也就又低沉了下來。

須知這種內家以音克敵的功力，心神必須集中，一有困惑，威力便弱，威力一弱，外魔便盛，柳鶴亭此刻但覺心胸之中，熱血沸騰，幾乎要抛却手中青簫，隨着那鼓聲狂舞起來。

他大驚之下，方待收攝心神，那知鐵牆後面，竟突然傳出一陣奇異的脚步聲，在裏面極快地奔跑着，只是這聲音輕微已極，柳鶴亭耳力雖然大異於常人，却也聽不清楚。

他心中一動，緩步向鐵牆邊走去，那知突傳來「嗆啷」一聲龍吟，一道青藍的光華，電也似的從夜色中掠了過來，龍吟之聲未住，這道劍光，已自掠到近前，柳鶴亭大驚四顧，只見一條瘦弱的人影，手持一口光華如電的長劍，身形微一展動間，已自飛掠到那八面銅鼓上，劍尖一垂，鼓聲[illegible]然。

這條人影來勢之急，輕功之妙，使得柳鶴亭不禁也頓住簫聲，却見這條人影，已閃電的往一方向飛掠而去，只留下一抹青藍光華，在夜色中一閃而逝。

突地——

林木之中，又響起一陣暴叱，一條長大的人影，像蝙蝠似地自林梢掠起，衣袂兜風，「呼」地一聲，也閃電似的往那道劍光隱沒的方向追去。

這一個突來的變故，使得柳鶴亭愕了一下，身形轉折，掠到鼓邊，只見這八面銅鼓，鼓面竟都當中分成兩半。

他雖已知道方才那擊鼓之人，定是隱在林梢，但這人究竟是誰呢？却仍令他困惑，尤其是持劍飛來的一人，不但輕功好到毫巓，手中所持的長劍，更是武林中百年難見的利器神兵。

柳鶴亭身懷絕技，雖是初入江湖，但對自己的自信頗深，那知今夜一夜之中，竟遇着了兩個如此奇人，武功之高，竟都不可思議，而且見其首不見其尾，都有如天際神龍，一現踪跡，便已渺然，他呆呆地愣了許久，突然想起方才從鐵屋中傳出的那陣奇異的脚步聲，兩道劍眉，微微一皺，翻身形掠到牆邊，側耳傾聽了半晌，但此刻裏面又復寂然，半點聲音也聽不出來。

「這鐵屋之後，究竟是些什麼呢？那石琪——她又是長得什麼樣子呢，她爲什麼如此狠心，殺了這麼多和她素無怨仇的人？」這些疑問，使得他平時已困惑的心胸中，更加了幾許疑雲，抬目望去，只見這道鐵牆，高聳入雲，鐵牆外面，固然是淸風明月，秋色疏林，但在這道鐵牆裏面，該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

柳鶴亭腦海中，立刻湧現一幅悲慘的圖畫——

一個寂寞而冷酷的絕代麗人，斜斜地坐在大廳中的一張紫檀椅上，仰望着天上的明月，大廳的屋

角，掛着一片片蛛網，窗櫺上，也堆着厚厚的灰塵，而在這間陰森的大廳外面，那小小的院子裏，却滿是死人的白骨，或是還沒有化爲白骨的死人。

「這鐵牆後面，該就是這副樣子吧？」他在心中間着自己，不禁輕輕點了點頭，一陣風吹來，使得他微微覺得有些寒意。

於是他再次凝視這高矗的鐵牆一眼，突地咬了咬牙，想是爲自己下了個重大的決定，將手中那支青竹長簫，插在背後的衣襟裏，又將長衫的下擺，掖在腰間的絲帶上。

然後他雙臂下垂，將自己體內的眞氣，迅速地調息一次，突地微一頓足，瀟洒的身形，便像一隻冲天而起的白鶴，直飛了上去。

上拔三丈，他突地疾揮雙掌，在鐵牆上一按，身形再次拔起，雙臂一張，便搭住鐵牆的牆頭，霎眼之間，他的身軀，就輕輕地躍入那道鐵牆後面，躍入那不知葬送了多少個武林高手的院子裏。

牆內仍然月明如洗，但同樣在明亮的月光照射下的鐵牆裏，是不是也像牆外一樣平靜呢？這問題是沒有人能夠回答的，因爲所有進入這間鐵屋的人，就永遠在這世界上消失了踪跡。

但是，這問題的答案，柳鶴亭已得到了。

他翻身入牆，身形像一片落葉似的，冉冉飄落下去，目光却機警地四下掃動，警戒着任何突來的襲擊。

鐵牆內果然有個院子，但院子裏却寂無人影，他飄身落在地上，眞氣凝佈全身，目光凜然四射，院子裏雖然微有塵埃，但一眼望去，却是空空如也，那裏有什麼死人白骨！

「難道她把那些武林豪士的屍身，都堆在屋子裏嗎？」

他疑惑地自問一下，目光隨即掃到那座屋宇上，但見這座武林中從來無人知道眞象的屋子，此刻暗無燈火，門窗也是緊緊地關閉着。

穿過這重院子，他小心地步上石階，走到門前，遲疑了半晌，四下仍然死一樣在靜寂，甚至連他自己的呼吸聲，都清晰可聞。

× × ×

柳鶴亭緩緩伸出手掌，在門上輕輕推了一下，那知這扇緊閉着的門，竟「呀」地一聲，開了一線，他暗中吐了口長氣，手上一加勁，將這扇門完全推了開來，雙腿屹立如樁，生怕這扇門裏，會有突來的襲擊。

自幼的鍛鍊，使得他此刻能清晰地看出屋中的異象，只見偌大一間廳房裏，只有一張巨大的八仙桌子，放在中央，桌上放着一隻沒有點火的蠟燭，此外四壁蕭然，就再無一樣東西。

柳鶴亭心裏更加奇怪，右足微抬，緩緩跨了進去，那知突然「吱」地一聲尖叫，發自他的脚下，他心魄俱落，身形一弓，「刷」地，倒退了回去，只覺掌心濕濕地，頭皮都有些麻了起來，幾乎已喪失了再進此屋的勇氣。

但半晌過後，四下却又恢復死寂，他乾咳一聲，重新步上石階，一面伸手入懷，掏出一個火熠子，發起了火，他雖然能够清晰的看出一切，但是這火熠子此刻的功用，却只是壯胆而已。

一點火，光亮起，這陰森的屋子，也像是有了幾分生氣，他再次探首入門，目光四下一掃，不禁暗笑自己，怎地變得如此胆怯。

原來大廳的地上，此刻竟零落地散佈着十餘隻死鼠的屍身，方才想是他一脚踏在老鼠身上，而這隻老鼠並未氣絕，是以發出一聲尖叫。

但是，他並不就此鬆洩下自己的警戒之心，仍然極爲小心地緩步走了進去，只見地上這些死鼠，肚子翻天，身上並無傷痕。

柳鶴亭心中一動，忖道：「這些老鼠，想必是難以抗拒外面的簫鼓之聲，是以全都死去。」心念一轉：「難道我方才聽到的那種奇異的脚步聲，也是這些老鼠，在未死之前，四下奔逃時所發出的嗎？」於是，他不禁又暗中哂笑一下，謹愼地移動着脚步，走到桌旁，點起那枝蠟燭，燭光雖弱，但這陰森黑暗的廳堂，却倏然明亮了起來。

大廳左右兩側，各有一扇門戶，也是緊緊關着，柳鶴亭一清喉嚨，沉聲道：「屋中可有人麼，在下專誠拜訪。」

死寂的屋子裏，立刻傳來一連串回聲：「拜訪，拜訪……」

但回聲過後，又復寂然，柳鶴亭劍眉一軒，「刷」地，掠到門口，立掌一揚，激烈的掌風，將這扇門「砰」地撞了開來。

廳中的餘光，照了進去，他探首一望，只見這間屋中，也是當中放着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枝蠟燭，此外便無一物。

他心中既驚且怪，展動身形，在這間屋宇裏的每一個房間，都看了一遍，那知這十數間房間，竟然間間一樣，房中一張桌子，桌上一隻蠟燭，竟連桌子的形狀，蠟燭的顏色，都毫無二致。

這整個一座屋宇中，竟然半個人影都沒有，那麼一入此屋的武林豪士，爲什麼便永不復出呢？他們到那裏去了？

這問題雖然只有一個，但在柳鶴亭心中，却錯綜複雜，打了無數個死結，因爲在這個問題，包含着的疑問，却是太多了。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從金鎖子口中，探聽到諫笑姑已挾江采蘋前往長安，遂辭別安慶緒，偕鈕柔兒逕奔長安，途次一小鎮，因尋不到客棧，只好投宿一所凶宅，詎此宅為死城門盤踞練功，英羽到來，致觸其忌，死城門地獄三花出而挑門，英羽施展佛門神功，擊傷三花之一，死城門乃全數撤走，不料就在此際，突遇關西大豪夫婦，獲知敬珍珍就在鎮上客棧安歇，鈕柔兒不忿宣大家出宮冷譏，負氣遁去，英羽只好往見敬珍珍，翌日，相偕續奔長安，至則驀見號國夫人府重門深鎖，英羽只好逕赴皇宮，假扮小太監，闖進宮內與淑妃晤見——

美人白骨縈蔓草

淑妃撇撇嘴，玉手輕舒，挽着他並坐錦榻之上，道：「今天，你有暇了，是麼？那麼你就不必走了……」

英羽道：「謝謝娘娘，但……」

淑妃道：「我叫明璫，不要叫我娘娘，號國夫人沒有告訴你麼？」

英羽道：「在下一介草民，怎敢如此大胆！」

淑妃一哼道：「你擅闖皇妃寢宮，就不算大胆了？放心吧，皇上已經御駕親征，宮中警衞也全部帶走，你住在我這兒不會有什麼的，至於素娥姊姊那兒，我派人通知她一下就成。」

英羽一怔道：「你說皇上已御駕親征？」

淑妃道：「是呀，皇上於今日辰初就出延秋門了。」

英羽道：「延秋門？那不是長安城的西門麼？安軍在東，他却出了西門，這不是背道而馳麼？」

淑妃一楞道：「這就非我所知了。」

英羽道：「他還帶了些什麼人？」

淑妃道：「除了太子，就只有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及楊玉環等隨行。」

英羽道：「號秦兩位國夫人重門深鎖，難道她們住到宮裏來了不成？」

淑妃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此話當眞？」

英羽道：「我曾親往號國府邸，那還假得？」

淑妃面色數變，最後恨恨的一跺脚道：「他逃了，却拋下了我……」

英羽道：「安軍取得潼關，長安旦夕難保，妳

應該及早離開皇宮才是上策。」

淑妃道：「好，我跟你走。」

英羽道：「這個……」

淑妃一嘆道：「是皇上拋棄我，並不是我爲婦不貞，我跟你走，良心上並沒有半點不安，而且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集一人，孤衾獨枕的生活，已浪費我不少青春了，願作平民婦，莫爲帝王妻，我會好好的服侍你的。」

英羽道：「妳聽我說，明瑙！我要追趕皇上，不能帶妳同行，妳就住在宮裏吧，大燕帝國的晉王安慶緒與我有舊，我會設法讓妳不受驚擾的。」

淑妃柳眉一皺道：「你爲甚麼要追趕皇上？」

英羽道：「我有極端重要之事尋找一個名叫諫笑姑的，只有秦國夫人才知道她的下落。」

淑妃道：「你能夠斷安秦國夫人是跟皇上去了麼？」

英羽道：「我想對楊氏姐妹的離開長安，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推測。」

淑妃幽幽道：「我不便阻止你去追秦國夫人，但我不能在宮中呆等，唉，如是安軍當眞進入長安，亂軍奸民，都將大施淫虐，我是一個無拳無勇的弱女子，你放心讓我獨居洪爐之中？」

英羽默然半晌，面色一整道：「我可以帶妳出去，不過有兩點我必須預作聲明。」

淑妃道：「你說吧。」

英羽道：「第一，我不是一個好丈夫，而且我已經有了幾個妻子，因此，咱們之間只能有朋友的緣份，第二，我帶妳出宮之後，咱們就各奔前程，情非得已，希望妳能夠諒解。」

淑妃嘆息一聲道：「世局動亂如此，你叫我何去何從？」

是的，一個久處深宮的弱女子，一旦流落街頭，前途可能是悲慘的，英羽既願帶她出宮，就該全始全終，給她一個妥善的安排。但，他如何對敬珍珍說明呢？單說宣大家就可能生出誤解。

撒手一走麼？他硬不下這個心腸。最後，他終於決定帶她到客棧再說，段季二位正當英年，不妨來個移花接木之計。

皇城無主，六宮凌亂，他們利用黑夜掩護，很輕易的逃了出來。

回到客棧之後，英羽對敬珍珍自然有個詳細的交待，並說明移花接木，爲段季二人相機促成一段良緣。然後，他長長一吁道：「皇上逃走了，長安可能會旦夕陷落，我想去追詢號國夫人，咱們也趁早離開是非之地。」

敬珍珍道：「別的我不反對，但追趕號國夫人之事希望你要愼重考慮。」

英羽道：「珍珍，妳是說……」

敬珍珍道：「皇上親率城防精銳，及北衙禁衞軍的高手，你想咱們能夠接近楊氏姊妹麼？」

英羽道：「我知道，但咱們別無選擇。」

敬珍珍道：「爹乾見多識廣，咱們請他老人家來跟咱們出個主意，月媚妳去將商老英雄請來。」

月媚應聲奔去，片刻之後，商陵宣大家夫婦聯袂而來，敬珍珍英羽向兩位老人家請過安，才將英羽要追趕皇上的決定說出。

商陵略作思忖道：「辦法是有一個，我說出來你們作個參考。」

敬珍珍道：「乾爹，你還要跟女兒客氣麼？快說吧。」

商陵道：「要見到楊氏姊妹，必須是能夠接近皇上之人，你們想咱們之中誰能接近皇上？」

敬珍珍啊了一聲道：「只有淑妃才能接近皇上，相公，你去跟她談談。」

英羽道：「辦法是好的，只是與她脫離皇宮的初衷有點不符……」

宣大家道：「由老婆子扮宮女跟着她，保證她怎樣去怎樣回來。」

經過一番研究，他們作了以下的決定。

由宣大家扮宮女隨淑妃先行，商陵率英羽等在後面跟進，並於翌晨天色破曉之時，便向延秋門出發。

×　×　×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由於潼關棄守，唐室不得不放棄長安，但玄宗幸蜀却是楊國忠的主張，因爲在四川，他有極爲深厚的潛勢力，朝廷遷到成都，他更可爲所欲爲了。

玄宗是以親征爲名的，除了太子宰相及楊氏姊妹，一般王公大臣，妃子皇孫均不及携帶，所謂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一代帝王的晚景，已經够凄涼的了。

當離開長安百餘里，到達與平縣西的馬嵬坡時，突然大軍不發，士卒嘩變，爲這枝逃亡的隊伍，帶來一陣驚心動魄的騷動。

車駕停頓了，禁衞軍火速散開，在四周佈置了一道保護皇上及太子的防衞。

遽變突生，楊國忠心頭一震，他正待派人查問六軍不發的原因，一片駭人的高呼已傳入他耳鼓。

「楊國忠賣官鬻爵，逼反東平郡王，他是罪魁禍首，請皇上賜死楊氏姊妹……」

一呼百應，聲震山岳，連皇室的親信禁衞軍，也參加了呼喊者的行列，馬嵬坡前已形成無比凶險的場面。

楊國忠的威嚴喪失了，他手足無措，面白如紙，但這一代權奸，依然欲作臨危掙扎。

他向韋見素連連打躬作揖道：「大人，請救救下官……」

韋見素歉然道：「羣情如此激憤，下官實在無能爲力，依下官之見，大人還是去求見皇上吧。」

在無可奈何之下，楊國忠只得趨撲玄宗車前跪地哭求道：「稟皇上……」

玄宗一嘆道：「你聽到了？」

楊國忠道：「微臣掌理國政，難免有開罪他人之處，伏乞皇上開恩，念微臣不無微勞……」

玄宗回顧韋見素道：「你去宣朕旨意，楊相國干犯法紀，自有國法裁制，叫趙都統安撫衆心，立卽率隊起程。」

韋見素道：「臣遵旨。」

韋見素找到神策營都統趙奕宣達玄宗旨意，趙奕遵命高聲宣佈，但羣情依然激憤，嘩變並有逐漸擴大之勢。

趙奕大爲震怒，手揮長刀，將衝近身前的士卒劈倒兩名，只是他並不能收到殺雞警猴之效，士卒前衝之勢，較適才更爲激烈。

趙奕搖搖頭道：「大勢所趨，楊相國只怕難以保全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韋見素只得向玄宗據實稟報，玄宗遲疑良久，終於命令禁衞軍將身如篩糠的楊國忠牽了下去。

奸相馬前授首，似未能平復激動的羣情，人們高呼着，要將楊氏三姝併屍坡前。

士卒過份的要求，玄宗無法再行忍耐，他掀開車簾，沉聲叱喝道：「人皆有妻，難道朕連妻子都不能保全麼？」

士卒中有人高呼道：「楊氏姊妹蠱惑君聽，致造成安祿山之亂，皇上可以擁有三宮六院，但必須誅除楊氏姊妹以謝國人！」

玄宗勃然大怒，他認爲以帝王之尊，竟不能保全所愛之人，天下奇辱，將莫過於此，因此他想指揮親信禁衞軍與叛亂者作孤注一擲。

韋見素見狀大驚，急跪伏馬前，道：「安逆叛亂，四海騰沸，皇上宜安撫人心，才能確保我朝萬世基業，小不忍則亂大謀，請皇上以大局爲重！」

玄宗長長一嘆，一代人君竟洒下幾滴悲傷的淚水，道：「朕疲倦了，你與趙都統瞧着辦吧。」

玄宗掩面回車，亂軍之中已竄起幾條人影向嬪妃的宮車撲去。

楊貴妃被牽了出來，三尺白綾，花鈿委地，眼看婉轉蛾眉，就這麼橫屍馬前，絕代妖姬，下場如此的悽慘！

幾乎在同一時間，一條人影由另一輛宮車竄出，身形幾個起落，已在十丈之外。

那自然是秦國夫人了，在宮眷之中，除了她誰能有如此驚人的身手！

但楊氏三姝，艷名遠播，雖然她們是當朝人主的禁臠，私心愛慕者似大有人在，此時孤鳳失恃，人們焉能放過於她。

於是，四條人影由亂軍中先後竄起，像流星趕月一般，在她身後緊緊的追逐着。

在奔過兩座山頭之後，她終於被身後四人追到，第一個追到的是邊令誠，這位孤烟門的高手，輕功之高，卓然人所難及。

接踵而至的是楊仲鯨，他是金槍楊百揆的嫡子，現任天武軍馬步都虞侯，此人容貌俊美，儀表不俗，在天武軍中，頗有一點權勢。

緊跟着神策營的都統浦元，及羽林軍的散常侍華品格聯袂而至。

這四人的地位雖有高低，但系統各不相屬，論實權，則首推邊令誠，他可以出入禁宮，接近帝王，縱然是當朝宰輔，封疆大吏，也要對他禮讓三分了。

因此，當楊仲鯨等到達之時，他雙眉一挑，冷冷道：「你們做甚麼來的？」

後來的三人，以華品格職位較高，因而他雙拳一抱道：「下官等想助大人一臂之力。」

邊令誠冷冷一哼道：「邊某還不致窩囊得對付不了一個婦道人家，皇上安全要緊，你們給我回去吧！」

華品格一陣遲疑道：「這個……」

邊令誠取出他那柄薄如柳葉，似劍非劍的奇門兵刃，道：「各位是想違抗邊某的命令麼？」

此人說話之時，雙目中，已射出一片殺機，華品格心頭一震，說道：「大人息怒，下官遵命就是了。」

華品格打了退堂鼓，蒲元及楊仲鯨自然也不敢招惹殺身之禍，他們向邊令誠躬身一禮，便向來路退了回去。

一絲冷酷的笑意，掠過邊令誠的面頰，他向華品格三人的背影瞥了一眼，身形一轉，道：「國夫人原來是武林中人，邊某幾乎失之交臂……」

秦國夫人淡淡道：「一點鄉下把式而已，否則怎會逃不脫邊大人的掌握！」

邊令誠道：「好說，國夫人如非帶着令姊，邊某只怕難以追及。」

這也許正是秦國夫人失策之處，她不該帶着一個絲毫不會武功的號國夫人的，但姊妹情深，她怎

能不顧姊姊的生死而隻身逃走！

此時，她讓虢國夫人避往巨石之後，伸手向頭上一摸，取出一枝梅形步搖，道：「邊大人是要捉我回去麼？」

邊令誠道：「爲了皇上的安全，不得不請國夫人平息羣憤。」

秦國夫人黯然一嘆道：「國忠玉環都已遭難，邊大人還要對兩名弱女子趕盡殺絕！」

邊令誠道：「邊某並非不近人情，只是無法不爲皇上的安全着想。」

秦國夫人道：「罪首既已伏誅，皇上會安全的，希望邊大人能够高抬貴手，爲愚姊妹留下一線生機。」

邊令誠目光一轉，道：「邊某有心爲國夫人開脫，但私縱之罪，邊某只怕担待不起，要不……」

秦國夫人見邊令誠語氣隱晦，猜不透他究意是何居心，因而試探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大人如能讓愚姊妹手下超生，愚姊妹當對大人盡一點心意。」

邊令誠哈哈一陣大笑道：「說得好，請問那心意二字怎樣解釋？」

秦國夫人道：「愚姊妹喪國亡家，已是天下的罪人，那心意二字麼……」

邊令誠踏前一步道：「楊氏姊妹，國色無雙，夫人如能讓邊某一親芳澤，任何危難，邊某願一肩承担。」

秦國夫人幽幽道：「大人前程似錦，怎能爲婦人女子而如此菲薄……」

邊令誠哈哈一陣狂笑道：「爲美人帝王可以傾國，邊某這個閹者監算得甚麼！」

秦國夫人道：「大人既對賤妾如此錯愛，賤妾怎敢再愛惜殘敗之身，但紅顏易遭天妒，縱能得到賤妾，只怕也不是大人之福！」

邊令誠一哼道：「邊某就是不信這個邪……」語音未落，左掌倏飛，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扣向秦國夫人的腕脈。

秦國夫人驚呼一聲，足尖一點，倒退三步，道：「大人是不信任賤妾了，你瞧瞧他們是誰？」

邊令誠向秦國夫人所指之處一瞥，果見七八條人影，向他們狂馳而來，他雙眉一挑，道：「妳去照顧令姊，這般人由我來對付。」

一頓接道：「不過妳要放聰明一點，邊某爲了妳可以與天下之人爲敵，也可以聯合天下之人擒拿於你！」

秦國夫人一嘆道：「茫茫四海，賤妾已無容身之處，我不會逃走的，大人。」

邊令誠道：「妳知道就好，快去。」

秦國夫人剛剛轉入石後，只見風聲颯然，八條人影已在邊令誠的身前一字排開。

邊令誠心頭一懍，向爲首的高大老者拱手一禮，道：「原來是尚大俠，當眞幸會得很。」

原來那身材高大，虬髯繞腮的老者，是當代武林幾個有數魔頭之一的武林獨夫尚霸天，緊挨他身旁的是他的獨子浪蝶尚岱，女兒尚小雲尚曉秋，以及四個得意的門徒。

尚霸天雙目一翻，冷冷道：「馬嵬坡前六軍不發，邊大人倒悠閒起來了！」

邊令誠吶吶道：「這個……咳，事關個人機密，恕在下唯以奉告。」

尚霸天冷哼了一聲，回顧浪蝶尚岱道：「岱兒去石頭後面瞧瞧，看有什麼機密之事，值得如此神秘的！」

尚岱應了一聲，彈身一躍，逕向秦國夫人隱身之處撲去。

邊令誠暴喝一聲道：「站住！」點足彈身，一掌飄出，一股勢如山嶽的剛猛暗勁，迎胸向尚岱撞了過去。

尚岱擰身斜竄，避過那迎胸一擊，同時左掌疾吐，猛抓邊令誠的右腕，右手五指一駢，逕向對方的脅下插去。

邊令誠身形陡旋，右手食中二指一挺，一股勁風，點向尚岱左掌的少府穴。

這兩人一搭上手，便是辣手頻施，招招險着，十招不到，已打得驚心動魄。

尚霸天向門塲瞧了一陣，道：「韓江，去替你師弟瞧着一點，邊大人是孤烟門的一流高手，他不會怪你們倚多爲勝的。」

韓江渾號屠戶，是尚霸天的大弟子，此人心黑手辣，殺人無數，因而在江湖上獲得屠戶的贈號，此時一聲暴諾，揮刀便撲，聲勢之猛，縱然是出柙的猛虎，只怕也會望而却步！

武林獨夫尚霸天，以舞陽刀法雄視宇內，當代使刀各派，無人能出其右。

尚家刀法，據說傳自戰國時代的秦舞陽，一刀在手，千軍辟易，氣勢之盛，足可傲視武林。

邊令誠也是使刀的大行家，他的刀法是以輕靈巧快見長，招式的凌厲兇狠，較舞陽刀法還要勝過幾分，此時雖是以一敵二，依然有攻有守，並逐漸掌握戰局。

尚霸天濃眉一皺，道：「巴樵到石後去瞧瞧，到底是什麼秘密，會使邊大人如此拚命！」

假善人巴樵是尚霸天的四弟子，此人年歲不大，却有一肚子壞水，他還未挪動脚步，首先叫了起

來，道：「大師兄小師弟快些給他幾下狠的，師父叫我去石後瞧瞧，咱們可不能去人現眼！」

他這一喊，邊令誠難免就慌了手脚，他不僅無法抽手攔阻巴樵，招式一亂，還被韓尚二人迫入下風。

假善人巴樵微微一笑，身形一晃，便已撲向石後，但，他只是瞥了一眼，立即躍出，道：「師父，那兒什麼也沒有。」

尚霸天神色一怔，道：「不必打了，邊大人，你究竟在做些甚麼？」

邊令誠目光一轉，道：「事到如今，我只好直說了，尚大俠可曾見到一個與在下晤談之人？」

尚霸天道：「不錯，那人是誰？」

邊令誠道：「敝師嫂沈雪娘。」

尚霸天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邊令誠道：「在下可以走了麼？尚大俠。」

尚霸天道：「老夫一時魯莽，邊大人請勿見怪，大人請。」

邊令誠道：「事出誤會，尚大俠不必放在心上。」轉身一躍，逕向石後急馳而去。

假善人瞅着邊令誠的背影一哼道：「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話，師父，咱們要不跟去瞧瞧？」

尚霸天道：「孤烟門與咱們素無恩怨，事不關己，就不必管他的是非了，也許姓英的小子已到了馬嵬坡，咱們還是辦正事要緊。」語音一落，逕向馬嵬坡馳去。

× × ×

喪家犬，漏網魚，是秦國夫人目前的寫照，總算不錯，她終於逃出了邊令誠的掌握。

不過，她認爲前途並不樂觀，因爲孤烟門的輕功舉世無雙，不會武功的虢國夫人成了她的累贅。

淫淫香汗濕透羅衣，酥胸起伏，在不停的喘着大氣，但，她無法停止，仍揹着她的姊姊，在作亡命的奔逃。

虢國夫人一嘆道：「妹妹，歇一會兒吧，妳太累了。」

秦國夫人道：「不必担憂，姊姊，我……還不太吃力……」

「唉，都是我害了妳……」

奔過山頭，馳過原野，在一片樹蔭之下，她們停了下來，適才的一陣急馳，秦國夫人已使盡了全力。

她從未涉足江湖，但她却是諫笑姑及梅二姑的師妹，纖纖玉手之中，有着降龍縛虎之力。

只是深宮十年，金裝玉裹，過於安樂的生活，幾乎使她忘記了武功，現在禍起蕭牆，奇變陡出，她心身兩面都有難以適應的感覺。

如今，她逃出了邊令誠的魔掌，但茫茫前途，何處是宄家？

自然，只要找到了海天禍水諫笑姑，她必可獲得定身立命之處，可惜她與諫笑姑的聯絡是被動的，諫笑姑可以隨時找到她，她却從不知道海天禍水的所在，那麼時至今日，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唉……」

白雲縹緲，遠山如烟，大自然的景色是美麗的，只是往事那堪回首，偶憶前塵，怎能不令她深深的嘆息。

虢國夫人微微一笑道：「妹妹……」

秦國夫人漫應道：「什麼事？姊姊。」

「妳騙得我好苦！」

「我幾時騙過姊姊了？」

「還說沒有，我怎麼不知道妳習過武功？」

「這個姊姊不能怪我，那年師父本來想教妳的，可是妳却不願跟她行來……」

「哦，原來那個老尼姑還是一個武林異人！」

「咱們不要談這些了，姊姊，今後可有什麼打算？」

「我麼？想找一個人……」

「誰？」

「他……」

「嗯……」

「看來姊姊對他似乎十分嚮往？」

「能够讓姊姊如此傾心，他必然是一個非常之人了。」

「不錯，他是一個當代奇男子，人間大丈夫，姊姊閱人萬千，就從來沒有碰到像他這樣一個令人喜愛的可人兒。」

「聽姊姊如此說法，連小妹也動了心了，他究竟是誰？」

「妳認識的，他就是英羽。」

「啊，原來是他！只是，喜愛他的女人十分之多……」

「這個，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他喜歡姊姊就行了。」

「姊姊說的對，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能够有一個值得咱們去愛，而又喜歡咱們的知心人兒，也就不枉所生了。」

她語音一頓，忽地面色一變道：「不好，咱們快逃！」

虢國夫人大吃一驚道：「是邊令誠來了？」

秦國夫人說道：「不是邊令誠，但人數極爲衆多！」

虢國夫人道：「當眞麼？我怎麼一個人影也瞧

不見？」

秦國夫人道：「小妹不會欺騙姊姊的，咱們快逃，再遲就來不及了。」

她扶着虢國夫人立起身形，還未邁動脚步，已被兩三百名大漢圍了起來。

他們是長安皇都的城防軍，也有屬於北衙四軍的兵勇，他們由華品格，蒲元，楊仲鯨，及裘廷舉四人率領，將楊氏姊妹圍得水洩不通。

秦國夫人目光一轉，道：「華大人如此興師動衆，就爲了緝捕咱們兩個婦道人家？」

華品格道：「下官決無此意，國夫人千萬不要誤會。」

秦國夫人頗覺意外的道：「那是賤妾多疑了，華大人如無別事，愚姊妹想就此作別。」

華品格哈哈一笑道：「楊氏姊妹的美麗，可使人君傾國，壯士忘身，咱們不惜背叛皇上，放棄名位，焉能讓國夫人就此一走！」

秦國夫人一震道：「賤妾不明白華大人在說些什麼？」

都統蒲元不懷好意的一哼道：「咱們想跟國夫人親近親近，明白了吧？」

虢國夫人輕俏的一笑，接道：「原來如此，這倒是愚姊妹的一份榮幸，不過……」

虢國夫人嬌小艷麗，應爲楊氏姊妹之冠，只是個性疏狂，十分任性，縱然是一代人君，只要稍忤其意，就可能立遭白眼，玄宗曾想將她納入後宮，但始終未能如願。

此時她輕俏一笑，當眞百媚俱生，數百名兇悍無比的壯士，登時如沐春風，連骨頭都好像輕了幾分。

蒲元一雙充滿淫邪的目光，一直在虢國夫人的嬌軀上打轉，聞言接口道：「不過怎樣，國夫人但請吩咐。」

虢國夫人微微一笑道：「蒲大人當眞對咱們姊妹如此賞識麼？」

蒲元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何況國夫人美逾仙姬，人世罕覩，蒲某如能長侍粧台，嘿嘿嘿……」

虢國夫人面色一沉道：「愚姊妹並不是野草閒花！蒲大人可曾想到。」

蒲元搓搓手，尷尬的一笑道：「是，是，國夫人，下官怎敢存有那荒謬的想法。」

虢國夫人微微一笑，秀目流轉，向華品格、裘廷舉、楊仲鯨等瞥了一眼，道：「各位大人呢？可否表示一點意見？」

華品格輕咳了一聲，說道：「國夫人明鑒……咱們……咳，確曾有着非份之想，但是並無半點褻瀆之心。」

虢國夫人道：「你們自問比邊令誠如何？」

華品格等再也想不到虢國夫人會有此一問，一時之間，全都噤若寒蟬。

虢國夫人撇撇嘴道：「愚姊妹雖已喪國亡家，可也不能嫁給一個甘居下流之人……」

蒲元昂然道：「國夫人說的是，蒲元自知難與邊令誠相抗，但大丈夫寧折不彎，要腦袋可以，決不接受邊某半點侮辱。」

虢國夫人道：「好，這才够種，只是……」語音一頓，一瞥勾魂奪魄的眼神，向華品格等三人拋了過去。

楊仲鯨向虢國夫人瞧了一眼，道：「人生自古誰無死，替美人賣命是值得的，只是國夫人可能忽畧了一項問題……」

虢國夫人心頭暗懍，她發覺這位馬步都虞侯是一個心機深沉的人物，但仍然輕顰淺笑的啊了一聲道：「我忽畧了什麼？楊大人說說看。」

楊仲鯨道：「咱們四人聯手，剪除邊令誠並不是太過困難之事，可是夫人姊妹兩個，咱們却有四人……」

華品格道：「說的是，如若咱們再來一場火併，很可能會落個同歸於盡……」

虢國夫人淡淡道：「華大人是說咱們姊妹沒有誠意了！其實姻緣本屬天定，半點也勉強不得，各位如能除去邊令誠，那就要看各人的緣份了。」

語音一頓，續道：「邊令誠是怎樣一個人物，各位必然十分明白，如果他當眞找來此處，各位除了聯手相抗，請問你華大人還有什麼辦法能够逃得活命！」

虢國夫人語驚四座，華品格等全被嚇得變了臉色，邊令誠的聲威實在太過驚人了，連手握虎符的封常清及高仙芝都被他斬於軍中，像華品格等這些芝麻大的官兒又算得了什麼？

何況他們背叛唐室，已犯下不赦之罪，如被虢國夫人不幸言中，他們除了放手一拚，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華品格究竟不是一個等閒的人物，他神色一肅，道：「邊令誠不會放過咱們，同樣也不會放過國夫人，咱們應該是風雨同舟，彼此合作才對。」

虢國夫人道：「要愚姊妹怎樣合作，華大人不妨明白相示。」

華品格沉沉道：「國夫人是唐室的罪人，咱們是唐室的叛徒，現今唯一求生之路，只有投向大燕帝國——。」

虢國夫人道：「華大人認爲大燕帝國足可憑恃

麼？在我看來安祿山不過是燕雀處堂罷了……」

虢國夫人語音未落，一股笑聲，忽自右側遙遙傳來，道：「好見識，果然是一個秀外慧中的美人兒。」

那人笑語之聲，初聽起來像似在一里以外，但語音未歇，一名白衣白帽，高大得像鐵塔般的巨人，已在十丈之外的土丘上冒了出來。

華品格心頭一懍，道：「你是誰？」

白衣人桀桀一笑道：「不必管我是誰，你們還是好好的應付那個要命的傢伙吧！」

華品格順着他的目光，向前一瞥，果見一條人影像矯矢劃空一般，遠遠急馳而來，他神色凝重的回顧蒲、楊二人道：「是邊令誠來了，兩位有什麼意見？」

蒲元道：「跟他幹！咱們兩三百口子，難道眞箇怕他不成？」

華品格道：「裘兄呢，你怎麼說？」

裘廷舉道：「蒲兄說的不錯，良機不再，咱們不如趁他人單勢孤，收拾掉這個可怕的敵人！」

華品格道：「好，咱們北衙的打頭陣，楊兄弟帶城防軍替咱們做接應。」

楊仲鯨道：「遵命！」

華品格舉手一揮，近百名北衙兵勇，立卽擺開了一個待命衝殺的陣勢，他與蒲元及裘廷舉併立陣前，全神貫注來人，準備給他迎頭一擊。

眨眼之間，那人影已出現在十丈以內，不錯，他果然是邊令誠，一個心黑手辣的危險人物。

他瞧出是華品格等排列的陣勢，陰森森的面頰之上，現出一片訝異之色。

最後十丈距離，他走得極爲緩慢，但每踏出一步，眉宇之間必然湧起一股煞氣，瞧他那鷙猛的神態，令人有點不寒而慄。

九丈、八丈、七丈，雙方的距離，在逐漸的縮短……

這片山坡之上，籠罩着一股詭異的氣氛，每一個在塲之人，都有被人揑着頸子的感覺。

沒有人敢喘出一口大氣，整片山坡，幾乎落針可聞……

唯一的音响是邊令誠的脚步之聲，蹬，蹬，蹬，如同金玉擲地，清脆宏大而扣人心弦。

華品格、蒲元、裘廷舉，這幾位北衙高手，面色在不斷的轉變，冷汗也在不停的滲出。

當邊令誠距離他們八尺遠近，裘廷舉似乎承受不住那驚心動魄的壓力而搖搖欲倒。

這是華品格等一項危機，不待接戰，在氣勢上他們已陷於必敗，可能因此而落得萬刼難復！

因而，他撮口一聲長嘯，道：「姓邊的，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還待怎樣？」

邊令誠脚下未停，只是冷酷的一哼，道：「何止要你狗頭點地，本大人還要用你們的心肝去餵忘八呢！」

此人威稜四射，語氣冷酷，面對兩三百名驃悍的壯士，竟將他們視同無物一般。

一個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他極度的壓力，將這股亡命之徒迫入瘋狂境界。

首先蒲元一聲怒吼，「咱們拚了……」

接着，吼聲震耳欲聾，北衙壯士像潮水般湧了上去……

這是一塲驚人而慘無人道的混戰，刀光劍影，人影縱橫，鮮血，在狂噴着，殘肢斷股，在四散的飛落。

邊令誠的武功實在太過驚人了，奇門刀揮動之際，當眞是刀刀見血，橫屍遍地。

他是虎入狼羣，但狼太多了，他也感到殺不勝殺，而且華品格等並非庸手，時間一久，他的威力就消失大不如前。

當他們捨死忘生的拚鬥之際，却讓旁觀者檢了便宜，人影一閃，那名白衣白帽的巨人，已像幽靈一般飄到楊氏姊妹的身前，此人身法之奇，行動之快，實在令人難以思議，秦國夫人武功雖是不弱，仍瞧得心頭一懍。

白衣人武功雖高，長像却令人不敢恭維，一張匾平的面頰，刻畫着一些零碎，如果說那就是五官，走盡天下，只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醜惡之人了。

他張開那張血盆大口，露出一嘴焦黃而長短不齊的犬牙，一笑道：「兩位美人兒，在下這廂有禮了。」

他伸出一雙特長的手臂，向楊氏姊妹拱手一禮，兩隻豆大的眼珠，却在虢國夫人的嬌軀上往返掃射。

虢國夫人面色一寒，冷冷一哼道：「咱們不認識你……」

白衣人道：「這個不要緊，一回生，二回熟，咱們來日方長，以後妳會喜歡我的。」

虢國夫人鄙夷的一哼，道：「閣下似乎十分自信？」

白衣人道：「你說對了，當今之世，還找不出敢於不聽本人命令之人。」

虢國夫人不耐的揮揮手道：「咱們姊妹對狂妄自大之人不感興趣，閣下走吧。」

白衣人哈哈一笑道：「走？那可不成，妳對我不感興趣，那是妳的事，只要我喜歡妳，妳就得做

我的老婆！」

虢國夫人哈哈一笑道：「我時常聽人說癩蝦蟆，原來癩蝦蟆竟是如此一副難堪的嘴臉！」

白衣人面色一變，道：「小妖精，妳敢出語傷人！」長臂倏的一伸，一把向虢國夫人的酥胸直抓去。

這一抓，當眞快如閃電，別說虢國夫人不會武功，就是她習過武功，也不易逃過白衣人這一記毒着。

好在秦國夫人就站在虢國夫人的身側，她自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胞妹被別人開腸破肚，因而一聲嬌叱，纖指一駢，玉掌斜斜一揮，猛向白衣人的腕脈劃去。

白衣人似乎想不到秦國夫人身負武功，一時大意，幾乎着了她的道兒，他足尖一點，倒竄三尺，雙目一睜，哈哈一陣狂笑道：「原來妳還是一個大行家！很好，我原本只要一個的，現在只好一箭雙鵰，享享齊人之福了。」

語音一落，彈身疾進，兩隻長臂吞吐之間，一連拍出三掌，末了還使出一記巧拿。

三掌連施，幾乎是一氣呵成，最後一記巧拿，更是時間火候妙到巔峯，秦國夫人的一條粉臂，便落到白衣人的掌握之中了。

交手不過一回合，溫香便已在抱，白衣人得意的狂笑起來，但剛剛笑出一聲，忽又戛然而止，他那鐵塔似的身軀，竟忍不住一陣顫抖。

原來當秦國夫人左腕被扣的同時，右掌已使盡平生之力拍了出去，但白衣人太過自信了，他認爲已經扣到對方的腕脈，她的眞力就難以提運，縱然讓她拍上一掌，還不是與搔癢沒有什麼兩樣。

估不到這一掌之力不僅大得驚人，秦國夫人還將一隻三寸長短的槍形步搖送進他的左胸之內，雖然白衣人的武功十分之高，那隻步搖也沒有傷到他的穴道，但這意外的一擊，終於使他痛得出聲。

他額頭暴出了冷汗，雙目中射出了凌厲的煞光，右掌忽地一抖，將秦國夫人的嬌軀帶得拋了起來，左掌疾吐如風，分毫不差的印在她後胸之上。

白衣人不再管秦國夫人的死活，逕自反臂一撈，攬着虢國夫人的纖腰，身形一晃，向西北山區急馳而去。

在楊氏姊妹來說，當眞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馬嵬坡的變故已經够不幸的了，離開了馬嵬坡，她們仍然沒有擺脫接踵而來的噩運。

現在秦國夫人身負重傷，五臟都已移位，縱有靈丹妙葯，也無法挽回她的生命了，但她還在支撐着，就這麼離開人間，她似乎有點死難瞑目。

× × ×

山坡上的拼鬥還在繼續着，北衙的近百兵勇，剩下的也不足二十。

裘廷舉做了邊令誠的刀下亡魂，華品格及蒲元也已劍傷被體，幾乎失去戰鬥之力，所幸邊令誠也成了強弩之末，他想收拾這悍然不退的二十來名反抗者，已有力難從心的感覺。

令人難解的是楊仲鯨，他原是華品格的同夥人，此時却按兵不動，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當華蒲二人再度接下邊令誠一招猛擊之後，他們的嘴角已滲出縷縷血絲，蒲元喘息了一陣，回顧楊仲鯨道：「你怎麼了？楊大人，咱們進了鬼門關對你可沒有什麼好處！」

楊仲鯨倒提金槍，趨至蒲元身前，道：「兄弟未得邊大人之命，怎敢擅自插手，你既嫌活得太長，楊某就給你一個痛快吧。」

楊仲鯨態度曖昧，蒲元對他早已具有戒心，但估不到他會倒戈相向，在這個節骨眼裏，來個落井下石的。

他想奮起相抗，可惜爲時已遲，長刀還未舉起，楊仲鯨的金槍已插進他的胸膛。

這位臨陣賣友的金槍傳人，當眞無恥已極，他拔出插進蒲元胸膛的金槍，再向邊令誠躬身一禮道：「卑職參見大人。」

邊令誠一哼道：「戰場之上不必多禮。」

楊仲鯨道：「卑職被蒲元做了手脚，直到現在才恢復過來……」

邊令誠哦了一聲道：「好，這些叛逆交給你了，我到那邊去瞧瞧。」

楊仲鯨道：「大人請，卑職不會誤事的。」

邊令誠離開鬥場，直奔楊門姊妹適才立身之處，他知道，她們曾經碰到麻煩，但苦於無法分身，現在他來了，而寂寂空山之中，只是一片蕭索的景象。

最後，他發現了秦國夫人，這一代尤物，已到油盡燈枯的境地。

在邊令誠的字典裏，沒有同情，也沒有關心，縱然死盡天下之人，他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

然而，他對秦國夫人的不幸，却表現出一份難得的關切，竟然伸出一掌，替她輸入一股眞力。

當秦國夫人眉目轉動之時，他就將一掌撤了回來，濃濃一哼，道：「她呢？」

秦國夫人緩緩睜開眼皮，向邊令誠瞥了一眼道：「你問的是誰？」

邊令誠道：「令妹。」

秦國夫人淡淡道：「這就是你讓我延遲死亡的原因？」

邊令誠冷冷一哼，道：「廢話少說，令妹到那兒去了？」

秦國夫人道：「你認爲我會告訴你？」

邊令誠冷冷道：「別忘了我能讓妳多活一刻，也能聽妳立刻死亡！」

秦國夫人道：「你在威脅我？」

邊令誠道：「也許在妳死亡之前，還要遭受抱恨九泉的痛苦，妳信是不信？」

秦國夫人面色一變，道：「你錯了，邊令誠，一個生機已絕之人，還有什麼好怕的！」

邊令誠怒哼一聲，道：「咱們試試！」嘶的一聲，秦國夫人的胸衣，裂了開來，脫穎而出的雙峯在跳動着，雖然生命將要不屬於她了，那凝脂般的肌膚，飽滿堅挺的蓓蕾，似有令人意亂情迷的魔力了。

但邊令誠決無半點憐香惜玉之意，他冷酷的一哼，說道：「楊氏三姝，果然妖冶動人，邊某一人欣賞，似乎有點暴殄天物，要不要再找幾個人來瞧瞧？」

秦國夫人身份何等高貴，縱然她自分必死，此等侮辱也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雖然她五臟移位，功力盡失，但她究是身負上乘武功之人，在激怒攻心之下，一口鮮血，狂噴而出。

這一口血箭是她全部生命的餘力，每一粒血珠，均有洞穿木石之能，也許是邊令誠該遭到報應，血箭不偏不倚，正巧射中他的雙目。

一聲悽厲的慘叫，邊令誠倒了下去，這位巨奸的生命結束了，但他的呼叫却餘波盪漾，又引起另一場兇猛的戰局。

第一批聞言而來的是楊仲鯨，他解決了華品格正要向邊令誠報功，想不到他剛剛投靠的主子，已然遭到報應。

另一批是英羽，他領先馳上山坡，一眼便瞧出血污滿身，衣衫不整的秦國夫人。

由現場情況推想，必然是抵抗強暴所造成的慘局，他與秦國夫人並無深厚的友誼，却無法不對她的遭遇付出一份同情，而且秦國夫人是尋找諫笑姑的重要綫索，對她關心是極爲自然之事。

他止待探視秦國夫人，楊仲鯨已指揮城防兵勇將他們圍了起來，他向楊仲鯨瞥了一眼，道：「你要做什麼？」

楊仲鯨道：「不做什麼，只是請閣下隨咱們去打一場官司。」

英羽愕然道：「在下犯了王法？」

楊仲鯨道：「閣下殺死朝廷命官，自然是犯了王法了！」

英羽勃然大怒道：「你分明瞧見咱們是局外之人，怎能不分皂白，任意誣陷！」

楊仲鯨陰森森一笑道：「那只能怨閣下時運不濟，咱們如是不能緝拿幾個兇手，怎能向咱們的頭兒交差！」

英羽一哼道：「你不妨緝拿試試。」

楊仲鯨哼了一聲，掌中金槍一抖！直刺英羽面門，城防兵勇一聲吶喊，也向敬珍珍等展開攻擊。

英羽舉劍架開楊仲鯨的金槍，回頭向敬珍珍道：「珍珍！這兒的事交給妳了，我要去瞧瞧秦國夫人。」

敬珍珍振腕一揮，劍芒暴漲，將楊仲鯨迫退數尺，原來她已經習會了佛門大慧大乘劍法，勿怪出手一招，竟是如此的凌厲。

楊仲鯨一退，她向英羽回眸一笑道：「你去吧，這兒交給我就是了。」

英羽點足一彈，有如巨鶴翔空，一閃之間，已一手將秦國夫人抄了起來。

也許是迴光返照吧，秦國夫人的神智完全清醒了，她目光一轉，現出一副苦澀的笑容，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能够死在你的懷裏，總算不虛此生了……」

英羽放開脚步，越過一重山頭，她想爲秦國夫人療傷，離開鬥場，是避免打擾的必要措施，因此，他微哼一聲道：「有話待會再說，先替妳療傷要緊。」

秦國夫人幽幽道：「不必了，我五臟都已移位，是神仙也……救不……活……」

她一語未落，已經面色大變，眼看最後的一口氣就要嚥下去了。

英羽大吃一驚，急手按靈台，爲她貫入一股熱力，半晌，她那神光散亂的眸子，終於再度張了開來。

英羽知道她確已回生乏力，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因而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夫人！諫笑姑呢？她在那裏？」

「她……她……被白衣人捉去了……」

英羽一怔，暗忖：「以諫笑姑那身超凡拔俗的武功，竟會被什麼白衣人捉去了，雖然他聽得十分明白，仍有點難以置信，因而又大聲詢問道：「妳說諫笑姑被白衣人捉去了？」

「不……是素娥……被捉去了，你……快去救她……」

「是素娥被白衣人捉去了？」

「是……是的。」

「去了那裏？有多久了？」（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花半邪逞強制服「蛇蝎妖姬」侯堯香，適拾三郎路過，不值其所爲，仗義執言，花半邪不服，雙方遂以十招爲限一搏勝負，只一招，花半邪腕脈便爲拾三郎拿住，花半邪迫得認敗服輸而去，侯堯香心感拾三郎解圍之德，告知花半邪身懷六幅金佛秘圖，要拾三郎往奪，免秘圖武功落入花半邪手中，助長其爲惡武林。拾三郎往秦淮河畔溫柔鄉，找柳嬌嬌，要她說出花半邪下落，柳嬌嬌不肯，迫得拾三郎非動武不可，詎甫出手，柳嬌嬌竟迎以嬌軀，拾三郎責以自重，柳嬌嬌却說動手過招並沒規定運用任何招式，又有何不自重——

嬌娃雖絕色　鐵漢不動情

拾三郎不禁無言以駁，臉色凝寒地道：「柳嬌嬌，天下女人的臉都被妳丟盡了！」

柳嬌嬌冷聲道：「別多說廢話了，要動手就動手吧，否則……」

拾三郎道：「否則怎樣？」

柳嬌嬌道：「你要是不想動手，就在我這『溫柔鄉』住上一段時日，聽我安排，我保証你樂不思蜀，享盡人間艷福！」

拾三郎冷笑道：「柳嬌嬌，妳以爲妳使用那種無恥的手段，我就拿妳沒有辦法了麼！」

柳嬌嬌道：「你如有辦法就繼續動手好了。」

拾三郎目中寒芒一閃道：「好，我就看看妳這無恥的淫婦能無恥到什麼程度！」

話落，倏又抬手探掌朝柳嬌嬌肩胛抓去。

他這回出手，竟然一改先前那種快疾之勢，變得很慢很慢。

柳嬌嬌格格一蕩笑，竟然故技重施，又挺着胸前高聳的雙峯朝拾三郎的手掌迎了上去，口中同時媚笑着說道：「三郎，你可輕些兒個呀！」

這淫婦不但無恥之極，也十分陰險無比，她口裏媚笑地說着不堪入耳的淫言穢語，但是，一隻右手却已暗暗地作着突襲的準備。

拾三郎一隻手掌緩慢地抓出，「迷仙媚娘」柳嬌嬌挺着高聳的胸脯，雙峯顫抖着緩緩迎上……

眼看距離已只在數寸之間，拾三郎的一隻手掌即將按個正着，溫香軟肉入握之際……

驀地，拾三郎哂然一聲冷笑道：「淫婦，妳這

兩塊騷肉我可不敢領教，那會玷污了我的手！」

話聲中，手掌倏地向左一滑，快如閃電地一把攫住了柳嬌嬌的一隻左臂。

柳嬌嬌媚笑地道：「三郎，你以爲……」

話未說完，那隻早已凝勁準備暗襲的右手，突然出指點向拾三郎腰間「氣血」要穴。

這一指若然點中，任憑拾三郎功力所學如何的高絕蓋世，也必經受不起，縱不立刻命斷當場，也非落個重傷倒地不可！

可是拾三郎功力身手均皆高她太多，應變也快她太多。

就在她指力卽將沾衣的刹那，拾三郎突然一聲冷笑，輕輕一帶她的左臂，她那豐滿的嬌軀立刻向旁一歪，點向拾三郎腰間的一指，也就毫厘之差的落了空。

拾三郎冷聲道：「柳嬌嬌，妳怎麼說？」

這時，柳嬌嬌神情反而顯得很平靜地道：「你身手高絕出我意外，旣已落在你手裏，你愛怎麼都可以，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眨了眨妙目道：「我心裏很感奇怪！」

拾三郎道：「奇怪什麼？」

柳嬌嬌道：「以你的身手而言，應該不是武林無名之士，而你這『拾三郎』名字……」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你從未聞聽說過，是不是？」

柳嬌嬌點頭道：「不錯，所以我才感覺奇怪，猜想你這『拾三郎』名字，可能是假不眞。」

拾三郎冷冷地道：「姓名只是一個人的代號，我說我名叫拾三郎就叫拾三郎。」

聲調一落又起，接道：「現在請告訴我，花半邪在什麼地方？」

柳嬌嬌妙目微轉了轉，道：「要是我不肯告訴你呢？」

拾三郎目中寒芒一閃，道：「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妳必須忍受得了那『截脈逆血』的痛苦，妳想妳能麼？」

「截脈逆血」的痛苦，那可眞不是血肉之軀能忍受得了的，柳嬌嬌聽得心頭不禁倏地一寒，道：「你要用那種殘酷的逼我告訴你！」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妳不肯說出花半邪在何處，我只好那樣了。」

柳嬌嬌神色一變道：「看你人品俊逸，一派瀟洒倜儻不俗的樣子，難道你竟生就一副狠毒心腸，絲毫不懂得憐香惜玉麼！」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我縱然懂得憐香惜玉，那也得看是對什麼人，對妳，我可是無從『憐香』，也無從『惜玉』！」

柳嬌嬌道：「那是爲什麼？」

拾三郎冷哼一聲，道：「道理妳自己心裏應該非常清楚！」

柳嬌嬌妙目眨動地道：「難道我不是女人，難道我生得十分難看，很醜麼？」

拾三郎搖頭道：「那倒不是，憑良心說，妳生得不但很美，而且騷媚入骨，妖艷冶蕩，對男人實在具有莫大的魅力，很能令男人爲妳傾倒！」

這雖然全是實話，但都是客觀立場的實話！

柳嬌嬌對於拾三郎這番話頗感意外，神情不由微怔了怔，旋而雙目發亮地望着拾三郎問道：「那麼你對我怎麼還絲毫無動於衷呢？」

拾三郎道：「因爲我跟一般男人不同。」

柳嬌嬌忽地嫣然一笑，嗲聲嗲氣的說道：「而我也和一般女人不同，這豈不是正好麼，你明白了麼？」

嘴裏說着，那豐滿的嬌軀已開始行動地，緩緩地朝拾三郎的懷裏依偎了過來。

拾三郎劍眉一掀，冷聲叱道：「妳想找苦頭吃麼！」

抓着柳嬌嬌左臂的手掌一緊，柳嬌嬌立「呵唷」一聲痛呼，痛呼聲中，她那豐滿的嬌軀反而突然猛朝拾三郎懷裏直撲了過來。

拾三郎不意她會趁機來這一手，急地抬手疾推，那知匆促間未注意，竟推在她那高聳的胸脯上，入手溫柔如綿……

柳嬌嬌口中卻「嚶嚀」一聲，媚笑道：「原來你並不是眞老實呀！」

拾三郎俊臉不禁頓時飛紅，神情大窘，連忙鬆手放開柳嬌嬌的左臂，疾步後退。

然而柳嬌嬌却是得理不饒人地格格蕩笑道：「三郎，你感覺怎樣？還滿意麼？……」

她口裏嗲聲說着，一隻手竟抬起胸前，索性拉開了衣襟，露出了那凝脂般雪白的酥胸，和那高挺着的……

拾三郎星目寒芒電閃地叱道：「柳嬌嬌，妳太不要臉了！」

叱聲中，抬手一指點出。

柳嬌嬌軀倏地一顫，目露駭色地道：「拾三郎，你當眞……」

話未說完，嬌軀已開始劇烈地顫抖，臉上也現出了痛苦之色！

拾三郎冷聲道：「花半邪現在什麼地方，妳說是不說？」

柳嬌嬌勉強忍着痛苦道：「你先解了我的穴道

，我說就是。」

拾三郎搖頭道：「妳先說。」

柳嬌嬌無可奈何的咬了咬牙，說道：「他到『雲妙觀』去了。」

拾三郎問道：「雲妙觀在什麼地方？」

柳嬌嬌喘了口氣道：「在『天目山』下。」

拾三郎道：「是東『天目』西『天目』？」

柳嬌嬌道：「西『天目』。」

拾三郎目如寒電，逼注着她道：「妳這話，是實在？」

柳嬌嬌道：「絕對實話。」

拾三郎冷哼了一聲，抬手一指點出，解開了柳嬌嬌的逆血穴道，大踏步的出了水閣，往外行去。

柳嬌嬌視拾三郎往外行去的背影，她本想傳令派人攔截他的，但是心念轉動間，却因有所顧忌的作罷。

× × ×

「雲妙觀」，兩扇黑漆大門緊閉着，冷清淸。

拾三郎站立門前略略猶豫了一下，終於舉手敲了門。

片刻之後，門裏傳出了一個嬌甜的聲音，問道：「誰呀？」

拾三郎原以爲「雲妙觀」是座道觀，沒想到竟是座尼庵，因此他不由暗皺了皺眉頭，朗聲答道：「我，師父請開開門。」

門開了，開門的是一個年華雙十的妙齡女尼。

女尼雙目眨動地上下打量了拾三郎一眼，問道：「相公有何貴事？」

拾三郎道：「進香的。」

女尼望望拾三郎左手提着的蛟皮長袋，道：「你不是吧。」

拾三郎道：「小師父，我眞是來進香的。」

女尼道：「你怎麼沒有帶香來。」

拾三郎楞了楞，道：「啊！我忘了買了。」

女尼忽然「噗嗤」一笑，道：「你這人眞好笑，進香會忘了買香，分明就沒有誠意。」

拾三郎道：「小師父，我確是誠意來進香求菩薩的。」

女尼眨眨眼睛道：「你不是本地人吧？」

拾三郎點頭道：「是的，小師父。」

女尼道：「那麼，你還是到別處去進香，求菩薩去吧。」

拾三郎一怔！問道：「爲什麼？」

女尼道：「本觀的規矩。」

拾三郎道：「什麼規矩。」

女尼道：「本觀是尼庵，向來只准婦女進來拜佛，不准男人踏進庵門一步。」

「哦！」拾三郎淡然一「哦」，道：「小師父，如果我是來找人的呢？」

女尼秀目微睜，道：「你是來找人的？」

拾三郎微一點頭道：「是的，我來找人的。」

女尼凝目問道：「你找誰？」

拾三郎道：「貴觀觀主。」

女尼眨眨眼睛道：「那麼你是？」

拾三郎淡淡地道：「煩請小師父進去通報一聲，就說我是金陵來的。」

女尼搖頭道：「那不可，除非你有……」

話未說完，倏然警覺地頓聲住了口。

拾三郎接問道：「有什麼？」

女尼微一猶豫，道：「你旣然不知道就算了，你還是走吧。」

說着，兩手一伸便要關門。

拾三郎連忙一腳踏進門內，抵住了門，冷淡地道：「小師父怎地這等無情！」

女尼秀目一瞪道：「你要作什麼？」

拾三郎淡淡地道：「我不要作什麼，我只想見見觀主。」

女尼着急地道：「不行，你趕快走吧，不然的話……」

拾三郎道：「不然怎樣？難道小師父要把我送進衙門裏治罪不成！」

女尼臉色微變地道：「你這人怎地這般無賴，不識好歹，難道……」

拾三郎淡笑道：「想找死，是不是？」

女尼正要開口，裏面突然傳出了一個嬌柔的聲音，問道：「小青師妹，外面是什麼人呀？」

女尼小青臉色又是一變，答道：「師姊，是一個來進香的相公。」

接着又向拾三郎低聲說道：「你快走吧。」

拾三郎搖搖頭，淡笑了笑。

那嬌柔的聲音又道：「妳告訴他，我們這裏不准男人進香，叫他走吧。」

小青答道：「姊姊，我已經告訴過他了，可是他……」

嬌柔的聲音接道：「可是他不肯去，是麼？」

小青沉聲答道：「是的，師姊，他說他要見觀主。」

「哦！」嬌柔的聲音沉默了刹那，道：「如此，妳就讓他進來吧。」

小青道：「但是他並沒有主上的……」

嬌柔的聲音接口道：「不要緊，妳先把他帶到客殿待茶好了，我隨後就來。」

小青秀眉微皺地深望了拾三郎一眼，低聲道：

「你這人眞是……唉！隨我進去吧。」

拾三郎朝小青笑了笑，舉步跨入門內，小青關上門轉身在前帶路，向裏走去。

進入客殿，小青立刻讓座道：「相公請坐。」

拾三郎落了座，小青倒了杯茶放在身旁的茶几上。

一陣脚步响起，進來了一位年約二十四五的灰衣女尼，朝拾三郎雙手合十爲禮的道：「貧尼法號修緣。」

說着，在拾三郎對面緩緩坐下，問道：「相公貴姓大名？」

拾三郎欠了欠身子，緩緩道：「在下名叫拾三郎。」

修緣目光倏地一凝，又問道：「拾相公需要見觀主何事？」

拾三郎道：「一點小事，也是專誠拜訪。」

修緣道：「相公來得甚不湊巧，觀主早間出去有事去了。」

「哦。」拾三郎冷聲道：「這倒是眞不湊巧得很。」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她什麼時候回來？」

修緣道：「可能很晚。」

拾三郎道：「她去了什麼地方？」

修緣道：「她沒有告訴貧尼，相公有什麼事情對貧尼說也是一樣。」

拾三郎淡然搖頭道：「那就不必了，我晚上再來吧。」

說着站起了身子，舉步欲行。

修緣連忙說道：「相公何不就在這裏等等呢，觀主也許馬上就回來了。」

拾三郎搖搖頭道：「在這裏等着多無聊，我還是到外面走走，喝上兩杯再來好了。」

修緣目中突然掠過一抹詭色地道：「相公很喜歡杯中物麼？」

拾三郎點頭道：「我生平別無他好。」

修緣輕笑道：「貧尼房中藏有一瓶好酒，相公可願隨便喝上兩杯？」

拾三郎道：「只要眞是好酒，我沒有不願喝下的。」

修緣道：「那麼相公隨貧尼來如何？」

拾三郎點頭道：「好，師父請前面帶路。」

修緣目視拾三郎嬌媚地一笑，起身逕自往客殿外走了出去。

這時，那小青女尼早已退去做她的事情去了。

× × ×

在修緣的房中，修緣請拾三郎坐下了後，便拿出了她藏着的那瓶好酒，替拾三郎倒滿了一杯，嬌聲一笑，說道：「拾相公，你先嚐嚐看，這酒還可以不？」

拾三郎早已看透了修緣不懷好意，也知這酒不好喝，但是，他都裝着毫無所知的端起杯子，一口喝了那杯酒。

修緣眨着眼睛笑問道：「相公，這酒的味道怎樣？還好麼？」

拾三郎笑了笑，道：「好，好，好極了，也妙極了。」

修緣道：「相公還要喝麼？」

拾三郎說道：「當然要喝，只這一杯，怎樣過癮。」

修緣道：「相公要喝個過癮，貧尼將這一瓶給相公一醉，不過……」

拾三郎接問道：「不過怎樣？」

修緣嬌媚的一笑道：「相公可得要聽貧尼的話才行。」

拾三郎問道：「要聽妳的什麼話？」

修緣眨眨眼睛道：「相公是讀書人，當知酒字下面的一個字吧。」

拾三郎故作不明白地問道：「什麼字？」

修緣嬌嗔地道：「你眞是個木頭人！」

拾三郎愕然一怔道：「木頭人？那怎麼會！」

修緣道：「酒字下面是個『色』字，連這個你都不明白，你不是個木頭人是什麼！」

拾三郎恍然一「哦」，道：「原來是這個，這我當然知道，但是……」

修緣妙目流波地道：「但是什麼？難道你不想要？」

拾三郎道：「我要是想要，可是，這裏並沒有呀！」

修緣嬌嗔道：「這裏沒有，我是什麼？」

拾三郎做作地怔了怔，目光凝注地問道：「師父，妳行嗎？」

修緣道：「傻子，我爲什麼不行。」

忽然格格一聲嬌笑，道：「有了我，以後別的女人只怕你再也不想要了呢！」

拾三郎雙目突然一睜，道：「眞的？」

修緣微笑道：「不信你就試試。」

說着，她像餓虎撲羊般的，撲進了拾三郎的懷裏，來了個投懷送抱，雙臂緊抱着拾三郎的身子。

拾三郎星目寒芒一閃，抬手一拂修緣的雙臂立刻變得酸軟無力的垂了下去。接着，她心中一驚的站直了嬌軀，顫聲道：「你……」

拾三郎語調沉寒地道：「怎麼樣？淫尼！」

修緣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拾三郎道：「姓拾名三郎。」

修緣道：「你是武林中人？」

拾三郎點頭道：「不錯。」

修緣道：「你來此目的是什麼？」

拾三郎道：「找妳們觀主打聽一個人。」

修緣道：「你要打聽什麼人？」

拾三郎道：「花半邪。」

修緣臉色一變，假作不知的問道：「花半邪是誰？」

拾三郎道：「妳想跟我裝糊塗。」

修緣道：「我是眞不知道。」

拾三郎突然一聲冷笑道：「看來妳是必須吃點苦頭才知道！」

修緣一聽這語氣有點不妙，她雙臂雖然被封了穴道，不能動，但是兩條脚並未受制，仍然能走。

拾三郎話音一落，她立即嬌軀一轉，擰身向房外衝去。

但是，拾三郎却又一聲冷笑道：「淫尼，妳能走得出去麼！」

哈笑聲中，突然抬手點出了一指。

修緣嬌軀倏地一顫，站在當地不能動了。

拾三郎語音冷凝地道：「答我問話，花半邪他在那裏？」

修緣搖頭道：「我不知道。」

拾三郎道：「他不是來了這裏麼？」

修緣道：「我沒有見到。」

驀地，拾三郎星目寒電一閃，目視門外沉聲喝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門外，一個冷如寒冰的聲音答道：「我。」

人影一閃，一個身材瘦長的青袍人舉步從容地跨了進來。

拾三郎身子仍坐着未動，冷聲問道：「閣下是誰？」

青袍人臉色冷冰冰的毫無一點表情，反問道：「你是來找誰的？」

拾三郎道：「花半邪。」

青袍人冷冷地道：「你問我好了，我知道。」

拾三郎星目一凝，道：「如此我請問他現在何處？」

青袍人沒有立刻回答拾三郎的問話，抬手一掌拍活了修緣的穴道，說：「到外面去。」

修緣沒有說話，躬了躬身，緩步走了出去。

青袍人跨步在一張椅子坐下，目光瞥視了桌上的酒瓶和酒杯一眼，道：「閣下喝過這酒了？」

拾三郎道：「喝了一杯。」

青袍人問道：「閣下知道這是什麼酒麼？」

拾三郎淡淡地道：「亢陽酒。」

青袍人目光深注地道：「閣下喝過這酒，竟能仍舊這麼端坐如故，並且絲毫無動於衷，閣下的這份力實在深厚！」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其實這應該沒有什麼，一個修習過內功之人，如果連抑制這麼一杯酒的內力都沒有，那他算是白白的修習了。」

青袍人話題一變，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拾三郎道：「拾三郎，轉請教？」

青袍人道：「蔡德寬。」

語聲一頓，眉頭微皺了皺，道：「我好像從未聽說過閣下的大名。」

拾三郎道：「我藉藉無名，閣下自是沒有聽過的。」

蔡德寬眨眨眼睛道：「閣下由何處來？」

拾三郎道：「金陵。」

蔡德寬道：「金陵什麼地方？」

拾三郎哈哈地道：「那你就不用問了。」

蔡德寬畧一沉默道：「閣下找花半邪何事？」

拾三郎道：「我沒有告訴閣下的必要。」

蔡德寬冷聲一笑道：「那麼閣下也就別想找到花半邪了。」

拾三郎劍眉微微一軒，道：「蔡閣下，我勸你最好告訴我，花半邪他在什麼地方。」

蔡德寬嘿嘿一笑道：「我要不告訴閣下呢？」

拾三郎神色冷淡地道：「我無可奈何，就只好得罪閣下了！」

蔡德寬雙目倏地一睜，道：「閣下這『得罪』之言，敢莫是要對我出手用強麼？」

「不錯。」拾三郎點頭道：「我希望閣下最好別逼我出手作『得罪』之舉！」

蔡德寬突然一聲冷笑，道：「閣下自信有把握『得罪』得了我麼？」

拾三郎淡淡地笑道：「我是不是有把握，有件事情足能證明。」

蔡德寬道：「那件事情？」

拾三郎深深地笑了笑，抬手指指桌上的「亢陽酒」，道：「我喝下這酒能够不在乎，你能嗎？」

蔡德寬心中微窒了窒，道：「這不過是定力的問題，那有什麼稀奇的。」

拾三郎道：「但是由這定力足是以證明我的內功修爲比你深厚，比你强了許多。」

蔡德寬輕聲一笑道：「不過我却不相信拾閣下一身所學能比我强，能够勝得了我！」

拾三郎濃眉微軒，星目寒芒電閃了閃，道：「這麼說，閣下是要試試，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蔡德寬冷冷地道：「你說對了，我這個人向來

就是這樣的脾性，只要你一身所學眞比我强，眞能勝得了我，我沒有話說。」

拾三郎道：「沒有話說便告訴我花半邪在什麼地方，是不是？」

蔡德寬嘿嘿一笑道：「並且還得讓我心服口服才成。」

拾三郎目光一凝，問道：「要怎樣讓閣下心服口服法？」

蔡德寬道：「現在先別問，等你確實比我强，勝了我時再說不遲！」

拾三郎雙眉高揚了揚，道：「蔡閣下，看來今天我是非得『得罪』你，露兩手讓你心服口服的武學技藝不可了！」

蔡德寬冷聲一笑道：「你明白就好，走！到外面去露兩手給我看看吧！」

說着，他長身站了起來。

拾三郎神情淡淡地一搖頭道：「不必到外面去，就在這屋裏也是一樣。」

蔡德寬道：「這屋裏地方這麼小，焉能施展得開手脚。」

拾三郎淡淡道：「這屋裏地方雖然很小，但在我看來已經夠大了。」

蔡德寬輕聲一笑道：「在我看，你大概是有所不便，怕出醜，站不起身子吧，要不要我招呼修緣進來替你解解那酒性？」

顯然，他想歪了，他認爲拾三郎是抑制不住那杯酒的藥性，已經站不起身子。

拾三郎冷冷地道：「不勞費心，那麼一杯酒的藥性，它還奈何不了我！」

蔡德寬眼珠微微一轉，輕笑道：「拾閣下，這可是逞强不得的事呢，對那藥力我知之頗爲清楚，再說修緣她也十分可人得很，保證能令你……」

這等穢言淫語，拾三郎如何能聽得下去，他劍眉雙挑了挑，倏地沉聲截口喝道：「住口！你眞無恥！」

蔡德寬聳聳肩胛，道：「你旣然將我的好意當作無恥，那就算了，不過……」

語鋒倏然一頓，嘿嘿一聲陰笑，住口不言。

拾三郎目射寒芒地緩緩站起了身子，口中淡然冷笑道：「多說廢話只是徒逞口舌，你我還是手底見個眞章，分個强弱吧！」

話落，抬手探掌直朝蔡德寬右肩抓去。

蔡德寬嘿嘿一聲獰笑，身形微側，避過抓勢，雙掌閃電齊出，右掌直扣拾三郎胸窩，左掌突揚，削截拾三郎的右腕脈門。

拾三郎口中冷然一哂，撤右掌，抬左臂，挺掌迎了上去！

兩掌接實，「砰！」的一聲激响中，蔡德寬發出了一聲悶哼，右臂被震得又酸又痲，脚下一個踉蹌，連退了三大步，直退到牆壁前，如不是牆壁擋着，必然還得再後退兩步才能站住。

拾三郎冷笑道：「蔡閣下，這一掌如何？」

蔡德寬心中雖然甚爲驚凜，但是，嘴上仍然很强硬地道：「這算不了什麼，我已經說過了，你內力修爲，雖然比我畧高少許，所學却未必能夠强勝過我！」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那你就再試試好了，三招之內我要是勝不了你，我立刻抖手就走。」

蔡德寬雙目倏地一瞪，道：「拾閣下，你這話算數不？」

拾三郎劍眉一軒，沉聲道：「我頂天立地，昂藏鬚眉，向來言出如山！」

蔡德寬嘿嘿一笑道：「閣下這份狂妄傲氣，實在令人佩服！」

話聲中，身形倏然前欺，雙掌快如電閃攻出！

他一身所學雖然甚高，堪稱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中一流，奈何他遇上了拾三郎，比起拾三郎來，他就差得遠了。

蔡德寬雙掌電閃攻出，驀覺眼前人影一花，對面已失拾三郎的身形，心中頓然不禁陡地一驚！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他心中陡地一驚之際，右肩上已經按着一隻手，背後同時响起了拾三郎冷漠的話音，說道：「蔡閣下，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蔡德寬身軀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沒有開口說話，但是心中却在暗暗的打着主意，如何擺脫右肩上按着的這一隻手掌。

拾三郎按在他右肩上的手掌微一用力下壓，沉聲喝道：「怎麼樣，你還不服麼？」

蔡德寬立覺右肩沉重如山，至此，他已知拾三郎一身功力所學全皆高他太多，如再逞强，那只是徒然自討苦吃。

於是，他冷哼了一聲，說道：「拾閣下，在我未告訴你花半邪現在何處之前，你可肯先答覆我兩問不？」

拾三郎道：「你這是條件？」

蔡德寬道：「說是條件也無不可。」

拾三郎冷笑道：「此刻，你以爲你還有和我談條件的資格？」

蔡德寬道：「反正我已經這麼說了，答不答應在你。」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如果我不答應，你便不告訴我花半邪的所在，是不是？」

蔡德寬搖頭道：「不，我仍然會告訴你，不過說法却畧有不同。」

拾三郎左手一抬，出指連點了他背後，腰肋兩處穴道，拿開了按在他右肩上的右手，跨步轉到他的面前，目光凝注地問道：「怎樣不同法？」

蔡德寬淡淡地道：「我告訴你的地方，花半邪必然去過，但當你趕到那裏時，花半邪却已經走了。如此，你便落後一步撲個空，白跑一趟。」

拾三郎濃眉微皺地心念電轉了轉，道：「如是我答你兩問，你便不讓我白跑撲空麼？」

蔡德寬點頭道：「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

拾三郎微一沉思道：「但是我又怎知你所言絕對確實可靠呢？」

蔡德寬神色一正，道：「拾閣下，當今天下，別以爲只有你一個人頂天立地，是個昂藏鬚眉，我姓蔡的也是！」

拾三郎說道：「這麼說來，我倒不能不相信你了。」

蔡德寬道：「話我已經說得很明白很清楚，相信不相信那就只好由你了！」

拾三郎星目眨了眨，倏然一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了，你想問什麼，你問吧。」

蔡德寬目光逼注地問道：「是什麼人告訴你來這裏找花半邪的？」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我去過『秦淮河』南岸，進入過『温柔鄉』，見到了那『迷仙媚娘』柳嬌嬌，這樣你明白了吧。」

蔡德寬雙目微微一睜，說道：「是柳嬌嬌她告訴你的？」

拾三郎道：「這問題，你還是以後去當面問柳嬌嬌好了。」

蔡德寬道：「柳嬌嬌她仍在『温柔鄉』？」

拾三郎道：「柳嬌嬌雖是江湖淫娃，但是她還不値得我殺她，殺她，也汚了我的手，所以我沒有難爲她。」

蔡德寬話題倏地一改，問道：「你要找花半邪什麼事？」

拾三郎道：「向他查問一件事情。」

蔡德寬道：「什麼事情？」

拾三郎冷聲反問道：「蔡閣下，你這是第幾問了？」

蔡德寬不由一窒，語塞地住了口。

拾三郎倏然輕聲一笑，接着說道：「蔡閣下，該你告訴我花半邪的所在了，只要你所說確實，我決不難爲你！」

蔡德寬畧一沉思道：「他去了黃山。」

拾三郎問道：「黃山什麼地方？」

蔡德寬搖頭道：「這就非我所知了。」

拾三郎眉鋒微蹙了蹙，說道：「此觀觀主知道麼？」

蔡德寬道：「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拾三郎道：「此觀觀主是什麼人？」

蔡德寬道：「法名幻禪。」

拾三郎道：「她現在觀內麼？」

蔡德寬道：「可能正在後院淨室內。」

拾三郎道：「她是修緣的師父？」

蔡德寬道：「是修緣的師叔。」

拾三郎道：「她多大年紀？」

蔡德寬道：「比修緣大了七八歲。」

拾三郎星目一眨道：「我想見見她，行麼？」

蔡德寬嘿嘿一笑，道：「怎麼不行，她比修緣可强得多了。」

拾三郎冷聲道：「少說邪言穢語，叫修緣進來吧。」

蔡德寬沒有再多說什麼，轉朝屋外揚聲喊道：「修緣。」

修緣應聲走了進來，問道：「蔡施主何事？」

蔡德寬尚未開口，拾三郎突然抬手一指點出，蔡德寬立即身子一歪，應指倒在地上。

修緣心頭倏地一驚，道：「拾施主，你……」

拾三郎冷聲截口道：「妳要是不想討苦頭吃，就帶我到後面見幻禪去。」

修緣眼珠轉了轉，道：「修緣遵命。」

話落，轉身出房，帶路往後院走去。

拾三郎沒有再開口說話，舉步默默地跟隨在修緣身後。

× × ×

繞過兩重佛殿，跨過一道月亮圓門，眼前忽然豁然朗開，竟是一處別有天地，環境十分幽雅淸靜的地方。

這是一座假山，蓮池，小橋，流水，週圍奇卉異草遍地，香風醉人，令人心情舒暢的花園。

走過一條長長的碎石小道，是一條情景截然不同的竹林。

竹林內，石牆隱現，是一排三間淸淨的小屋。看外表靜寂高雅，令人有脫俗出世之感。

拾三郎心中不由暗忖道：「看來這幻禪倒是雅人呢……」

暗忖間，已走進了竹林。

突然，小屋的門開了一扇，閃身走出了一個年約二十一二歲的少年。

那少年臉色蒼白，精神頹靡，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未完待續）

七十二將相

無毒丈夫續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仇若愚之子仇天怡福緣深厚，不特巧得旱魃火珠，更獲江湖人物尊爲武聖的前輩異叟重愛，携之作五日遊，仇若愚自是歡喜不迭。那日，齊山縣上白縣大爺，下至販夫走卒，皆齊集流波潼，虔誠祭拜天地龍宮求雨，三日後仍沒雨落，正自打算大鬧龍宮的當晚，正邪兩派人物也各自齊集東西兩岸，準備一鬥，公孫又命紅姬叫陣，羣俠方面由屈老西出面，首先斥破公孫可藉尋寶爲題，挑撥僻魔與羣俠爭鬥，以報私仇，並說須等雙方要緊事情清楚後才能談到其他——



利言如珠炮　炸破魔頭謀

公孫可冷哼一聲道：「你說吧！」

屈老西道：「替你着想，也替今夜雙方不約而同集聚於此的江湖朋友們着想，在寶未取出以前，最好是各避嫌疑並保持實力，因此屈老西認爲凡與會者，皆應遵守幾條規約，違則雙方聯手討伐！」

金老魃接了話，道：「說出這規約來聽聽，然後老夫提你個醒，咱們事後還另外有一個約會！」

屈老西笑道：「承蒙老魃你瞧得起屈老西，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取寶事了，老西若僥倖沒死，而你老魃也活着的話，必赴此約！」

金老魃桀桀怪笑兩聲道：「很好，那時老夫看你還能再施展什麼詭詐險謀，哼！」

屈老西左手衣袖，始終垂落，此時開朗的笑道：「老魃，你雖然沒了一隻手掌，可是老西也少半條左臂，別說歪種話，咱們是憑着眞功夫……」

山羊鬍的老者，不耐煩了，突然接口道：「姓屈的，你的話還有完沒完？」

別看此老身材矮小，嗓門却大，隔着一條河，竟字字如同春雷，幾乎能够震痛了人的耳朶。

屈老西聞聲知人，別看他對誰好像是半狂半嬉的傲然以對，實在却有分寸，聲調略揚，道：「屈老西請敎老丈尊姓？」

山羊鬍的老者道：「老夫艾天池！」

屈老西聞名心頭猛地一緊，兩岸羣俠凡年過四旬以上的高手，也無不凜然動容，暗自駭懍！

屈老西雖然心頭一緊，話却說的甚有分寸，道：「眞沒想到這場取寶之爭，會把『大荒山』的『

人寰絕老』艾大俠驚動出來，艾大俠別心急，老西的話就要說完了。」

聲調一頓，接着高聲道：「爲示公正，爲了君子不處嫌疑之間，屈老西認爲公孫可應該有個聲明，這聲明也就是適才老西所談的規約……」

公孫可不能不接話，沉喝道：「屈朋友，何不把你早已想好的規約說出來聽聽，若能眞的公平，老夫自會承諾而守約！」

屈老西道：「第一，凡能憑仗本身功力而進入龍宮的人，不分仇家抑或朋友，不得在宮中較搏，當然更不能暗中下手……」

艾天池哼了一聲道：「你這話的意思，是說誰也不能在龍宮中動手，對不？」

屈老西點頭道：「不錯，正是此意。」

艾天池道：「不通，試想爲了奪寶，焉有善讓之理，已然不能善讓，豈不是非以武技而分寶由何屬……」

屈老西震聲道：「不，老西提議，誰人取到某物，此物就應歸那人所有，設有人亦欲取得而下手已遲，則可出宮之後，在東西兩岸指名索戰，物歸勝者所有。」

公孫可大笑道：「老夫不知早分生死和遲論輸贏有何不同之處？」

屈老西沉聲道：「公孫可，流波潼下俗傳的『龍宮水眼』，你可曾去過？」

公孫可怒聲道：「你敢如此侮我？」

屈老西道：「旣未去過，敢說此行平安？」

公孫可語塞，屈老西接着揚聲道：「東西兩岸的朋友們，大家今夜是爲各尋仇家一解恩怨而來，抑或是爲了欲得藏珍而來？」

古語有「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之諺，東西兩岸不約而同傳出震天答聲——爲藏珍而來！

屈老西道：「龍宮究竟怎樣，無人知道，有否奇變，亦無人解，爲諸位生命計，是希望獲寶生出龍宮，絕非懷珍而死，現在屈某聽諸位的一句答覆，可願各憑機緣得寶而出龍宮？」

答覆是十成的「願意」，屈老西轉對公孫可又道：「衆志如此，你若別無陰謀，一石數鳥的話，就該承諾此約，現請答我一句！」

公孫可在低低對金老甑和艾天池互商後，頷首揚聲道：「老夫及艾，金二老，承諾此約。」

屈老西笑讚道：「好，這才不愧爲迷宮主人的身份，咱們一言爲定了！」

公孫可接口道：「且慢，此約老夫及諸友等已承諾，但如何前往龍宮，那個佔先等等，似乎也該事前說好才對。」

屈老西道：「此爲當仁不讓之事，東西兩岸的朋友們，凡自認有這種功力，不懼萬一之變的，誰願意先下，誰就先下！」

公孫可有些不解屈老西的心意了，但因老西這話說的有理，遂不再開口，却悄對金老甑和艾天池道：「二兄可能料到對方如此有何陰謀？」

金老甑目光一掃那羣不屬於三人的江湖客，說道：「難，不過老朽認爲，無妨先叫他們下去打個頭陣！」

「他們」，自是指這羣江湖客而言！

艾天池似乎爲人正派一些，搖頭道：「老夫之意認爲不可，設有不幸，則失人心，不如再與對方相約，各派好手同時入水一試。」

公孫可本對金老甑沒有好感，只是爲謀對付仇若愚等人，不能不暫結聯盟，但對艾天池，他就不敢狂妄並多存狡詐了，因爲此老功力蓋世，而生性奇特，此時是友，稍待一個失儀則將成仇，於是笑應道：「對，還是艾兄的見解精確。」

話聲微頓，轉向屈老西道：「屈朋友，老夫爲示公平，有個提議。」

他爲了表示自己的身份，對屈老西皆以「朋友」二字相稱，但屈老西却早已知道公孫可是心黑腸黑的惡魔，接話道：「老淫賊能求公平，眞是日出西山，老西非但當洗耳靜聽，亦當刮目而視！」

公孫可不理會屈老西嘲諷，道：「東西兩岸朋友，同時派人下水探寶，每次各派四人，如何？」

屈老西笑道：「可以，當然可以。」

公孫可道：「何時派人？」

屈老西笑道：「這可有點爲難，無法硬性決定，譬如有人他爲了看熱鬧而來，志不在寶，我有何德何能敢大胆的派他下水涉險，所以……」

艾天池又急了，道：「說了半天，你原是作不得主的人，誰能作主你請他出面答話！」

屈老西笑道：「艾大俠，在下有一句話，深信可得艾大俠的同意……」

艾天池冷冷地說道：「只怕未必！」

屈老西道：「除非艾大俠並非在下久仰的那位大荒奇客，否則在下就有這自信。」

艾天池道：「閒話太多了，說要緊的吧。」

屈老西道：「旣然變方業已言明，在龍宮中尋找珍藏時不作敵對的搏戰，那誰願先行，誰不願往就成了自由的事情，那個若怕珍藏先落他人之手，他儘管現在就入水前往，因此並不發生非東西兩岸朋友共同一探的問題，艾大俠以爲然否？」

艾天池當代奇客，性情雖怪，却懂是非道理，屈老西的話，他找不出反駁的理由來。於是嗯了一聲道：「算你說的有理。」

屈老西早知有此答覆，立刻又道：「東岸朋友曾有公約，此時不想下水，若西岸朋友們願意先人一步覓得藏珍，大可走了！」

公孫可心中一動，揚聲道：「屈朋友，莫非這龍宮進路之上，有人作了某種安排？」

屈老西道：「你的話我聽不懂。」

公孫可哼了一聲道：「你一再聲明，東岸的人不佔先着，豈非可疑？」

屈老西道：「疑在何處？」

公孫可道：「疑在可能有人業於通達龍宮的水下，安排了各種埋伏，使先入者死無葬身之地！」

屈老西哈哈大笑道：「公孫可，你這是在說小孩子話了，遠在幾個月前，你就強擄了大俠尚可，以尚大俠齊山茶園作根據之地，日夜明暗派有十六高手巡防龍宮左近。請問那個還能再在這水下弄鬼，設若當眞有了變故或埋伏，恐怕也非請你來解釋不可！」

公孫可又氣又惱又拙於言答，遂怒聲道：「狗匹夫，妄逞口舌之利，遲早老夫會抓到你！」

屈老西一笑道：「公孫可，咱們已經把該說的全說完了，恕不再答，我要借此機會養足精神，好去找寶貝！」

說完，他突然席地而坐，閉目闔睛不再理會任何人。

屈老西這種態度，使公孫可毫無辦法，無奈之下悄悄和艾天池道：「艾兄你看，我們應如何？」

艾天池沉思甚久，道：「公孫兄，剛才這姓屈的所說，可是實情？」

公孫可微微一楞道：「艾兄指那些話？」

艾天池道：「公孫兄早已擄得尚可，並讓人日夜監視此地的這些話！」

公孫可道：「是實情……」

話沒說完，艾天池已接口道：「旣是實情，對方不肯先我們而行自在意中，他們是畏懼公孫兄已作了不利於彼的安排，事雖有些以小人之心而度公孫兄，但情可以諒，因此公孫兄似應先讓貴屬前往，以示無他。」

公孫可沒話可答，於是微一點頭，招手紅姬道：「吩咐下去，第一隊立卽前往龍宮！」

紅姬應命，掌中刀時已聽到公孫可的諭示，不待紅姬出聲，已近前道：「屬下想先派出四人，作爲前鋒，一探虛實待獲報平安後，再大舉齊進。」

公孫可冷冷地把頭一搖道：「不必，卽率全隊立刻前往。」

話一頓，他轉向紅姬道：「示諭第二隊，在第一隊下水後盞茶時，接續而行，不得有誤！」

紅姬去了，掌中刀碰了個釘子，十分不樂，祇好退向後面，示令全隊脫落外衫，露出水靠，各背兵刃，腰間背有索繩鋼鈎及一柄厚斧，由此可見，公孫可的是早有準備謀定而動。

掌中刀全隊上下，在近千隻閃灼目光下，湧身入水，祇在水面上激起不少水泡漣漪，刹那又恢復了平靜。

盞茶之後，第二隊縱身下水，接着每隔盞茶時候，就有一隊人前往，一共五隊，皆已去往龍宮。

此時東岸羣俠，仍然無一挪動，但西岸江湖中人，却已在三三五五的低聲議論不已。

他們無一不是江湖上以利爲先的巨盜，間或能有一二稍具仁心的，也是惡行難數，罪不足恕。

若按他們的心意，早就紛紛縱身入水前往龍宮了，一因旁有高過他們太多的大豪，不敢搶先，再者屈老西的那番話，使他們增加了警惕之心意，才暫時忍住急欲獲寶的念頭。

如今目睹公孫可一隊一隊跟下去五隊好手，由不得咸皆認爲若再等待，勢將入寶山而空返，珍物皆爲公孫可所獲。

雖然也有三五較深的人物，希望能在看到下去的人有些結果時再作打算，但當不住衆人私心過重，於是商量不已。

內中那「川南三鼠」，無一不是久霸水道的好手，早已不耐，起身說道：「諸位如何我兄弟過問不着，一句話說到家，若怕危險，這本是危險事，那來幹麼？人家五隊高手全都下去了，這時候說不定已在挑選最珍貴的東西，我兄弟旣然來了，就再無顧忌，若有願走的，咱們一道，要不我兄弟要佔先啦。」

話罷，又有七八個人站了起來，他們早已穿好水衣，三鼠在前，頓足而起射投於深水之中，接着一個個全飛投水下，走沒了影子。

紅姬不知何故，突然回望公孫可！

公孫可反應奇特，竟視若不見，並向金老甑道：「金兄，我們何時下去看看？」

金老甑何許人也，聞言一笑道：「公孫兄有這多屬下，業已前往，還必須親自涉險嗎？」

公孫可正色道：「若不親身前往何以服衆？」

金老甑頷首道：「說的也是，不過老朽是個道地的旱鴨子，見水則暈，這樣吧，岸上的事，老朽多負些責任，水底下就煩公孫兄代辦，如何？」

公孫可掃了艾天池一眼，道：「艾兄如何？」

艾天池冷冷地說道：「老朽仍按前議，祇取先已說明的那件東西，別無所求，不論事前事後，所諾責任必然貫澈始終。」

公孫可微笑相對，道：「好，既然如此，老朽

想和艾兄這就下去可好？」

艾天池頷首道：「好，也該去了！」

公孫可却轉向金老甂道：「縱觀東岸的舉動，似是有心在珍寶出水後加以劫奪，那時凡是早入水者，恐將皆已疲憊不堪了，要全仗金兄大力了！」

金老甂肅色道：「放心，老朽要殺他們個個死無葬身之地。」

公孫可笑向金老甂一拱手道：「就這樣了，協力同心，事先所約事後遵行，金兄到時候祇要能支持上頓飯光景，老朽相信與艾兄必能恢復體力，那時再作最後一步的『一勞永逸』打算不遲，金兄應該懂吧？」

金老甂放懷的一笑道：「懂，當然懂。」

艾天池一向少開口，也不願意多理會別人，此時却也向金老甂拱手道：「偏勞偏勞。」

話聲中他揮手示令身後親信，就待縱身水中。

適時屈老西突然向金老甂道：「金朋友……」

金老甂沉聲道：「住口，殺徒之仇……」

話沒說完，屈老西搖頭嘆息道：「難怪以陰險毒辣天性涼薄的公孫可會看中了你這老怪物，原來如此。」

屈老西這句話，沒頭沒尾，金老甂雖說也是個沾上毛比猴子還精明的老江湖，可也沒法理解這番話的用心。

反之公孫可却已經懂了，沉聲道：「屈小賊，你離間何用？哼！」

屈老西哈哈笑道：「我這是離間？眞好笑。」說好笑，他馬上哈哈的大笑起來。

東岸羣俠，不知何故，也許是都能會心屈老西的用意，也相率哈哈大笑起來，笑皺了公孫可的雙眉。

笑這個玩意兒，似乎有些感染性，西岸草寇中尚未行動的大衆，竟也不先不後莫名其妙的微笑而終於大笑不止。

其實他們笑，是看到屈老西和東岸羣俠大笑的好玩，不由的也笑了，笑聲一高，遂由不得自己也笑個不已。

金老甂雙目中射出疑光，揚聲道：「屈老西，你笑什麼？」

屈老西直到自己不想再笑了，才止住笑聲道：「好笑的事太多了……」

金老甂厲聲道：「舉個例，否則金老子寧可不要這什麼珍寶，先活劈了你。」

屈老西依然面帶笑容道：「金老甂，我可以舉例，還不止是一個，但是決非怕你活劈死，因爲你未必能辨得到，祇因爲我實在看不過去天下有你這種大傻瓜，更看不過去有人敢如此要弄你金老甂，所以才答應你舉幾個例子。」

公孫可才要接話，屈老西急聲對金老甂道：「金老甂，假如你在想知道內情，從現在起，管着你們西岸上那些朋友點兒，別讓人來中途插口，要不然我可……」

金老甂不等屈老西把話說完，也寒着臉對公孫可道：「公孫兄請幫幫忙，別讓人在中途多嘴，否則我金老甂認他是朋友，金老甂的雙掌和一身功力却不認得他。」

公孫可不悅道：「金兄怎會上這個老西當的，他明明是在挑撥離間……」

金老甂冷冷地道：「我懂，所以我才要聽聽這小子究竟能放些什麼狗臭屁出來。」

公孫可道：「此時所爭就是先，後的轉瞬時間，金兄放着大事不管……」

屈老西哈哈一聲，接口道：「我說那位姓公孫的老小子，你這話我可聽不懂了，金老甂是旱鴨子，下不得水，所謂大事，全在水底下，現在又沒有人攔着你下水去辦大事，而水下大事沒能辦好前，金老甂是祗有乾瞪着眼的份，屁事也沒有，你却說他放着大事不管，請問一聲，你是要他現在辦什麼大事呀？」

公孫可語塞，金老甂雙目逼視着他，似乎屈老西這番話打動了金老甂的心，在靜待公孫可答應一般。

公孫可沒想出可以答覆的話來，屈老西却一聲哈又道：「算了算了，俗語說『光棍打九九』，我明知道你言不由衷，若一再逼你，就不够光棍了，來來來金老甂，咱們還談咱們沒談完的話。」

妙哉怪也，金老甂竟把頭一搖道：「不，咱們的話等會兒談，現在我非先聽聽公孫大俠所謂的『大事』不可！」

這到好，屈老西幾句話，已顚倒了陰陽。

艾天池見公孫可仍沒答話，不由接口道：「金兄，你怎麼把敵人的話當成眞，來責問自己的道義朋友了？」

金老甂一楞，屈老西又接了口，道：「有句話不知道是誰說的，君子敵，勝過小人友，嘿嘿。」

金老甂頭一點道：「對，艾兄你該知道，咱們不怕強硬的敵人，因爲敵人總是敵人，咱們該想得到那些手法，否則死在敵人手中正是活該的事，但是對朋友不能像閃敵人似的閃，萬一友成了敵，弄個死無葬身之地，這種寃連訴苦的地方都沒有。」

公孫可閉言瞠目，艾天池無語可答，屈老西拍掌擊節笑道：「一針見血，金老甂不愧江湖老一輩的人物！」

人有人捧的時候，捧他的人就算是敵人，在當時他也翻不得臉，並且還向着對方來個尷尬而感激並沒有的微笑。

屈老西擊節高捧，金老甂露出些得意樣兒。至此，公孫可不能不問問明白了，道：「請問金兄是何所指？」

金老甂道：「簡單，公孫大俠請指示所請那件『大事』我放棄不管？」

公孫可道：「協議分工，嚴戒東岸之敵。」

金老甂道：「公孫大俠尙未進入龍宮，此間亦無半件珍寶，對方未曾有人蠢動，這『不管』二字不通！」

艾天池一向冷面對人，此時不由看來更加冷酷，道：「這祇是公孫兄一言之誤，既爲道義友，何斤斤此？」

公孫可刁奸而猾詐，笑道：「金兄多諒，我心急之下，一時言誤，原因祇不過是怕金兄爲這巧嘴的老西所騙……」

金老甂氣消了不少，道：「這就是公孫兄不大明白金某的爲人了，好在話說過了算，公孫兄和艾兄請吧。」

請的意思，是催他們去辦大事。

屈老西不知何故，也接上一句道：「妙，金老甂叫兩位請，兩位豈非正求之不得，胡不卽行？」

公孫可猙然相對，厲聲道：「屈老西，等事辦完後，老夫若不親手剮你千刀……」

屈老西很快的接話道：「事辦完了，你還回來嗎？」

公孫可沉聲道：「不回來去那裏，老西，我死不了。」

屈老西嘻嘻一笑道：「關山雖萬里，條條路可通，公孫可，有件事請教高明，不知當說否？」

公孫可冷嗤一聲，道：「老夫現在沒空理你，哼！」

屈老西恰好接着說道：「先走了五隊人，人數可不少呀，又走了『三鼠』兄弟和幾名高手，算計時辰，八個龍宮都該能够來回走好幾趟了，更奇怪竟一個人也沒回來，水中不比陸上，仰着爬着站着坐着都能喘氣，嘿……，到現在人不見一個，屍不見一具，莫非全叫龍王爺座下蝦兵蟹將王八精吃了？再不然是由另一條秘道，已携寶逃之夭夭乎？」

艾天池聞言一呆，金老甂竟哦了一聲。

一呆一哦，四隻眼睛罩定了公孫可。

不祇四隻，兩岸坐候着的江湖中人，無不目光取齊，盯注在公孫可身上，公孫可心中大震！

別人他不怕，艾天池和金老甂若雙聯手對付上他，却是件棘手的事情，此時他明白不能叫金、艾二人問出話來？否則很難回答的使他倆滿意，於是手指屈老西若無其事的笑罵道：「你更不含乎，一肚子壞水，也更難爲你能想出這種離間說話來！」

他首先指明屈老西是離間，減輕了自己的壓力，繼之笑道：「所謂此間『龍宮』，龍宮藏珍，敢說誰也沒有證實過，有沒有第二條可以往來的秘道，也誰皆不知，不過你這種離間之計，却是不值識者一笑。」

屈老西把臉一板道：「聽你這樣說，必是能够一笑的識者，那就請詳細解釋，讓大家全笑笑。」

公孫可道：「自無不可，你言中所指，不外是說老夫在此坐待消息，祇是虛應文章，暗中已命五隊手下獲得珍寶後，由另一條路離去，屈老西，若是老夫早知有另一條路，這些日子，何不早令手下潛往取歸珍寶，如此豈非神鬼不覺，又怎會再行拙計，當衆出醜呢？」

金老甂把頭一點道：「對，老西，你還有什麼話說？」

屈老西哈哈大笑道：「金老甂，你叫人家給賣了都不知道，更笨到了家，這明擺着的是個騙局，正如他公孫可說的，早已叫人取走了珍寶，今天是一場眞作的假戲，旨在用你和那姓艾的力量，來次對武林中人斬草除根的圍殺，都死光了的話，他就能哈哈大笑着拍手說：『論英雄人物，祇他一個』了。」

金老甂一楞，轉對公孫可說道：「公孫兄怎麼說？」

公孫可道：「金兄信這小子的話？」

金老甂搖頭道：「這小子的話不能聽，不過這小子的話却不無道理，所以……嘿嘿，公孫兄要解釋解釋。」

公孫可有什麼話能解釋清楚，迫於無奈，祇好說道：「金兄，你若信我當無所疑，這樣好了，一切等我與艾兄探明回來後再議，其間金兄若恐上當，暫不出手就是！」

金老甂想想點頭道：「這也是個辦法，好。」

屈老西噗哧一笑道：「總算救下了一個，喂我說公孫可，你何不自己下水一探，祇要能領着你那五隊人回來，我老西話豈不全成了放屁，又何必非臨『臨死拉個墊背的』，帶上了人家艾朋友呢？」

艾天池嘿嘿冷笑道：「你小子的鬼心計不少，告訴你姓屈的，老夫是去定了。」

屈老西哦了一聲道：「好哇，那就請，說不定來年今朝，會有人還記得起你水中失踪的事？」

公孫可心頭越發驚凛不安了，猛一跺脚道：「艾兄金兄，這小子一張嘴比刀子還快，爲示清白，

我提議聯手先擒住此人，再談其他。」

金、艾二人沉思未答，屈老西已開口道：「對，反正遲早事情必須揭穿，若能在詭謀揭穿前，利用現代的人手，多殺幾個敵對人物，是最最上算的事！」

他，屈老西從開口到現在，人沒動過，並且狀至從容，這一點使公孫可心有所疑，而十分不安。

要不是如此，公孫可早就會倏然向他下手了。

金老甒別看有些相信屈老西話，但對屈老西的仇和恨却也沒忘記，一因生怕上了公孫可的當，再者也正是看出屈老西若有所恃，不願冒險才沒有動手。

艾天池志在珍藏中傳說的某一物件，若爲了獲得那件東西，他可能會殺了公孫可或金老甒，但在那件東西沒有出現以前，他是絕對不會和任何人動手的。

因此公孫可並沒有獲得金艾二人的答覆。

屈老西還想開口說些什麼，目光一掃，將要說的話忍在心頭，拍拍手，對公孫可等人一笑道：「看樣子你們三位現在是不會對我下手了，那可十分抱歉，我老西和人另有約會，告辭了。」

公孫可突然揚聲，說道：「站住，你想去什麼地方？」

屈老西故作愕然之態道：「我去那裏和你有關係嗎？」

公孫可冷哼一聲，說道：「有沒有關係那是我的事，在你沒有說清楚是去何處以前，想走是作夢了！」

屈老西笑道：「腿長在屈老子身上，想不想走除了屈老子之外，誰也過問不着，你公孫老狗尤其過問不着！」

公孫可獰笑着說道：「你何不走走看！」

屈老西沒動，却向四外揚聲道：「老西剛剛得到好朋友在暗中示意，說業已發現一位不應該此時出現的人，却出現在尚可大俠那『茶園』樓中，此人就是今已化名李化，投身公孫可座下的第一隊負責人，昔日的『天山毒蛟』掌中刀陰化雨！」

壞了，話聲乍止，已是羣情憤然，俱皆站立起來。

金老甒才待開口，艾天池已搶先一步沉聲道：「屈老西，此話當眞？」

屈老西正色道：「假不了，老西就是要去尚家茶園，要不公孫可爲什麼一心想阻止我呢？」

公孫可怒恨至極，厲聲叱道：「屈老西你……艾兄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艾天池倏地出手，已扣住了公孫可的腕脈了。

屈老西見大功將成，不待艾天池答話，已揚聲道：「誰若能够當衆承諾，保得我屈老西毫無傷損，屈老西願意立刻帶着大家前往尚家茶園！」

金老甒哈哈一笑道：「你別作夢，尚家茶園誰也知道位於何處，要你來帶？」

屈老西笑了笑道：「那條秘道，你金老甒也知道嗎？」

金老甒一楞，沒了話。

艾天池這才得到時間笑對公孫可道：「公孫兄，可能勞駕爲艾某和金兄引路？」

金老甒聽到艾天池帶上了他，於是接口道：「對，此來還要麻煩公孫兄，嘿嘿！」

公孫可又急又恨又惱又怒，道：「你們相信那殺胚的話！」

金老甒嘻嘻一笑，道：「那些話似乎不像是假的！」

艾天池心機可高過金老甒多多，立刻接口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和金兄，仍然相信的是公孫兄了……」

公孫可目光一瞥被制的腕脈，艾天池尷尬的一笑又說道：「不過去一趟茶園看看，似乎無傷大雅，金兄認爲對否？」

金老甒連連點頭，說道：「對對，去一趟無傷大雅。」

公孫可犯了脾氣，道：「算我公孫可瞎了眼，認人不明，要去你們去，想叫我被人強制着帶路，辦不到！」

艾天池左手連拍了公孫可四處穴道，鬆脫右手，說道：「公孫兄別生氣，我和金兄是請求而非強制了！」

公孫可恨至切齒，說道：「封我四穴，仍說請求？」

適時屈老西在東岸又揚聲道：「朋友們，珍寶無主的物，捷足者先得，走，有志一同！」

他話聲尚未止落，人也飛射而起。

公孫可冷笑轉對金老甒和艾天池道：「請你們保護安全而後始願帶路的屈老西，似乎現在變了主意，竟願無條件的領路往尚家茶園，豈非怪哉！」

艾天池和金老甒不由一楞，互望一眼，艾天池立即笑對公孫可道：「這老西的話我與金兄根本不信……」

公孫可接口道：「好個不信，艾兄却已聽信那賊離間，點封公孫可的穴道……」

艾天池又是一笑道：「錯了，我若相信屈老西，又怎會毫不理會他的去留，公孫可，我看我們最好的眞心的至誠合作，祇要見到貴屬那五隊高手，

我願意鄭重向公孫兄致歉。」

金老甒嘿嘿一聲道：「對對，金某亦然！」

艾天池接着又道：「公孫兄，我早有聲明，千百珍藏我祇取其一，公孫兄若再不肯答應，就不够是好朋友了。」

金老甒又一聲嘿嘿道：「說的是，我也祇要一件……」

公孫可目光掃處，西岸己方及東岸敵方，在身受屈老西言誘下，十成已走了八成，尤其是西岸己方，除金，艾，和自己的屬下外，已不見一個江湖人，而東岸走的雖多，留而未動的那兩成，注目之下竟是「無毒丈夫」所有的忠實好友，也是功力最高的一些人，公孫可不由暗自心驚，頓即打定了一個惡毒的主意。

他看看金老甒，再瞧瞧艾天池，突然把頭一搖，道：「兩位雖然都是祇取這件東西，但我無法奉上！」

金老甒獰笑一聲，對艾天池道：「艾兄可肯暫時將公孫兄交給我，讓我勸一勸他。」

艾天池笑道：「不必不必，我想公孫兄是聰明人，剛才是一時想不開事……」

公孫可突然接口道：「自『迷宮』瓦解，公孫某人就沒再有看不開的事，告訴你們，兩位所要的東西，是二而一，同一件！」

金老甒一楞，道：「當眞？」

公孫可才要接話，東岸上所剩兩成武林高手中，突然有人噗哧一笑道：「姓艾的，小心些！」

艾天池當聽到所謀與金老甒相同時，已然心驚，突聞有人示警，心中一動，目光不由主地自掃向東岸。

此時，金老甒倏地一閃而至，五指暴然抓向艾天池面門，口中並且沉喝道：「金老子看中的東西，誰也別想沾手！」

艾天池應變雖遲，功力却高，身形一幌，左移中步，衣袖拂風捲到金老甒前胸！

金老甒用意根本就不在艾天池，艾天池微掃，正好給老甒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手腕一翻，抓住了公孫可。

艾天池馬上知道了金老甒的居心，一聲冷叱，上步出掌直擊金老甒抓着公孫可的手肘，金老甒謀定而動早已有防，飄身疾退丈外。

艾天池猛一咬牙，閃身追上，右掌提足全力，壓向金老甒，金老甒一手握着公孫可，不便對敵，再次飄身斜避。

這次，艾天池早有計算，全力壓下是虛，在金老甒身軀移動時，艾天池也竟先一步的阻住退路，並且雙掌齊出，疾逾石火般撲上！

金老甒猛地一帶公孫可，公孫可成了標靶，金老甒嘿嘿一笑道：「姓艾的，打死了公孫兄，可就別再想你要的東西了！」

艾天池掌力已下，突見公孫可被甩推於前，雖想收轉幾分力道，惜爲時已晚！

金老甒甩出公孫可後，正在得意，驀覺抓握公孫可腕間的五指驟熱，大驚之下才待收手，詎料腕子也被公孫可反手握住，往前猛地一帶，於是本來在金老甒和艾天池中間的公孫可，此時斜退一旁，艾天池和金老甒一個出掌難收，一個被猛帶前撲，恰成敵對。

金老甒百忙中右足猛起，他前胸被艾天池雙掌震實，打出三丈，口噴鮮血摔倒地上，而艾天池也被金老甒那兜襠一腳，踢中了「要緊所在」，一聲厲吼下，翻倒出去，人未落地業已死去。

公孫可若無其事的走向金老甒，適時艾天池一干屬下，身法移動已將公孫可和金老甒圍住。

公孫可目光一掃艾天池手下，微微一笑道：「老夫首先勸你們弄弄清楚，老夫四穴被制，你們主人更是有目共睹死在金老甒那生平絕技的『火燒天』一脚之下，老夫不記舊惡，反而代你們監視着金老甒，大丈夫恩怨分明，來，接着你們的仇家！」

話聲中，公孫可一脚橫起，將金老甒踢飛丈高，落向艾天池手下頭上，艾天池一干手下縱身接取，此時公孫可突然一聲陰森的冷笑，雙袍揚處，千點寒芒暴射而出，天可憐艾天池手下，竟在莫名其妙下，身中暗器魂斷西岸。

公孫可順勢飛身而起，紅姬繼之，看似欲投水中，那知半空中身一旋，竟疾逾閃電射到東岸了！

人未到，點星蔽天先撒，東岸羣俠，在目睹公孫可穴道自解，使兩大高手火併而死時，雖然暗自警惕，却料不到公孫可這般陰險歹毒，格拒已遲，迫得紛亂而退！

公孫可正要羣俠如此，他雙足在空中互一踢登，身形倏地轉了個半弧，與紅姬直投落水中，水浪翻滾間雙雙失去形踪。

東岸羣俠時有數人爲公孫可所發暗器打傷，更有三人恰中要害死去，等有人出頭爲傷者用藥包紮時，公孫可早已沒了影子。

羣俠自是知中詭謀，凡會水的，無不相率縱身水中，他們剛剛投於水中，遠處屈老西突又現身疾射而到，並揚聲喊道：「莫上公孫老兒的當，追不得！」

可惜他晚到了片刻，更喊晚了刹那，東岸上所剩下來的，全是自知水性太差或根本不解水性的旱鴨子了。

（未完待續）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鐵夢秋、藍小月、宇文敬離開嵩山，逕奔太行，至山脚，太行駝叟宋長志來見，說對狂風峽地勢頗諳，願作嚮導，但要以寶藏的十分之一爲酬，鐵夢秋等測知谷中地勢險惡，狂風厲嘯，設不知趨避之法，實是寸步難行，對宋長志的苛求，雖感萬分不願，但迫於形勢比人强，只好勉爲允諾，一行四衆，遂跟隨着宋長志進入狂風峽中，此時天已近黑，視野不清，加以狂風厲嘯，各人遂緊行幾步，趨至一處石壁之下暫避並籌商如何應付卽將追踪而至的紫天君及其手下一般高手——

劍嘯嘶空銳　刀冷匝地寒

劉婉蓉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緩緩說道：「老前輩預測那紫天君必來，但不知能否測知他幾時來？」

宇文敬沉吟了一陣，道：「明天午時不到，天黑時分定然可以趕到這狂風峽外。」

劉婉蓉道：「老前輩準備如何對付他們？」

宇文敬道：「擒賊擒王，如若能一舉擊傷了紫天君和四大天王，樹倒猢猻散，那些人，就不敢再和咱們作對。」

鐵夢秋道：「紫天君和四天王，都不足畏，難纏的是那十大毒人，這狂風峽風勢勁急，似乎不適宜用毒，只要十大毒人能不出手，兄弟和藍姑娘自信能夠搏殺紫天君四天王。」

宇文敬略一沉吟，道：「鐵兄弟，四天王非你之敵，但是紫天君一身武功，實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鐵夢秋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和藍姑娘聯手，才能除他。」

宇文敬望了藍小月一眼，道：「兩人的聯手，有這樣大的力量麼？」

鐵夢秋道：「眞刀眞槍的搏命，在下如是沒有幾分把握，豈敢隨便誇口。」

宇文敬道：「果眞如此，那就簡單了。」

鐵夢秋說道：「兄弟最担心的，還是那十大毒



人，峽中狂風，雖從一個方向吹來，但如諸位細心一些，都可感到風被山壁擋後回流，如是十大毒人的毒物，被風吹的滿峽激蕩，誰也難逃性命。」

宇文敬道：「鐵少俠的意思呢？」

鐵夢秋道：「先解决十大毒人。」

宇文敬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藍小月道：「對付這等兇殘人物，實也不必用光明手段。」

劉婉蓉道：「賤妾亦是此意，但在狂風峽週圍設伏，偷襲暗算十大毒手，至少也要把他們剪除大半，然後再在狂風峽中和他們一決勝負。」

宇文敬道：「英雄所見畧同，不過，剪除十大毒人，並非易事，咱們得好好計劃一下才是。」

藍小月突然斜目望着宋長志，道：「你準備怎麼辦？」

宋長志道：「我說過，兩邊都不幫助，我要坐山看虎鬥，等候誰勝了，我就帮勝者去找寶藏。」

劉婉蓉道：「你相信紫天君勝了能放過你，你就躲起來吧！」

宋長志道：「老朽的看法，諸位人數雖少，但勝算較大。」

劉婉蓉道：「如是你肯帮助我們，我們勝算多些。」

宋長志道：「要我如何帮助。」

劉婉蓉道：「我們要一段一段的設伏，你地形熟悉，只要告訴我們，帶我們去埋伏之地，你就算帮了大忙。」

宋長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這裏雖然有不少地方可以設伏，不過……」

劉婉蓉道：「不過怎樣？」

宋長志道：「你們的人太少了，連區區算上，也不過五個人，就算設下埋伏，又能如何？」

劉婉蓉道：「兵在精，不在多，我們雖只五個人，可以當作很多人用，但第一必需得瞭解地理形勢。」

宋長志點點頭，說明了狂風峽四週的形勢。

計議好了設伏之法，就在緊貼着山壁，盤坐調息。

天色將明時分，耳際間風聲更大，簡直像怒海浪滔，大有拔山而去的氣勢。

幾人雖然躲在風力吹襲不到之處，但聽到這等氣勢，也不禁爲之駭然。

鐵夢秋心中暗道：「這風勢如此勁急，走出峽谷也非易事，如何能够出谷設伏。」

天色破曉時刻，風力突然轉弱。

劉婉蓉站起身子，道：「風快減弱，咱們該行動了。」

幾人雖然狂風峽中停了半夜，但對風勢的來勢，仍然是一無所知。

但劉婉蓉心中明白，此時，不能找到寶藏，也不能把峽中形勢查的太清楚，宋長志說明了不帮忙，宇文敬居心難測，只有在敵勢壓境，寶藏未現之前，幾人還可以保持個微妙的團結。

所以，劉婉蓉不提尋寶的事，却當先起身，行出峽谷。

晨光曦色中，景物淸楚可見。

峽谷口處，怪石林立，矮松遍生，劉婉蓉臨時又改變了主意，决心集中力量，埋伏峽口，便於相互支援。

五個人，佈成了一個三角形的陣勢。

微妙的是，宋長志和宇文敬，分在了一起。

宇文敬臉色木然看不出一點表情，只用兩道目光，投注在宋長志的臉上瞧看。

宋長志被他看的心頭有點發毛，皺了皺眉頭，道：「你瞧着我幹什麼？」

宇文敬道：「我在想一件事。」

宋長志道：「那件事，和我有關麼？」

宇文敬道：「對！和你有關，和所有的人都有關。」

宋長志道：「可否說來聽聽？」

宇文敬道：「我在想，如是那紫天君眞的來了，你是否會出手？」

宋長志道：「不出手。」

宇文敬道：「如是他們要殺你呢？」

宋長志道：「我會跑啊！如是你們出手拒敵，我自然可以躲起來了。」

宇文敬道：「傾巢之下無完卵，這句話你懂不懂？」

宋長志道：「懂！不過，和你們聯手拒抗紫天君，對我無益。」

宇文敬道：「至少，我們不會殺你，如是紫天君勝了，難道你還能分到藏寶。」

宋長志道：「狂風峽到處可以藏身，最好是你們拚個同歸於盡，那寶藏爲我一人所有，本來那牧羊圖就在我的手中，原物歸故主，並無不對？」

宇文敬突然微微一笑，道：「希望你算盤打的如意。」

轉過臉去，不再理會宋長志。

太陽爬上了山峯，已然快到中午時刻。

將近有兩個時辰的時間，宇文敬未再望宋長志一眼。

宋長志忍了又忍，仍然忍耐不住，道：「宇文兄，有一件事，咱們研究一下如何？」

宇文敬頭不轉顧，目不回視，道：「我知道你想和我研究什麼？」

宋長志怔了一怔道：「那你就說說看？」

宇文敬道：「你想說服我咱們兩個合作，想法子使他們兩敗俱傷，好平分藏寶，對麼？」

宋長志楞了半晌，笑道：「不錯，這才是英雄所見畧同。」

宋文敬道：「昨天，你如和我商量此事，在下一定答應。」

宋長志道：「現在呢？」

宇文敬道：「現在麼？我覺着你十分可惡，照老夫的作事方法，應該先宰了你。」

宋長志道：「我不懂，一日之別，怎麼會有這樣大的不同。」

宇文敬閉上雙目，不再回答。

宋長志自覺沒趣，也就不再多言。

天色過了中午，仍無動靜。

宇文敬取出携帶的乾粮，分給了宋長志一些。

突然間，響起幾聲尖厲的嘯聲，緊接着對面山峯上，出現了幾條人影。

宋長志低聲說道：「這紫天君果非凡響，竟然找到此地。」

宇文敬隱在石後，監視着敵踪，仍然不理會宋長志。

但見人影愈來愈多，而且，直向狂風峽行了過來。

宋長志暗中數計一下，不下三十餘人。

來人，在石橋對面停息片刻，魚貫而過。

宋長志道：「如若咱們有幾個弓箭手，守候石橋，再好的武功，也難越雷池一步。」

宇文敬淡淡一笑，道：「你該退回狂風峽了，再過一陣工夫，只怕很難走了。」

宋長志道：「我要留這裏看熱鬧。」

就在兩人說幾句話的工夫，來人已然逼到了五丈左右。

紫天君背揷金刀，越衆而前，打量前面的地理形勢。

宇文敬，劉婉蓉隱身之處，都經過很仔細的選擇，加上了人手的僞裝。

所以，紫天君雖站在一個很高大岩石上，仍然無法瞧得見幾人。

但事實上，雙方相距，已在三丈之內，高聲說話，淸晰可聞。

只見紫天君舉手一抬，一個身着獵裝的大漢，飛身躍上了大岩，欠身作禮。

紫天君道：「前面就是狂風峽了，對麼？」

那大漢欠欠身，道：「不錯，屬下已經很仔細的問過了。」

紫天君道：「劉婉蓉他們，可能躲在狂風峽中麼？」

那大漢道：「這個屬下無法斷言，不過，屬下覺着，天君可以遣派幾位機警高手，進入峽中去瞧瞧。」

紫天君道：「那是自然——」

目光突然轉注到那獵裝大漢身上，道：「如若找到了劉婉蓉等，你是第一大功，如是他們不在此地呢？……」

獵裝大漢接道：「屬下明白天君的意思，我一直釘在他們幾人身後，如是他們不在此地，屬下願受罰。」

紫天君點點頭，道：「三位天王何在？」

百劍王冷綸，鬼爪王彭天，白衣閻王常顯，應聲而出。

紫天君目光掃掠了三人一眼，笑道：「三位各帶兩位屬下，到前面搜查一下，如若鐵夢秋等一般人，確在此地，必然會安排下拒敵的佈置，你們要小心一些。」

三天王欠身作禮之後，冷綸的目光突然轉注到那身着獵裝的大漢身上，道：「唐兄，你一直跟在他們的身後。」

獵裝大漢道：「他們很機警，但我一直用信鴿監視着他們，再加上我經常變換衣着，所以未被他們發覺。」

冷綸道：「他們有幾個人？」

獵裝大漢道：「本來四個，但進入太行山後，又加了一個太行駝叟宋長志，目下，有五個人。」

冷綸道：「希望你唐兄沒有看錯。」

獵裝大漢道：「錯不了。」

宋長志道：「那一身獵人裝的小子，宇文兄認識麼？」

宇文敬道：「他是當今江湖上第一位育鳥的名家唐世昌。」

宋長志道：「這小子可慮的很。」

宇文敬話題一轉，道：「從現在開始，你宋兄就算想避入狂風峽，只怕也來不及了。」

談話之間，三天王常顯等帶着六個勁裝大漢行了出來。

隱藏另一塊山石後面的鐵夢秋，却一直注意着葛玉郞僞裝的痲通。

但他失望了，葛玉郞一直未見出現。

鐵夢秋和藍小月分在一處，便予兩人合手用陰陽合璧劍法。

在劉婉蓉的安排中，在狂風峽外憑仗眞功實學

，搏殺紫天君的精銳屬下，然後，再退入狂風峽中，以對付十大毒人和紫天君。

三天王帶着六位屬下，緩步而進，已然接近了宇文敬和鐵夢秋等停身之處。

居中而行的百劍王冷綸，突然停下了腳步，左右雙手，各拔出兩把長劍。

他號稱百劍王，全身帶了很多劍，除了六把長劍之外，還有十二把短劍。

鬼爪王回顧了一眼，只見停身已距紫天君十丈以上，當下低聲說道：「冷兄，咱們應該如何？」

冷綸重重咳了一聲，高聲說道：「鐵夢秋，藏頭露尾的，豈是英雄好漢行徑，大丈夫應該站出來，堂堂正正的打一架。」

鐵夢秋低聲對劉小月道：「陰陽合璧劍法，最好能由我來對付紫天君，我先出手試試，如是抵不住他們聯手合攻，你再現身，合力對付他們。」

未得劉小月的同意，鐵夢秋已閃身而出。

雙方相距，也就不過是七八尺遠。

鐵夢秋左手抓着劍鞘，右手握着劍柄，神情很鎮靜，步履很瀟洒，臉上却是一片肅然之色。

雙方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任何一個人微小的錯誤，都可能授人予可乘之機。

百劍王冷綸兩手執着四柄劍，緩緩舉手，手伸胸前。

那是個很怪異的劍式，四柄劍，交錯在胸腑之間。

劍術造詣極深的鐵夢秋，也不禁看的一皺眉頭，想不出這怪異的劍式，作用何在？立刻停下了腳步。

冷綸淡淡的說道：「劉姑娘在麼？」

鐵夢秋道：「在……不過，諸位要先闖過我這一關。」

冷綸放低了聲音，道：「葛玉郎讓在下致候兩位。」

雙臂一揮，四道劍光，同時攻出，攻向了鐵夢秋。

鐵夢秋一抬臂，像閃電一般，劃出了一道冷冷寒虹。

金鐵交鳴聲中，冷綸手中四柄長劍，一齊彈震開去。

但聞幾聲慘叫，百劍王冷綸身側的兩個勁裝大漢，被迴轉的劍勢，斬作兩斷。

明明是攻向鐵夢秋的劍勢，迴轉之間，却殺死了兩個自己人。

但一切變化的太快，十丈外的紫天君，也未來及會意，冷綸的四柄長劍已齊齊脫手飛出，慘叫聲中，另外四個大漢，各中一劍，倒摔在地上。

這一次，紫天君看的清清楚楚。

適才，還可解說是鐵夢秋劍勢反彈之力過強，失手傷了兩個自己人。

但投劍出手，殺死了四個屬下，事情已完全明顯，不折不扣的背叛。

事情太意外的變化，使雙方都爲之愕然。

紫天君怒火塡胸，想不到竟有人敢這樣明目張胆的背叛他。

但他是老謀深算的人物，估計一下自己的距離，決暗中運氣，準備一擊搏殺叛徒，表面上却靜站不動。

冷綸殺死了六個隨人之後，一直注視着紫天君的舉動，看他站在原地不動，才行過去，收回屍體上的長劍。

鬼爪王彭天低聲說道：「鐵少俠瞧到了麼？」

鐵夢秋道：「看見了。」

彭天道：「鐵少俠可相信我們是眞誠歸順。」

鐵夢秋道：「各位已表現的斬釘截鐵。」

冷綸道：「咱們有人引荐。」

鐵夢秋道：「我知道，兩位請過來吧！」

白衣閻王常穎，呆呆的站在那裏，形如泥塑木刻一般，不知如何應付這突來的意外變化。

冷綸的目光凝注在常穎的臉上，緩緩說道：「常兄，你準備如何？」

葛玉郎策反二天王，常穎並不知曉，一時間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答冷綸的問話。

鬼爪王彭天舉起了雙手，冷冷的說道：「你可知道咱們四天王，爲何少了一人？」

常穎道：「這個兄弟不大淸楚！」

彭天道：「現在你明白還不太遲，他沒有死於鐵夢秋的劍下，却死於天君之手。」

忽然間，閃飛起一道金光，劃空而至。

就在那金光飛至的同時，一道白虹疾射而出。

金芒白虹，在空中交織盤旋，金鐵大震聲中，同時落着實地。

那是紫天君和鐵夢秋。

紫天君身刀合一的一擊，原想置冷綸和彭天於死地，但却爲鐵夢秋飛身一劍，擋開了這威厲無匹的一刀。

這是登峯造極的高手一搏，武林中罕聞罕見的一擊。

全場的人，都爲那刀劍一搏，楞在了當地。呆呆的望着兩人。

鐵夢秋長劍平胸，俊美的臉上，有些蒼白。

紫天君原本發紫的臉上，此刻却泛起了一片紫氣。

沒有人能看出兩人在刀劍一擊中，是否已分出高下。

良久之後，冷綸才突然說道：「好劍法。」胆氣頓然一壯。

四柄耀眼的長劍，突然指向了白衣閻王常穎。

彭天雙手也運足鬼爪神功，十個手指，暴長一倍，變成了鐵青的顏色。冷冷的說道：「常穎，你小子估量估量，我和冷綸合力的一擊，是否能立時取你之命。」

常穎運起玄冰氣功，臉如白雪，防備着兩人的突襲，口中却緩緩說道：「兩位的意思，我還是不太明白，可否再說淸楚一些？」

彭天道：「吳勝的下場，我和冷兄是親目所睹，在紫天君手下，隨時有被殺的可能，唇亡齒寒，兔死狐悲，你明白這個道理就和我們合手。」

常穎道：「背叛紫天君。」

冷綸道：「不是背叛，而是保命。」

常穎目光轉動，回顧了紫天君一眼，道：「屬下有一事請教天君。」

紫天君冷冷說道：「什麼事？」

常穎道：「吳勝是否死於天君之手。」

紫天君道：「不錯，背叛我的，都難逃過死亡的命運。」

常穎仰天大笑，道：「彭兄，冷兄，小弟有一個心願，不知兩位是否和小弟具有同感。」

彭天道：「這是什麼時間，你小子還賣的什麼關子？」

常穎道：「咱們本都是一方豪雄，却被紫天君強力壓服，收爲屬下，兄弟常想，合咱們四天王的力量，不知是否是天君之敵。」

冷綸道：「一對一，咱們不是敵手，但如四人合力，足可和他一拚。」

常穎道：「可惜死了個吳勝。」

紫天君突然冷笑一聲，道：「我早知你們不甘雌伏我手下，果然我沒有看錯。」

冷綸道：「可惜，你明白的時間太晚了。」

紫天君哈哈一笑，道：「區區行事，一向搶制先機。」

彭天道：「這一次你例外。」

紫天君淡淡的說道：「告訴你們也不妨事，我已在你們身上下了奇毒，太陽下山的時候，你們毒發身死。」

冷綸道：「天君可是故作聳人聽聞之言。」

彭天道：「我們這幾年在你威迫巧騙之下，長了不少見識，這話很難會相信。」

紫天君道：「不信，你們運氣試試，璇璣要穴處是否有異。」

三人運氣一試，登時臉色大變。

常穎厲聲喝道：「紫天君，就算你瞧出彭天，冷綸存心背叛於你，我常穎在片刻之前，還無叛你之心，爲什麼也在我身上下毒。」

紫天君道：「因爲我從來不作失策之事——」

語頓，又接道：「現在，你們只有一個活命的機會，那就是聽從本君之命，搏殺了鐵夢秋等之後，我再給你們解藥。」

百劍王冷綸突然間，變的出奇的平靜，笑一笑道：「紫天君，殺了鐵夢秋劉婉蓉後的結果，我們很明白……」

彭天怒聲接道：「紫天君，世上如是有魔鬼，惡人，你就是魔中之魔，惡中之惡。」

冷綸平靜的道：「彭兄，常兄，別冒火，這是搏命的時候，咱們還有幾個時辰好活，雖然少了個吳勝，咱們也該成就常穎的心願，咱們受了很多年氣，此刻，也應該發洩一下。」

這些人都久居江湖的梟雄，彭天馬上平靜下來。道：「對！冷兄，咱們該死的熱鬧一些，如其毒發而死，何不試試紫天君的金刀招術。」

常穎微微一笑，道：「不錯，鐵少俠，你請讓開，我們活不多久了，該給我們一個機會。」

紫天君似是未料到弄巧成拙，死亡，已無法對三人構成威脅。

他臉上的紫氣，更加濃烈，顯然有些兒激動。

但他自練的魔功，使人無法瞧出他的心意。

只聽劉婉蓉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師兄，退回來。」

鐵夢秋緩緩向後退去，三天王却結成了聯手的陣勢。

劉婉蓉快步走了上來，低聲說道：「師兄，爲有此大變，咱們得改變一下計劃。」

鐵夢秋長吁一口氣，道：「紫天君功力深厚，三天王未必是其敵手。」

劉婉蓉笑一笑，道：「看到師兄的適才一劍，小妹證實一件事。」

鐵夢秋道：「什麼事？」

劉婉蓉道：「你是承繼鏢旗主人。」緩緩由懷中取出了盤龍鏢旗，遞入鐵夢秋的手中。

鐵夢秋神情肅然，恭恭敬敬的接過了鏢旗，道：「師妹，師兄把鏢旗交給了你，你才是承繼師傅的鏢旗主人？」

劉婉蓉道：「在開封府，我曾誅殺了不少綠林匪徒，展現一次鏢旗，但我是替你保管，鏢旗今日正式出現武林，武林中魔長魔消，師兄，你那一劍，還欠缺一些變化，仔細瞧瞧鏢旗。」（下期續完）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羅永湘得無爲道長之報，率領袁大牛趕往單家牧場，命袁大牛往偷掘單綸墳墓，以證單綸是否眞正死亡，彼則獨赴單家牧場，至則覺發與無爲道長所說完全相反，牧場中人個個生龍活虎，對羅永湘藉詞迷途投宿毫不起疑，自單老太以下咸對羅親切招待，那晚羅永湘潛出牧場往晤袁大牛，獲知單綸墳地中所埋並非屍體，而是一塊大石，羅永湘查看石塊，心知來遲一步，屍體已爲他人掘去，立趕回牧場，驀地牧場人去樓空，知爲歹徒所騙，終在地窟下發現屍堆，辨認出死者才是眞正單家牧場中人——

追查反被困　假死竟真亡

羅永湘查到第四堆，最上面的是個矮壯漢子，穿一件藍布短衫，身裁衣着居然十分眼熟。

羅永湘伸手扶起他的臉部，忽見他兩眼圓睜，骨碌碌瞪着自己直轉，嘴唇也在開闔噏動，似欲呼叫，却發不出聲音——這漢子，赫然竟是袁大牛。

羅永湘一驚，險些當場昏倒，急忙將他拖了下來，照着背心上重重拍了一掌。

大牛應手出聲，叫道：「三哥——」

羅永湘道：「你怎麼會在這兒？」

大牛喘息道：「那樹林裏有人藏着，我一進去，便被他打了悶棒，後來，他就點閉我的穴道，把我拖進一個樹洞……」

羅永湘急道：「那人呢？」

大牛搖搖頭道：「剛才還在這裏，聽到你的脚步聲音才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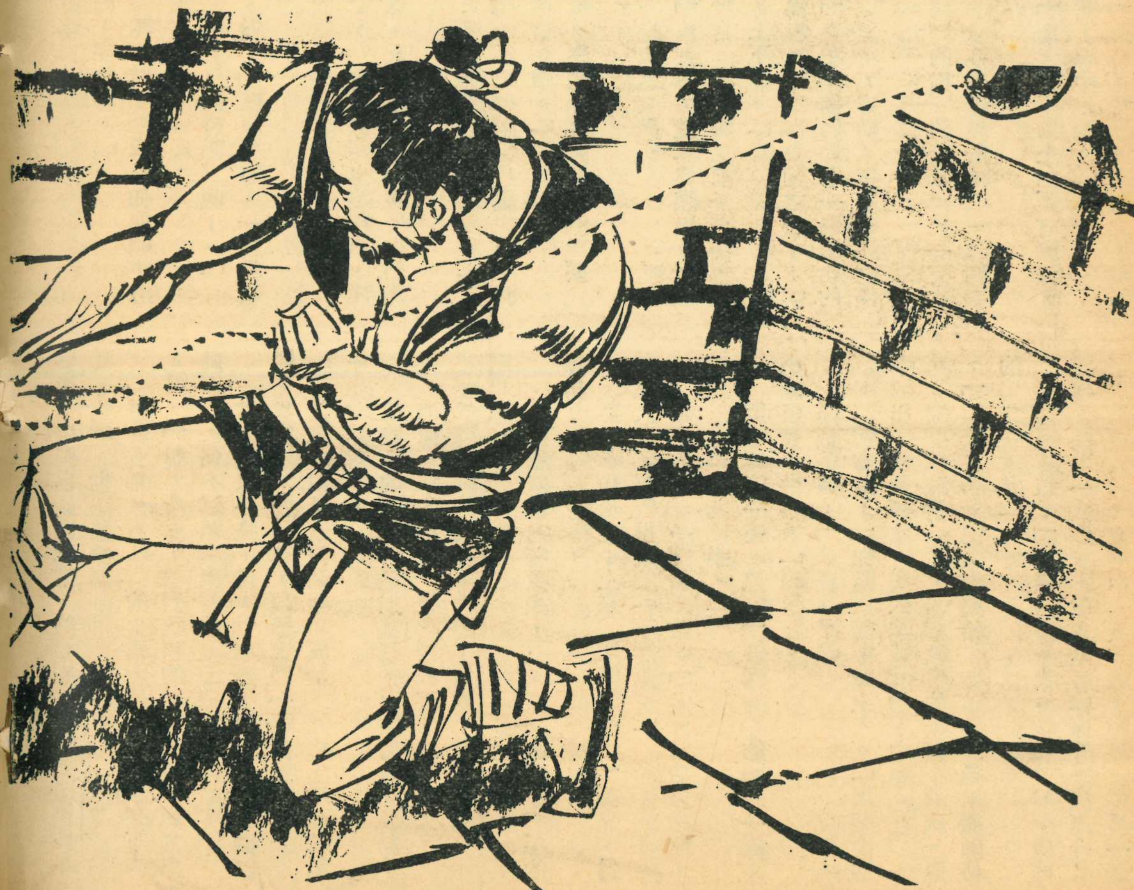
羅永湘扭頭四望，不禁道：「這石室中祇有一道鐵門，我進來的時候，並未發現有人從這兒出去呀？」

大牛道：「我被那厮制住穴道，抛在死人堆裏，什麼也看不見。可是，我知道那厮剛才還在這間石室裏，絕不會弄錯。」

羅永湘目光流轉，喃喃道：「這麼說，他可能根本沒有離去——」

「哼！算你猜對了。」

隨着冷哼聲，死屍堆中突然飛起一道寒光，閃電般向羅永湘後腰射到。



羅永湘上身前伏，雙腿疾分，整個人彷彿由腰部分為兩截，下部未動，前胸已緊緊貼着地面。

寒光掠着背脊飛過，「噹」地一聲，嵌在對面石壁上，卻是一柄板斧。大牛從地上一躍而起，怒罵道：「狗娘養的，有種你不要跑——」

可是，就在喝罵聲中，一條高大人影業已飛快的奔出鐵門外。

大牛剛追到門邊，「蓬」然一聲，鐵門竟遭掩閉反鎖。

那人在門外冷笑道：「二位委屈一下吧，如果不嫌人肉酸，裏面還有四十多具屍首，够你們吃上半年了。」

笑聲漸漸遠去，終於消失在地道中。

大牛怒不可遏，飛起一腳踢在鐵門上，自己被震得踉蹌倒退了四五步，那鐵門却紋風不動。

他又去石壁上摘了那柄板斧，恨恨道：「老子就不信劈不開這鳥門！」

於是，掄起板斧，一陣亂砍，直砍得鐵門火星四射，其聲震耳欲聾，依舊劈它不開。

羅永湘連忙攔住道：「這樣蠻幹不是辦法，先冷靜下來，慢慢再作打算。」

大牛道：「還有什麼好打算的？如果劈不開這鳥鐵門，縱不餓死，也會被這臭氣薰死了。」

羅永湘道：「事已如此，性急又有什麼用？你且安安靜靜坐下來，讓我仔細想一想。」

說着，滅去火把，自己先盤膝坐下。

大牛無奈，也只好席地坐下，但坐了不一會，却道：「三哥，把火點燃起來好麼？」

羅永湘道：「你害怕？」

大牛道：「怕倒不怕，祇是……這樣黑漆漆地，跟死人在坐一起，心裏有些發毛。」

羅永湘道：「死人也是人，咱們沒有做虧心事，就算壓在死人堆裏，也可坦然無懼。」

大牛道：「可是……」

羅永湘截口道：「咱們被困在這兒，三數日內，還不至于餓死；但地底空氣稀少，如果再點燃火炬，不出一天，必定會被活活悶死。」

大牛嘆道：「話是不錯，但若找不到出路，遲早還是難免要死的。」

羅永湘沉吟了一下，道：「我相信這間石室一定還有另外的出路。」

大牛道：「你怎麼知道？」

羅永湘道：「我且問你，你是在樹林內遭了暗算，被那廝拖進一個樹洞然後到了這裏，對嗎？」

大牛點點頭道：「對！」

羅永湘道：「依方向估計，這間石室的位置，應在木屋和樹林之間的空場地下，而鐵門出口處，在木屋的後院，那樹林却在木屋前方。是麼？」

大牛又點了點頭道：「是的。」

羅永湘道：「換句話說，那廝若要將你帶到這兒來，勢必要繞過木屋才能進入豬欄內的暗門。」

大牛道：「不錯。」

羅永湘接道：「事實上，我一直在木屋中搜查，那廝絕不可能繞到木屋後面來，這證明樹林內另有秘道與石室相通，只是咱們還沒有發現而已。」

大牛想了想，道：「三哥這麼說，我也記起來了，那廝帶着我由樹洞到這兒，途中好像經過一個水塘。」

羅永湘道：「你怎知有個水塘？」

大牛道：「我被拖進樹洞的時候，後腦勺在樹根上碰了一下，當時就暈過去了，後來被冷水一浸，才醒轉來，所以知道那兒有個水塘。」

羅永湘道：「那水塘很深麼？」

大牛道：「不很深，大約只能淹到膝蓋下。」

羅永湘沒有再問，忽然站起身來點燃了火炬。火光照映下，果然發現地面有幾個潮濕的帶泥腳印。

腳印來自對面石壁牆下，越近牆邊，水漬越清晰。

羅永湘輕吁了一口氣，說道：「出路就在這裏了。」

大牛綽起板斧道：「讓我來——」

他正想掄斧劈出，却被羅永湘探手扣住，低聲道：「且慢，你聽聽那是什麼聲音？」

大牛側耳一聽，石壁中竟有極輕微的「沙沙」聲響。

那好像是人在黑暗中摸索行走的聲音，正由遠而近，緩緩向這邊走來。

羅永湘忙將火熄滅，輕輕道：「沉住氣，有人來替咱們開門了。」

腳步聲漸行漸近，最後終於停止了，過了片刻，石壁上却響起「丁冬」輕響。

那分明是有人正用鐵器在擊着石壁。

接着，「卡達」一聲，石壁上突然出了一個洞孔。

羅永湘運足目力望過去，只見那洞孔大約有三尺寬，恰可供一人通過，但洞裏一片黑漆，什麼也看不見。

又過了一會，才看見一個黑忽忽的東西，從洞口伸了進來，並且左右幌動不已……

大牛按耐不住，猛然一個箭步竄上去，揮掌疾落，喝道：「賊！這下你跑不了啦吧？」

「噗」！一掌拍個正着，那東西滾落地上，却

是一幅布巾，包着兩件舊衣服。

羅永湘見他魯莽出手，要阻止已經來不及了，急忙道：「當心，別讓他關了洞門。」

大牛發掌劈空，心裏也着了慌，一低頭，便向洞口鑽去。

可是，他一顆腦袋剛伸進洞內，頂門上已重重了一下，悶哼了一聲，便直挺挺不能動彈了。

幸虧羅永湘手快，急忙抓住他的足踝，一把拖捱了回來。

洞外寂靜無聲，洞門也沒有掩閉，那人顯然仍守在外面並未離開。

羅永湘無暇看顧大牛的傷勢，自己也不敢冒然衝出，心念疾轉，順手抱起一具死屍，猛向洞外推去。

緊跟着，鐵骨扇一展，護住頭頂，趁機衝了出去。

洞外那人一時措手不及，急忙倒退了兩步，「錚」地一聲，一縷勁風已向羅永湘當胸擊到。

羅永湘雙腳還沒有站穩，更無法後追閃避，迫得揮轉扇面，硬當一招。

鐵骨扇與那射來的勁風擋個正着，「噹」地一聲金鐵交鳴，火星飛濺。

羅永湘只覺手腕一麻，鐵骨扇險些被震飛脫手，那人却向後又退了一步。

兩人同時一怔，也同時道：「是老四嗎？」

「咦！你是三哥？」

火光一閃，兩人幾乎同時幌燃了火摺子。

對面通道中站着一個瘦小漢子，手持一對軟索飛錘，正是旋風十八騎中排行第四——「巧手」韓文生。

羅永湘詫問道：「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了？」

韓文生道：「我奉二哥急令趕來送信，發現牧場中空無人跡，你們的馬却繫在樹林外，我入林搜查，找到這條地道，却不知三哥也在這裏。」

羅永湘道：「二哥有什麼急事要你趕來？莫非嘯月山莊中出了事嗎？」

韓文生道：「鬼眼金沖被殺了。」

羅永湘吃驚道：「你說什麼？」

韓文生道：「你和大牛離開蘭州的第二天，莊裏就出了事，鬼眼金沖被人暗算，身受重傷，二哥特地命我連夜兼程趕來，請三哥立即回去。」

羅永湘急問道：「金沖只是受了重傷，人還活着麼？」

韓文生道：「我動身的時候還活着，現在如何？就不知道了。」

羅永湘點點頭道：「但願他沒有死才好。此人關係重大，千萬死不得……」

韓文生道：「那咱們就得快些趕回去。」

羅永湘道：「你先由通道退出去，在樹林裏等片刻，我和大牛隨後就到。」

韓文生道：「大牛在什麼地方？」

羅永湘苦笑道：「剛才被你劈頭打了一掌的人，就是大牛。」

韓文生跌足道：「這眞是『大水沖倒龍王廟』，方才黑暗中，認不眞切，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是你們。」

羅永湘道：「好在他還够結實，你也沒有用飛錘，大約只是暈過去了，不要緊的。」

韓文生道：「說來總怪我太冒失，三哥請先走一步，我去尋他。」

羅永湘道：「自己弟兄，不須客套。你趕快上去守住出口，牧場內可能還有敵人匿藏，別被人堵了退路。」

韓文生訝道：「這牧場裏還有活人麼？」

羅永湘道：「咱們就是被人反鎖在這間石室中的。」

韓文生一驚，不再多問，急急轉身而去。

不多久，羅永湘和袁大牛也由樹洞脫身出來。大牛鱉着一肚子悶氣，嚷叫道：「就這麼走了可不成，我得去尋那廝，也把他鎖在死人堆裏才甘心。」

韓文生道：「我一路進來，並未見到人踪，莫非牧場中另有其他出路？」

羅永湘道：「木屋後院地道中，共有兩道門戶，一通藏屍的石室，另一道可能就是通往谷外的秘密出口，四弟精擅土木消息機關，同去勘查一番也好。」

三人先推石將樹洞塡閉，然後繞到後院，點了三支火，重又進入地道。

韓文生號稱「巧手」，除了擅製各種巧妙暗器，對機關布置亦頗精通，不多一會工夫，便尋到了開啓門戶的樞鈕。

門開處，三個人都不由一楞。

裏面是一條寬大平坦的隧道，至少有兩丈高，三丈寬，地面平整，足可容二輛馬車併排行駛——工程之浩大艱巨，令人咋舌。

像這種貫穿山腹的隧道，即使利用原有的天然洞穴加以開鑿，也絕非三兩年時間能够完成，當年單家牧場中人，開鑿這條隧道，眞不知耗了多少血汗？

羅永湘怔了許久，才輕嘆一口氣，道：「咱們一直把單家牧場當作平常人家，現在看來，竟走眼了。」

大牛道：「怎麼走眼了？」

羅永湘道：「一個以畜牧爲業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煞費苦心修鑿這種隧道，由此可見他們只不過以牧場作幌子，其實另有圖謀。」

韓文生道：「三哥認爲他們是何許人物呢？」

羅永湘道：「這却很難斷言，或許是隱居避仇的武林人物，或許是某一幫會門派的秘密巢穴——不過，無論他們是何許人，現在已經被另一批兇徒殺害了，而起禍根由，多半就爲了這條隧道。」

韓文生詫道：「隧道和單家牧場滅門之禍有什麼關連？」

羅永湘道：「關連太大了。我且問你，這山谷的形勢，和咱們的『桃源秘谷』相較如何？」

韓文生想了想，道：「若將『桃源秘谷』和此地比較，倒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譬如，兩者的形勢都很險要，出路都很隱密，可惜咱們的『桃源秘谷』中，還缺少一條像這樣宏偉的秘密隧道。」

羅永湘道：「換句話說，此地所俱備的條件，較『桃源秘谷』猶有過之，對嗎？」

韓文生點點頭道：「不錯。」

羅永湘微微一笑道：「英雄之見皆同。咱們這麼想，別人當然也會這麼想了。」

韓文生道：「三哥的意思是說，那批兇徒也因爲看中這兒是一處絕佳的根據地，準備『鳩佔鵲巢』，所以殺了單家牧場四十餘口？」

羅永湘道：「除了這個理由之外，我也想不出單家滅門慘禍的起因了。如果僅僅爲了『百鯉圖』，兇徒們只須殺死單綸滅口，實在不必要殺死他的全家。」

韓文生道：「果眞如此，兇徒們爲什麼又突然全部撤走了呢？」

羅永湘道：「那是因爲咱們三次入谷査勘，使他們起了戒心，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暫且迴避一下。」

韓文生道：「他們還會再回來嗎？」

羅永湘道：「像這樣隱密難得的好地方，誰也捨不得放棄。據我推測，他們一定還會回來的。」

大牛氣呼呼道：「管他以後還回不回來，咱們現在先由隧道追下去再說！」

口裏嚷着，提了板斧便向隧道裏闖。

羅永湘突然舉起手一攔，道：「大牛，不用追趕了。」

大牛詫道：「爲什麼？」

羅永湘正色道：「這隧道少說也有好幾里長，事實上追趕已經來不及了。咱們最好不要留下痕跡，使他們誤以爲隧道尚未被發現，這樣過些時候，他們一定還會回來，那時再『甕中捉鼈』，打他個措手不及，豈不更好？」

韓文生點頭道：「對！這才是『請君入甕』的妙計。咱們現有急事，必須趕回蘭州，犯不着爲此躭誤。」

大牛悻悻地，一跺脚道：「如果那些賊胚不回來呢？」

羅永湘道：「那也不要緊，我已經跟他們四十多人都照過面，記住了他們的相貌，以後隨時發現行踪，隨時可以下手，現在雖然吃點小虧，並非毫無收穫。」

韓文生也道：「等捉到那賊胚，一定把他交給你處置，要打要殺，任你出氣就是了。」

兩人說好說歹，總算勸住了袁大牛，仍舊掩上暗門，悄然退出單家牧場。

一出谷口，三騎便絕塵飛馳，連夜兼程趕回蘭州。

× × ×

到達北門外浮橋橋頭，已是第二天午後了。

羅永湘隔河眺望嘯月山莊，見莊中平靜如常，似乎並無異狀。心裏畧定，便吩咐韓、袁二人道：「你們暫時不用回莊，先去城中替我辦一件重要事情。」

韓文生道：「什麼事？」

羅永湘道：「城裏有一家名叫『同仁堂』的藥舖，主人姓曹，是蘭州有名的儒醫。你們去打聽他在不在家？如果在，必須暗中嚴密監視他的行動，入夜之後，我會再跟你們聯絡。」

大牛怔了怔，道：「誰生病了，要請大夫？」

羅永湘揮手道：「不必多問，你們只須記住，這姓曹的，是個很重要的人，決不能有絲毫大意疏忽。」

兩人見他說得嚴重，不敢再問，勒馬掉頭疾馳而去。

羅永湘緩緩馳過浮橋，剛到莊門口，就看見無爲道長負手在院中往來蹀踱，滿臉焦急之色。

當他一抬頭見到羅永湘，不禁大喜，急忙迎了過來，緊握住羅永湘的手臂，連聲道：「老三，你可回來了，眞把我急死啦！」

羅永湘只覺得他五指緊如鐵箍，並且有些微微發抖，心裏頓生不祥之感，忙問道：「金冲的傷勢怎麼樣了？」

無爲道長嘆了口氣，說道：「你若早回來一天該多好……」

羅永湘驚道：「已經死了嗎？」

無爲道長點點頭，道：「今天清晨才斷氣。」

羅永湘跌足道：「此人關係重大，千萬死不得

，我離開不過三四天，就出了這種意外，大哥回來，咱們如何向他交待？唉——」

他一時情急，語氣中竟對無爲道長流露出責怪之意。

無爲道長靦覥地道：「小兄自慚疏于防範，但此事變生肘腋，實也令人防不勝防。」

羅永湘道：「究竟是怎樣發生變故的？」

無爲道長喟然道：「咱們只注意防禦外敵，誰也想不到毛病會出在自己人身上，等到發覺，一切都太遲了……」

羅永湘道：「兇手是誰？」

無爲道長道：「就是莊裏的管事李順。」

羅永湘大驚道：「會是他？」

無爲道長道：「說來委實令人難信，那李順是金冲最親信的人，一向表現得十分忠誠可靠，誰也料不到他會是對方派來臥底的。」

羅永湘深吸了一口氣，道：「這的確連我也沒想到。現在人捉住了麼？」

無爲道長搖頭道：「事發之後，他已經情虛逃走了。」

「唉——」羅永湘長嘆一聲，懊惱不已。

無爲道長接着道：「就在你離開的第二天，鬼眼金冲突然患了怪病，全身僵硬，不能行動，好像中風的症狀。我得訊之後，急忙趕到密室去探視，才發覺他四肢關節處的經脈，都已被一種不知名的東西堵塞截斷，血氣不能够流通，分明是中毒的徵狀。」

羅永湘岔口道：「他整天藏在密室中，足不出戶，怎會中毒？」

無爲道長道：「他雖然藏身密室，飲食之物仍由厨房調理送去，不問可知，必是食物中被人做了手脚。」

羅永湘道：「當天他吃過什麼東西？」

無爲道長道：「他早上起身後，只吃過半盞小米燕窩粥，時未過午，便全身僵硬如石，整個人彷彿變成了一尊石像，而且，體內毒性正漸漸向內腑蔓延，一旦心脈亦遭堵塞，那就必死無疑了。」

羅永湘駭然道：「這情形，豈非跟單家牧場中情景如出一轍麼？」

無爲道長道：「正是。所幸發覺尚早，當時毒性還沒有傷到心脈要害，我一面用藥物護住他的內腑五臟，一面運功想替他打通閉塞的經脈，才拖延到今天清晨，可惜不悉解毒的方法，終於未能挽回他的性命。」

羅永湘道：「這段時間內，他還能够開口說話嗎？」

無爲道長道：「起初還能說話，到後來就只能流淚，再也發不出聲音了……」

羅永湘忙問：「他說過什麼話？」

無爲道長道：「他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一定要見到你和大哥才肯說，以後久等不至，毒性已侵入內腑，最後只說了兩句話，便無法出聲了。」

羅永湘道：「那兩句話？」

無爲道長道：「他要我轉告你和大哥，『遇見眉心有一顆紅痣的人，千萬要提防』。」

羅永湘一楞，喃喃道：「眉心有紅痣的人？唔！這必定是指兇手的特徵。如此看來，金冲必定見過兇手，當時兇手可能蒙着臉，故而只看見眉心上的紅痣。」

無爲道長道：「他既然見過兇手，爲什麼一直瞞着咱們不肯早說出來呢？」

羅永湘冷冷一笑，道：「那是因爲他想不到兇手會殺他滅口。」

無爲道長困惑地道：「你的意思是說，金冲和兇徒曾經暗中勾結？」

羅永湘道：「雖不能斷言他們互相勾結，至少『百鯉圖』的消息，八成是金冲洩漏給兇手，後來因見兇手殺人滅口，手段毒辣，才心生畏懼，想出這種詐死的計謀，但他却萬萬料想不到，自己的親信已經被對方收買了。」

無爲道長道：「咱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羅永湘聳聳肩，道：「金冲咎由自取，死了就罷了，好在靈堂棺木都現成，讓他們假戲眞做去吧，用不到咱們操心。」

無爲道長道：「可是，大哥遠赴河間府，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難道咱們眞呆在這兒替金冲辦喪事？」

羅永湘沉吟了一下，道：「小弟此次在單家牧場査獲一條可疑的線索，必須在蘭州多留幾日，暫時還不能離開，但金冲既死，弟兄們留在莊中已經沒有必要了，二哥不妨將全隊撤出嘯月山莊，待此間事畢，再設法與大哥聯絡。」

無爲道長抬頭注目道：「你得到了什麼可疑的線索呢？」

羅永湘附耳低聲，把自己對「同仁堂」曹老夫子的懷疑，以及已命韓文生和袁大牛先予監視……等經過，簡畧的說了一遍。

無爲道長矍然道：「既如此，何不就以金冲爲餌，派人將他誆到嘯月山莊來，豈不省事？」

羅永湘輕輕一嘆，說道：「目前，咱們只是對他起疑，並無任何憑證，何況，李順脫逃之後，咱們的行踪消息，可能已被洩漏，這時候，決不能够打草驚蛇。」

（未完待續）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老伯藏身井底密室中，孟星魂與律香川兩相對峙，雙方都在等待對方暴露弱點，俾能一擊而中，良久，律香川以孫小蝶的名字作爲刺激孟星魂神經的利器，抓住孟星魂心神激動的一刹機會，予以突擊，孟星魂反應也很快，立予反擊，終於雙方均已筋疲力竭，無力再行出手，就在此際，易潛龍突然出現，律香川乘勢衝入池底潛出井外，發現派在近處潛伏的暗卡盡爲易潛龍所殺，立以誠摯親切的語聲，向剛由井底出來的易潛龍訴說他反叛老伯的原因——

摒除六慾念　逍遙海外仙

律香川道：「在他眼中，我們只不過都是他的走狗，等到我們沒有利用價値時，就只有死路一條，他舅父陸漫天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易潛龍道：「他殺了陸漫天？」

律香川黯然道：「我舅父有時脾氣雖然可怪些，有時雖然喜歡和易大叔鬧鬧脾氣，其實他心裏一直還是將易大叔當作他生死與共的好兄弟。」

易潛龍道：「哦。」

律香川道：「所以他臨死之前，還叫我轉告易大叔一句話。」

易潛龍道：「什麼話？」

律香川悽然道：「他說他自己是韓信，要易大叔學學張良，因爲老伯正和劉邦一樣，只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到了富貴時，就總要懷疑他的老朋友要來搶他的寶座。只可惜我舅父明白得太遲了，否則又怎會慘死在他手上。」

易潛龍道：「原來你殺老伯，只不過是爲了要替你舅父報仇？」

律香川點點頭，道：「其實易大叔當然早已很瞭解老伯，否則也不會悄然引退了。」

易潛龍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道：「你知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看起來最老實，最可愛。」

律香川搖搖頭，他的確不明白易潛龍的意思。

易潛龍笑道：「就是你說謊的時候，你說謊時樣子看起來實在老實極了。」

律香川道：「易大叔明察秋毫，在易大叔面前，我怎敢說謊。」

易潛龍道：「你說的是實話？」

律香川道：「半句不假。」

易潛龍道：「但有個人的說法却跟你不同。」

律香川眨眼道：「易大叔千萬不要聽姓孟的說話，他只不過是個見不得天日的刺客，而且是被個婊子養大的，他說的話從來也沒有人相信。」

易潛龍淡淡道：「他說的話我當然不信，無論誰說的話我都不信——也許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律香川道：「誰？」

突然間，他身後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道：「我！」

× × ×

律香川身子突然軟癱。

他並沒有回頭去看，只聽到這個人的聲音，全身就已軟癱。

世上只有一個人，能在他不知不覺中走到他身後。

老伯！

世上只有一個人，能令他跪下。

老伯。

沒有別人，只有老伯！

（三）

孟星魂滿眶熱淚，幾乎已忍不住奪眶而出。

他也看到了老伯。

老伯還是老樣子，沒有變，連一點都沒有變。天地間好像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令他改變。

他站在那裏，還是站得很直，就好像一桿標槍揷在地上。

淡淡的星光照着他的臉。

只有他臉上的皺紋似已變得更深，更多，但他的眸子却還是同樣銳利，就好像劍已出匣，刀已出鞘。

可是等他看到孟星魂時，這雙冷酷銳利的眼睛裏，立刻充滿了溫暖之意。

他只看了律香川一眼，目光就轉向孟星魂。

孟星魂忽然發現他的臉並不是完全沒有表情的，其實他臉上每條皺紋裏，都隱藏着誰也說不出有多麼豐富的感情。

他臉上每條皺紋本都是無限痛苦的經驗，所刻劃出的痕跡。

只有這種皺紋，才能隱藏他如此豐富的感情。

孟星魂熱淚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

老伯凝視着他，良久良久，才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你很好。」

他本似有很多話要說，却只說了這三個字。

雖然只有這三個字，但在孟星魂聽來，却已勝過世上所有的言語。

然後他才感覺到有人在拍他的肩，他回過頭，就看到了易潛龍。

易潛龍的眼睛裏也充滿了笑意，已不是老江湖的笑，是溫暖而充滿了友誼的笑。

他微笑着道：「現在你總該完全明白了吧。」

孟星魂搖搖頭。

他的確還不能完全明白，因爲他太激動，太歡喜，幾乎已完全無法思索。

易潛龍很瞭解，所以接着道：「我非但沒有出賣老伯，也沒有溜走……我從來就沒有溜走過。」

孟星魂忽然瞭解，所以就替他說了下去：「別人以爲你溜走的時候，其實你正在暗中爲老伯訓練那一批新血。」

易潛龍道：「不錯，無論任何組織都和人一樣，時時刻刻都需要新的血液補充，否則他不但會衰老腐敗，而且隨時都可能崩潰。」

孟星魂目中忍不住流露崇敬之色，因爲他覺得現在面對着的，非但是個偉大的人，也是個偉大的朋友。

易潛龍也看得懂，微笑着道：「其實那也算不了什麼，那些年青人非但充滿熱情，而且全都很忠實，要訓練他們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年青人永遠比較熱情忠實，狡黠和陰謀他們根本就不願去學。

孟星魂也年青過，他點點頭，嘆道：「要訓練那些人的確不難，難的是那種忍辱負重的勇氣，那遠比爲人去流血拚命還要難得多。」

易潛龍看着他，忽然用力握了握他的肩。

他們從此也成爲終生的朋友，因爲他們不但已互相瞭解，而且互相敬重。

只有對朋友完全忠實的人，才值得別人敬重。

「能够爲朋友忍受屈辱的人，更永遠都不會寂寞。」

孟星魂忽又問道：「你們是不是已去過飛鵬堡了？」

易潛龍道：「當然去過，我訓練那些人，爲的本是要對付十二飛鵬。」

孟星魂道：「那麼你怎會到了這裏？」

易潛龍道：「因爲我已和老伯約定，初五以前，他若有命令給我，我們就在初七的正午，從後山偷襲飛鵬堡，否則我們就立刻連夜趕來這裏。」

孟星魂道：「你沒有接到他的命令？」

易潛龍道：「沒有，傳令的人也已死在律香川手裏。」

律香川當然也在旁邊聽着，聽到這裏，胃部突然收縮，幾乎忍不住要吐。

直到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錯誤在那裏。

他本不該使老伯精選出的那批人死得太早，本該等他們到了飛鵬堡之後再下手的。

只可惜那時他實在太興奮太得意了，已變得有些沉不住氣。所以才會造成這種不可原諒的錯誤。

現在這錯誤已永遠無法彌補。

律香川彎下腰，吐出了一灘苦水。

但還是沒有人看他一眼。

他本是個絕頂聰明的天才，不可一世的梟雄，他只差半步，就可達到成功的顚峯。

可是現在他在別人眼裏，竟似已變成完全不被重視。

竟似已變成個死人。

易潛龍道：「我趕到這裏，才知道老伯已有了復仇的計劃，而且將每一個細節都安排好了。」

孟星魂道：「你今天下午才趕到的？」

易潛龍道：「今天正午，老伯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時間，所以每一刻時間都要盡力爭取，因爲我知道時間有時甚至比鮮血更可貴。」

孟星魂道：「我明白。」

這一點的確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

他若沒有時間觀念，趕在也許已死過無數次。

易潛龍臉上露出自傲之色，微笑着道：「這三四十年來，我參與老伯的行動不下兩百次，從來也沒有耽誤過片刻。」

孟星魂又嘆息了一聲，道：「無論誰有了你這樣的朋友，都應該覺得很高興。」

易潛龍緊握他的肩，道：「老伯有了你這樣的朋友，連我都很高興。」

他接着又道：「老伯已算準了律香川必定會到這裏來找他，也算準了律香川看到那七星針後，必定會親自到下面去看看的，因爲這人除了自己外，誰都不相信的。」

孟星魂忍不住冷笑道：「有時他連自己都不太信任。」

易潛龍道：「老伯的計劃本是要乘他下去的時候，發動攻勢，先殲滅他最基本的部下。」

他笑了笑，又道：「因爲他來得必定很匆忙，絕對沒有時間集中所有的力量，最多也只不過能將最基本的一批部下帶來。」

孟星魂道：「這裏的地勢你們當然比他熟悉得多，無疑已先佔了地利。」

易潛龍道：「而且他最擅長的，本是在暗中放冷箭傷人，但這次情況却完全相反，他絕對沒有想到會有人在暗中等着對付他。」

孟星魂道：「所以你們又佔了天時。」

易潛龍道：「還有，他的人匆匆趕來，又已在這裏守候了很久，必定已有些疲倦，但我們的人却正初生之虎，猛虎出柙。」

他微笑着又道：「以逸待勞，以暗擊明，這一戰其實用不着交手，勝負之數已經很明顯。」

孟星魂微笑道：「天時，地利，人和，都已被你們佔盡，老伯這計劃，實在可以稱得上是算無遺策。」

易潛龍道：「但，他却還是有一件事沒有算出來。」

孟星魂道：「哦。」

易潛龍道：「他沒有你也會跟着來，而且會到下面去。」

孟星魂苦笑道：「那時候我想錯了。」

易潛龍道：「但老伯却明白你的想法，他知道你這次來，是準備跟他同生共死的。」

孟星魂喉頭突又哽咽，熱淚幾乎又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士爲知己者死。

一個人就算爲老伯這種朋友死，死了又何憾？

易潛龍也彷彿有很多感慨，嘆息着道：「老伯也知道你既然在下面，見到了律香川，就絕不會再讓他活着上來，就算拚着跟他同歸於盡，也絕不會再讓他活着上來。」

孟星魂道：「所以……所以你才會下去。」

易潛龍道：「因爲老伯並不想他死，你更不能死，所以……」

他又拍了拍孟星魂的肩，笑道：「以後的事，你總該明白了吧。」

孟星魂點點頭。

他雖然點頭，却還是不太明白——他不明白老伯爲什麼還要讓律香川活着。

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因爲他知道老伯做的事，是絕不會錯的。

絕不會。

對律香川他已錯了一次，絕不會再錯第二次。

老伯一直看着他們，聽着他們，目中似也有熱淚盈眶。

然後他才慢慢的走過來，凝視着他們，緩緩道：「我看錯過很多人，但却沒有看錯你們，你們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

他忽然握住孟星魂的肩，一字字道：「你不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兒子……」

孟星魂點點頭，嗄聲道：「我是……我是……」

然後他滿瞧熱淚就已流了下來。

× × ×

夜更深，星已疏。

所有的人忽然間全都走了，只剩下律香川一個人跪在無邊的黑暗中。

他跪在這裏，居然沒有人睬他，沒有人看他一眼。

沒有責備，沒有罵，沒有報復。

老伯就這樣走了，易潛龍和孟星魂也就這樣走了，就讓他像野狗般跪在這裏。

甚至連那些弓箭手的死屍都已被抬走，却將他留在這裏。

在老伯眼中，他難道已連死人都不如？

這也曾經不可一世的人物，現在竟眞的已變得如此不足輕重。

風吹在身上，斷了的肋骨疼得更劇烈。

律香川忽然也覺得自己就像是條無主的野狗，已被這世界遺棄。

他無論是死是活，都已沒有人放在心上。

冷汗在往下流，眼淚是不是也將流下。

律香川擦了擦額上的冷汗，咬着牙，掙扎着站起來。

「無論如何，我還活着，只要活着，就一定還有機會。」

他在心裏這樣告訴自己，而且，努力使自己相信。

但也不知爲了什麽，他並沒有眞的想報復，只覺得很疲倦，很累，很累……

這是不是因爲他的勇氣已喪失？

是不是因爲老伯沒有殺他，但却已完全剝了他的自尊和勇氣。

現在，他只想喝一杯，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四）

這少年伏在桌上，突然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

他揉揉眼睛，站起來，打開了門。

外面不知何時已開始下雨。

律香川濕淋淋的站在雨裏，眼睛裏佈滿了紅絲。門已開了很久，他還是痴痴的站在那裏，似已忘記進來。

少年看着他，並不驚訝，就像是早已知道他一定會來的。

雨很冷。

六月的雨爲什麽會如此冷。

少年無言的脫下身上的衣服披在律香川身上。

律香川忽然緊緊的擁抱住他，喃喃道：「只有你才是我眞正的朋友，只有你。」

少年還是沒有說話，也沒有任何表情。

他太笨，所以笨得不知該用什麽方法表達自己的情感。

所以他只是無言的轉過身，將酒擺在桌子上。

律香川終於走進來，坐下。

酒雖是冷的，但喝下肚後，就立刻像火燄般燃燒了起來。

律香川的心也漸漸開始燃燒，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聲道：「我還沒有死！只要我活着，就遲早總有一天要他們的好看……你說是不是？」

少年點點頭。

無論律香川說什麽，他總是完全同意的。

律香川笑了，大笑道：「沒有人能擊倒我，我遲早還是會站起來的，等到那一天，我絕對不會忘了你，因爲只有你才是我的好朋友。」

他似乎想證明給這少年看，所以掙扎着站起來，努力想站得直些。

可是他的腰突然彎了下去，全身忽然開始痙攣收縮，就像是突然有柄刀自背後刺入他胃裏。

等他抬起頭來，臉色已變爲死灰。

他咬着牙，瞪着凸起的眼睛充滿了驚訝和恐懼，嗄聲道：「你……你在酒裏下了毒？」

少年點點頭。

無論律香川說什麽，他還是完全同意。

律香川掙扎着，喘息着，道：「你爲什麽要這樣做？爲什麽？」

少年臉上還是全無表情，還是好像不知該用什麽法子表達自己的情感。

他只是淡淡的說道：「這種日子我已經過膩了，老伯答應我，讓我過過好日子。」

老伯。

果然是老伯！

老伯眞正致命的一擊，原來在這裏等着他。

律香川咬牙道：「你……你這畜牲，我拿你當朋友，你却出賣了我。」

少年淡淡道：「這種事我是跟你學的，你可以出賣老伯，我爲什麽不能出賣你。」

這一擊的力量更大。

律香川似已被打得眼前發黑，連眼前這愚蠢的少年都看不清了。

也許他根本就從未看清楚過這個人。

他怒吼着，想撲過去，捏斷這個人的咽喉。

可是他自己已先倒下。

他倒下的時候，滿嘴都是苦水。

×　×　×

他終於嘗到了被朋友出賣的滋味。

他終於嘗到了死的滋味。

死也許並不很痛苦，但被朋友出賣的痛苦，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

連律香川都不能。

——本章終——

尾聲（一）

天已亮了。

黑夜無論多麽長，都總有天亮的時候。

只要你有勇心，有耐心，就一定可以等得到光明。

光明從窗外照進來，椅子就在窗下。

老伯終於又坐回他自己的椅子上。

直到這時，孟星魂才發覺他畢竟還是蒼老了很多，而且顯得很疲倦。

一種滿足和愉快的疲倦。

他伸直雙腿，長長嘆息了一聲，才緩緩道：「你一定很奇怪，我爲什麽不殺律香川。」

孟星魂道：「我不奇怪。」

老伯顯得很驚訝，道：「爲什麽？」

孟星魂微笑道：「因爲我知道你一定替他安排了很恰當的下場。」

老伯也笑了，但笑容中却彷彿還是有種說不出的凄涼和辛酸。

律香川就像是他親手栽成的樹木。

沒有人願意將自己親手栽成的樹砍斷的。

孟星魂忽又問道：「高老大呢？」

這句話他已醞釀了很久，終於還是忍不住問了出來。

老伯嘆息了一聲，道：「我並不怪她，她是個很有志氣的女人，一心想往上爬，雖然她用的方法錯了，但世上又有誰從未做錯過事呢？」

孟星魂道：「你……你讓她走了？」

老伯點點頭道：「而且我還要將她一心想要的那張地契送給她——以後你無論看到誰在想往上爬，都應該去扶他一把，千萬不要從背後去推他。」

孟星魂垂下頭，心裏充滿了感激，也充滿了崇敬。

老伯畢竟是老伯。

他也許做錯過很多事，但他的偉大之處，還是沒有人能比得上。

就在這時，他看到一個年青人走到門口。

一個充滿了熱情和活力的年青人，一舉一動都帶着無比鬥志和力量。

這正是老伯組織中的新血，也正是這社會的新血。

孟星魂看到他，就知道人類永遠不會滅亡。

只要人類存在，正義也永遠不會滅亡！

老伯看到這年青人，精神彷彿也振奮了些，微笑着道：「什麽事進來說。」

這年青人沒有進來，躬身道：「萬鵬王沒有死，死的是屠大鵬，他低估了萬鵬王，所以，他就死了。」

他的回答簡單，中肯，而扼要，易潛龍多年的訓練顯然並沒有白廢。

孟星魂幾乎忍不住想要問：

「鳳鳳呢？」

可是他沒有問，老伯也沒有問。

這個人是否存在都已不重要，已不值得別人關懷。

但孟星魂却忍不住要問老伯：「應該怎麽樣去對付萬鵬王？」

萬鵬王既然還沒有死，他和老伯[illegible]還是難免要決一死戰。

老伯嘆息着，道：「他沒有死，我也沒有死，所以我們只有繼續鬥下去，就算我們已覺得很厭倦，甚至很恐懼，也絕不能忍止。」

孟星魂垂下頭，道：「我明白。」

一個人走入了江湖，就好像騎上了虎背，要想下來實在太困難。

老伯道：「就算萬鵬王死了，還是有別人會來找我的，除非我倒下去，否則這種鬥爭就永遠也不會停止。」

他嘆息着，又道：「像我這種人，這一生已只能活在永無休止的厭倦和恐懼裏，我想去殺別人的時候，也正等着別人來殺我。」

孟星魂也明白。

這一點當然也沒有人比他更明白。像這樣子活下去，雖然太老了些，但却還是非活下去不可。

老伯慢慢的接着道：「一個人種下的種子若是苦的，自己就得去嘗那苦果，我既已錯了，就得要付出錯誤的代價，除了我之外，誰也不能替我去承受。」

他忽然笑了笑，又道：「可是你還年青，只要你有勇氣，還是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個人犯了錯誤並不可恥，只要他能知錯認錯，就沒有什麽值得羞愧的。」

孟星魂忽然抬起頭，道：「我明白。」

老伯的笑容雖帶着些傷感，但已漸漸明朗，一字字道：「所以你千萬莫要再爲任何事煩惱，快放下心事來，去找小蝶，快去……」

他站起來，緊擁孟星魂的肩，微笑着道：「我要你們爲我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快快樂樂的活下去！」

（二）

快活林中燈光依舊輝煌。

但高老大的屋子裏却還沒有燃燈。

她並不是厭惡光亮，而是畏懼——也並不是怕

她臉上的皺紋會被照出來，而是怕光明照出她心裏的那些醜惡的創傷。

這些創傷久已結成了疤，永遠抹不去的疤。

還是有燈光從窗外照進來，照在她手裏一張陳舊而殘皺的紙上。

這就是她不惜一切也要得到的地契。

她推開窗子，園林中一片錦繡，現在這一切總算已完全屬於她了。

她終於已從黑暗的溝渠中爬了上去。

她本該已滿足。

可是也不知爲了什麼，她心裏反而覺得很空虛，空虛得要命。

付出了那麼慘痛的代價之後，她眞正能得到的是什麼？

除了空虛和寂寞外，還有什麼？

孟星魂，葉翔，石羣，小何，都已一個個走了，無論是死是活，都已永遠不會再回來。

這園林難道眞能塡補她心裏的空虛？這一張紙難道眞能安慰她的寂寞。

她突然狂笑，狂笑着將手裏的地契撕得粉碎。

門外有人在呼喚：「大姐，快出來，洛陽的王大爺已等得快急死了。」

高老大狂笑着，大聲道：「你就叫他去死吧，——你們全都去死吧，死光了最好。」

門外不再有聲音。

每個人都知道，高老大不高興的時候，大家最好莫要惹她。

她關起窗子，將長長的頭髮散下來，然後又慢慢的將身上衣服全都脫下，就這樣赤裸裸的站在黑暗中。

她的腰仍然堅挺纖細，她的腿仍然修長筆直，

她的胸膛仍然可以埋藏很多很多男人的生命。

可是她自己知道，她自己的生命剩下已不多。

逝去的青春，是永遠不會再來了。

「一個人赤裸裸的來，也該赤裸裸的去。」

她又開始狂笑，狂笑着在黑暗中旋舞，突然自粧枱的秘屜中取出一樽酒，旋舞着喝了下去。

這是生命的苦酒，也是毒酒。

石羣回來的時候，她已倒下，烏黑的頭髮散落在雪白的胸膛上，美麗的金樽仍然在發着光。

可是她的生命却已黯淡無光。

石羣跪下來，就在她身旁跪了下來，捧起一滿把她的頭髮。

眼淚就流在她的頭髮上。

她的頭髮忽然又有了光，晶瑩的淚光。

（三）

誰說大海無情？

在星光下看來海水就像緞子般，溫柔和光滑。

潮已退了。

大海也和人的生命一樣，有時浪濤洶湧，有時平淡安靜。

孟星魂和小蝶携着手，互相依着，凝視着無限溫柔的海洋。

他們的心情，也正和這星光下的海水一樣。

孩子已睡了，這是一天中他們唯一能單獨相處，互相依偎的時候。

經過了一天勞累之後，這段時候彷彿顯然特別短，可是他們已滿足。

完全滿足。

因爲他們知道，今天過了，還有明天。

明天必將更美麗。

無數個美麗的明天，正在等着他們去享受。

忽然間，海面上又有一顆燦爛的流星閃過，使得這平靜的海洋變得更美麗生動。

孟星魂忽然道：「我做到了，畢竟做到了。」

小蝶偎在他懷裏，柔聲道：「你做到什麼？」

孟星魂緊擁着她，道：「有人說，流星出現的時候，你若能及時許個願，你的願望，就一定能達到。」

小蝶嫣然道：「這是個很古老，也很美麗的傳說，只可惜從來沒有人眞的能做到。」

孟星魂笑道：「但我這次却做到了。」

小蝶眼睛裏光采更明亮道：「你眞的在流星掠過的時候，及時許了個願？」

孟星魂道：「眞的。」

小蝶道：「你的願望是什麼？」

孟星魂微笑着，沒有回答。

小蝶也沒有再問，因爲她已明白，他的願望，也就是她的願望。

他們的微笑平靜而幸福。

× × ×

流星消逝的時候，光明已在望。

黑暗無論多麼長，光明遲早總是會來的。

——全書完——

金獅吼

千里單騎救玉人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得到黑乖乖之助，跟踪黑美人苗夜珠，終於揭破了崆峒黨門人司空瑜的假面具，並迫使他允諾前往終南向終南一劍仙認罪，麥飛龍偕苗夜珠遄返終南，獲知丁順押解金身怪人舒鳴宇仍未到達，深恐他們路上有失，遂由巢劍海陪同苗夜珠前往接應，麥飛龍俟他們去後，把身墮美人帮陷阱之事說出，爲破除美人詭謀，師徒商定，暫把麥飛龍逐出終南派，容事情解決後始重歸師門，翌日，苗夜珠等已找到丁順，護送回來。半瞎子孟三彥指出美人帮綁架孟凡，可能與麥飛龍有關——

麥飛龍愕然道：「孟大俠您說什麼？令愛是被美人帮綁架去的？」

孟三彥點頭道：「這是我的猜測，上個月我又去美人谷等候了十多天，結果仍不見粘艷娥回谷，所以我在猜想小女之被擄，可能是魚玄霞指使的，否則粘艷娥不致於一去不返。」

麥飛龍注目道：「如是被美人帮所擄，怎說與晚輩有關？」

孟三彥道：「原因大概是魚玄霞不願見到你和小女結合，她派勝雪紅和你一起追查武林金獅，是希望你會喜歡勝雪紅，從而變成她們美人帮的人，後見你對勝雪紅無意，反而看上了小女，只好使出釜底抽薪之計，把小女刼擄去了。」

麥飛龍覺得他推測頗有可能，心情頓時亂了，惶聲道：「果眞如此，她會不會下令殺害令愛？」

孟三彥道：「這倒不會，所謂虎毒不食子，粘艷娥心腸再毒，也不致於殺害自已的女兒。」

麥飛龍聽了心中稍安，道：「但願如此，也許她只是把令愛關禁在某處，不讓她回來。」

孟三彥點點頭，取子着下，道：「好了，不要再談小女，咱們繼續下棋吧。」

麥飛龍道：「孟大俠不準備解救令愛回來？」

孟三彥道：「當然要救，但現在尙無綫索可尋，光急無用！」

正說着，密室中的一堵木壁，忽然緩緩移開，現出一條秘道——有人進來了！

走進來的是有情劍客巢劍海。

終南一劍仙問道：「什麼事？」

有情劍客躬身道：「啓禀掌門人，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到了！」

終南一劍仙一哦，立時站起道：「在那裏？」

有情劍客答道：「在前廳上。」

終南一劍仙道：「還有誰與他同來？」

有情劍客道：「只他一個，沒有別人。」

終南一劍仙道：「態度怎樣？」

有情劍客道：「似無敵意。」

終南一劍仙道：「走，我們一起去見他！」

說畢，快步走入秘道。

老少四人來到前廳時，只見司空瑜正獨自坐在廳上飲茶，他見終南一劍仙等人入廳，連忙放下茶杯，起立抱拳道：「司空瑜參見盟主！」

臉紅紅的，狀甚尷尬。

終南一劍仙抱拳還禮，說道：「不敢，掌門人請坐！」

司空瑜道謝坐下。

終南一劍仙一指孟三彥道：「這位是武林中稱『半瞎子』的孟三彥孟大俠，司空兄還沒與孟大俠見過面吧？」

司空瑜向孟三彥點頭一笑，道：「孟大俠大名如雷貫耳，幸會。」

孟三彥也點頭爲禮，謙遜了幾句。

賓主落座之後，司空瑜立刻說道：「關於司空

某人所做所爲，令徒想必已向盟主稟報過了吧？」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是的。」

司空瑜道：「那好，現在司空某人只有一句話要說：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幹的，我願接受任何處罰，只求盟主立刻釋放小徒舒鳴宇！」

終南一劍仙也很爽快，立刻轉對有情劍客道：「巢師弟，你去把舒鳴宇帶來。」

有情劍客領命而去。

終南一劍仙接着回望司空瑜和氣地道：「司空兄可肯答覆白某人幾個問題？」

司空瑜淡淡一笑道：「司空某人如今已是待罪犯人，豈敢不答覆盟主的問題，但問不妨！」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兄侵佔武林金獅，除了要打擊恐嚇者之外，是否尚有別的目的？」

司空瑜道：「沒有！」

終南一劍仙道：「既然別無目的，當初司空兄爲何不把貴派受害及留下武林金獅的用意向大會主辦人天一眞人說淸楚？」

司空瑜道：「關於這一點，司空某人已向令徒解釋過了，司空某人認爲與會各門派均有可疑，故不願把事情說出來。」

終南一劍仙感慨的嘆了口氣道：「司空兄應該想到做出這種事的後果才對……」

司空瑜冷笑道：「不要緊，事情是我一人幹的，我賠上這條老命就是了！」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兄誣陷華山派，迫使連掌門人自殺而亡，這件事恐非賠上一命所能了結之事。」

司空瑜道：「盟主打算如何處置司空某人？」

終南一劍仙道：「白某人無意深責司空兄，只希望司空兄交還武林金獅，至於誣陷華山派一節，就要請司空兄自己去了斷了。」

司空瑜道：「那麼，等交出武林金獅之後，司空某人便親上華山，給他們一個公道。」

兩人交談至此，只見有情劍客已帶着舒鳴宇走入廳中來了。

舒鳴宇仍然穿着那身金色皮衣，他見師父坐在廳上，甚是驚駭，失聲道：「師父，您……」

司空瑜苦笑一下道：「鳴宇，爲師已決定向盟主認罪，你回去吧！」

舒鳴宇當然明白師父所以前來向「武林盟主」認罪，是因自己被擒洩漏了身份之故，是以心中十分痛悲慚愧，跪下道：「弟子眞該死，師父您打死我好了！」

司空瑜嚴聲道：「起來，這不是你的錯，本派所做一切，將由爲師一人負責，你回家去吧！」

舒鳴宇抬頭流淚道：「不，弟子願代師父領受處罰——」

司空瑜雙眉一揚，截口怒叱道：「胡說！這件事豈是你所承担得了的？你若還要我這個師父，就得聽我的話，快給我回家去！」

舒鳴宇不敢不聽，站起問道：「可是，師父您怎麼辦？」

司空瑜道：「爲師自有主張，你回家去見你葛師叔便知一切，快去！」

舒鳴宇望望在場的終南一劍仙等人，躊躇了片刻，看見師父一直以嚴厲的目光凝視着自己，只得恭恭敬敬的跪下磕了幾個頭，即起身而去。

有情劍客隨後跟出，說道：「舒少俠慢走，在下送你下山去。」

司空瑜目送徒弟與有情劍客出去之後，隨卽回對終南一劍仙問道：「我們何時動身？」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兄是說要帶白某人去貴派起出武林金獅？」

司空瑜道：「是啊！」

終南一劍仙道：「別急過兩個月再去便了。」

司空瑜訝然道：「爲何要過兩個月再去？」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白某人雖是如今的武林盟主，但玆事體大，故白某人覺得要起出武林金獅，必須有幾位武林高人在場，日間白某人已修函邀請天一眞人及逍遙翁越雲林來此，他們將於兩個月後才能到達，所以要委屈司空兄在此小住兩月，一俟他們到達之後，大家再一齊動身前往貴派起出武林金獅便了。」

司空瑜點點頭，問道：「美人帮主來不來？」

終南一劍仙道：「她是後半任的武林盟主，當然也在被邀請之列。」

司空瑜臉色變了變，瞥了麥飛龍一眼，道：「盟主莫非不知令徒受她控制驅使之事？」

終南一劍仙道：「知道。」

司空瑜道：「既知她圖謀不軌，爲何還要邀請她來？」

終南一劍仙道：「白某人自有辦法對付她，司空兄等着瞧就是了。」

司空瑜聽他那樣說，覺得不便追問下去，當下，轉換話題道：「盟主可知道美人帮主這個女人的來歷？」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知道。」

司空瑜面現憤慨之色道：「司空某人敢說當年貴派遭遇的那場災禍，以及這次一再恐嚇並殺害敝派門下的，都是她一人幹的！」

終南一劍仙道：「白某人也是這樣猜想，但這要有證據才能進行指控。」

司空瑜道：「白兄是現任武林盟主，有權立刻進行追究，搜出她行兇的證據！」

終南一劍仙點頭道：「是的，不過現在不是時候，一俟武林金獅運到之後，白某人自有主張。」

司空瑜道：「司空某人倒希望盟主立刻去起出武林金獅，免得再出意外。」

終南一劍仙注目問道：「埋藏武林金獅的地點，有多少人知道？」

司空瑜道：「只司空某人和敝師弟葛錦鴻。」

終南一劍仙道：「那就不必發愁，還是等天一眞人和逍遙翁到達之後，再去掘取便了。」

司空瑜道：「在他們未到之前，盟主如何處置司空某人？」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笑道：「只要司空兄不逃，白某人願以貴賓之禮相待，不過爲不使美人帮主獲悉司空兄在此，希望司空兄委屈一下，暫留密室中不要露面。」

司空瑜點頭道：「好，現在就請帶司空某人到密室去吧！」

× × ×

第二天，麥飛龍在孟三彥高明的易容術之下，以另一副面貌出現於莊院上，而把原來那間密室讓給司空瑜居住。

一晃過了七天。

這天上午，終南一劍仙和孟三彥在花園裏的一間涼亭上楸枰對峙，麥飛龍則作僕人打扮，侍立一旁觀戰。

忽然有情劍客巢劍海匆匆忙忙的奔入花園，說道：「掌門人，美人帮主到了！」

終南一劍仙已知她近日會來，故不感驚奇，神色平靜的問道：「來了幾個？」

有情劍客道：「除她之外，尚有六個姑娘，此刻已到牌樓外面。」

終南一劍仙緩緩推枰而起，向孟三彥笑問道：「孟大俠要不要見她？」

孟三彥搖頭道：「不，現在和她見面無用。」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孟大俠請去房內避一避，待白某人去會她。」

接着轉對麥飛龍吩咐道：「飛龍，你去準備茶水，看見爲師接待她們入廳之後，你就端茶入廳待客。」

麥飛龍答道：「好的。」

終南一劍仙乃向巢劍海一招手道：「走，我們去迎接客人！」

兩人走出花園，一逕往莊外而來。

遠遠一望但見美人帮主及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六女正站在牌樓下。她們都換了一身鮮麗的衣裳，看上去個個嬌艷動人，如仙女下凡！

終南一劍仙快步走出，抱拳笑道：「不知魚帮主芳駕光臨，有失迎迓，恕罪恕罪。」

美人帮主臉含微笑檢袵一福，脆聲道：「好說，冒昧造訪，還望盟主不要見怪。」

終南一劍仙哈哈笑道：「那裏那裏，魚帮主肯滋臨敝山，可謂蓬蓽生輝，快請進來！」

說着，拱手肅客。

美人帮主和六女於是移動蓮步姍姍而入，在終南一劍仙和有情劍客的引導下，一齊進入前廳，敘禮坐了下來。

麥飛龍於是端茶入來，先獻給美人帮主及六女，再獻給終南一劍仙和有情劍客，然後退到一邊，垂手侍立，聽候差遣。

終南一劍仙含笑道：「請喝茶。」

美人帮主道：「謝謝。」

輕撩面紗，啜了一口茶，隨卽放到茶几上。

終南一劍仙輕咳一聲，才笑問道：「帮主此番駕臨敝山，不知有何見教？」

美人帮主看了看在座的有情劍客和侍立一邊的僕人「麥飛龍」，才吐出淸悅的笑聲道：「妾身今日拜謁盟主，是有件事情要和盟主商量商量……」

終南一劍仙道：「好的，魚帮主請說。」

美人帮主又看了有情劍客一眼，笑笑道：「這件事十分重大，要是，大俠不介意的話，妾身想和盟主私下談談……」

有情劍客一聽此言，起身便欲退出。

終南一劍仙抬手阻止他離開，笑道：「魚帮主不要担心什麼，敝派上上下下都可信任，絕不會把不該說的話洩漏出去的，有話但說不妨！」

美人帮主一指麥飛龍道：「連這個人也可信任麼？」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不錯，這次重返敝派之人，都經白某人嚴格甄選，敢說沒有一個不是赤胆忠心之人，故都可參與任何機密大事。」

美人帮主微笑道：「既然如此，妾身也就不必担憂什麼了。」

終南一劍仙又頷首道：「正是，魚帮主要說甚麼就可說什麼，不用客氣。」

美人帮主嫵媚的一瞟美眸，笑道：「聽說令徒麥飛龍已破獲了那幾個金身怪人，是不是呢？」

終南一劍仙心頭震動了一下，假作驚詫道：「是麼？白某人怎麼不知道？」

美人帮主輕脆的笑了兩聲，道：「令徒其實已回到貴派，盟主何必瞞我？」

終南一劍仙雖想強作鎮靜，聽了這話，面色也不禁變了變，沉聲道：「魚帮主何出此言，小徒若已回來，何必瞞妳？」

美人帮主道：「這麼說，令徒是沒有回來？」

終南一劍仙道：「沒有……」

美人帮主笑道：「妾身接獲的報告却是這樣的：那天令徒被金身怪人釋放回到長安狀元客棧後，見到了黑乖乖丁順，他告訴令徒曾與其心上人黑美人苗夜珠在那座古刹過夜，看到邪幾個金身怪人突襲令徒和花鳳的經過，並說苗夜珠已追踪金身怪人下去，於是令徒就隨黑乖乖趕到古刹，循着苗夜珠留下的記號追踪入山，終於找到金身怪人落脚的地點，並捕獲了其中一個金身怪人……」

麥飛龍越聽越驚，一顆心怦怦狂跳，驚忖道：「我的天，她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終南一劍仙也聽得面色發白，但仍搖頭道：「這些事情白某人尚不知道，魚帮主是聽誰說的？」

美人帮主不答，含笑繼續說道：「令徒和黑乖乖捕獲的那個金身怪人，妾身已知他是崆峒派的門下舒鳴宇，這是一次重大的收穫，由此而知竊獅者就是崆峒派之人。」

語聲微頓，又道：「於是，令徒便託黑乖乖將舒鳴宇帶來貴派，他自己則入莊求見司空瑜，終而迫使司空瑜俯首認罪……」

終南一劍仙佯驚道：「竟有這等事？可是，黑乖乖並未將舒鳴宇帶來敝派呀！」

美人帮主微笑道：「有的，令徒和苗夜珠回來的當天晚上，黑乖乖就將舒鳴宇帶到了，次日晚間，司空瑜也到了，他正在貴派的一間密室之中，對不對？」

終南一劍仙神情大變，兩隻眼睛瞪如銅鈴，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

美人帮主笑道：「此外，妾身還知道半瞎子孟三彥也在貴莊之中。」

有情劍客沉臉道：「魚帮主，道聽途說之言豈可採信，妳所說一切都不是眞實的！」

美人帮主吃吃脆笑道：「巢大俠是要妾身把他們請出來，你才肯承認麼？」

有情劍客點頭道：「不錯！」

美人帮主道：「好，眼下這廳上就有一個！」

她轉臉向那侍立一邊的麥飛龍笑道：「麥少俠，多謝你的茶，不過本帮主不喜歡喝太濃的茶，以後請少俠少加一點茶葉！」

麥飛龍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差點昏死過去。

他萬料不到對方已摸清了自己的一切，心中震駭欲絕，忍不住衝口問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美人帮主格格脆笑道：「本帮主生有一對法眼，能看透一切過去與未來！」

有情劍客跳脚大叫道：「一定有內奸！本派之中一定出了內奸！」

美人帮主笑道：「那怎麼會呢？這次貴派復興，所有重返貴派之人均經貴派掌門人嚴格甄選，個個都是赤胆忠心之士，那會出內奸呢！」

終南一劍仙聽得臉色一陣紅一陣白，突然站立起來，沉聲道：「魚帮主，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也好，妳就是一再恐嚇崆峒派要他們交出武林金獅並連續殺害該派三個門下的人吧？」

美人帮主冷冷一笑道：「白掌門人在未獲證據之前，請勿信口雌黃！」

終南一劍仙厲聲道：「妳設計陷害小徒，要小徒聽妳驅使，這就是證據！」

美人帮主神色冷靜異常，笑了笑道：「掌門人說反了吧？妾身並未設計陷害令徒，事實的情形是令徒酒後亂性，强姦了敝帮姑娘，被妾身當場捉住，令徒因怕事情鬧開無臉見人，要求妾身饒恕，並立下婚書願娶花鳳爲妻，怎麼反說是妾身設計陷害他呀！」

麥飛龍怒喝道：「妳胡說！妳在酒中，放入助情花，這件事，花鳳都承認了，妳還想顚倒黑白不成？」

美人帮主笑道：「不管是誰顚倒黑白，本帮主手中握有你認罪的證據，這就够了！」

終南一劍仙冷笑道：「魚帮主，妳的目的是要奪取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秘密，對不對？」

美人帮主道：「掌門人旣然把話說開了，妾身也不想否認。不錯，妾身要的就是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那個秘密，要是掌門人肯將武林金獅——」

終南一劍仙截口道：「別說了，不管妳要的是武林金獅或藏在身上的秘密，都請一年後再來！」

美人帮主臉色一變道：「掌門人不怕令徒身敗名裂？」

終南一劍仙道：「不怕！」

美人帮主發出一陣不懷好意的笑聲道：「這件醜事一旦傳揚出去，貴派的聲譽也將蒙受莫大的損害，掌門人最好考慮考慮！」

終南一劍仙道：「不用考慮，武林人士卽使相信小徒强姦了妳的姑娘，那也危害不到敝派！」

美人帮主笑道：「眞的麼？」

終南一劍仙道：「不錯！」

美人帮主道：「掌門人不怕武林朋友指責你護短，袒護門下？」

終南一劍仙道：「不會，從現在開始，他已不是白某人的徒弟了！」

美人帮主一怔道：「你說甚麼？」

終南一劍仙說道：「白某人已決定將他逐出門牆！」

美人帮主愕然道：「這是甚麼意思？」

終南一劍仙冷笑道：「意思就是說：妳別想利用他的生死榮辱來迫使白某人屈服！白某人將他逐出門牆之後，一切便與敝派無關！」

他說到這裏，轉對麥飛龍厲聲道：「麥飛龍！老夫不要你這個徒弟，從今天起，你已不是老夫之徒，也不是終南派之人，你立刻給我滾下山去！」

麥飛龍跪下磕頭道：「是，弟子願領受您老人家的處罰，養育之恩，願來世生爲犬馬報答。」

語畢，起身轉向廳外走去。

美人帮主冷笑道：「哼！這不是演戲麼？誰會相信你是當眞將他逐出門牆？」

「我相信！」

半瞎子孟三彥突然在廳門口出現，他哈哈大笑道：「我孟三彥是個見證人，有我一句話，大家就會相信了！」

他伸手拍拍業已走到門口的麥飛龍的肩膀，又笑道：「麥賢侄，你別傷心，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跟我走吧！」

美人帮主霍然站起，尖叱道：「孟三彥，你是甚麼東西，也敢跟本帮主作對！」

孟三彥充耳不聞，拉着麥飛龍揚長而去……

× × ×

一個時辰後——

麥飛龍和孟三彥飛騎馳下終南山，立卽轉向西方，取道疾進。

目的地是崆峒總壇。

他們經過一番研究，斷定終南派必是出了內奸，所以美人帮主才對一切瞭如指掌，因此他們決定先行趕赴崆峒派，防備美人帮主派人前去掘取武林金獅。

對於派中潛伏奸細，最使麥飛龍憂慮不安，如果不是担心武林金獅會落入美人帮之手，他眞想留在派中把那個奸細找出來。

一路疾趕，這天午後，已到南五台的西坪口，估計已跑了五六十里路，坐騎已顯乏力之象，孟三彥便道：「咱們下來歇歇吧？」

麥飛龍道：「好。」

兩人乃停騎下馬，就在道旁歇下來。

麥飛龍憂聲道：「魚玄霞不知會不會在敝派動武？」

孟三彥搖頭道：「不會，她只帶六個姑娘，絕非貴派之敵，一旦動武，只有自討苦吃。」

麥飛龍嘆道：「就怕她帶來的不止那六個姑娘，她旣敢跟家師撕破臉，必有充分準備。」

孟三彥笑道：「我不相信她敢使用武力，她雖然急欲得到武林金獅，但她應該想到一年之後她就有權接管武林金獅，如果她現在敢用武力奪取的話，等於放棄了應得的權利。」

麥飛龍點點頭道：「孟大俠說得是，可是晚輩想不通她爲何這樣迫不及待的想得到武林金獅，她等家師任期屆滿，再堂皇接管武林金獅不好麼？」

孟三彥道：「也許她怕被病美人和獨臂劍神捷足先登吧？」

麥飛龍道：「獨臂劍神胆子再大，也不敢明目張胆的搶奪武林金獅啊！」

孟三彥笑道：「這可難說得很，獨臂劍神本是亦正亦邪行事但憑自己好惡而不計是非的人物，如今又被病美人的美色所蠱惑，何事不敢爲？」

麥飛龍道：「可惜咱們不知武林金獅蘊藏何種秘密，若是知道的話，或許——」

孟三彥忽然打岔道：「你聽！好像有數匹快騎趕來了，不知是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麥飛龍起身舉目向來路一望，發現遠遠的官道上，塵灰滾滾，不禁微驚說道：「不錯，來了數匹快騎！」

孟三彥坐着不動，問道：「有無馬車？」

麥飛龍運目眺望片刻，已看淸是五匹快騎，便道：「沒有，只是五個騎士。」

孟三彥道：「美人帮主出入均以馬車代步，旣無馬車，那大概不是她們。」

麥飛龍道：「據說她們帮中有不少護花使者，只怕來的正是護花使者，咱們莫如躲一躲吧？」

孟三彥搖頭笑道：「不，我孟三彥從來不躲人的，誰要找我，我就讓他找上！」

麥飛龍心知他有一身深奧難測的武功，足够應付任何場面，故也不太緊張，當卽在原地坐下，笑道：「果眞來的是美人帮的護花使者，那也好，晚輩已經好久沒有跟人動手了，在此活動活動筋骨也好……」

孟三彥哈哈笑道：「對！出手更無須客氣，美人帮沒一個好貨，能殺便殺！」

說話間，蹄聲漸近了。

宛若一陣悶雷，頃刻間便响到了眼前！

麥飛龍一看淸那五個騎者的面目，不禁大爲驚愕，失聲道：「咦，竟是她們！」

原來，五個騎士的確是美人帮的人，但不是護花使者，而是五個絕色姑娘！

她們的年齡均在十七八歲之譜，一律穿着紅色勁衣，身上各斜揹着一口長劍，看來是一批訓練有

素的娘子軍。

麥飛龍叫不出她們的名字，但認得她們都是美人谷的姑娘，因之心中甚是驚駭。

這時，那五個紅衣姑娘已發現坐在道旁的孟三彥和麥飛龍，她們一齊以熟練的手法勒住坐騎，迅捷翻身下馬，將孟三彥和麥飛龍包圍起來。

孟三彥拚命眨眼睛，打量她們一番，然後轉對身邊的麥飛龍問道：「是美人帮的姑娘麼？」

麥飛龍點頭道：「正是。」

孟三彥似乎感到爲難，說道：「眞要命，我孟三彥最不喜歡跟女人打鬥，尤其是這些嬌滴滴的少女！」

麥飛龍笑道：「孟大俠莫輕視她們，她們若無獨到之處，也不敢出來抛頭露面了。」

孟三彥搖搖頭道：「我不跟她們打！」

他一直坐着不動，對於漸漸迫至面前的美人帮姑娘，竟不再多看一眼。

麥飛龍也坐地不起，心裏暗暗叫苦，暗忖道：「這些姑娘的身手若和勝雪紅相差不多，我一人之力如何能够打敗她們五個？」

這時，其中一個紅衣少女開口了，她戟指他嬌叱道：「麥飛龍，你站起來！」

杏眼圓瞪，兇虎虎的！

麥飛龍端坐如故，微微一笑道：「幹甚麼？」

那紅衣少女冷峻地道：「帮主有令，要你立刻跟我們回谷去！」

麥飛龍笑道：「妳叫甚麼名字？」

那紅衣少女道：「我叫岑雅美！」

麥飛龍讚歎道：「這名字眞美呀！」

岑雅美一瞪眼睛道：「你管我名字美不美！」

麥飛龍道：「妳名字美，人更長得美，要是對人和氣一些，定能討人喜歡。」

岑雅美笑了，說道：「少油腔，快跟我們回去吧！」

麥飛龍不答，繼續說道：「像妳這樣年輕貌美的姑娘，實不該追隨魚玄霞胡作胡爲，須知一個姑娘最好的歸宿是找個如意郎君出嫁，妳們難道不想嫁人麼？」

岑雅美嗔道：「不要你管，你到底跟不跟我們回去？」

麥飛龍笑道：「美人谷又不是我的家，我跟妳們去幹麼呀！」

岑雅美道：「你是本帮的護花使者，必須服從帮主的命令！」

麥飛龍道：「別說笑話了，我現在既不是終南門下，也不是美人帮的護花使者！」

岑雅美怒道：「好啊，你敢叛離本帮不成？」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我現在甚麼都不怕了，妳們要誣指我强姦也好，反正我只有這條命，妳們自信拿得去的話，只管上來動手。」

岑雅美瞥了孟三彥一眼，冷笑道：「哼，你以爲有個人爲你撐腰，就有恃無恐了是不是？」

麥飛龍搖搖頭。

岑雅美轉對孟三彥道：「喂，我問你，你要不要你的女兒？」

孟三彥含笑道：「怎麼說呀？」

岑雅美道：「若要你的女兒，立刻回家去等待，半月之內，我們保證還給你一個女兒！」

孟三彥道：「這就是說，我的女兒確在妳們手裏？」

岑雅美道：「這個你別管！」

孟三彥笑笑道：「魚玄霞怎麼囑咐妳們的？」

岑雅美道：「只要你別多管閒事，我們便釋放你女兒回家，否則你今生今世就別想再見到她！」

孟三彥聳聳肩，說道：「我本來不打算跟妳們這些小丫頭動手的，但妳既這麼說，我就偏要管一管。」

岑雅美臉色一變，說道：「你不要你女兒的命了？」

孟三彥道：「是！」

麥飛龍突然站起身道：「對付妳們這些小丫頭，還用不着勞動孟大俠，妳們上來吧！」

說着，走上三步，拔出了長劍。

岑雅美退開一步，也反腕撤出長劍，嬌笑一聲道：「這才是大丈夫本色！」

話聲甫落，劍已出手，一式「玉女投梭」飛吐而出，點向麥飛龍腹部！

麥飛龍見她出手不俗，不敢大意，身形一側，錯步讓開，同時揮劍迎截。

岑雅美立時變招再攻，劍尖倏縮倏吐，改刺他的咽喉，出劍之快，竟不在勝雪紅之下。

麥飛龍看見其餘四女站着未動，似無聯手攻擊自己之意，心頭一寬，便全神迎戰起來。

他和一般男人一樣，對女人總有一些憐香惜玉之心，故不敢下殺手，只是見招破招，希望找個機會將她打倒就算了。

因此打了三四十招，竟然未分高下。

孟三彥看了不耐，開聲道：「麥飛龍，你有多大力氣，竟想『過五關』不成？」

麥飛龍也覺久戰對自己不利，當下賣了一個破綻，引誘岑雅美攻擊自己的左腰，容得她的劍尖攻到近處，猛可一抬左脚，「砰！」的一下踢中她握劍的右腕，乘着她的長劍向上揚起之際，又一劍猛

挑而出。

「噹！」

一聲銳响，岑雅美的長劍頓時被震得脫手飛去，飛上半空，遠遠掉在五丈開外！

岑雅美驚叫一聲，慌忙頓足縱退，跳去拾回長劍，大叫道：「速布五行劍陣！」

那四個站在四周掠陣的紅衣少女聞言立時按五行方位站立，將麥飛龍困在核心。

岑雅美飛步跳到一個方位，冷笑道：「麥飛龍，今天你若能逃得出這個五行劍陣，我們便不再找你算帳！」

麥飛龍還是第一次聽到「五行劍陣」這個字眼，自然更不知如何破陣，但他此時已騎虎難下，故不願示弱，朗聲一笑道：「好，我就領教領教！」

身形一動，閃步疾上，一劍向她劈去！

岑美雅急吟道：「香魂夜逐劍光飛！」

刹那間，她們五人一齊轉動，但見衣衫飄飄，形影惚惚，一眨眼就變了位置，麥飛龍劈出的一劍非但落空，而且有五柄利劍同時攻到近身！

麥飛龍大喝一聲，身子疾蹲，同時揮劍盤掃，再以一掌一脚攻擊其中二女，動作迅捷無比，硬把她們的攻勢擋了回去。

岑雅美立時再吟道：「淸血化爲原上草！」

陣形又變，如蝶穿飛林間，飄忽不定，忽然五柄利劍上下刺出，又到了麥飛龍身前。

麥飛龍一看破解不了，連忙一頓雙足，身似鷹隼冲空疾起，空中翻身一折，舞劍打開攻上來的兩柄劍，然後疾然向陣外掠去。

那知地上的五女反應奇快，立刻跟着他飄去，不讓他脫出陣外。

「冰明玉潤天然色！」

吟聲未落，五女突如盛開的花瓣，一齊向上縱起，五柄劍又攻到他的前身上下。

人在空中，要避開五柄劍的攻擊可不容易，麥飛龍登時急出一身冷汗，暗叫道：「不好，我命休矣！」

眼看五柄劍都將刺中他的身子，驀聞「噹噹噹噹噹」五响，五柄劍不知爲何物所撞擊，一齊歪失了準頭，而岑雅美等五女也頓如敗葉一般，由空中跌了下來！

麥飛龍心知是孟三彥出手解救，連忙抓住機會一翻身，飛瀉落地，剛好落在陣外。

岑雅美等五人並未受傷，落地之後，迅速躍起，撲上前又要動手。

孟三彥笑道：「小丫頭不知好歹，再看打！」

手一揚，五顆石子電奔出手，分向她們五人打去！

岑雅美很機警，趕忙閃身躲避，沒被石子打中，而其餘四女却閃避不足，均被打中穴道，頓時都倒了下去。

麥飛龍沒有乘機下手，站着未動。

岑雅美一看四個同伴都倒地不起，面色大變，舉劍一指孟三彥尖叱道：「孟瞎子，你當眞不要你女兒的命了？」

孟三彥仍盤膝坐在地上，含笑道：「妳若敢動小女一根汗毛，我就把妳切成一塊塊，餵我的鴨子！」他接着轉對麥飛龍道：「麥賢侄，這些丫頭都不是好貨，你替我割下她們的頭髮，畧施懲戒！」

麥飛龍怕她們懷恨而去傷害孟凡，搖頭笑道：「算了，她們若不改邪歸正，下次碰上時，再予懲戒就是了。」

孟三彥站了起來，拍拍屁股道：「你不敢動手，我親自來。」

話聲再落，身形一晃，以快得令人瞧不淸的速度，一下撲到岑雅美身前探手向她右腕脈門扣去。

岑雅美嬌叱一聲，疾退兩步，揮劍橫斬他的手掌。

孟三彥「哈！」的一笑，右掌一縮再出，五指如爪，倏忽抓中她的右腕，喝道：「撒手！」

「拍！」的一聲响，岑雅美的長劍掉落地上！

她的脉門被扣得甚緊，因之頓時力氣盡失，痛得臉色蒼白，蹲了下去。

孟三彥笑道：「哼，看妳還兇得起來麼？」

岑雅美罵道：「你老欺少，不要臉！」

孟三彥道：「今天我就是要老欺少，就是不怕丟臉，只要妳的頭髮！」

說畢，俯身抬起她的長劍，做勢便要斬斷她的一頭秀髮。

岑雅美嚇得連聲驚叫，拚命掙扎起來。

孟三彥抬脚一勾，將她絆倒地上，劍尖抵上她咽喉道：「妳再動一下，我還要割下妳的鼻子！」

頭髮斷了雖然難看，却能够再長，鼻子被割下却再也長不出第二個鼻子來，因此岑雅美果然不敢再動，屈服了。

孟三彥道：「妳這樣標緻，若被割下頭髮，一定很難看。」

岑雅美面露求饒之色道：「那你就高抬貴手，不要割我頭髮好了。」

孟三彥道：「不割頭髮，割甚麼呀？」

岑雅美道：「甚麼都不要割。」

孟三彥冷笑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不割頭髮就割鼻子，不割鼻子就割耳朵，總要割下一些甚麼才行！」

（以下轉入第一式七頁）

兩期完俠情中篇小說

浮生・文
培新・圖

魔門雙飛燕（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虢虢爲查探武林秘案，及乃父隱遁的原因，投身江百萬所開武林江湖當，在杭城，邂逅賣藝女郎冷婉如，觸師妹江瑤姬之妒，二女大打出手，事後冷婉如留書他去，要虢虢暫居總當，容她在江湖探查仇踪。那日，有潮州三友到來尋仇，後得前輩異人一洞仙翁之助制服潮州三友，虢虢義釋三人，未幾，孫大呆由虢府來探，虢虢知彼已洩父親行踪，乃立往追殺前往江府報訊的石中虛，詎返回總當已失孫大呆，後得潮州三友密告，知孫大呆已遇害。虢虢爲探江湖動靜，僞裝商賈，在茶樓驀見江府師爺與總管，總鏢師自他身旁經過走往一廂房——

劍洗血仇債　寶還國庫存

虢虢凝神諦聽，不久才聽到古師爺的聲音在道：「來，乾一杯。」

接下是碰杯聲。

「師爺回府，在江爺面前帮忙多美言幾句，石中虛跟兩名手下的失踪，能瞞則瞞，如不能瞞，勞師爺代陳江爺，就說正急急追查中，一有消息，馬上奉稟。」

是古師爺的哈哈聲，隨又聽他道：「兩國交兵，必然損兵折將，小事小事，包在老朽身上。」

兩種聲音同聲道：「謝師爺！」

如此恭維，可想見古師爺在江府的地位，在兩人之上。

「兩位也不可驕功，擒住了一條水蛇，還未制服孽蛟，後患無窮。」

水蛇是誰？孽蛟又是誰？虢虢有些丈二金剛。

「水蛇長的眞不錯，連老朽看了也動心。」

「我眞不明白，我們姑娘老陪着小水蛇，同桌用飯，同床安眠，終日形影不離，是爲了什麼？」

「這你就不懂了，姑娘要親眼看到美麗的小水蛇變成奇醜無比的癩蝦蟆，她才甘心。」

虢虢聽得心裏一跳，有些明白了。

「我看不像，已擒住囚了二十多天，小水蛇的美麗絲毫不減，還更引人邪想。」

「有了老朽給你的這兩包妙藥，要不了十天，管保神蹟立顯，啊！可不能弄錯，紅紙包的白粉是美容的妙藥，滲進飯菜無色無臭，就是天老爺的舌頭也嚐不出，白紙包的黃粉是給姑娘的解藥，明白

麼?」

「明白，明白，師爺眞是了不起，不獨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對施毒也有精深的研究。佩服，佩服！」

「在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師爺台前領敎。」

「不必客套，請講當面。」

「江爺花了數不盡的銀両，讓孽蛟坐享其成登上老闆寶座，現在又分派我等撒下羅網困住他，這道理在下愚笨不懂。」

「在下也有同感。」另一人在附和。

「江爺的高招，老朽也不大懂，也許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吧，話說回來，這可叫你我做屬下的，左右做人難，既要奉行命令，又不敢正面跟孽蛟作對，是眞難！啊，老朽該上道了，再遲就趕不到下一站的宿店了。」

「師爺不等姑娘?」

「用不着，要辦的兩位都知道了。」

號號聽到此處，忙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往桌上一放，瞥了併座三江湖漢一眼，道：「幾位的也算在一起。」

一江湖漢道：「這怎麼好意思?」

聲未落，已不見會賬人的影子，不自禁同讚道：「好俊的輕功身法！」

豈止是好俊的輕功，同坐一桌，隔室的話，人家聽的淸淸楚楚，他三人如患耳聵，一句未聞。

一輛車廂外緣漆着「金記」的兩曳金黃色篷車，自「四海」茶樓門前開出，如飛西馳。

當篷車出了西門，轉入官道之瞬，車廂底攀援而上一條人影，電疾竄入了車廂。

事端驟發一瞬，車廂裏人警覺正要聲張，已被竄入人影左臂一圈，勒住了喉嚨，發聲不出。

竄入之人壓低聲音道：「你古師爺如不識趣，就別想活着回江府了。」

江府不會有第二個古師爺，當然是古嵐風了。

竄入車廂那人，把圈住古師爺的左臂微鬆，吩咐道：「你剛才在茶樓不是說過，小水蛇長的不錯，你老貨看了也動心麼?在下，也有同好，想動心一下。」

古師爺鎭定的道：「朋友面生的很，想是初來乍到，本地的行情沒摸淸。」意思間在點破對方，不要虎口捋鬚，我古某人也是不好惹的。

「少廢話，吩咐趕車的調轉馬頭，要去那裏，你心裏有數，話講在頭裏，你如果要花招，就是找死。」

「老朽也把話講在頭裏，如照閣下的吩咐辦到，你也得應許老朽一個條件。」

「老狗，你想要挾?」

「老朽手無搏鷄之力，早死遲死一樣，請動手好啦！」

「原來老狗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大丈夫一諾千金，只要你照吩咐辦到，大爺放你一馬就是。」

「一言既出?」古師爺立即一問。

「駟馬難追！」

兩人一直是低聲應對，古師爺生命得到保障，這才揚聲吩咐前座趕車道：「趙七，停車。」

坐在車轅上趕車的趙七，應了聲「是」，急急收韁把車停住。

古師爺再吩咐道：「回車去七里舖。」

趙七邊調轉馬頭邊道：「古爺是要去……」

「囉唆什麼?」古師爺截飭道：「快點。」

在趙七調轉車馬後「拍」的一聲揚鞭下，電疾回馳。

頓飯時間過去，車行到一處人字路口，趙七將車停了下來。低彎着頭望向車廂裏道：「師爺，到了！」

古師爺輕「嗯」了聲，掀簾待落車，趙七無意中瞥見車廂多了一人，他記得淸淸楚楚上車時只是古師爺一人，怎多了個麻面生意裝束的漢子。

麻面生意人尾隨古師爺落了車，瞥了趙七一眼，道：「在這種三伏天趕車，實在是很辛苦。」一頓，望向古師爺道：「用人也當珍惜，讓趙七進到車廂養養精神吧！」

「閣下倒很體貼下人，」古師爺冷冷道：「趙七，你升格了，請吧！可別睡的太死。」他暗在點破。

趙七受寵若驚的爬進了車廂，麻面生意人順手把掀開的簾幔放好。邊舉步邊道：「勞駕古師爺走前帶路。」

古師爺苦笑了下，步向左手小徑。

麻面生意人尾後，邊行邊打量週遭形勢，只見前道兩箭地處支分爲二，一通右邊半里處一小村落，約有十幾戶人家，左邊不遠處是一高起的小山丘，頂端有一破廟，田地因旱龜裂，極目一片荒凉，他頓懷疑七里舖是句謊言，趕前一步，問道：「古師爺，你口裏的七里舖在虛無縹緲中吧?」

古師爺手指坵頂破廟道：「老朽從不打謊，近在眼前，只怪閣下視而不見。」

麻面生意人一愣，道：「你是說那破廟?」

古師爺道：「正是，它的代名就叫七里舖，它有很多代名，今天命名七里舖，明日也許叫做金鑾殿。」

破廟前面人影一閃，傳來一聲大吼，喝道：「什麼人?」

古師爺昂首回道：「盲了眼，連你古師爺也認不出?」

「師爺會錯了意思，小的是問，師爺身後的那位。」

古師爺畧一猶疑，瞬即送話道：「是老夫好友，慕小水蛇的美麗，特來瞻仰。」

「既是古師爺出面擔帶，小的就不再過問了。」够厲害，一言把古嵐風套住。

古師爺心裏老大不好受，扭回頭望去麻面生意人苦笑道：「閣下當已聽淸了，老朽只是擔的不明不白，連閣下的大字號也沒弄淸楚，好寃！」

麻面生意人笑了笑道：「相逢何必定相識，還是陌生的好，分陰寸金，浪費可惜，你不是對水蛇很動心麼……走，機會不再，飽飽眼福，做鬼也風流。」

古師爺暗自好笑，忖道：「小子似已預感到死神在向他招手，別再遲延，夜長夢多，趕緊帶小子進鬼門關吧！」

動念至此，不再接口，領先而行。

麻面生意人尾後亦步亦趨。

瞬即走完坡路，抵達小廟前，兩人很自然地由魚貫改行併肩。

小廟果是臥虎藏龍之所，廟門併排站立八名勁裝壯漢，兵刃隨身，一律黃巾紮頭，着黑色掛扣褂短褲，鹿皮銅扣指寬緊腰帶，白裏腿倒趕千層浪，麻耳鞋。

麻面生意人就像根本沒看見嚴陣以待的八壯漢，目光投注在小廟右側丈許一座圓形堡壘之上，一瞬，側過臉，問向併肩而行的古師爺道：「如在下猜的不錯，冷婉如冷姑娘，就被囚困在圓形堡壘以內。」

古師爺一怔止步，道：「閣下照子眞亮，一眼識破盒中寶。」

一頓，仔細打量麻面生意人一眼，又道：「如老朽猜的不錯，尊駕是武林江湖朋友當大老闆閃電劍號號少俠。」

麻面生意人也已止步，見問，抬手到額上撕下臉上面具，冷哼一聲道：「古師爺，細瞧瞧，看在下可是你心目中的對頭人?」

「眞的不是！……那閣下是誰?」古師爺神情間大惑不解。

麻面生意人閃電又戴回面具，冷冷一笑，回道：「就算在下是閃電劍號號也無可無不可。」

古師爺自跟麻面生意人打交道起，一直都在動心機要想幹掉麻面生意人，在車上故裝怕死，提出放一馬爲條件才肯帶他前來，到地頭後，正苦無機會施暗算，麻面生意人提到冷婉如這名字，他又疑心他就是閃電劍號號，他投鼠忌器，又坐失下手良機，麻面生意人揭掉面具後確認不是號號，這才殺機大動，乘麻面生意人說話疏神之瞬，一式癩蝦蟆打滾，脫出麻面生意人的控制，蛟龍復水又得生，大聲道：「幹掉這小子，八義，併肩子上。」

所謂「八義」，無疑就是併排站立在廟門前的八名勁裝壯漢，師爺有令怎敢違，同亮兵刃，圍攻而上。

麻面生意人，空手入白刄，左衝右突，不幾個回合已奪過了八義中一人的長劍。

他長劍在手，如虎添翼，銀虹翻滾中，接連有四人敗陣下來，不是缺腿，就是斷臂，慘嚎之聲，不絕於耳。

古師爺見大事已去，正想溜之大吉，麻面生意人眼觀八方，「一鶴衝天」擋住了古師爺的去路。

僥倖未傷的幾人，知非對手，自身難保，也無力効忠古師爺了。揹着斷腿缺臂的同伴，鼠竄疾奔而逃。

古師爺矮了一截，跪在地上，直叫饒命。

麻面生意人指着古師爺的鼻尖，罵道：「奸詐惡毒反復無常的老狗，大爺本不想殺你，現在不同了，背信的是你老狗，還有幾人的斷臂缺腿幾筆賬，也要一併算在你老狗身上。」

怒罵至此，出手如電，左手五指揑向古師爺咽喉，一運力，古師爺應手眼球凸出，舌伸三寸。

麻面生意人右手劍順着古師爺的上唇向下一沉，一根血淋淋的舌頭應劍掉落塵埃。

麻面生意人鬆鬆左手，古師爺這才悠悠緩過氣來，直痛的渾身打戰，發出了「呃……呃……」哀鳴。

「呃……」這聲長且高，不忍睹，不忍聽。緊接「卜通」一聲，古師爺軀體如倒牆，右肩頭血湧如注。

原來麻面生意人割掉古師爺的舌頭，還餘怒未息，又劍劈其右臂，無怪古師爺軀體如倒牆，右肩血如泉湧。

麻面生意人電疾出手點向古師爺斷臂的肩頭，這才止住如泉湧血。

只見他擲去手中長劍，掌對掌拍了兩下，喃喃自語：「惡人應該有惡報，讓你失血而死，太便宜你了。」

原來他點穴止血並非惻隱憐憫，是要叫古師爺慢慢的死，死得更痛苦更慘些。

陡地傳來一聲黃鶯出谷的嬌叱：「是那個凶神惡煞的殺人王在造孽?」

聲音發自丈外堡壘，麻面生意人循聲邊奔了過

去，邊興奮的答道：「婉如妹，是我。」

聲落身形已到了堡壘根前。

能稱呼冷婉如爲妹的除了閃電劍虢號，還有誰呢？麻面生意人瞬經證實不是虢號呀！

只聽冷婉如道：「你怎稱我婉如妹，我並不認識你這個殺人魔王，你究竟是誰？」

麻面生意人笑了笑，邊一層又一層拉掉兩層假面具邊道：「我是虢號呀！」原來他戴的兩層人皮面具，老奸巨滑的古師爺，竟也大意失荆州。

「眞的是號哥哥，你怎的變得這麼壞，歡喜殺人。」

「一言難盡，先設法救你脫困再說。」

兩情繾綣，連吻都接過，久別重逢，怎不相抱喜極而泣？原來被堡壘鎖門的幾根大鐵柱從中阻隔了。

鐵柱粗如兒臂，虢號用手搖了搖，竟動不了分毫，也看不出可供開啟的門或窗。

當然也無不可破的牢，但時間不容許虢號冷婉如兩人大費手脚，得一舉而成，夜長夢多，機會稍縱卽逝。

虢號見冷婉如手足都未被制，行動自如，遂問道：「江瑤姬跟妳朝夕相處，她是怎樣進出，妳一點也沒瞥見？」

「由這裏下到地下室，還要經過一條彎道，另有一道控制，而且我的背後靈台穴被制，氣隔無法行功。」

「妳怎不早說，快背過身，我好出手替妳解除被制穴道。」

「江瑤姬說她的點穴是獨門手法。」

「妳就聽信她，也不行功解穴，妳眞是太良善了。」

「你忽略了，人身有幾處死穴是不能自解的，靈台穴是其中之一。」邊說邊背過身去。虢號隔柵出手，邊解了冷婉如被制靈台穴，邊道：「江瑤姬在故弄玄虛，她那幾手花拳繡腿，又怎瞞得了我這做師兄的。」

冷婉如制穴被解，玉臂連伸，吁了口氣，一雙柔荑已握抓住了一條鐵柵之上，道：「背地嘵舌！快呀！」

虢號握抓鐵柵的同時，小廟牆根傳來一連串「嘶……」聲。

冷婉如是面對小廟，驚叫道：「火藥引綫！」

就在冷婉如驚叫的一瞬，火藥引綫閃着火花趨近堡壘五尺，再五尺，虢號和冷婉如就難逃刦數。

人在生死關頭，體能會產生無窮的潛力，只見堡壘頂端與鐵柵連接處塵土墜落的一瞬，冷婉如已脫困而出，不稍緩地比翼一掠身形，凌空迎着燃燒而至的引綫火花飛身上了小廟屋瓦，脚甫着瓦面，背後堡壘爆起一聲「轟隆」響澈雲霄的巨響，接着是木石瓦礫紛飛，揚塵十里，餘烟縹渺，堡壘處呈現出徑可丈二深及八尺的大塘坑。

冷婉如驚魂甫定，柔荑撫着酥胸，道：「好險！好險！」

小廟牆根一個悲慘蒼老聲音，接冷婉如「好險」的嬌柔聲在道：「人算不如天算，叫老夫有何面目見江東！」

屋瓦响起虢號聲音，道：「古老狗作惡的太多，留他不得。」

聲落影飄，駐足在了古師爺嵐風的躺臥處。

冷婉如緊跟虢號身後飄落，道：「不可乘人之危！」

虢號淡淡的道：「老狗已自絕了。」

一輛外綠漆着「金記」的兩曳金黃色篷車，奔杭城方向如飛疾馳，車轅併肩坐着兩個人，那就是險中撿回性命的虢號和冷婉如，冷婉如女扮男裝，虢號不再麻面，換戴了另一人皮面具。

只聽冷婉如道：「……去杭城豈不自投羅網，還是避避的好。」

虢號道：「我一定要趕回杭城當店一趟，取一樣極重要的東西，順便拏兩柄鋒利的寶劍跟一些應用銀兩。」

冷婉如道：「有什麼比命還重要，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且有心願未了。」

虢號道：「妳不知道，這樣東西很重要，是千金不換有錢難買，如丟失，會遺憾終身。」

冷婉如道：「有那麼嚴重，是寶物？」

虢號道：「無價寶，是位武林前輩留贈有緣，親筆眉批註解過的一本『春秋』。」

冷婉如道：「是本書？」

虢號道：「是，是本書。」

二人沉默了一陣，虢號打開話匣道：「我早就決心離開杭城總號，遲遲沒有行動就是在等婉如妹的消息，妳是怎樣落進江瑤姬手中的？」

冷婉如眼圈一紅，掉落一行淚珠，道：「我的人反叛了我。」

虢號不禁一怔，沉聲說道：「妳不是說過，他們都是……」

他不忍心說下去，怕冷婉如傷心。

冷婉如幽幽一嘆道：「並不是全體，只是少數一二人，一粒老鼠糞壞了一鍋粥，原來他們妒忌你，効忠是有目的的。」

虢號恍然入悟，既愧又高興的道：「婉如妹，不要難過，我會叫妳幸福的，妳的心願就是我的心

願，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妳仇家郭旱仔找到碎屍萬段。婉如妹，妳還沒告訴我是因何結仇？」

冷婉如猶豫有頃，道：「我本想告訴你，但怕你知道了會鄙視我恨我不理我。」

虢號道：「婉如妹，妳怎說這話，我們應該一條心，無話不言，我的一切不都是毫不保留的告訴妳了麼？我有個古怪不願見人的父親我都向妳吐實，妳我還有什麼不能言的？」

冷婉如黛眉緊皺，含淚道：「號哥哥，請你原諒我，小妹暫時有苦衷不能告訴你，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

虢號沒再追問，但心裏難過形之於面。

冷婉如聰慧過人，不忍心使箇郞失望，嫣然一笑道：「號哥哥，你不要難過，我告訴你好麼！」

虢號眼睛一亮，道：「在下洗耳恭聽！」他得意忘形，稱自己在下。

冷婉如道：「我有個條件。」

虢號道：「我是百分之百的應允。」

「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只准我說，不准你問。」

虢號話已出口，只好點頭。

「在中原是重男輕女，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在我們的地域裏是女人爲尊，爲什麼反其道而行，我也不明白，也許是女人比男人少的關係。」

她像是吝口難開，畧頓才道：「在我們領域裏，我娘最大，她握有生殺大權，她可以多夫，郭旱仔就是我娘多夫中的一夫，他恩將仇報，在危難中他置我娘的生死於不顧，趁火打刦，搶走了財富，逃之夭夭。」

「那妳姓……」虢號問到一半，想起自己的諾言，嚥回一半。

「不來，你答允不問又問。」

「我只是好奇，脫口說出，下不爲例。」

「旣然下不爲例，告訴你好哪，我隨娘姓，我有權繼承，但我放棄了。」

一陣馬蹄聲打斷了兩人的談話，虢號翹足由面前疏林空隙望去，看出一行十數騎，經由去「七里舖」捷徑之道飛奔而馳，奔在最頭的正是江瑤姬，冷婉如當然也看清了，互一使眼色，棄車閃追了丈外處一叢大森林中，一去不復返轉，敢情見距杭城不遠，嫌篷車的目標太大，棄車用脚。

夜幕低垂，上弦月羞怯地躲進雲層，大地一遍漆黑。

武林江湖朋友當杭城總號較技場，驟地像大鷹掠鷂般，投進兩條黑影，不稍停地脚甫着地同一閃身，閃進老闆閃電劍虢號的獨棟居屋。

兩條黑影，正是居停主人虢號跟他的心上人冷婉如。

正在這時，屋的四週，頓現無數的黑影不停的在蠕動，將屋形成包圍之勢。

虢號，冷婉如內功都有厚深造詣，耳聽八方，已警覺被包圍，那敢大意，步步爲營，靈犀相應。冷婉如不待知會止步門外把風，讓虢號進到房裏取物。

自己的東西，自然知道放處，虢號沒亮燈，也沒亮火摺子，不一瞬，將要携走的幾樣東西拿到。

趨步到冷婉如跟前，邊遞給一柄利劍邊耳語道：「風緊，改越窗，我先開路。」

聲落，順手抓了一把椅子，擲向右手窗。

只聽「嘩啦」一聲破窗驟响，他身形已自左手窗箭射而出，擲椅飛身幾乎是同一時間，相距不過眨眼時間。

冷婉如配合的恰到好處，只稍緩虢號一刹，金蓮一點地面，自右窗飛身而出。

這麼一來，窗外伏樁，是必顧此失彼，湊手不及。

一陣兵鐵交响聲震傳夜空，接後是悶哼聲，慘叫聲。

冷婉如一聲嬌叱：「走！」比翼飄身上了院牆，稍一回顧，卽矮身縱落院外。

「追！」伏樁身手不弱，一聲知會下，相繼飛身上了院牆，運眼一瞥，不少十人，跟卽飄身院外，尾後追去。

虢號，冷婉如輕功身形高過尾追伙衆，不多瞬卽脫出兩丈開外，身形已立在了城垛之上，會心的一笑，一長身，「大鵬展翅」向城牆外斜飄而降。

城牆少說也有三丈，不信虢號，冷婉如有下墜三丈功力，眞替兩人担心，會摔的粉身碎骨。

月光下只見兩人斜飛出一半城牆高度時，不約而同一打千斤墜，身形如流星下落，誰看見都會替兩人捏把冷汗。

驚駭一瞥之瞬，兩人已躍落地面，激起兩朵沙雲，看不見是死是活。

沙雲被夜風吹散，虢號，冷婉如竟完好無恙的併肩而立。

原來降落處是一遍軟沙，難怪兩人敢於飛降三丈多高的城牆，是了，降落處恰當兩人向往談情說愛處所附近，兩人正是識途老馬。

尾追的衆伙，止步城垛，都有自知之明，都無聲的退却收兵。

只聽冷婉如道：「號哥哥，我們要去那裏？」

虢號未及作答，右前丈許松樹上有人聲橫裏插

口：「那裏也去不了，給大爺留下。」

聲未落，樹上像掉菓子「冬冬」落下五人，原挿口的聲音又道：「兩位該以眞面目相見吧？」

號號早打量着好幾人身份，說話的是江百萬的家奴鏢師，餘四人當然在鏢師之下，沒放在心上，也不想浪費時間，不屑的道：「你不配！」

聲未落，劍已出鞘，冷婉如唱隨的，劍也出了鞘。

對手來者不善，馬上各站金，木，水，火，土方位，佈下了五行大陣。

號號一領劍訣，欺身闖陣，冷婉如尾後跟進，雙雙殺進陣中，五人的五行大陣也發動了。

既敢闖陣，定有所恃。

號號深恐冷婉如不識五行陣法，邊背對背游走邊道：「五行相生相剋。」

冷婉如接口道：「金木水火土爲五行，順天行氣。」

號號又道：「佛家五行？」

冷婉如道：「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止觀。號哥哥，大乘起信中的五行呢？」

號號頗驚奇冷婉如的淵博，接道：「一聖行，二梵行，三天行，四嬰行，五……」他沒說下去，想是忘了。

冷婉如道：「五是不是病苦。」

號號連連應道：「對，對。」

號號口中跟冷婉如聊着，眼睛沒忘尋找破陣之法，冷婉如也是一樣。倒是佈陣的五人，聽二人的對話倒有些疏神。

五人中以鏢師對敵經驗豐富，對陣法也研精，看出了破綻，忙出言提醒同伙說道：「要專注！不可……」

他話還未說完，只聽號號大吼一聲：「水剋火！」吼聲中，手中劍已削斷火位之人的左臂。

江婉如幾乎跟號號吼聲的同時，嬌叱了聲：「金剋木。」嬌叱聲中，已削斷了木位之人手中劍。

五行大陣已破，鏢師率衆扶傷鼠竄逃去時留了句話：「量你兩人插翅也難逃過家主爺佈下的天羅地網！」

號號鼻子裏哼了聲，沒去理會。

冷婉如問道：「他口裏的家主爺是誰？」

號號冷聲道：「他是金算盤江百萬的看門狗鏢師。」

冷婉如幽幽一嘆道：「那是我害了你。」

號號握住她的柔荑道：「這話應該由我說才符實際，因了我，才讓妳吃盡苦頭……」

把話一頓，湊近吻了冷婉如粉頸，又道：「沒有磨難，顯不出我們相愛的貞堅，我們的心已合而爲一，誰爲誰受風險都是義不容辭，客套在我們中間已不存在，婉如妹覺得對麼？」

冷婉如羞怯地螓首連點，轉過話題道：「你還沒告訴我，要去那裏？」

號號思忖有頃，道：「我有個不祥的預感，覺得武夷山區的家，會發生什麼事似的，第一步，我想回家看看，婉如妹能陪我一趟麼？」

冷婉如黛眉微挑，說道：「怎麼剛說的話就忘了？」

號號深深一揖道：「願領責罰！」

冷婉如正色道：「不要玩笑，講正經，此去可能險阻重重，是硬闖的好？或是暫避其鋒？或是繞道偷過去？」

號號道：「婉如妹的意思？」

冷婉如道：「小妹以號哥哥的意思爲意思。」

號號猶豫有頃，道：「他們的人多，我們的人少，車輪戰吃不消，不宜逞匹夫之勇硬闖，找個地方藏起來暫避其鋒，會被恥笑無能，我也急着要回武夷山區見爹一面，我們的婚事也要禀明爹作主，那就繞道偷過去吧，但仙霞嶺楓嶺關最後必經之關，怕難免一場生死之搏。」

冷婉如笑了笑道：「會會有頭有臉的人物，鹿死誰手，還是未定之天，如果在車輪戰下，栽在無名小卒手裏，那才叫寃。」

號號讚道：「聽了婉如妹之言，令我茅塞頓開，那就這麼辦，上道。」

冷婉如邊移蓮步跟進邊更正道：「不是上道，是繞道。」

說笑的同時，身形掩進了左前一遍叢林以內。

×　×　×

三伏一過，就是初秋了，這年的「秋老虎」比三伏更加炎熱。

由浙境去閩的楓嶺關頭，正午時分，馳來一輛六曳篷車，收韁停在關頭一家小茶店門首，首先落車的是位美髯盈尺，頭戴方帽，身着錦緞藍袍，年在五十開外的健壯老者。

尾後落車的是八位年歲不等的勁裝佩帶兵刄的壯漢。

美髯藍袍老者率先走進小店，八位壯漢尾後而入，待美髯藍袍老者落了座，這才相繼圍坐下首，八壯漢似甚敬畏美髯藍袍老者。

八壯漢個個汗流浹背，「秋老虎」的天氣，難怪。

美髯藍袍老者濃眉緊皺，像有莫大的心事，臉上却不見一滴汗珠，就像生來就不怕熱的。

「店家！」美髯藍袍老者在召喚。不見回聲又

喚了聲「店家！」

「來了！」店家担了一担水，走進店，邊應：「老爺子跟諸位請寬坐一會，我這就泡茶。」

「店家，別忙泡茶，把担子放下，老夫要向你打聽一個人。」美髯藍袍老者有些迫不及待。

顧客至上，店家只好遵命把担子放下，道：「老爺子打聽誰？」

藍袍老者手指八壯漢之一道：「張彪，你站起來。」

被稱做張彪的，應了聲「是」，站起身面向店家。

藍袍老者又道：「老夫打聽的那人，身材年齡跟張彪相仿，帶了個很標緻的小妞，最近幾天你可曾看見有這樣一雙男女過關？」

店家道：「沒有。」

「你敢肯定？」

「當然肯定，凡是過關的客商，都會到小店打尖，最近幾天沒老爺子說的這樣男女過關。」

「很好！」美髯藍袍老者愁眉頓解，說着，擲了一錠銀子給店家道：「泡茶去吧！」

店家見了銀子笑的嘴都閤不攏，鞠躬謝道：「謝謝老爺子，你叫我店家我受不起，你有事吩咐，就喚我一聲二狗。」

說完，担起水桶，走向裏間。

睛子見錢眼開，二狗動作好快，瞬即端上一大壺茶，八隻碗，還特別地爲美髯藍袍老者奉上碗香茗。

銀髯藍袍老者向二狗慈祥一笑，道：「二狗，老夫想跟你打個商量。」

二狗恭應道：「商量不敢，老爺子有事儘管吩咐。」

美髯藍袍老者道：「二狗，天這麼熱，生意不會太好吧！」

二狗迎逢道：「生意太壞，差不多有十天沒人上門，若不是老爺子跟諸位今天來照顧小店，老爺子又賞小的銀子，就活不下去了。」

美髯藍袍老者望向八壯漢中的一人道：「闊老大，聽二狗的口氣，那對狗男女還沒脫出我們的掌握，貴潮州三友這次可不能再大意放過討本索利的機會了。」

潮州三友也在座？

只聽闊老大站直身子道：「江爺不咎既往，給我弟兄三人有個贖罪機會，敢不以死相報。」

原來美髯藍袍老者是黑心辣手金算盤江百萬，情形大明，率領的八位勁裝壯漢，除了潮州三友，餘下五人定是江百萬的王牌，浙贛五煞了，一行來楓嶺關，爲的是截擊閃電劍號號跟冷婉如了。

美髯藍袍老者江百萬冷冷一笑道：「說贖罪太客氣，但願老夫跟貴三友的合作是精誠的，你說是不是？」

猛周倉闊虎闊老大陪笑道：「江爺教訓的是，我弟兄這次願以行動表明心迹。」

江百萬捋鬚頷首道：「那就好了，請坐。」

一頓，轉向二狗道：「二狗，老夫等要在你店中住幾天，食宿費用，加倍付給，但有個條件，就是老夫要跟你打商量的。」說至此，把話一頓，盯視在二狗臉上。

二狗被江百萬的目光電芒所懾，不自禁的倒退了一步，恭應道：「老爺子的意思？」

江百萬道：「老夫的意思，在老夫等未離去前，你不得擅離寶號半步，你明白麼？」

二狗爲難的道：「這……」

江百萬不悅的道：「這什麼？你開店爲的是賺錢，老夫付給你雙倍，你還不願意麼？」

二狗顫抖着道：「小的是說，柴，米，油，鹽，水，菜……樣樣都得……」

江百萬截口說道：「全用不着你，老夫會派人去辦的。」

店家二狗，就這樣被軟禁了。

五天守株，毫無結果，江百萬却處之泰然，就像個安閑的漁夫，撒好網，靜待魚兒自投。

隨來八人焦心於面，等的不耐，江百萬心裏有數，裝做沒看見。

晚膳聚首，潮州三友老二鐵算盤寇豹，在家伙的投目示意下，站起身，向上座的江百萬恭問道：「屬下可否講句話？」

江百萬停箸投目問道：「當然可以。」

寇豹恭身道：「大家的意思，認爲姓號的跟賣藝小妞，不定會打從此道逃命，也許……」

江百萬截口制止道：「寇老二，你坐下。」說至此，電芒一掃在座道：「也許會打從二十八都，大平關，溫林關，雲際關，甚或杉關，是不是？」

問到衆伙的心上了，不約而同地應聲道：「是的！」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佛爺的手掌心是可以遮天的，大家回想一下，在我江某人手中，幾曾有漏網之魚？只不過是把重點置在楓嶺關，號號自視很高，如老夫的判斷不錯，楓嶺關才是姓號小子要闖之關。」

「江爺的卓見！」八人同聲逢迎。

是夜，月明如洗，仙霞嶺頭現身了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閃電劍號號，女的無疑是冷婉如。

兩人站在嶺頭略一打量，併肩行向嶺頭方向，步伐不疾不徐，邊走邊談。

「虢哥哥，我們剛才的一陣調息，對體能功力大有帮助。」

「婉如妹的思維細密，顧慮週到，若不是妳提醒，我才想不到要調息，現在精神百倍，增加必勝信心不少。翻過一道山嶺就是楓嶺關，我們足下加快些吧！」

「才不呢！把體能耗在奔跑上，豈不失去調息意義，此刻我們要跟上君子學，小心行動，無往不利。」

「我明白了，婉如妹妹的意思是以逸待勞，待敵人守望因疲憊疏忽，敵衆在昏睡中，偸襲他個措手不及。」

「是有這麼那點意思，但，可能性很少。虢哥哥，你認定江百萬的人馬，會遠道來楓嶺關把守了麼？」

「我看會的，江一平黑心辣手，從不放過跟他作對的任何人。我致他的心腹師爺古嵐風於死，搗毀他作惡的『七里舖』，殺傷追踪的爪牙……」

冷婉如截口道：「小妹想好了退敵之策。」

虢號吃驚的一問：「什麼退敵之策？」

冷婉如花容一沉道：「搗毀『七里舖』，致古師爺於死，江一平可能獲報告，但你是戴人皮面具行事，至於殺傷追兵，江一平不會知道得那麼快，如我跟虢哥哥在此時脫單……」

虢號截口道：「請不要說下去，簡單八個字：生死與共，形影不離。」

「虢哥哥，你……小妹只是用的權宜之計。」

「大丈夫，敢作敢爲敢當，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江一平的人我已在途中向婉如妹提過，我輩行道江湖，誅惡除奸，責無旁貸，希望婉如妹莫陷我於不義。」

冷婉如莫可如何地輕嘆一聲道：「你既然擇善固執，我還能說不奉陪，闖就闖吧！」

虢號心裏一陣喜悅，不自禁地足下加快。

冷婉如出手一拉虢號衣袖道：「冷靜點，別忘了蓄體力。」

虢號一笑，聽話地回復原來步伐。

頓飯時間過去，嶺關已在望，兩人不再交談，全神貫注在敵踪的發現。

四野一遍死寂，陣陣山風舞動樹葉作响，遠山時傳如哭狼叫，頓增恐怖！

既來之，則安之，兩人在凝神戒備中勇往直前，都在心中暗覺奇快，怎一直不見伏樁暗卡現身。

愈是這樣隱不現身，愈叫人提心吊胆。

虢號除了提心吊胆，還有種料敵錯誤的自咎。

看看就要接近關口了，再前行，就置身關口前一段長及二丈的隘道，兩人互一使眼色，龍吟兩聲寶劍出鞘，待要舉步衝關，驀地瞥見隘道口一間茅屋燈光驟明，兩人一驚的同時，茅屋大門啓處，現身一位美髯藍袍結壯老者。

虢號一眼認出，忙知會冷婉如道：「遭遇上了，他就是江一平老賊。」

虢號聲未落，美髯藍袍老者江一平已在那裏揚聲肅客道：「原來是虢賢侄，冷姑娘，快請進屋裏坐。」

虢號沒應聲，聽到江百萬劃道的邀請，忙向冷婉如低聲知會道：「走，會會老賊。」

冷婉如邊輕移蓮步邊道：「蒙江老前輩寵邀，晚輩言謝不如從命。」

分賓主落座後，江百萬首開話匣道：「久仰冷姑娘善舞柳葉雙劍，可惜老朽無一睹眼福，遺憾的很。」

冷婉如玲瓏透頂，知是明讚暗諷，遂也以牙還牙道：「彫虫小技，不值識者一笑，賣藝這行，雖算不得正當行業，却是善取，有異黑道匪徒的黑心辣手強搶暗奪。」

江百萬哈哈一笑，沒再接口，目注虢號道：「虢賢侄，老夫首先申明一句，我是蕭何月下追韓信，來勸賢侄的駕的，可別誤會。」

虢號冷哼一聲，沒接腔，怒目相向。

江百萬又道：「老夫對賢侄寄托之重，當用不着再贅，你總不能一聲不响，扔下重担，揚長而去吧。」

虢號不能再沉默了，淡淡的道：「區區原對尊駕不了解，念在跟令嫒的同門之誼才勉爲其難，如今已了然尊駕的爲人，不願再助紂爲虐，才不辭而別。」

江百萬目無表情的道：「怕不是爲了這吧？老夫封隱已二十年，就是有人言老夫，即是老夫罪大惡極，也是二十年前的陳跡，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武林江湖都能放過老夫，你虢賢侄難道立意獨與老夫爲仇，自信能辦到麼？」

虢號昂然道：「區區既身在江湖，除暴安良，責無旁貸，辦不辦得到，是另一回事，頭可斷血可流，江湖正義不可不維護。」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好大的口氣！不是老夫鄙薄你虢少俠，言之尚早。」

虢號正要發火，冷婉如接口道：「江老前輩剛才口裏的怕不是爲了這，晚輩愚蠢，聽不懂話裏含意，可否詳盡見示？」

江百萬想不到會有此一問，暗忖：「好個刁蠻厲害的丫頭，她料定老夫爲了顏面不便說出虢號愛上她，嫌棄老夫的女兒瑤姬，竟打倒老夫一耙，可惡。」

心念電轉，口中道：「姑娘聰慧過人，當用不着老朽絮絮憚煩了。」

冷婉如雙眉微微一挑道：「是老前輩錯抬誤讚，晚輩眞不明白。」

江百萬苦笑道：「那姑娘就再思再想。」

冷婉如不爲已甚的道：「老前輩既然客敎，晚輩敢不遵命。」

虢號忿急接口道：「尊駕鄙薄區區之言，虢某記下了，就事論事，打開天窗說亮話，你留下我等，意欲何爲？」

江百萬神芒暴射，瞬又改笑臉道：「老夫敢發誓，對虢賢侄決無惡意，因爲……」說到口邊，又把話頓住。

虢號緊追一問：「因爲什麼？」

江百萬仰首目注天花，輕嘆一聲道：「老夫息隱二十年，小有收穫，悟透名利皆虛，在僅有的風燭殘年，立意彌補對別人的虧欠，老夫重用虢少俠負責武林江湖朋友當，用意就在此……」像是自語，又像是回答虢號。

虢號氣忿至極的截口道：「你在耍什麼花招，虢某未肩負武林江湖當之前，兩無過節，無恩怨可言。」

江百萬答非所問的道：「萬想不到事情壞在我女瑤姬之手，難道是天意？」

江百萬這番話，像是腑肺之言，至於說壞在江瑤姬之手，不如說壞在冷婉如之手較當，他早把虢號默認做乘龍快婿，是盡人皆知的事，他爲什麼答非所問，避虢號的問話，這中間，像是有種神秘不可告人的隱情。

虢號沒得回話，更怒，破口罵道：「老東西，狗改不了吃糞，假做作也隱藏不住你黑心辣手惡名，要想虢某改變對你的看法，除非日從西出。」

江百萬毫不以爲忤，轉謂冷婉如道：「冷姑娘，妳當也看得出老朽委屈求全的苦心，老夫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人低頭，求求妳帮老朽一次忙，老朽會終生感激妳的。」

冷婉如知所謂的帮忙是何所指，心一軟，正要承諾，虢號攔住道：「江一平，怎地這等無恥，寃有頭，債有主，不干冷姑娘的事，乾脆劃道吧，虢某沒時間跟你囉嗦。」

江百萬盡失英雄氣概，不急不徐的道：「虢少俠請不要衝動，聽老夫善意勸告，先回杭城總號，就是有大不了的事，也可商量。」

虢號拍案怒道：「你在夢想！」

冷婉如插言說道：「虢哥哥，小妹覺出事有蹊蹺……」

虢號理智全失，惡聲道：「不要妳管！」

江百萬接口道：「難道冷姑娘的話你也不聽，怨老夫老調重彈，你總不能一聲不响，扔下重任，揚長而去。」

虢號擊桌戟指道：「黑心辣手江老賊，你用不着裝佯，你的惡行小爺全知，我是後悔當初被你老賊利用，你的花招對小爺已不靈了，狹路相逢，你老賊的命數已盡……」

江百萬被指罵的怒髮冲冠，拍桌截口大吼道：「反了！」

老東西狡詐無比，怒吼是暗號，吼聲未過，背後「吱」的聲暗門大開，閃身掠出八名勁裝手執兵刃的壯漢來。

虢號，冷婉如動作更快，未等壯漢現身，在暗門「吱」的同時，已閃身出了屋，虢號湧退時，還跟江百萬硬對了一掌，試出江百萬內力雄渾無比，在自己之上。

八漢尾追不捨，隘道頓响起兵刃碰擊聲，以二對八，展開了生死之搏。

甫一交上手，虢號，冷婉如就看出潮州三友也在敵對之列，正疑間，三友的老大猛周倉閻虎欺身攻到，不露痕跡的向兩人遞了個眼色。

兩人會心的一笑，暗在心裏寬了不少，遂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五漢身上。

五漢功力不弱，虢號，冷婉如合力也只能打個平手。幸喜江百萬還在小店門首袖手，否則勝負立辨，虢號，冷婉如的命運眞不堪設想。

旁觀者清，江百萬已看出潮州三友靠不住，邊大袖一拂，向戰圈飛身，邊示警道：「五煞當心內奸！」

但示警僅至一半，潮州三友已倒戈相向，將五煞中的三煞殺的一死兩傷。

只聽老大閻虎大聲知會虢號，冷婉如道：「兩位不是老賊對手，快抽身，我弟兄斷……」斷後的後字還沒說出，已被江百萬隔空一掌斃命。

江百萬好雄厚的內力，身在空中功力大減的隔空掌，就能致三友功力最高的老大閻虎於死，勿怪閻虎說虢號，冷婉如不是老賊的對手。

虢號，冷婉如都是重感情的純潔青年，那能看知己替死斷後不救獨生。

同聲叱吼，劍芒指向江百萬攻去，勁力萬鈞，銳不可當。

江百萬身法輕靈巧妙，邊閃避邊吩咐餘下正跟三友中二友寇豹喬彪狠殺的二煞道：「五煞兄弟，

別讓內奸脫逃，也別讓賊奸好死。」

「遵命！」二煞同聲應。

寇豹、喬彪的功力比之二煞，原就稍遜一籌，一交上手就立於被動地位，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經江百萬這一招呼，無疑是要活的不要死的，二煞有此顧慮，不敢盡出殺手，也就是說，遞招不敢指向二友要害。

反過來說，二友壓力頓減，出招接招也就較前得心應手，扳回主動。

二友心裏雪亮，只要江百萬一制服了虢號、冷婉如，兩人的命運，將是不堪設想了。逃了怎對得起死去的大哥，也不定能逃脫。平衡輕重得失，只有死命一拚全交，才稱得俠義二字。

隘道的搏殺，形成兩個戰圈，一圈是二友對二煞，兵刃碰擊聲，鐵算盤震天聲，搏殺的如火如荼，然棋差一着，二友雖盡出狠招，也無法傷及二煞毫毛，戰成膠着。

另一圈的虢號、冷婉如對江百萬，一點也不見精彩，江百萬一味閃躲，手沒還却口可不饒人。

「兩位賢契身手果然不凡，劍道稱得上層，只是臨敵經驗火候稍差……」

「休得廢話，」虢號口中叱喝，手中劍未停，強敵當前不敢多說話分神。

冷婉如機警過人，乘江百萬說話分神之瞬，震劍欺身，一招「樵夫指路」，疾點江百萬左脇「氣血囊」要害穴。

老奸巨滑，久經洗鍊，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的江百萬，看是講話疏神，實是暗中戒備，以江百萬的修爲，落葉之聲也能聽到辨出方向，更別說是劍氣破空聲，說句恭維話，已是念動意隨，何須目睹。

待冷婉如劍及「氣血囊」半寸之瞬，只見他輕側身形，出二指向刺來劍背，可說是快、狠、準，三訣無缺。

冷婉如花容失色，如劍被江百萬二指夾牢，這筋斗就栽大了。

動手過招，能出指制劍，自是內力修爲已達極峯，還得估定對手不堪一擊，才敢施爲。

正在冷婉如要栽未栽之瞬，虢號震劍一式「圍趙救魏」，直取江百萬必救「期門穴」。

江百萬一鶴冲天，避過要命的一擊，凌空的同時，諷讚道：「好一招『圍趙救魏』，可惜功力不够。」

江百萬果眞不凡，凌空出言，身形不墜，看的虢號、冷婉如一陣木楞。

江百萬輕如飄絮，降落地面，哈哈一笑道：「兩位雖然沒能傷及老夫，老夫還是從心裏讚許，年青一輩能有兩位這等造詣的，難得一見。」

虢號冷笑道：「用不着以老賣老，虢某不稀罕你的恭維，正邪不兩存，狹道相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恁你舌劍唇鎗，花言巧語，也改變不了我除惡鋤奸矢志。」

江百萬皮笑肉不笑的道：「聽你話意，是要見個眞章？」

虢號道：「這還用說，你是明知故問。」

江百萬道：「老夫如敗在你們之手，任憑處決，你二人如敗在老夫之手呢？」

冷婉如接口道：「如敗在老前輩之手，生死不用老前輩費心。」

江百萬道：「怎不說任憑處決或是發落呢？」

虢號接口道：「千金之子，不死於賊盜，你的人質如意算盤，註定落空。」

江百萬笑了笑道：「你既這麼想，無疑必勝信念已失，那就不必強求了。」

冷婉如淡笑道：「老前輩對不學後進說這種話，不覺有失長者身份？」

江百萬苦笑道：「姑娘好利的詞令，言下之意，是說老夫以大壓小。」

虢號接口道：「江百萬，你休往自己臉上貼金，也別把話說滿，鹿死誰手，還是未定之天，也別一味閃躲，見個眞章呢！」

說完，挺劍欺身，一式「金蟒吐信」，直取江百萬脇下「鳩尾穴」。

江百萬怒火中燒，不再閃躲，左袖一拂，右手五指箕張，抓向虢號「鳩尾穴」。他在以牙還牙。

虢號的「金蟒吐信」施爲是投石問路，虛招。沉腕旋身，堪堪避過了一拂一抓。

冷婉如並未袖手，在虢號旋身之頃，劍舞銀虹，一式「風掃落葉」，削向江百萬的下三路。

江百萬迎着「風掃落葉」襲來之勢，身形提縱而起，雙掌齊發，凌空推出，分襲兩人。

一陣勁風襲體，虢號、冷婉如不約而同各躍退五步。即此些微感受，已是氣血翻騰，可見江百萬內力之雄渾深厚，這要接實，怕不要五臟離位當場濺血。

江百萬假面具的慈祥和悅笑容頓斂，換過一副猙獰恐怖本來面目，咬碎鋼牙，一字一字的厲聲道：「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黃口小兒，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死定了！老夫開一綫之恩，讓你們死得明白……」

虢號虎吼截道：「老賊，有屁快放，小爺明知不是你老賊的對手，也要跟你老賊放手一搏，爲江

湖正氣流血。寃有頭，債有主，冷婉如是無辜的，你不能……」

冷婉如嗔怒截口道：「虢哥哥，你說這話就是輕看了小妹，叫小妹太痛心了……」說至此，泣不成聲。

江百萬獰聲一笑道：「好個同命鴛鴦，眞可惜紅顏薄命壽不長。」

冷婉如怒叱道：「老賊，閉住你的臭嘴，姑娘有辦法帶你做墊背的。」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能跟大美人同穴，眞箇做鬼也風流。……哈哈。」

眞是老不知羞，冷婉如可做他的孫女。

虢號怒罵道：「禽獸！」

江百萬獰笑道：「老夫從不跟要死的人動肝火，既應允過讓你娃兒死得明白，就得交待清楚。」

虢號又待發火，冷婉如勸阻道：「讓他說下去，信不信在你我，小妹認爲有一聽的必要。」

虢號依從的道：「也好。」

江百萬讚道：「倒是姑娘聰明。」

一頓，又道：「當閃電劍虢號這名號傳進老夫耳鼓那一天起，老夫就連想到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我要找的幻影賊魔葛孔亮。雖然你小子的虢跟葛不同，老夫仍認爲你們是父子……」

「狗屁！」虢號氣憤截口。

「你小子別打岔。」江百萬只是隨口應這句，沒動肝火。

冷婉如用肘碰了虢號一下，道：「表現點君子風度。」

虢號默然頷首。

江百萬接下去道：「斬草要除根，你小子也被列入老夫的奪魂榜上，後來發現你小子跟小女瑤姬是同門，也探出瑤姬對你小子頗有好感，思慮再三，才決定讓你小子落榜，武林江湖朋友當只是讓你小子歷練歷練，老夫的百萬家財……」

隱情大白，再說下去就是多餘，虢號截口道：「不必說下去，結論是，你的夢想成空，你的罪孽錢跟你的兩手血腥，一身罪惡，已接近報應的時候了，話已說完，該見個眞章了。」

江百萬感慨的道：「既然爲善最難，老夫只好又開殺戒了。」

虢號、冷婉如雙雙一領劍訣，蓄勢以待。

另一戰圈，傷重的二煞，經過一陣子調息後，也已加入了戰圈，潮州三友的寇豹、喬彪漸顯不支，全憑一股敵愾同仇的餘勇在苦撐。

江百萬說了開殺戒，並未馬上動手。

此刻的關係位置，冷婉如、虢號接近關口，一邊，三友搏鬥五煞接近隘道口一邊，江百萬恰好站在二批人的中間，江百萬是老謀深算，前後兼顧，整個戰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反過來說：虢號、冷婉如要救援三友，既鞭長又有阻隔。

只聽江百萬一咬鋼牙，揚聲吩咐道：「五煞兄弟，宰掉內奸。」

原來他未即動手，是作此打算，存了斬盡殺絕之心！

五煞兄弟一聽吩咐宰掉，勇氣大增，狠招連施，不眨眼工夫，兩聲慘叫，寇豹、喬彪追隨老大闔虎步向鬼門關了！

這邊虢號、冷婉如閃身搶救，被江百萬橫擋了去路。

只聽江百萬獰笑着，道：「兩個娃兒自身難保，還想救人。」

他邊說邊慢慢抬動雙掌，這雙掌，不同普通掌，皮包骨，透着一股黑氣，比普通掌大一倍。

冷婉如不禁驚叫出了聲：「殭屍掌！」

「哈哈！」江百萬獰笑着，得意的道：「女娃兒，妳倒識貨，老夫沒工夫跟你兩個小娃兒窮耗，準備一掌……」

驀地灰影一閃，江百萬的人木立，抬到平胸的雙掌也釘住了，那模樣恰似人立的大狗熊。

灰影虢號是熟識的，脫口叫出：「老人家，是你！」他是既驚且喜，忙跪一膝請安。

灰影人出手解了江百萬的制穴，沒說什麼，只是怒目而視。

江百萬顫抖着兩膝跪倒，乞憐道：「錯不在晚輩，他兩人背叛了我，仙翁明鑑！」

灰影人道：「我老人家全知，一丘之貉，還不快滾。」

「是，是，」江百萬就像死裏逃生檢回一命樣，調頭如飛逝去。

五煞知機，已先一步溜之大吉。

虢號心疑灰影人口裏的一丘之貉，也把他跟冷婉如包括在內，忙向前解釋道：「老人家，請不要聽信江百萬的一面之詞……」

灰影人面色一沉，截道：「我老人家說你們是一丘之貉，就是一丘之貉，你以爲我老人家來幫你忙的，錯了，拏來！」

虢號有些丈二和尚，回道：「老人家，拏什麼來？」

灰影人是要定了，手也伸出了，道：「我老人家留贈有緣的那本『春秋』，怎麼樣？你小子是想賴。」

原來灰影人就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武功高不可測的一洞仙老人家。

號號忙從懷中掏出，雙手奉上道：「老人家，你不是賜贈給晚輩了麼？」他有些不捨。

「此一時，彼一時，我老人家要收回。」一洞仙說完，待舉步離去。

冷婉如把握機會，向一洞仙恭身抱拳道：「老人家，晚輩可否請教一事？」

一洞仙扭回頭道：「女娃兒很玲瓏，一開口就稱我老人家，好，說，什麼事不明？」

冷婉如畢恭畢敬的道：「一丘之貉，自然晚輩也有份，老人家認識晚輩？」

一洞仙頷首道：「問得好，女娃兒，妳可懂啞謎？」

冷婉如恭應道：「俚語畧知一二，詩詞經史一竅不通。」

一洞仙正色道：「海濶天空任妳行，海生切莫望兩棲。妳可懂？」

「晚輩懂。」冷婉如說時羞怯地把頭低。再抬頭時，已不見一洞仙的影子。

望向箇郎道：「老人家呢？」

號號搖搖頭，道：「只見灰影一閃，就失去老人家的踪影，慚愧！比之老人家，我還在學步！」

感慨一嘆，又道：「潮州三友，義薄雲天，以死助我，我當恤孤扶幼，以慰在天之靈，唉！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友立意改邪歸正，反遭殺生惡報，天道好還，敢信其無？」

冷婉如義正辭嚴的道：「號哥哥，你這想法前半段對極，後半段結論大錯特錯。」

號號道：「怎見得？」

冷婉如道：「天道是超乎人類智能所要省悟的道，天是萬物的源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人太微乎其微，怎能知曉天意。」

號號茅塞頓開的道：「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婉妹，妳眞了不起！」單稱一個婉字，更顯親切。

冷婉如嬌嗔道：「不來了，你在挖苦人。」

號號陪笑道：「我怎敢挖苦婉妹，我是腑肺之言。」

一頓，挽住冷婉如的玉臂道：「走，我們找個基地，安葬三友，讓他弟兄好安息。」

挽手而行，冷婉如道：「我出個主意，讓已死的一煞，做三友的墊背。」

號號道：「也好，人死不記仇，也免得一煞暴骨。」

天眞無邪，心地光明，可愛！

× × ×

號號、冷婉如合力安葬好潮州三友，立好墓碑，時已破曉。

歸心似箭，找來江百萬棄置的馬兩匹，分乘就道，併騎出了楓嶺關。

絕塵而馳，奔向武夷「號府」方面。

楓嶺關距武夷號府不過三百餘里，兩人裹腹緊趕，炊烟時分，已抵家門。

冷婉如禮貌地在府前帶溪岸柳前下了馬，號號陪着落下馬背，拉馬走前道：「我來帶路。」

他頭甫伸出岸柳，就像重鑲擊頂地「呀」的驚叫出了聲。

在這一瞬，冷婉如已瞥見前院兩扇朱紅院門上白紙墨字，左「制」右「忌」，誰也知道，「制」「忌」是死了人的表徵。

能在號府院門前書貼「制」「忌」的，除了號號的父親，數不出第二人。無怪號號驚叫出了聲。

前院門「吱呀」聲中敞開了，開門的是號府趕車兼總管又兼老主人的心腹張弓長，山羊鬚的頭上纏了一條白布。

這些跡象，已足證明號號的爹已魂歸離恨，號號仍存萬一希望，驚恐惶悚的大聲叫問道：「老張，我爹……」話出聲，頓警覺多餘，把話頓住。

張弓長邊趨前接過兩馬韁繩，邊憂戚的道：「老主人他……仙逝了。」

如雷擊頂，號號大哭哀嚎。

冷婉如憐愛地出玉臂圈挽住號號的背腕，慰道：「伯父大人既已乘鶴歸去，哭也無用，節哀順變的才是。」

喪考妣之痛，怎能不哭，號號傷心至極，根本沒聽進冷婉如的慰勸，哀嚎更甚。

冷婉如同情關切地輕嘆一聲，也不再勸阻，任由發洩積壓在心中的哀痛。

張長弓馬上拉馬離去，憐愛地視在少主人臉上，有頃，才轉注冷婉如道：「老奴張長弓，請姑娘再勸勸我們公子，身體要緊。」

冷婉如螓首輕搖，表示無能爲力。

張弓長又道：「老主人好福氣，無疾而終，先逝前似有預感，留有遺書給我家公子。」

妙藥靈丹，一言止住了哀嚎，號號盯視在張弓長臉上追問道：「快拿我爹的遺書給我。」

「公子先請到大廳老主人靈堂休息，老奴拴好馬就去拿。」

「好，快去。」號號急不可待。

一同移動脚步，冷婉如道：「我也急忙中失智，早該到世伯靈前祭一番。」

「爹一向身體健旺，分手不到半年，怎會？」說到這裏，引動心裏的哀傷，住口往下說。

冷婉如柔聲寬慰，說道：「人吃五穀，難保不

生病痛，身在江湖，能獲壽終正寢，就是無盡的福份。」

號號連想到他爹的藏藏躲躲，不禁暗忖：「生而痛苦，死反得到解脫。」

思忖之瞬，同時答道：「婉妹的看法很對，但，父子之情，焉能不痛。」

兩人前脚步進靈堂，張弓長後脚趕到，招呼着奉香花紙，敬果。

祭奠已畢，張弓長呈上老主人的遺書。

號號未讀先落淚，淚濕遺書，不忍卒讀。

冷婉如體貼的道：「可否我唸你聽？」

號號遞過遺書道：「有勞婉妹！」

張弓長識趣告退道：「老奴這就去爲公子跟姑娘準備晚膳。」一躬而退。

號號喊住道：「老張，替我準備孝服。快去快來，還有很多事要問你。」

冷婉如接口道：「我也要一份。」

頓覺有語病，接下補充道：「張老人家，不同你們公子的，要合禮儀。」

張弓長有些丈二和尙，問道：「合禮儀？老奴不知姑娘跟公子……」

號號接口道：「兄妹相稱。」

「是！」張弓長應了聲，不待冷婉如認可，扭轉身快步離了靈堂，看上去，近乎捉弄。

「這……」冷婉如這聲「這」，雖只一字，包括可廣，盡在不言中。

號號快口打岔：「我急切須要知道先父遺書內容，婉妹，請快唸給我知。」

「啊，啊。」她唸道：「號兒知悉：爹死不瞑目的就是你附隨了江一平大壞蛋，號兒，我知你是拜倒江一平女兒的石榴裙下，你如不早回頭，將葬送一生。

「爹看上去很銅臭，守財奴。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告訴你，那都不屬我所應有，爹跟江一平江百萬一樣，全是搶來的，爹是窮措大一個，爹知你有幾份正義感，希望你物歸原主。

「爹還私藏幾樣國寶，價值連城，一樣國寶就自抵江一平兩倍的財富，爹無意也不敢佔有，想物歸原主奏上皇家，但我沒有這份勇氣，因爲牽連頗廣，一個處置不當，就有家滅九族大罪，做人若一失足再想做好人就難如上青天，我如說我是爲皇家効忠，拚着九死一生從別人手中奪回的，鬼也不會相信。

「爹希望能把歸趙國寶重担，在我死後，由你肩負，料想不到你也走入邪道，叫爹的願望落空，號兒，快回頭吧！

「死神來的太快，叫爹一時間找不到可信託之人，還得找你這孽子商量，你一定要遵守爹死前的叮囑，一是你未改邪歸正前，不准入寶藏窺視國寶一眼，二是沒有武林正派俠義威望前輩在場，不准擅動國寶，三是有把握能歸趙皇家不會被魔頭從中漁利時，才准取寶。如違，天誅地滅。

「國寶藏處，爺曾帶你去過兩次，每次都說過『懷璧其罪』這句成語，你仔細想想，不難找到藏寶處。

「另外值得一提的遺物，就是爹隨身帶着的小鐵箱，箱中財物，你是有數的，到武夷後未曾動過。箱存趕車老張處，開啓時，別忘了先服一粒爹留給你的獨門解藥……」

遺書至此，突然中斷。

「怎不唸下去，婉妹？」

冷婉如抬指到唇，示意號號不要高聲，同時將遺書送到號號眼前，耳語道：「下面的筆跡不對，你仔細看看。」

「嗯，不對……婉妹，你眞精，若不小心辨認，幾乎能亂眞，巧在結尾幾句不要緊的語句。通常讀到此處，都是一瞥而過，這是個大的陰謀！」

「門外有脚步聲，不要形之於色，回頭從長計議。」冷婉如邊說邊代將遺書摺好挿入封套，道：「收好。」

門啓處，進來的是張弓長。

只見他趨前一躬身，說道：「回稟公子，孝服已着人裁製去了，晚膳已準備好，請姑娘，公子過去。」

「不忙。」號號含怒問道：「老張，本公子問你，我爹去世，既不着人向我報信，又不等我回來就安葬，是那個大胆的作的主。」

張弓長腰躬的更低，道：「回公子的話，老主人臨終的吩咐，老奴不敢不遵。」

號號怒道：「我爹怎樣吩咐？」

張弓長道：「老主人臨終時吩咐說：『大熱天，老夫不願停在家裏屍臭，入土爲安，儘快將我埋葬。』老主人還說……」

「還說什麼？」

「還說……老奴不敢說。」

冷婉如接口道：「事情已過去，追也追不回，算了吧，張老人家代你盡孝，你還不領情。」

號號知冷婉如是壞話好說，沒表示態度再問，道：「算你有理，做人要有個分寸，爲何不派人送信呢？」

張弓長不假思索道：「正要派人送信，恰好公子回府了。」聽來逼眞，不像信口雌黃。

「我爹去世好久？」

「大前天七月二十三子時氣，昨日二十五巳初出殯，午末未初破土，息寧在府後半山脚下，寢地是老主人指定的，說風水好，一條龍脈……」

「好了，好了，準備香花酒醴，飯後帶我去找爹前祭奠。」虢虢吩咐過老張，轉過身面向冷婉如攤手道：「婉妹，請跟我用飯去。」

張弓長應了是，自動走在前面帶路。

帶路，豈不太虛套，自己家，虢虢還會走錯？也許這就是豪門大戶的應具派頭吧！

× × ×

閃電劍虢虢因他爹遺書結尾不是親筆，認定老張所說的壽終正寢是謊言，一定另有隱情。

所料不差，一再追問，老張始吐出府中鬼那段經過，意思間暗示老主人是被厲鬼奪命的。

「胡說，子不語怪力亂神，那會有鬼？」虢虢力斥張弓長荒誕不經。

張弓長附和道：「老奴也不信有鬼，但府中上下人等親眼看見鬼影，聽到鬼叫，還說……」

「還說什麼？」虢虢厲聲截問。

「還說老主人住的那間房，曾有人被兇殺過，寃魂不散。」

「有這等事，我這就遷住那間房，倒要會會鬼魂，看有多厲害，老張，這就着人搬我的衣物行李去。」

「公子，你也……」

「怎麼？我爹能住陋室，我更要效法。」

「老奴是說，那間房太陰暗，會影响公子的健康。」

「我是住定了。」

「公子一定要，老奴怎敢阻攔，這就派人打掃，搬公子的衣物。」

張弓長確實沒說謊，虢府是曾鬧鬼。……但，虢虢自換住他爹那間陰暗陋房，迄已半月，從沒發生鬧鬼的事。

這證明鬧鬼是無稽之談，虢虢連想到他爹虢也棄遺書沒終篇定是被某種壓力或遭暗算而中斷，決不是善終，這是陰謀，鬧鬼定是陰謀的手段之一。關鍵當然是爭奪遺書上提到的幾件國寶。

虢虢暗忖至此，有種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喃喃語道：「如料的不錯，我已深陷重圍，殺身事小，如不能完成先父的遺命，豈不含恨九泉。」

「登，登。」房門外有人敲門。

「誰？」虢虢問。

「我是婉如。」

「啊，婉妹。」虢虢開了門，橫擋在門首道：「這裏太陰暗，請到……」

冷婉如側身而入，邊道：「你能呆下去，我也受得了，想跟你談談。」

瓜田李下，虢虢未便閂門，虛掩着，回身招呼冷婉如坐。

冷婉如命令着：「把門閂上。」

「好。」虢虢閂好門，回身道：「男人的家事，實在太亂，叫婉妹見了會笑。」

說着，拉把椅子讓冷婉如坐下，自己坐在對面床沿。

「我們的處境很惡劣。」冷婉如輕拂雲髮道：「近幾天一入夜，常發現有探路的，我們得提高警覺。」

「妳不說，我也想得到。」虢虢道：「我有保障，担心的是婉妹。」

冷婉如顰笑道：「你是說，圖謀者一天得不到國寶，你就一天有安全保障？」

「就是這個意思，妳婉妹就……」

冷婉如截口道：「你眞傻，我禿頭跟月亮走，沾光，你就是我的保障。」

臉一紅，補充道：「不過，我不希望你因我誤了伯父大人的遺命，萬一我落進圖謀者手中，我不會做他們的人質的。」

「那妳？」虢虢明白冷婉如話中之意，焦急的追問。

「請放心，小妹跟你虢哥哥一樣，還有心願未了，會保重自己的。」

「這我就放心。」虢虢如釋重負的道：「住進這間已半月，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看見，證明鬧鬼是人爲的，我這就搬回原屋，離的近，也好互相有個照應。」

「你早該作此想。」冷婉如放低聲音道：「我一直沒問你，遺書上暗示的藏寶處，你是不是眞的知道？」

「我搜盡枯腸，都想不出先父在何處說過『懷璧其罪』這句話。」

「那就怪了，遺書重點就是囑你遵辦這件大事，決不會叫你摸黑，你再仔細想想。比如山洞、墓地、枯井等等，都是適宜藏寶所在。」

「婉妹，我一直都在想，只要是先父帶我或同行之處，我都想過，從沒指明某處告訴說『懷璧其罪』。」

「『懷璧其罪』？應當指的是一件寶物。虢哥哥，你再想想，有沒有在給你看一樣寶物時，說過『懷璧其罪』？」

一言提醒，虢虢忙把思路轉向物體上，思忖有頃，忽然欣喜若狂地高叫道：「有了……」

冷婉如出手如電，硬生生用掌閉住虢虢的嘴巴

，示警道：「隔牆有耳，小聲點。」

虢虢難爲情的一笑，極低聲道：「一樣東西，算不得寶珍，先父特意拿出叫我看過兩次，每次都說過『懷璧其罪』這句成語，爹對那樣東西，十分珍視，我一點也看不出可貴處，像個小孩玩的木頭人。」

「木頭人？」冷婉如神情震驚，追問道：「你看過一定記得，快說清楚點，是怎麼個樣子。」

「木頭人，半尺長，棗紅色，光屁股，頭上稀稀幾條毛，數得清楚，樣子很兇，小孩見了夜晚準會做夢。」

「是不是只有一隻眼睛？」

「正是一隻眼睛，好亮，另一隻眼睛蒙了一塊四方黑膏藥，神情就像海盜。」

「先祖！」冷婉如說時，抱拳到額。

「先祖？婉妹是說……」

「小妹不能再隱瞞了，曾告訴過虢哥哥，小妹是靠海洋生活的，你見到的是先祖的法相，他代表至高無上的權柄，比之中原八大門派的權杖法力更高，被郭早仔劫財寶時一併携走。小妹這次踏進中原，首要是迎我先祖法相，次才及財寶。虢哥哥，求你千萬帮忙找到，財寶乃身外之物，小妹可以不要。」

有如晴天霹靂，擊打在虢虢腦門，戰慄着自忖：「難道爹就是郭早仔，不然，婉妹先祖的法相怎會落進他手中，如眞是，我有何面目面對婉如，就是她不責怪，我也無地自容。二十年歲月不算短，希望爺是間接得來，郭早仔另有其人。」

動念至此，他又想到他爹遺書上的話：爹跟江一平江百萬一樣全是搶來的。頓使他冷水潑面，寒在心田裏，一綫希望面臨破滅，此刻他的心情很矛盾，希望帮忙心上人找到「先祖法相」又怕找到。

心念電轉，口中承諾道：「婉妹，看妳又不遵守諾言，求呀，帮忙的，妳再這樣的話，我就要發惱。」

冷婉如嫣然一笑，道：「這是千百弟兄姐妹的，我是代表大家說的，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我就下令了。」

虢虢諧笑道：「我怕妳一令如山，辦不到提頭來見還得了。」

一頓，正色道：「我當盡力而爲，哎，何不先打開小鐵箱一探。」

冷婉如道：「你一直沒打開過？」

「沒有，現在只好冒險一試？」

「你不是有獨門解藥，何須冒險？」

「鬼的獨門解藥，眞不知道我爹是弄的什麼花招？」

「這麼說，遺書上寫的先服一粒獨門解藥，用意在阻止受托的老張貪心，伯父大人眞善長謀畧，想必用心是阻止老張抽頭。」

「爹比周瑜，妳比孔明，既生瑜，何生亮。」男女熱戀中，天塌了也不管，這種扣緊心弦的情形下，還有心情說笑。

虢虢暗運內力一扭，「察」的聲，鎖離了小鐵箱，掀蓋一瞥，箱中滿載，浮面有張留言，寫道：「我兒莫貪心，遵爹的吩咐，物歸原主，如違，天打雷劈。」

這留言要是別人看了，甜頭未到手，先做了虢也棄的乾兒子，眞絕！

揭掉留言，兩人各拿了一個小包，沉沉的，不知內裏何物？

兩人一層一層的揭，冷婉如的小包先揭完，陡地一個金光燦閃的球狀物，脫包而現，照的暗室光亮如同白晝。

冷婉如一瞥之瞬，驚叫出了聲，道：「是我們的……」

突地驚覺失態，忙壓低聲道：「虢哥哥，夜明珠。」

虢虢的神芒已投注在夜明珠上，識貨的道：「不錯，是夜明珠。幸喜物歸原主，快包起來，財寶不露白。」

冷婉如邊包回邊道：「也是你的。」

不在乎奇珍異寶，只這句「也是你的」，虢虢已心滿意足。

虢虢輕吻了冷婉如粉頸，情意綿綿的道：「婉妹的話，叫我如飲瓊漿，有你這一句話，我已心滿意足。婉妹，別忘了，這是應屬妳的弟兄姐妹大家的了。」

邊說邊不停的一層一層的揭包皮，聲落物現，駭然是顆鵝蛋大赤紅驪水珠。

冷婉如這回沒失聲驚叫，神情淡然，就像是意料中似的。

虢虢把手中驪水珠呈現在冷婉如面前，關切的道：「如我猜的不錯，水，火，風，明，隱五寶，應該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侍一主的。」

冷婉如螓首輕點道：「虢哥哥，你很內行，但先祖不愛『隱』，喜歡光明磊落，如有『隱』在其中，就是別家之物。」

「我不同意婉妹的看法，物換星移，轉手再轉手，也許不僅缺『隱』。」

自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觀語意，重點意在物換星移，轉手再轉手，他在希望「先祖法相」不要在小鐵箱中，他就能替他爹虢也棄脫罪。

冷婉如伸出柔荑按在虢號伸向小鐵箱的手道：「小妹不顧羞恥，向號哥哥提出願執帚掃之請，盼勿嫌小妹醜陋，跟出身微賤。」說完，羞怯地把頭低轉避躲開去。

虢號心花怒放，急切地把冷婉如抱進懷中，一陣緊親，冷婉如欲就還拒。她在這種場合自動托終身，必有原因。

久久，虢號才鬆開心上人，整整衣冠，正式求婚道：「婉妹，我頓感覺我是天地間最幸福的人，正式向婉妹求婚，地媒天證，我虢號發誓要做冷婉如的好丈夫，白頭偕老，永結同心。」

「妾身願執帚掃，舉案齊眉，夫唱婦隨，克盡婦道。」

虢號緊握新媳婦纖手道：「愛妻，這陋室權當洞房，妳意如何？」

「妾身本應依從，但郞君跟妾身父孝在身，孝服未除，怎好鴛鴦共枕，有虧……」眞箇體貼，重話嚥回。

「愛妻言之有理，且先拜過天地，以定鴛盟。」說着，卜通雙膝跪倒。

冷婉如忙也跪拜在地。

先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相拜，只是沒有送入洞房，送到小鐵箱邊。

冷婉如一伸手就自箱內檢取一個長形小包，開包動作好快，瞬即脫包而出。

呈現在小夫妻面前的，正是虢號口中所說：像個小孩玩的木頭人。

小夫妻頓時神情凝重，不語，呆木當地。

冷婉如神情凝重地雙手捧住「先祖法相」，在回憶足跡遍海洋，內陸，還嚐過鐵窗風味。

虢號神情凝重陪立，心痛自己父親是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這才明白心上人自托終身之請，是別有用心，且用心良苦，他陪立了一陣，難煞心中的愧歉與自卑，懺悔地附在嬌妻的耳根道：「愛妻，妳錯愛了我，我是這等的骯髒，眞不配做妳的丈夫了。」

「郞君差矣，誰人能管得了祖孫三代，父母難保子孫賢，何況我們做晚輩的，我也不是好出身，比郞君還差，海盜，我們要立志洗刷污點，不叫一洞仙老人再罵我們是一丘之貉。」

「愛妻所見甚是，只要我們問心無愧，立志行俠仗義，污點不刷自除。」

冷婉如驀地嬌嗔道：「哎喲，眞蹩扭死了，改口好不習慣，我們還是回復原來哥妹的稱呼，好不好。」

虢號附和道：「我也有同感，就依婉妹。」

兩小於是把小鐵箱盛物全部看過，小鐵箱難怪虢也棄生前把小鐵箱隨身帶着，所盛全屬珍寶，件件都是千金難買，可惜的水，火，風，明，隱五寶缺一隱寶，美中不足。

虢號將「先祖法相」翻來翻去看了個仔細，嘆道：「唉，只怪我有眼無珠，發現不出跟藏寶有何關連。」

冷婉如捧過「先祖法相」道：「不僅你難窺奧秘，誰也看不出『先祖法相』另有機關。邊說邊理着木頭人幾根稀髮，理着理着，驀地一個小指頭大的蠟丸，自木頭人口中箭射而出，冷婉如電疾出手，將小蠟丸操在手中，遞給虢號道：「你擘破臘皮，看裏面可有有關寶藏的記載。」

虢號用力一捏蠟丸，應捏而碎，露出個紙團，攤開一看，紙上並沒有關寶藏的記載，畫了一老一少在掘土植樹。

當兩小把注意力貫在圖紙上時，突然窗外人影一閃，虢號來不及知會冷婉如，破窗跟踪追去。窺窗人影身形快似一陣風，以虢號的視力竟難辨其身形衣着，追到左側院下人居屋，消失不見。

一個念頭湧向虢號腦際，暗道：「難道下人中有人窺寶臥底？唉，我眞太過疏忽，半年前那個銀鬚白髮老人，不也是消失在左側院下人房麼？看來履霜之漸，其來也久耳。」

他想到半年前他出門收討房租金去而復返，被他參發現尾追，正墜落萬丈懸崖之瞬，出手救他那位銀鬚白髮老人。此刻他已認定那老者就是窺寶臥底之人。

他心念電轉，腳下未停，口中自道：「我倒要看看是何許人隱身下人羣窺寶臥底。」

一步跨進張弓長的房間，見張弓長正斜躺在炕上抽旱烟。

「公子請坐。」張弓長翻身坐起，邊看座，邊道：「有什麼事要吩咐老奴？」

虢號沒理會張弓長的問話，也沒坐，電目凝神，向四下一打量，視綫落在桌上一個小花瓶下一瞬不瞬。

「老奴一身別無嗜好，就只喜歡嗅嗅花香。」張弓長打破沉寂的道。

「怕不止此吧？」虢號盯視在張弓長臉上，想從張弓長的眸子裏找到答案，「如本公子沒看錯，你老張並不平凡，對揷花很有研究。」

「謝謝公子的恭維，談到欣賞，老奴是一竅不通。」

「可惜色澤稍嫌單調，假使加一兩枝出牆紅杏，那就更美了。」

虢號口裏說話，眼神一直盯視在老張臉上，語

意雙關，想窺出老張的反應。

老張很自然的笑了笑，道：「公子也愛紅杏，可惜都凋謝了，今歲再看不到。」

「果然薑是老的辣。」虢話這話已點明了，仍看不出老張有異樣神情，遂吩咐道：「剛才，我見到暗點子透進你們下人房中，你仔細查查，速報我知。」

這只是句官腔，他原想逐屋淸查，經跟老張這一打話，已失時效，也就放棄了淸查念頭，步回房間。

冷婉如迎上道：「小妹本想尾後跟上，又怕小鐵箱有失，查明了沒有，點子是那個道上的？」

「毫無頭緒，追到工人房，就失掉點子的影子，我疑心是臥底的，已命老張淸查。」

「我也有同感，府無四隣，視綫開闊，如是外路人，決不敢在白天亮相。」冷婉如說出了自見。

「我疑心張弓長不是善類，老傢伙沉着的很，探不出口風，我不敢輕率採取行動，想跟你商量後再作決定。」

「張弓長深沉的很，談吐也不像是做爲奴的。虢哥哥，你懷疑他，是不是另有所憑？」

虢號於是把半年前去而復返那段經過，不厭其詳，說了一遍。

「大有可能，看來我們已屈居劣勢，敵在暗，我在明，虢哥哥，我們轉移目標，找個跟張弓長較接近的人問問，或者可能找出蛛絲馬跡。合我們兩人之力兩個頭腦，不信就鬥不過張弓長。」

「那我去一趟，找個跟張弓長較接近的下人來問問。」說着，就要出房。

冷婉如伸出柔荑拉住道：「這樣做，準會打草驚蛇，着個人去較妥當。」

「我有婉妹這等賢內助兼軍師，定是無戰不克。」笑說着探首門外，高聲喚道：「張標！」

「來了。」一個侍役模樣小伙子應聲自隔室奔了過來恭問道：「公子有事吩咐？」

「喚李得勝到我房間來，有事分派。」虢號說出口，覺尾句「有事分派」多餘，通常主人差遣下人，是不用說理由的，他說的也非廢話，用意在不叫下人尤其是張弓長動疑。

張標喞命去後，冷婉如壓低聲音道：「虢哥哥，公公的留圖，定是暗示寶藏的所在地，你悟出了麼？」

「錯不了，剛才來不及告訴妳。」

冷婉如從懷中掏出那暗示寶藏圖，遞向虢號道：「如無保留必要，你就撕掉，或者付丙。」

女人對男人的照顧，不論大題或小題，都是表現了天賦母性愛的天性，體貼入微，叫男人心悅誠服。冷婉如的照顧虢號，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見叮囑，虢號一擠眉，道：「那地方我去過，錯不了，撕掉，付丙都可，不過，一事不勞二主，偏勞。」

冷婉如故做嬌嗔地把櫻唇一撇，道：「你是吃定我了。」說着，先撕碎，繼亮火摺子付丙，擦去灰燼，痕跡毫不留存。

「婉妹，妳也太過細心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小心總比粗心好。」

一頓，轉過話題道：「『先祖法相』我已懷好，寶物都放回原位……」

虢號截口說道：「怎不把水，火，風，明四寶珠，取出藏入貼身，看情形，有作應變準備的必要的。」

說着，自小鐵箱中檢出四寶珠，遞了過去。

「錢財身外之物，帶着也累贅。」冷婉如瞥着自己身形道：「你看我能在身上放這許多東西，把自己變成氣泡魚麼？」

誠然！女人都是視美重於生命。

「我眞胡塗，怎沒想到。」說着儘往身上懷，恨不得把小鐵箱搬空，還自我解嘲道：「我結壯，大男人，多帶些更顯得魁梧。」

冷婉如見他渾身飽滿的樣子，噗哧笑出了聲：「財迷！活像戲台上報加官的。」

一頓，花容一整，道：「你綑綁你自己幹什麼？這副神氣能動手過招應變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必？」

虢號被義正詞嚴指責的羞紅過耳，尷尬一笑道：「婉妹忘了，妳我的可以抛棄，兄弟姐妹大衆的東西，我有責任維護。」

冷婉如花容頓悒，滾落兩行淚珠，道：「小妹代兄弟姐妹們謝謝你的好心，更要向虢哥哥致歉意。不過，我還是要你把那些身外物棄擲，公公身受其害，才念念不忘提『懷璧其罪』這句成語。」

「婉妹高瞻遠矚，令我佩服。」說着卸去珍寶，放回小鐵箱中，頓覺如釋重負。

「公子，請開門。」是張弓長的聲音。

門是虛掩的，張弓長不待允許，已推門而入，身後跟進四名佩帶兵刃的壯漢，一望而知，都是內外兼修的練家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虢號大吼斥道：「站住，張弓長，你想造反？」

房間橫不過五尺，直不及丈，張弓長等人不站住也得站住。

只見張弓長上步抬手至額，由上向下一摸，五

官頓易，額下山羊鬚也不翼而飛，呈現出一副濃眉闊口棗紅臉譜，諷笑的道：「虢少俠，虢公子，認識本座麼？」

「面生的很，請報個字號吧？」虢號按劍岳峙道。

「這也難怪，出道不久。」邊說邊亮了一下腰別銅牌道：「本座御衞營副統帶，人稱八臂神龍巫飛雲，虢朋友可聽說過？」

「原來是京都御衞營巫副統帶，失敬失敬。」虢號攤手肅客道：「此地不堪待客，請到客堂上奉茶。」

冷婉如不想參與他們的談話，背過身去，面向窗口，也在無形中守擋住窗口，以防暗算。

八臂神龍巫飛雲拒絕虢號的邀請，順手拉過一把椅子自行坐下，道：「爲了虢朋友的面子，不想驚動太多的人，就在這間談談。」

虢號邊點燃了桌上油燈，邊落坐道：「在下洗耳恭聽。」

隨來四名綵家子，恭立在巫飛雲身後，虎視着隔桌的虢號。

巫飛雲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希望虢朋友俐俐落落，把私藏的國寶交出來，不麻煩的跟本座走趟京都。」

「巫副統帶能否把話交待清楚些？」

「虢朋友既反穿皮襖裝佯，本座就指穿，」巫飛雲道：「懸案已二十年了，國寶三件，在遠洋被一夥海盜劫持了去，鞭長莫及，一直未能偵破。近年偵悉三件國寶全落進你爹虢也棄手中，你爹一死，你虢號就難得公道了。」

「眞可惜你棋下一着錯，家父已仙逝。」

「你是說死無對證？哼，失着的不是本座，虢也棄的遺書已招供。」

「先父遺書所載，巫副統帶怎會知道。」

「哈哈，虢也棄把本座當成他的心腹，他寫遺書不獨不避諱本座，還叫本座提供意見，也就是說，遺書一字一句，本座全知。」言來太不近情。

「巫副統帶眞是好心人，還續寫了遺書結尾之段。」

「哼，不錯，遺書結尾是本座着人學筆跡完成的，你如不交出國寶，你將步你爹的後塵。」

「不錯，我爹被謀害後，我是唯一知道寶藏的人，如果我步我爹後塵，你巫副統帶就不能達成任務，其結果怕比在下更慘。」

「哼，你的意思？」

「在下的意思，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能混爲一談。」

「我有權先斬後奏。殺一名海盜，就像踩死一隻螞蟻。」

「說的倒輕鬆，權？你不過是皇家一頭鷹，狐假虎威，誣陷別人以海盜罪名。」

「小子，你敢罵本座？」巫飛雲說着，拍桌站起，隨來四名綵家子，見已鬧僵，趨近一步，蓄勢待發。

虢號根本沒把四人放在眼裏，穩坐如山，冷笑了笑道：「巫副統帶，還是再談，還是要動手，還是想以多爲勝，悉聽尊便。」

巫飛雲似被虢號氣勢所懾，復又坐了下來，道：「本座沒時間跟你多費唇舌，識相的，照吩咐快辦。」

虢號冷哼一聲，道：「你在我虢府臥底將近一年都有時間，小爺要跟你評理，你就沒有時間，老實告訴你，你想假公濟私，要挾套取國寶，辦不到，遺書你已偷看過，當知我要在那種情形下交出，你可以派人請出一兩位有頭有臉的俠義之士作證，同挖寶，同取寶，說了算，我等你。物歸原主，你的功勞不小，但我個人也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跟你巫副統帶放手一搏，我如敗在你手，算我學藝不精，死在九泉之下，對先父也有個交待，自然，嚥氣前說出藏寶處，如僥倖勝了你副統帶，那就是報不共戴天大仇之時，你有種麼？」

巫飛雲自視甚高，不怒反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退，敗了可要交出寶藏。」

「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如反悔，來世變猪變狗，你如仗着人多，又不請出證人，虢某就難遂你副統帶心願。」

「小子，狂得可以，本座已技癢，等不及請出證人，咱們一對一走幾招，等擺平你小子再請出證人不遲。」

「你一點不覺得把話說的太滿？」虢號不屑的問。

「少廢話，屋外較量。」巫飛雲邊吩咐隨來四名綵家子道：「傳我的話下去，只准掠陣，不准插手。」

說完，接過一名手下長劍，領先躍出窗外。

虢號轉頭道：「婉妹，我如有不測，妳……」虢號叮囑道。

「生是虢家的人，死是虢家的鬼。」冷婉如截口道。

「我是說，妳不能負弟兄姐妹所囑託。」

「不要想的太多，對敵要專心一致，我替你掠陣。」

她豪氣不減丈夫，一點不顯女兒情長作態。

「謝婉妹！」

時間不容多所話別叮囑，聲未落，他身形已出了窗。

冷婉如尾後越出，一掠身形，立在丈外假山石上掠陣以待。

巫飛雲被武林江湖舉爲八臂神龍，被皇家任爲御衞營副統帶，自非泛泛。

虢號被譽爲閃電劍，閃電劍當然是形容快，劍道能把握快字訣，自亦非比平凡。

甫一交上手，巫飛雲就施展絕學，劍制八方，一式八招，連環疾快攻向虢號周遭要害，既猛且狠，一氣呵成，攻的虢號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看上去，虢號盡失主動，骨子裏是在暗窺對手劍法路數，以靜制動。

月光下，只見銀虹翻滾，快的難辨招式。

劍氣過去，沙飛石走，枝葉橫飛。

場外圍成一道人牆，除了冷婉如，儘都是八臂神龍巫飛雲的手下，在氣勢上，閃電劍虢號已受到威脅不少。

八臂神龍巫飛雲的部分手下，向岳峙在假山石上的冷婉如圍了過去，有幾個色鬼，口出輕薄。

冷婉如忍無可忍的怒發一聲嬌叱道：「鼠輩，那個再趨近一步，休怪姑娘劍下無情。」

別看她是姑娘家，一聲嬌叱，頓將圍了過來幾人鎭懾在當地，無人敢再踏前一步，輕薄之口也被塞住。

就在冷婉如發出嬌叱之瞬，虢號關切地一失神，左肩頭着了一劍，鮮紅的血染了一臂。

險中險，傷皮沒傷骨，高手過招，一點緩手的餘地也無，但失血過多，小則減削功夫，大則喪生。此刻最重要在制穴止住脈流。

抽身之計，虢號冒險攻一招，招不使老，乘對方閃避之瞬，倒躍退一丈開外，身在空中，劍轉左手，右手出招自制穴道止住左臂血流。

八臂神龍巫飛雲錯以爲虢號敗退認輸，哈哈一笑道：「識時務者是俊傑，履行……」

他話未說完，虢號已大鵬展翅，仗劍凌空一式成名絕學「驟雨傾降」，指向巫飛雲胸門刺到，劍花萬朵，把巫飛雲週身盡罩劍氣以內。

巫飛雲一招得手，心存輕敵，大意失荆州，欲挺劍硬接，已是機失一刹，情急之下，不顧羞恥，施展出高手恥用之招，「癩蝦蟆打滾」，險中又險，躲過一劍。

有了「癩蝦蟆打滾」教訓，再也不敢大意，首舞銀虹護身，次求克敵。

虢號左肩有了劍傷，知不宜久戰，一交手，制得主動，不敢稍緩，一連搶攻了十餘招，惜乎負有臂傷，內力漸見不濟，漸搏漸失主動，全憑一股復仇怒火在苦撐。

冷婉如在一旁乾作急，眸子裏已裝滿了淚水，強忍着不往外流。

銀虹漸斂漸微，搏鬥雙方，內力都已耗盡，誰能支持到最後一秒，誰就是勝利者。

旁觀者清，巫飛雲如不有所顧忌，若不是要留住虢號一條命挖寶，虢號早就喪身他的劍下。

圍在四周替巫飛雲助威的人牆，個個屛息，在爲他們的頭頭上捏汗。

驀地屛息的人牆，爆起一聲如雷的叫「好」聲，跟冷婉如悽慘的叫「虢哥哥」一聲。

但緊接「好」「虢哥哥」聲後，是一聲如炮竹「轟」的爆炸聲。

人牆譁然，一湧而上。洶湧的人羣，瞬即被一聲蒼老頗具威嚴的「站住」聲所鎭懾，洶湧頓止，無一人敢越雷池半步。

這是誰？有如此大的威力。

另作交待：人牆的叫好聲，是巫飛雲一劍刺穿了虢號肩井骨，血如泉湧，冷婉如傷痛地哭叫「虢哥哥」撲奔過去。

冷婉如蓮步甫舉，虢號左手抓住對穿肩井的劍身，右手劍憑着一口餘力，劈向巫飛雲的腰際，無巧不巧劍刃鑿在了巫飛雲腰際的一顆霹靂彈，震燃信管，「轟」的一聲爆炸開了，巫飛雲被炸的血肉橫飛斃命，虢號也被破片傷及皮表，幸未傷及要害。但對穿肩井之劍，尚未拔出，能否活命，尚是未定之天。

巫飛雲的一羣手下，一湧而上，當然是不懷好意。

那聲蒼老頗顯威力的喝阻聲，是誰？

只見灰影一飄，落在躺臥血泊虢號的面前。

在場有幾個老江湖，趨前向灰影跪拜道：「叩見仙翁老老前輩。」

灰影沒理會幾人的跪拜，目光慈祥望着冷婉如摟住血淋淋的虢號，哭成了個淚人兒。輕喚了聲：「女娃兒！」

冷婉如闖呼回頭，苦澀一笑道：「老人家，求您救救他。」

既稱他仙翁老老前輩，又稱他老人家，還有誰，自然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的一洞仙了。

一洞仙道：「女娃兒你對我老人家有信心？」

冷婉如連忙接口說道：「天地間，只有你老人家能。」

一洞仙捋鬚道：「憑着妳女娃兒的信心，我老

人家要不救怎能。」

說着，出右手掌心緊貼虢號前胸，左手握住穿肩劍柄，徐徐往外拔。

原已暈死過去的虢號，面色由白轉紅，漸漸甦醒過來，面呈痛苦之色。

冷婉如附在虢號耳邊輕聲慰道：「忍忍，老人家在為你運內力療傷，你要有信心，信心堅定，就不知有痛了，你不妨記起關公割骨療毒的往事。」

精神慰藉的力量無窮，虢號果然不再面呈痛苦之色。

在老人家妙手回春下，不到盞茶時分，劍離傷除。

「對穿肩井，還不至要命，劍雖已拔出，但元氣大損，服過我老人家的大還丹後，稍加調息攝護，就無大碍了。暫不要驚動他，女娃兒，妳把經過，畧述一遍。」一洞仙詢經過。

冷婉如遵命，從武夷府闖耗說起，將經過追述一遍，但隱瞞了虢也棄就是她的仇家郭旱仔那段情節。

一洞仙頷首道：「女娃兒，妳說的這些經過，大多是我老人家意料中事，妳先抱妳夫婿回府調息，我老人家隨後就到。」

「晚輩遵命！」冷婉如抱起血淋淋的虢號，道：「老人家，晚輩先行一步。」

冷婉如去後，一洞仙揚聲吩咐巫飛雲一夥手下道：「回去帶個信給你們首領，帶個一品官，到武夷府迎國寶跟車載二十年前被江洋大盜劫走價值十萬兩黃金的解庫銀。」

「是！」衆夥譁然，不敢多問，抬着巫飛雲的殘骸，鼠竄離去。

這是個匪夷所思驚動天地的消息，勿怪衆夥譁然。

第三天淸晨，在一洞仙監督下，虢號，冷婉如帶着掘寶工具，趕赴藏寶處。

掘土五尺，發現一隻小鐵箱，啓開一看，果然是三尊國寶碧玉福祿壽三星，長及尺半，全是整塊碧玉雕琢而成，鬼斧神工，栩栩如生。

冷婉如只瞥了福祿壽三星一眼，把注意力集中小鐵箱裏，出纖手一翻，在夾層裏發現了一隻牛皮書簡，脫口叫道：「書簡。」

虢號循聲投望過去，只見封皮上是他爹遺墨，寫道：「我的一生。」正要拆閱，一洞仙喊住道：「娃兒，把書簡給我老人家。」

虢號哀聲請求道：「老人家，晚輩可不可以看看。」

一洞仙沒理會虢號的請求，將書簡往懷裏一塞，換出一本絹冊，遞給虢號道：「讀好這本『春秋』，再看你爹的一生，就不致……不說也吧。」

虢號領悟到老人家愛護之意，恭謹接過贈書，不再請求。

一洞仙又從懷中取出一項東西，遞給虢號道：「這是另一張藏寶圖，價值十萬兩黃金，一併交還皇家好哪。」

虢號憶起老人家那次在杭城總號曾提到過十萬兩黃金劫案的事。遂問道：「老人家，能否示知這張十萬兩黃金藏寶圖是何人交出的。」

「小子，你並不傻，怎猜不出？」

「老人家叫晚輩猜，可是江百萬？」

「黑心辣手江一平小兒，才是刼解庫銀的主持者，出賣朋友，一人獨吞，我老人家跟你們這『一丘之貉』多少有點淵源，不得不過問，小子，下一次再遇到江一平小輩，可沒有人再把你從泥掉拉一把了。」一洞仙話至此，大袖一拂，身形遠飄。

遙聞遠處傳來老人的聲音在道：「二十年前震驚宇內兩大懸案，一併囑託兩個娃兒作一了結。」

虢號，冷婉如相顧一笑，承當了前輩人遺留的罪孽與污穢。

這對出自魔門的雙飛燕，再要抬頭，就得事倍而功半了！ （全文完）

金獅吼

（本文承自第一〇六頁）

岑雅美道：「你怎樣傷害我，我們幫主也會怎樣傷害你女兒！」

孟三彥道：「我女兒在何處？」

岑雅美道：「不告訴你！」

孟三彥嚇唬道：「好，妳不說我就動手割！」

一腳踩上她腹部，移劍抵上她的鼻子。

岑雅美嚇得要死，叫道：「等一下！」

孟三彥停劍不動，笑問道：「怎麼樣？」

岑雅美道：「我說出來，你可得放我才行。」

孟三彥道：「可以！」

岑雅美道：「同時不得傷害我。」

孟三彥道：「可以！」

岑雅美道：「你女兒在美人谷中。」

孟三彥道：「妳說謊！」

說着，做勢又要動手。

岑雅美叫道：「好，我說實話！我說實話！」

孟三彥冷冷道：「快說！」

岑雅美道：「她被關在驪山一所別莊裏面，由粘護法看守着。」

孟三彥怒道：「妳又扯謊，這次不饒妳了！」

說着，又要動手。

岑雅美急聲道：「眞的！你若不相信，我可以發誓！」

孟三彥知她這次沒有說謊，一笑道：「那麼，那所別莊坐落在驪山的那一地點？」

岑雅美道：「在華淸池舊址西北方三里的山腰上。」

孟三彥又問道：「那所別莊是誰的？」

岑雅美道：「是我們幫主的行宮之一。」

孟三彥道：「有多少人住在別莊裏面？」

岑雅美道：「這個我不淸楚。」

孟三彥想了想，笑道：「好吧，我放妳們回去，妳回去告訴魚玄霞，叫她好好對待我女兒，不得傷害她，否則我殺盡妳們全幫之人！」

說着，撤劍後退。

麥飛龍道：「別忙，再問她兩個問題。」

孟三彥立刻又把長劍抵上她身子，不讓她爬起，然後轉望麥飛龍問道：「你要問她甚麼？」

麥飛龍道：「問她魚玄霞和水香蘭的亡夫是誰，以及武林金獅藏有何種秘密。」

孟三彥回對岑雅美說道：「聽到沒有？妳老老實實說出來，立刻放妳回去。」

岑雅美道：「這兩個問題我無法回答！」

孟三彥臉色一沉道：「為甚麼？」

岑雅美道：「因為我不知道。」

麥飛龍冷笑道：「妳不想回去是不是？」

岑雅美道：「我眞的不知道，你們殺了我，我也回答不出。」

麥飛龍沉聲道：「妳一定知道！」

岑雅美道：「我們幫主最不喜歡有人知道她以前的經歷，知道她過去的經歷的，大概只有花鳳、卓明珠、林馥、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七人。」

麥飛龍道：「妳不知道她的亡夫是誰，還說得過去，但關於武林金獅的秘密，妳一定知道！」

岑雅美道：「我只知道若能拿到那個秘密，全幫之人個個都有好處，至於是何秘密當眞不知。」

麥飛龍見她不似說謊，也就不再盤問，轉對孟三彥道：「孟大俠，您這就要放她回去麼？」

孟三彥點頭道：「嗯，你有何意見？」

麥飛龍道：「要放可以，但不要立刻釋放。」

孟三彥道：「何時釋放？」

麥飛龍仰頭看看天色，道：「現在是未末交申之時，距天黑還有兩個多時辰，孟大俠不妨點她們穴道，讓她們在兩個時辰後自解。」

孟三彥道：「你怕她們繼續糾纏？」

麥飛龍道：「不是，讓她們在這裏躺上兩個時辰，咱們便可爭取時間趕去驪山解救令愛。」

孟三彥搖頭道：「小女暫時不會有性命危險，我們還是照原定計劃去崆峒派的好。」

麥飛龍道：「不，此地距驪山僅一百餘里，而距崆峒山却有千里之遙，所以咱們應該去救出令愛，再赴崆峒山不遲。」

孟三彥道：「這樣的話，就會被魚玄霞搶先趕到崆峒派了。」

麥飛龍道：「不妨，她只知武林金獅在崆峒派手中，並不知藏放的地點，而且家師也不會讓她得逞，再說武林金獅縱然價值連城，也不及人命之可貴，還是先救令愛要緊。」

孟三彥道：「小女的性命雖然可貴，但武林金獅却可能關係整個武林的安危，我看還是先趕赴崆峒派保護武林金獅為佳。」

麥飛龍道：「武林金獅蘊藏的秘密是否關係武林安危，目前還不知，所以——」

孟三彥截口笑道：「好了，我們不要再爭執了，我有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你去救小女，我去崆峒派保護武林金獅的安全，如何？」

麥飛龍笑道：「如此亦佳，就怕晚輩力有未逮，無法救出令愛。」

孟三彥道：「那所別莊既然只是魚玄霞的行宮之一，莊中大概不會有甚麼了不起的高手，至於粘艷娥那個潑婦，你勝她絕無問題。」

麥飛龍道：「只怕未必，上次晚輩就被她三拳兩脚打倒在地。」

孟三彥道：「那時你腿傷嚴重，自然不是她的敵手，現在情形不同了，你一定可以打敗她的。」

麥飛龍道：「好，晚輩救得令愛之後，立刻趕去崆峒山與孟大俠會合！」

孟三彥笑道：「就這麼說，現在你去拆下那五馬的鐵蹄，我來點她們的穴道。」

麥飛龍於是過去將她們騎來的五馬的鐵蹄一一拆下，扔出老遠，再將牠們驅走，回到孟三彥跟前時，只見岑雅美五女已被點了啞穴和麻穴，一排躺在地上。

孟三彥道：「她們穴道將在三個時辰後自行解開，三個時辰的時間足夠你趕出七八里路了吧？」

麥飛龍點頭道：「不錯，晚輩盡力趕路，大概可在明日凌晨趕到驪山。」

孟三彥道：「來，我們把她們抱到樹林裏去，免得被人發現。」

於是，兩人將五女逐一抱入附近一片樹林中，然後回到道上，各自乘上坐騎，立時分道揚鑣，一個繼續西行，一個折返長安……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山黨門人百媚仙子蕭妙姬，離開劍王宮後，僱一馬車率領兩婢擬遄返黃山，詎途中爲劍王宮總管厤金甲率領七劍士截攔，蕭妙姬不甘束手，奮起與鬥，終因力不繼而陷險，就在此千鈞一髮中，爲馬車夫出手所救，原來那馬車夫竟是天殺星申無害所扮，申無害出手制服厤金甲，點了他雙膝穴道，命他權充車夫，這一着使得埋伏途中的劍宮劍士全以爲總管已然得手，全皆撤身而去，厤金甲惜命，不敢聲張，一路無阻直抵潼關，不料剛要進關，驀傳來吵鬧聲，申無害忙下來前往查究——

鋪張華誕夜　驀逢天殺星

只聽申無害笑着又道：「馬車不許進城，是不是今天城裏有什麼事？」

那人似乎甚意外地道：「什麼？連今天是什麼日子你們也不知道？」

申無害道：「哦？今天是什麼日子？」

那人道：「你知不知道潼關有位羅七爺？」

申無害似乎怔了一下道：「羅七爺？」

但聽他隨卽陪笑道：「羅七爺——當然知道！在這條官道上討生活的人怎麼會不知道羅七爺？不知道羅七爺的人還夠資格在這條官道上討生活？」

他緊接着又道：「羅七爺怎麼樣？」

那人道：「明天就是他老人家七十大慶了！」

申無害道：「原來如此！不過……咳咳……我還是有點不大明白，羅七爺做壽，跟馬車進城，又有什麼關係呢？」

那人道：「你不知道羅七爺交遊有多廣濶？」

申無害道：「噢，我知道了，城裏客棧有限，一定都被羅七爺包下來了，只有賀壽的人，才可以入城，是嗎？」

那人道：「不錯。」

申無害忽然咳了一聲道：「對了，我還忘了請敎，這位大爺貴姓？」

那人道：「我姓焦。怎麼樣？」

申無害道：「原來是焦大爺！」

那人道：「你少要來巴結我，除非你們是爲羅七爺賀壽來的，你怎麼樣巴結我也沒有用。」

申無害忽然嘆了口氣道：「我眞羡慕你朋友的

福氣。」

那人道：「你說這話什麼意思？你是不是以爲你這樣一說，我的心腸就會軟下來，特別通融放你們過去？」

申無害道：「我沒有這個意思。」

那人道：「那麼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申無害道：「我意思是說，你朋友今天有兩件事可說佔盡了風光，這兩件事只要有一件就足以使你朋友榮宗耀祖澤被後世事子孫了，想不到你朋友時來運轉，這兩件好事竟被你朋友一手所包辦，你說怎不叫人羨慕。」

那人似乎呆了一下，道：「兩件——什麼——什麼好事？」

申無害緩緩道：「羅七爺雖說劍王的舅大爺，但據我所知，他對於劍王宮的劍士，一樣得罪不起，而你朋友，只不過是羅府中的一個下人，剛才居然賞了該宮新任總管一記耳光，你說你朋友該多了不起！這是第一件。」

那人失聲道：「你說什麼？」

申無害緩緩接着道：「第二件事是，以你朋友這樣一個不入流的脚色，今天居然有機會死在天殺星手裏……」

接着是一聲驚叫。

× × ×

驚叫是申無害發出來的。

只聽他大聲嚷道：「啊啊，不好……這位伙計……這是怎麼啦？你們看他……啊……眼睛往上翻，還在吐白沫……來不及了，去啦！」

跟着是一陣雜亂的脚步聲，似乎有好幾個人，在聽得他的喊聲之後，正向這一邊奔了過來。

就在這時候，一隻濶大的手掌忽然伸進車廂。

「拿點值錢的東西來！」

玲瓏透徹的小鳳，馬上掏出一隻錦盒，放去這隻手掌心裏。

車廂外面有人厲聲喝道：「這是誰人——」

申無害搶着道：「可能是突然中風，否則絕不會死得這樣快，眞是可憐，一口氣不來，說死就死了。」

那人嘿嘿冷笑道：「你少撒清，焦老四剛才站在這裏，我們都看到他在跟你說話——」

申無害道：「沒有錯啊！」

那人道：「你們這輛車子，是從那裏來的？」

申無害道：「長安。」

那人道：「長安什麼地方？」

申無害道：「大方客棧。」

那人微怔道：「長安大方安棧？你們也是爲羅七爺賀壽來的？」

申無害道：「誰說不是。」

那人道：「那麼焦老四剛才爲什麼不放你們這輛車子過去？」

申無害道：「因爲他不相信。」

那人道：「不相信什麼？」

申無害道：「他說我們這輛車子太舊，如果是大方客棧來的人，應該不會乘些這種舊車子。」

那人道：「你怎麼解釋？」

申無害道：「我說，我們東家爲感謝羅七爺這些年來的照顧，這次他本人雖然不克分身前來，却特地備了一份厚禮，一路上恐怕過份惹眼，所以才選了這麼一輛……」

那人道：「後來呢？」

申無害道：「這位焦爺總是不肯相信，一定要我把禮物拿出來，讓他過目之後，他才肯放行。」

那人道：「你爲什麼不拿出來讓他看看？難道你怕他搶了你的禮物不成？」

申無害道：「我讓他看過了。」

那人道：「既然看過了，他爲什麼還留住你們不放？」

申無害道：「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位焦爺竟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人。」

那人道：「這話怎麼說？」

申無害道：「我這裏才將盒子打開，只見他瞪大了眼睛，口裏說了聲：『我的媽呀……』人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搖搖晃晃的向後倒了下去，等到我喊你們來，已經來不及了。」

那人道：「我不信會有這種事，把那個盒子拿來我看看！」

申無害將那隻錦盒雙手遞了過去。

直到這時候，他才有機會看清這隻錦盒的樣式，看清了錦盒的樣式，他放心了。

雖然他仍不清楚盒中盛放者爲何物，但他相信那一定是一件很貴重珍寶，這件珍寶也許說不上價值連城，不過拿它來當作一件壽禮，大概也足够使這幾個傢伙吃上一驚的了。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落空。

只見那個滿臉橫肉的傢伙，接過盒子打開一看，雙目中登時露出一片驚奇和讚嘆之色，彷彿不相信有人竟會送上這樣一份貴重的壽禮似的。

那隻錦盒很快的又回到申無害手中。

那個滿臉橫肉的傢伙將錦盒還給申無害之後，什麼也沒有再說，回過身去手一揮，向另一名瘦小的漢子吩咐道：「蕭老三，你帶路，第一棧大概還有兩間上房，傳話蔡掌櫃好好的招待！」

× × ×

羅七爺今年其實並沒有七十歲。

他發迹的那一年，是四十五歲，他在發迹之前，平日偸鷄摸狗的收入，幾乎有一大半都花在送禮上。

然後，就在那年，武林中出現了一位劍王了。

也就在那一年，人人都知道關洛道上有一位羅七爺，因爲這位羅七爺是劍王的舅大爺。

當時，羅七爺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做生日了。

他知道要想撈本，這是最快的方法，而做生日又必須要有一個整數，於是這位羅七爺便在一夜之間多了五歲。

「五十大壽」！

這一次的五十大壽，可把這位羅七爺做出滋味來了。

他算算還要再等十年，才有再做另一次大壽的機會，覺得日子未免太長，於是心腸一橫，索興連小生日也不放過，乾脆一年一次，結果他發覺小生日也不錯。

他的庫房由一個增至七個，便是最好的說明。

一個人如果有錢又有勢，必然會聽到很多好聽的話，你就是想不聽也不行。

在所有的恭維語句中，有一句話可說相當有趣，那就是說他看上去要比目前的年紀年青得多！

羅七爺聽了往往總是報以一陣哈哈大笑。

上了年紀的人，聽別人說年青，總是高興的。

只有羅七爺是例外。他的笑聲，有兩種意義，除了高興，還有得意，而且高興的成份遠不及得意的成份來得多——

因爲這使他回想到當年的那次傑作。

那次傑作使他提前五年成了富翁！

這也就是說，他較別人處在他的這種地位上，多了整整五年的享受！

× × ×

羅七爺是個非常懂得享受的人。

他不但懂得如何享受，而且非常注重養生之道，因爲他知道一個人若要享受得久，第一個條件就必須要活得久，而且必須要經常保持充沛的精力。

所以，他很少喝酒。

就是偶而應酬應酬，他也知道有所節制，絕不使自己爛醉如泥。

他烟也吸得很少。

他的吸烟原因，除了嗜好之外，主要的是爲了他不能在見客時空着雙手。

他覺得有一支烟筒拿在手上，會使一個像他這樣年紀的人，看上去更具威嚴和氣派。

羅七爺一向都很講究儀容。

因爲他的身量不高，相貌亦無驚人之處，他知道像他這樣的人，要能使別人留下好印象，唯一的辦法只有在氣派上下功夫。

另外一個使他離不開烟筒的原因，是因爲烟筒也是一件武器。

儘管憑他今天的身份，他已很少有親自與人動手的機會，但他知道對一個武人來說，經常保持警覺，總是好事，他知道很多人喪失性命，都只是爲了一時大意。

一個人要活得久，單靠養生，是不够的！

不過，話說回來，就今天整個武林大勢而言，劍王已是當今武林中公認的領袖，而他又是這位劍王唯一的一位舅大爺，他的這份小心，顯然是多餘的。

有誰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動腦筋動到他這位劍王的舅大爺頭上來呢？

所以，羅七爺注重的，還是養生之道。

× × ×

有人說：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如果仍想保有像青年人一般的活力，最好的方法，便是設法多與年青人接近！

羅七爺完全支持這種看法。

只是，他覺得單是這樣說，似乎還不够完善，他覺得這樣說似乎還嫌太籠統了點。

依了他的意思，他主張應該將「年青人」三個字改作「年青的女人」！

很多人都說羅七爺眞不愧爲改文章的能手，這一改簡直改得精彩透了，他們却不曉得這正是羅七爺的經驗之談。

× × ×

羅七爺最大的興趣只有一樣。

女人！

他認爲多接近女人——尤其是年青的女人——不但是一種享受，而且也是一種養生之道。

他的看法是：一個人只要對女人有興趣，就證明他還沒有老。

所以羅府中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女人。

× × ×

關於女人，羅七爺還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看法。

一般人討個女人進門，差不多都希望這個女人愈能幹愈好，除了賢慧美麗之外，燒飯、洗衣、生孩子，料理家務，管理僕婦，甚至錢粮收支，幾乎都希望這個女人能爲他一手包辦。

羅七爺的看法則不一樣。

他認爲這許多事，應該由許多女人分別負担，每一個女人，只要能有一項長處，也就儘够了。

這便是羅府中的女人，一天多似一天的主要原

因。

羅七爺每次討一個女人進門，興趣很少能維持到半年以上。然後，這個女人只要還能做一點事，羅七爺就會讓她仍然留在府第中。

羅七爺算盤打得很精。

他認爲這比僱女僕，買丫頭要合算得多。

× × ×

明天就是羅七爺的生日了。

羅府中上上下下幾乎人人都在忙着張羅布置，只有羅七爺一個人仍然悠閑從容如故。

因爲只有他一個人心裏明白，明天並不是他眞正的七十大壽。

這種生日，跟佃戶繳租可說沒有兩樣。佃戶繳租，難道也要他親自動手點收不成？

他只要命人淸出一個庫房就够了！

× × ×

那個叫小珠的姑娘，一支曲子已經唱完。

羅七爺認爲這支曲子唱得還不錯，他本來想拍幾下巴掌以示獎勵，只是一時之間却不出手來。

他的兩隻手全被另一個姑娘壓住了。

而他的口裏又正在嚼着一塊紅燒肉。

羅七爺本來對紅燒肉並沒有什麼胃口，但是這一塊紅燒肉他却不能不吃下去，因爲這塊肉是懷中那個叫小杏花的姑娘，用小嘴唇啣着送進他口裏。

羅七爺一向欣賞這種敬酒菜的方式。

因爲有些姑娘儘管在關上房門之後什麼都肯，在人前你如果要親她的嘴，她却扭扭揑揑的說什麼也不答應，所以羅七爺就想出了這個方法，只要有那個姑娘用這種方式敬酒敬菜，羅七爺一向都很少拒絕。

那兩個陪羅七爺喝酒的淸客，見小珠唱完曲子，羅七爺竟一點表示也沒有，誤以爲這個姑娘唱的曲子不中羅七爺的意，於是兩人一起皺起了眉頭，表示他們對這支曲子不中意。

旁邊伺候着的那個大茶壺可慌了。

他連忙哈下腰身道：「要不要叫——」

他的意思原是想說要不要叫這個姑娘另外重唱一段，不料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兩名淸客已一齊揮手，攔住他沒讓他說下去。

那個名趙中式的淸客道：「算了，算了，羅七爺今晚到這兒來，就是爲的圖個淸靜，用不着再唱什麼曲子了，叫她下去吧！」

「是！」

那個姑娘走了。

那個姑娘剛走，暖簾一掀，忽然從門外探進一個丫頭的面孔。

「二叔，你過來一下。」

那個被喊作二叔的大茶壺，走過去道：「什麼事？」

那小丫頭踮起脚尖，扳着二叔的肩頭，在後者耳邊嘰嘰咕咕的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只見那個叫二叔的大茶壺邊聽邊搖頭，兩道眉毛蹙得緊緊的，顯出一臉不以爲然的神氣。

羅七爺道：「陳二，什麼事？」

陳二趕緊推開那小丫頭，三步併做二步，陪笑走了過來道：「沒有什麼——」

羅七爺露出疑惑之色，注目道：「陳二，你是不是有什麼事在瞞着我？」

羅七爺很少以這種口氣問一個人的話。

如果羅七爺以這樣口氣，向一個人問話，那個被問話的人，很少會不變顏色。

奇怪的是，陳二的臉色，居然沒有變。

他臉上仍然浮着笑容。

羅七爺貶了貶眼皮道：「陳二，我在問你話，你聽到了沒有？」

陳二哈腰道：「是的，七爺，陳二聽到了。」

羅七爺問道：「你既然聽到了，爲什麼不回答我？」

陳二搓了搓手道：「這個……回七爺……小的寧可挨七爺一頓罵，也不敢照直說出來。」

羅七爺沒有開口，只是眼珠子轉動了一下。

他在等着。

沒有人敢叫羅七爺這樣一直等下去，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陳二，不敢。

所以陳二只好搓着手，結結巴巴的陪笑接下去道：「是這樣的——」

羅七爺輕輕咳了一聲。

陳二趕緊道：「是，是這樣的……前天院子裏來了個女人，說是個寡婦，人還生得不錯，年紀也不算大……」

「寡婦？多大年紀？」羅七爺一雙眼睛登時亮了起來。

陳二道：「大約二十四，五歲光景。」

羅七爺道：「那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陳二吶吶道：「因爲七爺是我們這裏的老客人，我們都淸楚七爺的脾氣，只有新來的姑娘，而且要長得端正，我們才敢向七爺推薦……所以……所以……」

羅七爺手一擺道：「叫來看看！」

陳二哈腰道：「是！」

× × ×

陳二出去沒有多久，便領來了一個女人。

這女人進門時，頭垂得很低，因此羅七爺第一

眼看到的，只是這女人的身裁。

這一眼，就已使羅七爺忍不住爲之怦然心動。

喝，好細的腰！

那女人微微抬起眼角，低低地向這邊席上溜了一瞥，然後很快的又將一張面孔低了下來。

羅七爺呆住了！

× × ×

羅七爺是個很喜歡風雅的人。

因爲他覺得一個人如果能處處都表現得很風雅，即無異間接表現了這個人與衆不同的氣派。

因爲羅七爺喜歡風雅，同時又希望別人都知道他喜歡風雅，所以羅七爺便有了一座布置得非常風雅的客廳。

在這座客廳裏，凡是能表現風雅的東西，可說是應有盡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而其中最特出的一件擺飾，則是一隻古色古香的宋瓷花瓶。

那是十多年前，一夥黑道人物，爲了想在關洛道上劫奪一宗鏢貨，特按規於事先送來買路的。

那是一隻非常名貴的古瓶。

它有着高高隆起的雙耳，窄窄細細的瓶頸，然後是突然圓鼓而成漏斗狀逐漸瘦下去的長長瓶身。

羅七爺對古瓶並不怎麼特別愛好。

他收下這份禮物，只是由於它的價值，所以這隻古瓶十幾年來他幾乎連第二眼都沒有看過。

現在，當那女人向這邊走過來時，羅七爺突然又想起了那隻古瓶。

這女的一副身段，太像那隻古瓶了。

不過，使羅七爺發呆的，並不是這女人美好得令人涉及遐想的身段，而是這女人那張秀麗脫俗的的臉蛋兒。

在這張臉孔上，幾乎看不到一線脂粉的痕迹，因而使人更有着一種冰淸玉潔的感覺。

羅七爺心裏已經打定了主意。

明天，是他的七十大壽，他決定自己送自己一份禮物——一隻可以抱在懷裏睡覺的古瓶。

× × ×

那女人在羅七爺身邊坐下了。

羅七爺推開了小杏花。

陳二一使眼色，小杏花便藉口去溫酒，很識趣地離開了房間。

羅七爺捻着鬍鬚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女人羞答答地垂着頭道：「玉娘。」

羅七爺點點頭道：「好名字！」

他頓了一下，又問道：「你來這家怡紅院多久了？」

玉娘道：「前天剛到，以後……以後……還望……七爺多多關照。」

羅七爺道：「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玉娘道：「只剩下一位年老的公公，如果不是爲了他老人家，奴家也不會到這種地方來了。」

羅七爺微微一怔，似乎甚感意外，他沒想到這女人原來竟是一位孝媳。

他忍不住又問道：「你這位公公，如今多大年紀？」

玉娘道：「五十多歲。」

羅七爺不禁又是一怔道：「才——才五十多歲？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就不能賺錢養家，而竟要把媳婦送到這種地方來？」

玉娘道：「我這位公公身體一直不好，年靑時又瞎了一隻眼睛，以前一家全靠了先夫行船爲生，先夫去世後，船也賣了，只不過年把光景，賣船的錢，又用得差不多，奴家看看不對，這才瞞了他老人家，偸偸的跑來這裏，其實他老人家並不知道奴家來了這種地方。」

羅七爺道：「那位公公如今住在什麼地方？」

玉娘道：「西城門外，一間破屋裏。」

羅七爺道：「你離家時，他難道就沒問你到那裏去？」

玉娘道：「我告訴他老人家，奴家是來城裏爲一大戶人家洗衣燒飯，每月將工錢按時送回去。」

羅七爺忽然問道：「你來的時候，有沒有先向這裏預借一筆銀子？」

玉娘點點頭。

羅七爺道：「借了多少？」

玉娘低低地道：「借了十兩，這還全靠了陳二叔幫着說好話，因爲這裏的大娘說我不是個淸姑娘，生意好不好，還不一定。」

羅七爺道：「這十兩銀子是你自己送回去的？還是這裏着人代你送回去的？」

玉娘道：「是這裏的陳二叔替奴家送去的。」

羅七爺眼中微微一亮道：「這麼一說，你在城外住的地方，陳二叔他也知道了？」

玉娘道：「是的。」

羅七爺抬頭道：「陳二，你過來！」

陳二趕緊走了過來，哈腰道：「陳二在這裏，恭候七爺吩咐。」

羅七爺道：「陳二，你是不是去過玉娘所住的地方？」

陳二道：「是的，七爺。」

羅七爺道：「你去的時候，有沒有看到玉娘的公公？」

陳二道：「看到了。」（未完待續）

冷如水·文
培新·圖

金猱神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趕抵華山，時値南宮玉燕率衆到來，以交還華山秘笈爲脅，要華山掌門兪正浩封山十年交換秘笈，兪正浩不服，但不敵駝背姥姥，凌雲蔚仗義挺身與駝背姥姥鬥，百招不分勝負，南宮玉燕突喝止，改約日後天都峯再決勝負，南宮玉燕走後，凌雲蔚說出來意，正欲告辭，驀見金猱背負重傷垂危的萬兆飛到來，凌雲蔚迅速取出四掌所贈千年蓮實給予服下，並由倪祖望助其療傷，萬兆飛傷癒後說出石瑜與宇文慧爲錦衣總管項定成所擄，要脅兪正浩以墨丸劍交換，兪正浩乃向凌雲蔚說出刀劍功用——

寶劍贈俠士　仗義探龍潭

凌雲蔚聽的不由大感興趣的接道：「這等說來，那『天王刀』和『墨丸劍』的招式，也必各有神奇之處了，尤其是『墨丸劍』，旣然名列這三多神兵寶刄之首，一定更爲不可思議，更勝於『月牙刀』了！」

兪正浩搖搖頭道：「這倒不見得，『墨丸劍』的『幻波』劍法雖也是精奧絕倫的罕世絕學，但幷無『月牙刀』法那等凌空傷人於百步之內的神奇之處，而且招式均皆大反武學常規，難練極頂！不過，據說『墨丸劍』之所以能名列三大神兵寶刄之首的原因，也就是由於這套『幻波』劍法大反武學常規，招式變化詭計出人意料，令人無從封架，根本無法相對搏戰！」

凌雲蔚又道：「那『天王刀』又是怎樣的一件兵刄呢？就便煩請兪兄一併說明，以廣小弟聽聞見識！」

兪正浩微微一笑，道：「『天王刀』相傳鑄造於戰國時代，刀身色作赤紅，旣寬且厚，沉重非常，三十六招『天王刀』法，走的完全是剛猛的路子，其神奇厲害處，乃在其刀身赤紅色的虹芒，只要運注內功眞力一遍，赤紅虹芒立時强如當空烈日，射人眼目難睜，使敵人不得不閉目以避……」

語聲畧畧一頓，接道：「不過，刀身虹芒强烈的程度，還得要看使刀人本身的內功修爲如何，內功火候愈是深厚精湛，虹芒也就愈强！因此，『天王刀』又名『赤陽刀』。」

凌雲蔚聽後，心底不禁泛起一絲疑問的問道：

「刀身虹芒既然如此强烈厲害，但是使刀人自己的眼睛就難道一點都不怕，毫無妨礙麽？」

俞正浩道：「據說在『天王刀鞘』上另附有一副特製的眼罩，只要戴上這副眼罩，便就無礙不怕了！」

凌雲蔚這才明白地點了點頭，含笑說道：「多謝俞兄指教，使小弟取益非淺。……」

俞正浩正待要客氣兩句時，却聽凌雲蔚又已接着說道：「照此說來，這三種神兵寶刃只要能得到一件，練成其獨特的招法，便足可傲視江湖，稱雄武林了。」

俞正浩微微一笑，道：「照傳說似乎應該是這樣的，兄弟在未曾得到『墨丸劍』以前，也有如是之感，武林中人也都這等說法，咸都認爲必然如此，只要能得到其中的一件，定可成爲天下無敵的高手……」

語聲略頓，輕「咳」了一聲，接着又道：「可是，傳說只是傳說，現下兄弟對於這種說法已經改觀了！」

凌雲蔚不由得一怔！道：「是傳說失實麽？」

俞正浩搖了搖頭道：「這倒不是。」

凌雲蔚奇道：「那是爲的什麽呢？」

俞正浩緩緩說道：「傳說雖然不假，但是事實上却還得要看得者的天賦，智慧與及其本身的功力修爲火候等而論定！」

凌雲蔚道：「是因文字枯澀難解，招式很難練麽？」

俞正浩道：「那『月牙刀』和『天王刀』究竟如何？兄弟雖然不知，但『墨丸劍』的劍訣招式確是如此……」語聲微微一頓，忽地嘆了口氣，接道：「說來眞是慚愧得很，兄弟自從得到此劍之後，在其『幻波』劍訣上，已化費了三個多月的工夫，雖竭盡心智，苦思參研，竟是白費力氣時光，連一招也未練成。」

「哦！」凌雲蔚似乎有點不信，又似自語地道：「這『幻波』劍訣竟然這等難以悟解難練麽？」

俞正浩雙目凝視着凌雲蔚的俊面，心中不由忽然一動，暗道：「看他劍眉星目，豐神俊逸，瀟洒脫俗中另有一股英挺逼人的軒昂的氣宇，分明是個天賦超人，具有大智慧的人中之龍，天縱奇才，『幻波』劍訣雖極難解難練，也許并難不倒他，我何不做個順水的人情……」

他心念飛轉，正自暗想之間，那靜立在旁邊的「鐵背蒼龍」萬兆飛突然發出一聲輕「咳」，望着俞正浩說道：「俞兄，小弟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不知當不當說，說出來後不知俞兄能否容納，會不會得見怪！」

俞正浩陡聞萬兆飛這等客氣之言，不由頗感意外地怔了怔，但是旋卽朗聲哈哈一笑，道：「萬兄今天怎地竟然鬧起虛文客氣來了，你我二十多年的過命交情，難道還有什麽不好說的話麽！」

萬兆飛微微一笑，道：「話雖是不錯，但是小弟却甚爲担心說出來後，會因而傷及我們二十多年的交情，是以……」

他言未盡意，俞正浩已緊接着說道：「不會的！萬兄有什麽話儘請放心直說出來好了！」

萬兆飛道：「小弟之言縱是極爲不當，俞兄也不見怪着惱麽？」

俞正浩搖搖頭道：「怎麽會呢，小弟的爲人生性如何，萬兄難道還不淸楚，相信麽！」

萬兆飛輕「咳」了一聲，正容緩緩說道：「『墨丸劍』雖爲武林三大神兵寶刃之首，但是俞兄既然無法悟解得『幻波』劍訣招式，不能發揮其神奇威力，留在身邊非止無益，且易招禍……」說至此處，語聲一頓，目光轉向凌雲蔚瞥視了一眼，接道：「凌少俠乃人中之龍，天賦，智慧均皆超絕非凡，以小弟看來，『幻波』劍訣雖是極其難解難練，也許還難不了凌少俠，因此俞兄何不將它送給凌少俠，讓凌少俠去參解研練呢！憑着凌少俠超絕非凡的才智，只要假以時日，必能有所成就，不知俞兄意下以爲如何？……」

受人滴水之恩，便應湧泉以報，何況萬兆飛身受凌雲蔚救命大恩，焉得不設計以報？因此，他乃才煞費心機的說出這番話來。

× × ×

萬兆飛的這番話，只聽的華山三劍等人心中大起反感！他雖是俞正浩二十多年的知交好朋友，但五老，三劍也忍不住要暗罵「萬兆飛混賬，竟然異想天開，慷他人之慨的說出這種話來……」

凌雲蔚在聞聽俞正浩叙說這三大武林神兵寶刃神奇之處的同時，雖然也曾有點微微動心，有過「自己若能得到一件，仗以行俠江湖，除魔衞道，報親仇！雪家恨！該有多好……」的念頭。但是，他心中念頭才生，旋卽想到「所謂『神物利器』皆唯有德者居之，自己何德何能，豈可生出這等貪想妄念，實在不該！」而自責。

此刻，他一聽萬兆飛這所謂「不知進退的話」，竟是在使用心機，意圖說服俞正浩「墨丸劍」送給他，心下頓時不由暗道：「你這些話不是白費心機，白說的麽！這種神兵寶刃，乃是武林中人人夢寐欲得之物，他雖然化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未能悟解出一招半式，但華山派門下弟子衆多，其中又豈乏悟性超人的聰智之才，焉肯將它……」

他方暗想至此，忽聞俞正浩突然哈哈一笑，道：「萬兄所言雖有不當，但恰與小弟胸合，想法相同！」

俞正浩此言一出，華山五老，三劍等人，全都不由驀然一驚！心中暗自思忖道：「掌門人這是怎麽了？……」

萬兆飛聞言却是大感意外，又驚又喜的接道：「俞兄既然也有此意，那就再好不過了。」

俞正浩微微一笑道：「不過，小弟雖有此意，但因凌少俠迄未說明師承門派，是以……」語聲略一頓，接道：「小弟尚還在考慮之中。」

說罷，目光轉向凌雲蔚望着，在他心想，凌雲蔚於聞聽他這話之後，定必會立刻坦然說出師門來歷。

可是出于他意想之外的，凌雲蔚俊面神情淡然竟是絲毫無動於衷的樣子。

萬兆飛見凌雲蔚在這等情形下，仍然不肯說出師門來歷，知其有極大的隱衷，心念一陣疾轉，輕「咳」了一聲，道：「凌少俠如非是確有難言之隱，極大的不便，當不至如此隱秘不肯直言，俞兄如果惟恐有什麽問題，或是担心劍交付非人的話……」語聲微微一頓，話鋒忽轉地目視俞正浩問道：「俞兄認爲『雁蕩漁隱』趙老前輩，『無影劍客』凌大俠夫婦的爲人，和在武林中的聲名如何？」

俞正浩一聽萬兆飛突然問起這三人的爲人，聲名，因一時不明原由，不禁怔了怔，說道：「都稱得上是爲人豪爽，俠肝義胆，名重武林，深受同道敬的……」

說至此處，心念忽地一動，問道：「凌少俠難道是『無影劍客』凌大俠的什麽人？」

萬兆飛點首正容說道：「凌大俠的公子，趙老前輩的外孫。」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現在俞兄總該放心不需要再多考慮了吧！」

俞正浩忽然哈哈一聲大笑，轉向凌雲蔚說道：「兄弟與令尊雖然并無交往，但是却曾有過一面之緣，衷心亦深爲欽敬令尊之爲人……」

說着，緩緩探手懷內取出一隻約有拳頭大小，鼓鼓的豹皮袋，雙手捧着，目射精光灼灼地注視着凌雲蔚的俊臉，肅容朗聲說道：「少俠聰智絕世，乃當今武林奇材，定能悟解出『幻波』劍訣，發揮其神奇的招式威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劍與劍訣均在此豹囊中，今謹以奉贈，尙望少俠以行道江湖，除魔衞道時，於『正義』二字之外，并善體天心，莫忘上蒼有好生之德，勿枉誅濫殺，致使神劍蒙羞！」

他語聲朗朗，說的意重心長，聽得凌雲蔚內心不由暗生欽敬，深覺俞正浩果然不愧是領袖華山一派的掌門人，心地着實仁厚可佩……

無論是誰，對於這種武林神兵寶刃雖然皆不會得拒絕接受贈與，但在這等情形下，最起碼也會謙虛客套幾句。

那知凌雲蔚竟是一語不發，伸手從俞正浩手上接過豹皮袋，迅疾地打開拿出「墨丸劍」，握着象牙劍柄潛運內功眞力輕輕一抖，頓聞「嗆」的一聲龍吟響處，團作拳頭大小的劍身立被抖的筆直，發出一片墨亮，冷氣森森逼人的寒光，劍尖芒尾長達三尺開外，閃灼伸縮不定。

「鐵背蒼龍」萬兆飛一見劍身寒光芒尾，不由脫口讚道：「好劍！」

凌雲蔚握劍在手，不禁有點技癢起來，俊目湛湛地掠掃了俞正浩等衆人一眼之後，朗聲說道：「請諸位且後退三丈以外，在下想試演幾招劍式，并就便一試此劍的鋒利！」

衆人聞言，立時紛紛移動身形，飄身退出三丈之外站立，十數雙眼睛齊皆目光灼灼，集中地投射在凌雲蔚身上。

只見凌雲蔚歛氣凝神，右手劍劍尖斜指，緩緩舉起，脚下却是不丁不八。

華山掌門俞正浩和五老，三劍等人目覩這種起劍架式，都不由得雙眉微蹙，甚爲詫異地暗道：「這是什麽劍法招式，怎地這等不倫不類……」

正當他們蹙眉暗自詫異忖想之際，陡見寒光電閃，凌雲蔚微一振腕間，劍尖上竟突然湧現出九朶劍花，恍如九劍齊發般地，分向四面八方爆散了開去！

俞正浩，五老，三劍見狀，心中全都不禁凜然一驚！

他們全都是精研劍術數十年，造詣深湛的當代劍道高手，一見九朶劍花同時迸發，焉得不識此爲劍術的上乘之最。劍花飛湧爆散中，驀聞凌雲蔚口發聲淸叱，已施展開那奇絕天下，罕世無儔的「九合歸眞」劍法。

頓見寒光飛洒，劍氣縱橫，夭矯有若神龍酣舞盤空。

剎那頃間，在凌雲蔚身外週圍丈餘方圓之內，便已形成了一道綿密無倫，風雨難透的劍幕！

這時，衆人全都一致的睜大着雙目，聚精會神的，注視着劍中凌雲蔚的身形步法，劍勢招式的變化。

俞正浩一面目不稍瞬的注視着劍勢招式的變化，一面在暗想：這是什麽劍法？竟然如此精奧，威力絕倫？……

驀地——

凌雲蔚突然一聲大喝，身形飛躍起，身劍合一，疾逾電閃地，直朝右邊二丈餘外的一塊巨石撲過去！

「嗆！哧！」的一聲輕響過處，凌雲蔚身形已倒射回返原地，氣不喘，色不變的岸然俊立。

只見凌雲蔚一收「墨丸劍」，緩緩納入豹皮袋內，說道：「此劍果然是一柄鋒利無匹的武林神兵寶刃！」

衆人一聽，知他必是已在那塊巨石上試過「墨丸劍」的鋒利，不由一齊朝那塊巨石凝目望去。

但是，那塊巨石却是完好如故，幷無一絲被劍刃劈削過的損傷痕跡，因此，衆人的臉上都不由的掠過些微詫異之色，目光轉向凌雲蔚。

凌雲蔚乃是聰明絕頂之人，一見衆人臉上掠過些微詫異之色地轉朝他望來，便已明白衆人的心意地微微一笑，說道：「適才那一劍，那塊巨石上要留下一絲明晰的損傷的痕跡的話，這柄劍便不足以稱之爲鋒利無匹的武林神兵寶刃了！」

話罷，右臂微抬，忽地推出一掌，勁風颯然的直朝那塊巨石擊去！

勁風過處，那塊巨石竟齊腰中斷地向後倒下，爆發出「轟」的一聲巨響大震！

衆人這才知道，適才那一聲「嗆哧」輕響，乃是腰斬巨石的聲音。

然則巨石厚尺許，寬約三尺有餘，「墨丸劍」雖是鋒利無匹的神兵寶刃，但若無精湛深厚的內力，焉能一口氣腰斬過如此厚實的巨石！

雖然，衆人都已知道凌雲蔚內功深厚，眞力强絕無倫，但仍不禁打從心底發出一陣深深的讚佩與驚嘆！

也就在此際，陡聞凌雲蔚朗然哈哈一聲大笑，道：「歷來神物利器，皆唯有德者居之，在下祗不過是個武林末學後進，有何德何能，焉敢當受得兪兄如此厚愛，餽贈！」

語聲微微一頓，雙手捧着豹皮袋，送到兪正浩的面前，正容說道：「盛情心領，此劍尚請兪兄收回。」

神物利器，古珍異寶，雖說是唯有德者居之，但人心之貪慾使然，誰見了不想獲得而圖佔爲己有呢？……

那知凌雲蔚竟於試過此劍的鋒利之後，要將它交還給兪正浩，拒絕接受這種別人想都想不到的餽贈！

凌雲蔚此擧實在太以出人意外了！

正因爲太出人意外，兪正浩聞言之下，不禁極感愕然的一怔！但他心念電轉間，旋卽哈哈一笑，道：「少俠說的太謙虛，太客氣了，神物利器，雖說是唯有德者居之，但亦必須身具上乘絕學，武功高强者，方能保有它，不爲惡徒兇頑者流所掠奪。否則，其德澤縱如江海之深，雲天之厚，又有何用？不僅不能保有它，且還可能在『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下，因而遭遇殺身之禍！這種神兵寶刃，苟若一旦落於黑道兇魔之手，用之仗以行兇作惡江湖，豈不是如虎添翼，爲害江湖更甚了麼……」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姑不論少俠的出身如何，令外祖和令尊令堂都是名重武林的大俠。單只以少俠爲應付挽救未來的武林浩刧，不辭萬里奔波跋踄之勞，聯絡各派俠義同道組織聯盟之擧，與及爲敝派力鬥那『駝背』老婦的豪情，磅礴之正氣，均已充份表現了少俠的俠肝義膽，將來不但必能除魔衞道，拯危扶弱，造福武林，成爲名滿江湖的一代大俠，也必是兇徒惡魔的尅星……」

說至此處，語聲復一頓，輕「咳」了一聲，繼續說道：「少俠一身武學功力超絕高强，非僅足以保有此劍不被兇徒惡魔者流奪去，同時，也唯有少俠這等胸懷豪俠，正氣磅礴之人始配保有此劍，當得這種神物利器的眞正的主人！」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兪兄如此的捧讚小弟，實使小弟衷心感覺汗顏慚愧至極，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法才好……」

語聲略頓了頓，接着又道：「不過，小弟認爲此劍還是請兪兄收回的好，小弟却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兪正浩微微一沉吟，問道：「少俠是對此劍不感與趣麼？」

凌雲蔚道：「神兵寶刃，爲武林人人所愛，小弟又豈獨例外，只是……」

他話未說完，語未盡意，兪正浩忽已接着說道：「少俠是担心『懷璧其罪』之禍麼？」

凌雲蔚兩道劍眉陡地往上一挑，豪氣如虹地哈哈一聲朗笑，道：「小弟一身武功雖然尚未練至十分火候，但却還不是胆小畏禍之人！」

他語聲朗朗，說的字字鏗鏘，震人心弦！

顯然，這一句「懷璧其罪」之禍的話，已使他心中動了氣惱！

兪正浩却是不管他心中是否已動氣惱，微微一笑地接着又道：「少俠既不是担心那『懷璧其罪』之禍，想必是惟恐我藉此提出請少俠前往『雁峯寺』內救回小徒的請求，而却又因爲眼下無法分身前往之故了！」

凌雲蔚搖了搖頭緩緩說道：「這倒不是，關於救人之事，小弟心下早已有了決定。」

萬兆飛在旁忽然問道：「怎樣的決定？」

凌雲蔚道：「今晚便卽動身前往『雁峯寺』去救出二人！」

萬兆飛道：「那你爲何還要拒絕，不肯收下此劍呢？」

凌雲蔚朗然一笑，道：「俗語有云：『無功不受祿』，尤其是這種武林奇珍的神兵寶刃，小弟豈可平白的收受！」

萬兆飛忽地哈哈一笑，道：「俗語雖有『無功不受祿』之謂，但是少俠既已決定今晚便卽動身趕往『雁峯寺』去救人，怎可以說是『無功』？焉能說是『平白收受』呢？何況，少俠武功雖然高强超絕，但是孤身一人，赤手空拳，沒有一件兵刃可怎行？……」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少俠一身武學功力縱然再高强煞，也只是一個人一雙手而已，爲此，少俠極應收下此劍帶在身邊，以作救人時萬一之需！」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萬大俠之言，雖然頗爲有理，但是小弟之所以決定前往救人者，乃是完全緣於和石瑜，宇文姑娘二人相識之義，若以往救二人爲功，則便去『義』字之本意矣！何況此番往救二人，能否順利成功，現尚不知，因此……」

他話方說至此處，兪正浩忽然接着說道：「少俠既然一定不肯收下此劍，兪某自是無法相强，不過……」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少俠可否暫代保管此劍，待等二月二日赴完那南宮玉燕之約後再說如何？」

萬兆飛在旁接道：「兪兄如此說法，少俠如果再不答應，便是僞作矯情了。」

凌雲蔚微一沉吟，心知在這等情形之下，如果再堅決不答應，便實在說不過去了。於是便輕「咳」了一聲點頭說道：「兪兄和萬大俠既皆這樣說法，小弟爲免僞作矯情，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罷，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的，將豹皮袋揣入懷內放好。

兪正浩哈哈一笑，道：「少俠若早如此爽快的收下它，豈不省却了許多唇舌麼！」

凌雲蔚微微一笑，仰臉望了天上的月色星辰，然後朝兪正浩和萬兆飛等衆人拱手一揖，說道：「小弟就此告辭。」

話落，便卽轉身邁開大步，往山下走去。他剛走了兩步，心中忽然想起什麼地停住脚步，轉過身來望着兪正浩笑說道：「小弟有心抽空前往『白骨宮』內參加觀禮，就便探聽他們的意圖動靜，兪兄目下既然不便離山赴邀，那張請柬便請送給小弟如何？」

兪正浩聞言，連忙點頭道：「少俠如能抽空前往一行，順便一探其眞正的意圖動靜，實是再好不過了。」

說着便自懷內拿出那張大紅金字柬帖，飄身前行了兩步，遞給凌雲蔚，凌雲蔚伸手接過，摺好放入懷中，正待轉身離去時，却聽兪正浩問道：「少俠此刻便卽動身趕往『雁峯寺』去救小徒麼？」

凌雲蔚微一點頭，道：「正是，此時如不卽行前往，再過幾天小弟便可能眞要分身無術了。」

兪正浩臉現感激之色地道：「爲了小徒之事，累及少俠跋踄奔波孤身前往涉險，兄弟心中除了極爲感激之外，同時亦深感不安至甚！」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兪兄太客氣了，武林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濟困扶危，義伸援手，均是常見不鮮之事，况且小弟和他二人早在半年前便已相識，他二人身遭危困，小弟前往相救，乃屬不容辭之事！」說罷，轉身邁開大步向山下走去。

陡聞「披髮金猱」發出一聲輕嘯，彈身射起，自凌雲蔚身側，快逾疾電般地掠過，搶先飛射下山了。

兪正浩，萬兆飛等人目覩着凌雲蔚的背影，只見凌雲蔚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看似緩慢，其實却是快速無比。

轉眼工夫，凌雲蔚的身形背影在淡淡的月光下，已成了一點糢糊的黑影，而終於消失在衆人的目力之外。

兪正浩仰臉深吸了口氣，望着萬兆飛說道：「萬兄重傷初癒，尚須調養靜息，便請在此居住一些日子，休養復原之後再走吧！」

萬兆飛笑了笑，道：「你就是不說這話，我也會賴在華山上住個十天半月的！」說罷哈哈一笑。

× × ×

「南嶽」本名衡山，又名霍山，爲我國五嶽之一，位於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地方，擁七十二峯，以衡陽「回雁峯」爲首，長沙嶽麓爲尾，山脈綿亘近八百里。

凌雲蔚一人一馬一獸離開了華山，當晚在二十里外的小村店中歇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卽動身上路，取道直奔南嶽。

此行路程約一千六百餘里，他一路催馬兼程疾行，五天之後，已抵達衡陽城內。

時當午末交初，他在一家名「五味香」的飯館內畧事打尖休息，進用午餐。

他一面進用午餐，心中一面在考慮暗想……

他本想待時至夜晚起更以後，暗中前往「雁峯寺」內一探，就便救出石瑜和宇文慧二人，但是却

又覺得此舉不但有欠光明磊落，是一般成名武林的俠義道所不屑為者，而且也有失他一派掌門身份。

因此，他心中在一陣考慮暗想之後，立刻決定還是即時前往，直接找項定成，光明正大的要人為上。

心下既已決定，用罷午餐之後，便即付清店賬出店上馬，驅馬逕往「雁峯寺」。

當然，他也知道此去明着要人一定行不通，項定成決不會得肯輕易的將石瑜師兄妹二人釋放，必須要經過一場搏戰，或者大費一番手脚，換句話說，也就是非憑恃武功脅迫用強不可！

×　　×　　×

寒風凜冽，刺骨侵肌。

天空灰雲壓壓，雲層低垂，看天色，似乎又要下雪了。

一個時辰過後，凌雲蔚已到達「雁峯寺」外。

「雁峯寺」建築巍峨，氣勢雄偉，紅牆綠瓦與及其廟門上方「雁峯寺」三個斗大金字的橫匾，顏色雖因年代久遠而已斑剝凋落，但從其巍峨雄偉的氣勢外貌上，仍可看得出當年必然曾經有過它的鼎盛時代！

此刻，兩扇紅漆斑剝的廟門緊緊地關閉着。

凌雲蔚飄身下了馬背，將馬韁繩拴於在一株老松樹上，緩步走至廟門前，微一猶豫沉吟，遂便舉手按着廟門上的大鐵環擊了兩下。

稍停之後，便聽得廟內傳出一陣沉重的脚步聲響走了過來，粗聲喝問道：「什麼人敲門？」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皺，心道：「這座雁峯寺難道已被錦衣會佔做巢穴，沒有僧人了，一個出家人怎會這等粗魯無理？……」

他心中想着，嘴裏却已接着答道：「大和尚，請開開門，小生乃是遊學之士，特來貴寺瞻仰拜佛的。」

這粗聲喝問之人是何等樣人？是不是個和尚，他雖然並不知道，但是，口中却以「大和尚」稱謂之。

廟內之人說道：「你要燒香拜佛往別的寺廟去吧，這裏不行！」

語聲粗暴，令人聽來心中頗為有氣，但是凌雲蔚却仍然心平氣和的說道：「這是為了什麼呢？大和尚，寺廟庵觀，皆是十方香火之地，那有拒絕香客信徒入內瞻仰禮拜的道理！」

廟內之人語氣顯得極不耐煩，也更粗暴的說道：「告訴你，不行就是不行，少要在這裏囉嗦，趕快走開，不然惹惱起老子的性子來，你便就吃不消了！」

凌雲蔚一聞對方這種自稱「老子」的口氣，心中立時斷定先前料想的不錯，這座「雁峯寺」確是已被「錦衣會」佔做了巢穴，而這粗聲暴氣之人，也必是「錦衣會」的手下，不是和尚。

他心中雖已這樣料定，但是稱謂並不改變，且還故作「呵呀」了一聲，以央求的口吻說道：「大和尚，你何必生氣着惱呢，出家人本以慈悲為懷，方便為本，請你就行行方便，開開門讓小生入內瞻仰禮拜一番吧！因為小生曾經立下一個逢廟必拜的重誓宏願，否則必遭天譴雷殛！大和尚如果不肯方便開門放小生入內禮拜，豈不使小生毀棄誓願，害了小生了麼！……」

他嘴裏雖仍以央求的口吻說着，心裏却在暗暗咒罵着：「混賬東西，這時且由你兇狠猖狂，少停小爺是必好好的給你點苦頭吃吃，叫你識得小爺的厲害……」

他心裏正在暗罵着之際，兩扇廟門驀地霍然打開了，現出一個體格魁梧精壯，面孔黧黑，豹頭環眼濃眉，身着黑布僧袍，頭戴僧帽，年約三十多歲的僧人，兩手叉腰當門而立，怒目橫眉的瞪視着他，「嘿嘿」一聲獰笑，大喝道：「小子！你儘在這裏囉嗦的什麼東西，是不是活的不耐煩了，想找死麼！」

此人雖然身着僧袍，頭戴僧帽，但是全無一點僧人樣子，尤其一副兇眉惡眼的神態，一見即知為江湖惡徒，非是善類！

凌雲蔚料想不到開門現身的，竟然不是他想像中樣的身着錦衣的「錦衣會」手下，而是個怒目橫眉的黑衣僧人，不禁感覺意外的微微一怔！

說時慢，那時快。

尚在凌雲蔚微微一怔的當兒，這兇眉惡眼的黑衣僧人隨着「想找死麼」的話聲一落，右掌忽出，抓向凌雲蔚的左肩窩！

凌雲蔚一見黑衣僧人忽地出手抓來，立時故裝驚恐的發出一聲「呵！」的驚叫，身子急急向後閃避，像似因為向後閃避得太急了的關係，一時穩立不住，身子一幌，脚下陡然一個踉蹌，接連後退了兩步，不着一絲形跡，而又恰到妙處，妙在毫厘之差的躲開了抓勢！

雖是連退兩步的躲開了抓勢，但却似生怕黑衣僧人會跟着再度出手，竟又往後連退了兩步，臉上仍有餘驚之色地望着黑衣僧人說道：「大和尚，佛門弟子怎麼可以如此毫不講理，隨便輕妄出手打人呢，你可知道打傷人是要吃官司坐監牢，打死人是要償命的，難道你就不怕王法制裁麼！」

黑衣僧人自是料想不到，眼前這麼一個文質彬彬，看來似乎手無縛鷄之力的少年美書生，乃是個

身負罕世奇學，上乘武功的絕頂高手，當然也就不會得懷疑凌雲蔚這種驚恐的神色表情，是故意裝出來的！

因此，在他的心底還以為凌雲蔚之能够躲開他的一抓，只不過是一種驚恐慌亂下的湊巧而已……

凌雲蔚話聲一落，他立又「嘿嘿」一聲獰笑，道：「什麼王法屁法的，它也只能嚇嚇你們這種書呆子，和一些無用的老百姓，焉能嚇得住老子們，老子就是把你打死了，王法又能將老子怎樣，奈何得了老子個屁！」

這黑衣僧人本是個性情兇橫的粗暴之徒，出手一抓落空，當然不會便此罷休。

但是，他話完之後，正待邁腿跨前兩步再次出手時，忽然一眼瞥見蹲在凌雲蔚身後不遠處的「披髮金猱」，心中不禁一動，便即沒有行動地，目光灼灼地望着凌雲蔚喝問道：「那隻金毛猴猿是你帶來的麼？」

凌雲蔚微一點頭，道：「不錯，牠正是小生帶來的。」

黑衣僧人道：「看在這隻金毛猿猴的份上，老子也不打你了，你就留下牠，快走吧！」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你很喜歡牠麼？」

黑衣僧人口中「哼」了一聲，道：「你要是捨不得牠，老子便就連你的小命一起留下！」

凌雲蔚道：「這麼說，小生今天是一定非得要留下牠不可了！」

黑衣僧人口中又「哼」了一聲，冷冷地道：「你可以走了！」

凌雲蔚望着他笑了笑，緩緩說道：「要留下牠是可以，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大和尚却得要行個方便，讓小生到寺內去瞻仰禮拜一番才成！」話罷，也不待黑衣僧人答言許可，便即邁開大步往寺內走去。

黑衣僧人本是當門站立，凌雲蔚要進入寺內，就必須得從他的身傍走過。

他奉命看守寺門，不得放進一個外人入內，否則必受重責！

因此，他一見凌雲蔚大步走了過來，立時雙目一瞪，厲聲喝道：「站住！」

他這一聲厲喝，不但沒有能阻止住凌雲蔚停下脚步，相反地，凌雲蔚脚下突然加快，竟要從他身傍硬往寺內闖入。

黑衣僧人一見頓時大怒，陡地一聲暴喝道：「你真要找死！」

右掌疾出，猛朝凌雲蔚當胸擊下！

他這一掌雖未使用全力，但至少也有五六十斤的力量。

在他心中以為對方只不過是個文弱書生，這一掌擊下，縱不魂斷就地，亦必被擊的內腑重傷，口噴鮮血，昏死當場！

那知，事情竟全然出於他意想之外……

他一掌擊出，突聞凌雲蔚口中「嗤」地一聲輕哂，待他警覺情形有點不妙時，右腕脈門已頓似上了一道鐵箍地，被對方一隻白如女人的纖手般地手掌拏住，立感半身酸麻，勁道全失！

事生意外，黑衣僧人心中不禁駭然大驚！

此刻，他這才知道自己是上了當，受了戲弄，對方先前那種驚恐的神情舉動，都是故意偽裝出來的！

從對方一出手便即已扣拏住他的腕脈，那快逾閃電，連使用的什麼手法？他也沒有能看清的這一點上，其武功身手，分明高出他多多！

他心中方自驚駭之際，忽聞凌雲蔚沉聲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說！」

喝聲中，手底微一加力，黑衣僧人立感腕骨欲折的疼澈心肺，雖值嚴冬季節，也不禁疼的額上冒出一顆顆黃豆般的大汗珠！

凌雲蔚緊接着又喝道：「快說！」

這時，黑衣僧人已是兇暴之氣全失，咬着牙，忍疼地說道：「小的乃是本寺的看門僧人。」

凌雲蔚道：「你這話可是真的？」

黑衣僧人道：「小的不敢說謊！」

凌雲蔚心中微一沉吟，知他所言「看門」可能不假，「僧人」却未必是真，當下遂即一聲冷笑，雙目忽瞪，光如寒電般灼灼逼人地說道：「明明是謊話，還說是不敢說謊，看來若不重重的給你點苦頭吃，你是決不肯說實話的了！」

說着，手底下便又加了一成勁力，喝道：「快說實話，不然，就休怨我手下辣狠，捏碎你的腕骨了！」

黑衣僧人武功本極有限，如何能禁受得起他再加上一成勁力，立時疼的猶如殺猪般地張口大叫起來。

凌雲蔚眉頭不由微微一皺，竟想不到這個身材魁梧，精壯結實的黑衣僧人，竟是這無用的膿包貨色，他只不過用了三成勁力，便已禁受不住的大叫出聲，實在太也沒有骨氣，太也丟人現眼了。

但是他又怎知，他內功真力深厚，已是當今武林頂兒尖兒的人物，雖然只用了三成勁力，却足抵江湖上一般好手的七成力道，這黑衣僧人的武功身手祇不過是個江湖末流之輩，和他相比起來，何異是天上與地下之差！

不過這黑衣僧人之所以如此出聲大叫的原因，固然是由於腕骨被他捏的疼澈心肺，眞的禁受不了，但却也是在藉此通知其廟內的同伴，使其同伴聞聲出來相救。

因此，隨着他的大叫聲落，立見大殿西側的一排屋內忽然飛躍出三個錦衣大漢和兩個黑衣僧人，大步奔到距離他們八尺左右的地方停身站在，十道目光齊都精光灼灼的瞪視着凌雲蔚。

只見其中一個紫臉海口的錦衣大漢突地跨前一大步，厲聲喝道：「你是那裏來的酸丁，竟敢在此撒野，欺負人，趕快放開他！」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要放開他不難，但是却必須要項定成親自出來！」

紫臉海口大漢怔了一怔！問道：「你認識項都總管？」

凌雲蔚冷冷地道：「趕快去叫項定成出來，否則便就休怪小生手下狠辣，廢掉他的這隻手腕！」

說着，手底微一加力，黑衣僧人立刻便又疼的「呵唷！」有如殺猪般地大叫起來，額上青筋暴露，哭喪着臉，望着紫臉海口的錦衣大漢哀聲說道：「馬大哥！你就快去請都總管出來吧，兄弟的腕骨都快要被他捏碎了，實在受不了啦！」

姓馬的錦衣大漢聞言，非但沒有立時去請都總管，反而雙目陡地一瞪，喝道：「蔡三！你怎的越混越不濟事，越沒有種了……」

他話未說完，凌雲蔚忽地一聲冷笑，接道：「你先不要說他，如果換上你，只怕也是一樣的不濟事，說不定比他還要沒有種呢！」

姓馬的錦衣大漢濃眉一挑，「嘿嘿」一笑，道：「大爺倒不信這個邪，你有多大的功力手勁，竟敢吹這等大氣，也不相信你有能拏住大爺腕脈的這份能耐！」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你要不要試一試！」

姓馬的錦衣大漢道：「大爺焉能怕你！」語聲一頓，沉聲接道：「你先放開他！」

凌雲蔚道：「好！」手指一鬆，順手往外一送，喝道：「去吧！」

蔡三立時身形一幌，踉蹌地退了七八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左手撫着右腕脈門揉個不停。

凌雲蔚放開黑衣僧人之後，便即目視姓馬的錦衣大漢冷冷地道：「你要試試，就請出手吧！」

姓馬的錦衣大漢陡地一聲暴喝道：「接掌！」聲未落，掌已發，上步欺身，雙掌突出，疾朝凌雲蔚擊去！

左掌橫拍腰脅，右掌直擊胸窩，勢沉力猛，又快又狠。

凌雲蔚口中哂然一聲冷「嗤」，身形微側，避開拍向腰脅的左掌，右手疾出，用的竟是一招極普通的擒拏手，但却奇快絕倫，迅逾電閃地迎着直朝胸窩擊來的腕臂脈門扣拏去！

這馬姓錦衣大漢的武功身手，比起那黑衣僧人似乎要高明多多，一見凌雲蔚出手奇快如電地直扣拏他腕臂脈門，口中立時一聲冷「嘿」，右掌疾沉，避扣拏，化掌爲拳，猛朝凌雲蔚小腹「丹田」搗去！

他沉掌避扣拏，應變雖也極是快捷，但是在凌雲蔚這等絕頂高手的手底，仍嫌太慢太慢！

說時遲，那時快，他掌勢才沉，驀覺右腕脈門驟然一緊，立刻猶如上了一道鐵箍般地，已被凌雲蔚的一隻右手扣拏住！

他再也料想不到，這個看來甚不起眼，文質彬彬的少年書生，武功身手竟然恁地出奇高强，出手一招不到，即便輕而易擧地扣拏住他的腕臂脈門，心下不禁又驚又凛，大爲震駭！

他心下雖是又驚又凛，大爲震駭凌雲蔚的武功身手之出奇、高强，雖然感到腕骨疼痛欲折，半身發痲無力，但却咬牙圖作掙扎地雙目圓瞪，猛然一聲大喝，左掌突出，快狠凌厲的猛朝凌雲蔚右腰脅下拍去！

凌雲蔚口中一聲怒叱，側身疾閃避過，右手同時猛一運勁加力！

他內功深厚，這一運勁加力，姓馬的錦衣大漢如何禁受的了，腕骨頓時有如折斷了般地，疼的額上青筋暴露，汗如豆粒地往外直冒。

這傢伙確實是比那看門的僧人有種得多了，雖已疼的這等情況，却仍然緊咬着牙齦地連一聲「哼」聲也沒有發出。

凌雲蔚一聲冷笑，道：「你果然是比較有種，骨頭比較硬些！」

嘴裏說着，手底便又暗加了一成勁力！

突聞「格」的一響，馬姓錦衣大漢立時再也忍受不住的張口發出一聲號叫，雙腿忽地一軟，竟然蹲了下去。

原來就這「格」的一響中，馬姓錦衣大漢的腕骨已被捏碎折斷！

凌雲蔚又是一聲冷笑，道：「我還以爲你多麼有種，骨頭有多硬的呢，原來也不過如此，也是個受不了一點苦痛的膿包貨色！去吧！」

隨着這聲「去吧」順手往外一推，姓馬的錦衣大漢立被推的跌倒地上，一個身子直滑出八尺之外方始勢盡停住，當場昏死了過去。

就當此際，陡聞大殿中發出一聲沉喝，道：「什麼人？竟敢前來本壇行兇傷人，是想找死麼！」

喝聲中，一個身材瘦小，馬面鷹目，年約五旬上下的錦袍老者，身後跟着四個懷抱九環大砍刀的錦衣大漢，自大殿內大踏步的走了出來。

馬面鷹目的錦袍老者和四個抱刀的錦衣大漢，一直大步走到凌雲蔚對面八尺之處停身立定，目光瞥視了那躺在地上昏死過去的馬姓錦衣大漢一眼，鷹目忽地一張，精光灼灼如電地射視着凌雲蔚沉聲喝問道：「小子！你是那裏來的？爲何出手傷害本會屬下！」

凌雲蔚朗聲一笑，不答反問地問道：「你便是項定成麼？」

馬面鷹目老者道：「本座乃是雁峯壇壇主李青濤。」

凌雲蔚冷冷道：「項定成現在何處？快去叫他出來！」

李青濤問道：「你找項都總管何事？」

凌雲蔚道：「要人！」

李青濤微微一怔！道：「要什麼人？」

凌雲蔚道：「兩個華山門下。」

李青濤鷹目灼灼地注視着凌雲蔚問道：「你是華山派什麼人？」

凌雲蔚道：「朋友。」

李青濤道：「是他們二人的朋友？還是華山掌門的朋友？」

凌雲蔚道：「兩者都是。」

李青濤微一沉吟，說道：「俞正浩自己爲何不來？」

凌雲蔚道：「俞掌門另有要事，不克分身，所以托請小生前來。……」語聲微微一頓，目光湛湛地望着李青濤問道：「他們二人現在何處？」

李青濤眼珠一轉，反問道：「墨丸劍帶來了沒有？」

凌雲蔚笑了微微笑，說道：「帶是帶來了，不過……」

語聲一頓，冷冷地接道：「你還是先去叫項定成出來再說吧。」

李青濤「嘿嘿」一聲陰笑，道：「項都總管因事他出不在，你既是受華山掌門之託，前來以墨丸劍換人，便將劍交給本座，本座當立刻命人去將他們二人釋放出來就是。」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墨丸劍交給你雖然幷無不可，只是，不知你能不能接得下來。」

李青濤鷹目陡地一張，道：「小子！你是想和本座動手一搏麼？」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不錯，閣下既爲錦衣會屬下一壇之主，武功身手想必極高明的了，小生豈可錯過這等見識高明的良機，不向閣下領教幾手絕學！」

李青濤桀桀一聲怪笑，冷冷道：「好小子，你胆識豪氣可嘉，本座自當決不使你失望……」語聲微頓，猛地暴聲喝道：「小子！你先接本座一掌試試看！」

聲落掌發，突然一掌推出，勁風如濤般地直朝凌雲蔚當胸擊去！

凌雲蔚口中一聲冷笑，身形疾退八尺避過，朗喝道：「到門外來！」

李青濤跟踪躍出門外，立又一聲暴喝道：「接招！」

暴喝聲中，身形疾進，雙臂齊出，左拳直朝凌雲蔚攻去，拳擊小腹，掌擊肩胸！

的不愧爲錦衣會下的一壇之主，武功身手確然不同凡響，拳掌擊出，果是勢疾凌厲非常！

不過，只因他眼下所遇的對手太强，武功身手高出他太多，是以，他拳掌擊出雖是勢疾凌厲非常，但却難以得逞兇威！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他拳掌勢疾凌厲的擊出，眼看距離對方身體只在尺許之際，突聞對方口中一聲冷笑，身形微閃，他拳掌已頓皆擊空。

不但是拳掌頓皆擊空，並且失去了對方人影。

李青濤心中不禁愕然一凛！暗道：「這小子好快的身法！」

他心中在暗凛，但却甚爲明白有數，面前既失人影，必是已經轉到他身後去了。

於是，他不假思索地猛地一個大轉身，果見對方嘴角含着一絲鄙笑，氣定神閒地站立在和他相距六尺之處。

他乃久闖江湖歷經大敵之人，目覩凌雲蔚的這等神情氣度，心中不由頓時暗生警惕，知道對方年紀雖輕，可能並不是個什麼好相與，鷹目灼灼如電地射視着凌雲蔚，「嘿嘿」一聲獰笑，喝道：「小子，你如何不出手接招？」

凌雲蔚冷傲地一笑道：「你的武功身手如果只是如此，小生若然出手接招，只怕你連五招也走不過去，便得落敗當場，出醜丟人了！」

李青濤雖已心中暗生警惕，知道對方可能不是個什麼好相與，但是怎會相信憑他的武功身手，數十年的苦練，會在對方手下走不過五招之數？

是以，他一聽此言，心中不禁立刻氣怒橫生！

不過，他乃是個生性陰鷙深沉之人，心中雖是怒氣橫生，神色間，却是絲毫不露於形跡地，陰聲一笑，說道：「你既然敢說這等狂言大話，定是認爲本座決非你的敵手，有五招之內必勝的把握與自信了？」

凌雲蔚道：「是又怎樣？」

李青濤陰陰地一笑，道：「是麼，我們就以五招為限一搏，本座如果落敗，便即立刻放人。」語聲畧頓，鷹目倏地一張，沉聲喝問道：「小子！你呢？」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挑，朗聲說道：「小生如若不勝，便將『墨丸劍』交給你！」

李青濤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為定！」

凌雲蔚冷冷地道：「現在你可以傾盡所學，全力放手一搏了！」

李青濤「桀桀」一笑，道：「你小心了。」話落，陡地一聲暴喝，欺身疾進，雙掌笑出，猛朝凌雲蔚攻去！

凌雲蔚口中一聲冷笑，身形微側，避過攻到的雙掌，左足忽地踏前一步，左手食中二指駢指如戟，疾點李青濤右腰「商曲」穴！

李青濤心中悚然一凛！趕急脚下挪移，閃身避過戟指，揮掌變招換式再攻！

正值此際，驀聞一個嬌脆的聲音喝道：「李壇主趕快退下，不得無禮！」

喝聲雖是嬌脆，却極有力。

李青濤聞聲，急地撤招飄身倒退七尺。

凌雲蔚循聲舉目望去，只見二女一男三人，身形快若飄風般地奔了過來。

二女俱皆身着銀紅衣褲，外罩同色披風，腰佩長劍，年紀約在二十五六之間。

男的則是個顎下花白鬍鬚，年約六旬開外的錦袍老者。

凌雲蔚心中暗忖道：「這三人不知是錦衣會下的何許人物？既能喝令李青濤撤招後退，其身份地位想來必較李青濤為高了……」

他正暗忖之間，三人已奔到近前，在距離他八尺地方一齊停住身形。

二女全都生的明眸皓齒，瑤鼻櫻唇，秀美絕倫，併肩亭亭俏立，宛如一對姊妹花，錦袍老者則稍後一步的站立在二女的旁側。

四道美眸和一雙精光灼灼的目光，齊都投射在凌雲蔚的俊臉上，凌雲蔚不禁被看得劍眉軒動，正待發話之時，那站在左邊，身材畧高一點的少女，忽然朝他嫣然一笑，嬌說道：「凌相公，這一向好麼？」

凌雲蔚不由一怔！暗道：「這少女是誰？她怎知道我姓凌的？」

他腦子裏立刻有如閃電般飛快地想了一轉，却是無法想得出來，曾在何處見過這個少女。

只聽那少女接着又道：「相公可是覺得很奇怪，妾身怎會認識相公，知道相公姓氏的麼？」

凌雲蔚冷冷道：「不錯，小生心中正是奇怪的很！」

少女抿嘴一笑，道：「相公可覺得我們曾經見過麼？」

凌雲蔚道：「好像沒有。」

少女格格一笑道：「我們是見過的，你仔細的想想看。」

凌雲蔚想了想，仍然想不出個所以然來的，劍眉微皺地搖搖頭道：「小生實在想不起來……。」

語聲微微一頓，目注少女的嬌靨，問道：「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盈盈一笑，嬌聲嚦嚦說道：「妾身名叫惜玉。」

右邊的少女也嬌聲說道：「我名碧蓉。」

惜玉話鋒忽地一轉，妙目凝波地注視着凌雲蔚的俊臉，問道：「相公是從華山來麼？」

凌雲蔚不由得又是一怔！說道：「姑娘如何得知？」

惜玉咯咯一聲嬌笑，道：「妾身不但知道相公是從華山來的，且還知道相公的來意是為了華山門下的一男一女兩個弟子，是不是？」

凌雲蔚點點頭道：「不錯。……」

話聲畧頓，臉色神情忽地一肅，朗聲接道：「尚望姑娘能給小生一個薄面，立刻命人將他師兄妹二人釋放是幸！」

惜玉微微一笑，道：「李壇主難道沒有告訴過你麼？」

凌雲蔚道：「告訴過了。」

惜玉道：「那麼你們二人為何還要動手呢？」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朗聲說道：「如果姑娘是小生的話，姑娘是不是便聽從李壇主之言，眞的將『墨丸劍』交給李壇主呢？」

惜玉微微一怔！但是旋即有所悟的，玉面倏地一寒，明眸中突然射出兩道冷電般地寒芒，轉望着李青濤喝道：「李青濤！」

李青濤自二女和錦袍老者來到之後，心裏就已有點懷着鬼胎地靜立在一邊，此際忽聞惜玉喝叫他，心頭不禁一顫！

但是，他乃是個心機深沉奸滑之人，眼珠兒一轉，心底立時便已經有了計較地，連忙搶前兩步躬身恭敬地答道：「屬下恭聆吩咐。」

惜玉道：「你是怎樣對凌相公說的？」

李青濤答非所問地道：「屬下因他一到此便恃強出手傷了壇下弟子，更狂言說屬下非他五招之敵，目中無人，狂……」

惜玉截斷了他未完之言，接道：「你不相信是麼？」

李青濤道：「屬下實在無法相信。」

惜玉一聲冷笑，道：「於是你便和凌相公訂下了五招為限的搏鬥，以走過五招為勝，是麼？」

李青濤一聽，心中不禁暗罵道：「這丫頭好厲害！」

他心裏暗語着，口中却乾「咳」了一聲，點頭答道：「正是這樣！」

惜玉道：「你走過五招便怎麼？」

李青濤道：「他便將『墨丸劍』交給屬下！」

惜玉道：「走不過五招呢？」

李青濤囁嚅地道：「屬下便立刻放人！」

惜玉又是一聲冷笑，道：「你將從何處放人？人又在何處？」

「這個……這個……」

李青濤雖然是個心機頗深的奸滑之人，但在這等當面一句緊接着一句的迫問下，也不禁被迫的無法用心機，施展狡猾地接連說了兩句「這個」之後，便再也接不下去的頓口不語。

惜玉臉色凝寒如冰地道：「這等說來，你是沒有將實情告訴凌相公了！」

李青濤說道：「沒有，因他來勢洶洶，氣燄迫人……」

語聲微微一頓，乾「咳」了一聲，接道：「以他來時那股迫人的氣燄，屬下縱然據實相告，只怕他也不會相信！」

「哼！」惜玉冷「哼」了一聲，道：「你倒很會狡辯！」話鋒一轉，冷冷地說道：「但是任憑怎樣，你也無法狡辯掉故違令諭之罪！」

李青濤自知已無法避免一場處罰，只得垂首說道：「屬下聽候懲處，但請從寬。」

惜玉微點了點頭，道：「好吧！你現在便就去刑壇報到，等候着吧！」

李青濤恭敬地應了一聲，轉身大步疾奔而去。

凌雲蔚冷眼旁觀，目覩事情竟然發展至這種情形地步，心中不禁大是迷惑不解，暗自詫異地忖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而這惜玉在錦衣會中又是什麼身份地位呢？竟有如此權威，連一個壇主對她也這等敬畏……」

正當他心中大為迷惑詫異的暗忖之際，忽見惜玉臉如春花綻放般，朝他嫵媚地一笑，嬌聲說道：「李青濤不遵令諭，未將實情明告相公，必須予以懲處。至於他冒瀆相公之處，尚望相公原宥勿為介意是幸！」

凌雲蔚微微一笑，緩聲說道：「姑娘說的太客氣了，……」

語聲畧頓，明目湛湛地注視惜玉問道：「但不知姑娘所謂的『實情』，究竟是什麼事情，請姑娘即予明告！」

惜玉盈盈一笑，道：「相公不是為着兩個華山門下弟子而來的麼？」

凌雲蔚道：「他二人現在何處？姑娘如能看在小生的面上，便請立刻派人去將他們釋放出來！」

惜玉臉上的笑容忽然一歛，說道：「他二人已被釋放回轉華山去了。」

凌雲蔚微微一怔！問道：「姑娘這話，可是眞的？」

惜玉正容說道：「千眞萬確！再說妾身也無欺騙相公的必要。」

凌雲蔚道：「什麼時候放的？」

惜玉道：「昨天晚上。」

凌雲蔚心中沉吟地忖道：「他們既然要以二人作為換取『墨丸劍』的人質，又怎會將二人輕易釋放呢？……」

忖想至此，便目視惜玉說道：「小生實在覺得很是奇怪！」

惜玉道：「是奇怪為何將他二人輕易釋放，是麼？」

凌雲蔚道：「而且也極不相信！」

惜玉道：「但是事實上確是已經釋放了，相公要不相信這也是沒法子的事。」

凌雲蔚一沉吟，忽然問道：「請問姑娘在錦衣會中是何身份？」

惜玉道：「凌相公這句話，問的使妾身很難回答。」

凌雲蔚道：「為什麼？」

惜玉淡淡地道：「因為妾身雖然并不是錦衣會中人，但却又有權力處理錦衣會的一切！」

凌雲蔚道：「這麼說來，姑娘在錦衣會的身份是超然的了！」

惜玉嬌笑了笑，嬌聲說道：「也只好說是這樣的了。」

凌雲蔚望着惜玉的嬌靨，心下暗道：「看她這種神情語氣，所言石瑜師兄妹二人已被釋放之事，似乎不假……」

想到這裏，心中忽然一動，說道：「姑娘既然這等說法，想來定必不假，小生就此告辭！」說罷，便向惜玉抱拳一拱，大步走去解開馬匹，躍上馬背，抖韁縱馬急馳而去！

夜，黑沉沉地，除了冷風刮過樹梢「颼颼」的音響，和一些此起彼落的犬吠聲外，四週一片靜寂，沒有一點其他的聲音。

時當初更過後不久，距離「雁峯寺」十多里外

的一座小村店的後院中，突然冒起兩條黑影，快逾電馳，有若兩道黑烟般直朝「雁峯寺」方向馳去！

這兩條黑影是什麼人？

前面的是凌雲蔚，後面的則是靈獸「披髮金猱」小金。

十多里路程，在這一人一獸的脚下，祗不過是半盞熱茶的辰光，便已抵達「雁峯寺」外。

凌雲蔚朝「披髮金猱」打了個手式，低聲囑咐金猱躍上一株大樹聽候他的招呼之後，便卽身形一長，騰身躍起，不帶一絲衣袂風響的躍過廟墻，落地點塵不揚，輕如片葉般地落入廟內。

廟內，黑沉沉，靜悄悄地一片沉寂。

他向四下裏略一打量，立時彈身射起，快似一縷輕烟，輕捷有若狸奴地，躍上了西邊一排透露出些微光亮的屋頂。

他伏身屋簷口，探身由窗門縫隙中向屋內望去，只見那個名叫蔡三的黑衣僧人和另兩個黑衣僧人，姓馬的錦衣大漢和另兩個錦衣大漢，六個人正坐在一隻火光熊熊的火盆旁邊烤火禦寒。

這時，馬姓錦衣大漢的一隻右手腕已經包紮起來，用布帶掛在頸項間，吊在胸前。

凌雲蔚心中暗暗忖道：「石瑜師兄妹二人是不是已經放了？只要制住這六個傢伙一逼問，眞假卽可得知！……」

他忖想至此，正在考慮如何出手，才能一舉制住六人之時，忽見那馬姓錦衣大漢雙目一瞪，望着那名叫蔡三的黑衣僧人罵道：「蔡三，你這小子他媽的眞不是人養的混帳東西！」

蔡三忽然被罵，不禁一怔，道：「馬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又沒有得罪你，爲什麼罵我？」

馬姓錦衣大漢氣虎虎的道：「罵你還不應該麼，他媽的，要不是你這小子那麼沒有種，那小子怎麼會找上老子，老子又怎麼會吃這個大虧！」

蔡三皺了皺眉頭，道：「但是，這也幷不能怪我呵！」

馬姓錦衣大漢道：「他媽的，不怪你難道還怪我！」

蔡三見他這等蠻不講理，自己腕骨被人揑碎，竟然遷怒於他，心中不由大爲氣憤地臉色一沉，「嘿嘿」一聲冷笑，道：「馬大鵬，你手底下雖然比我蔡三强一些，但是你現在已只剩下一隻左手，而且創痛未愈，我勸你還是安靜一點養傷的好，須知我蔡三也並不是個好欺負的！」

言下之意甚是明顯，馬大鵬如果再不識相，他便要不客氣了。

馬大鵬乃是他們這六人中的小頭目，一向就已橫蠻成了習慣的，一聽蔡三居然敢頂撞他，而且口氣十分不善，如何能受得了，心頭頓時不禁怒火上冲，虎的站起身子，左手指着蔡三吼喝道：「怎麼樣，你是不是要和老子動手比劃比劃！」

蔡三一聲冷笑，道：「隨你，姓蔡的難道還會怕你這麼個殘廢不成！」

馬大鵬一聽蔡三竟然罵他「殘廢」，心中不由更加怒不可遏，雙目瞪得猶如兩隻銅鈴般地厲聲喝道：「蔡三，你胆敢罵老子，走！咱們到外面去，老子雖然傷痛未愈，仍一樣的可以教訓你！」

蔡三自是不會示弱，霍地站起身子，道：「到外面去就到外面去，誰還怕你不成。」

另兩個黑衣僧人和兩個錦衣大漢，雖然皆因馬大鵬平素態度橫蠻，盛氣凌人，都對他甚爲不滿，但是一見他二人要翻臉動武，他們可就不能再坐着冷眼旁觀不予理會，不加勸阻了。

兩個錦衣大漢先站起身來攔着二人，其中一個名叫常亮的攔在馬大鵬面前含笑勸說道：「算了，馬大哥，都是自己兄弟，何必鬧得翻臉動手呢！」

「算了？」馬大鵬雙目一瞪，鼻孔裏發出一聲冷「哼」，道：「常兄弟，你別攔着我，今天非得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不可，不然，他必是以爲我怕了他，以後豈不要更加大胆，騎到我頭上來麼！」

常亮微微一笑，臉容忽地一正，說道：「馬大哥，你可曾想到都總管此刻必定還在後殿中陪着兩位姑娘談話未睡麼，如果驚動了他們出來查問怎麼辦？」

馬大鵬聞言，不由一呆！心道：「是呵！動起手來，勢必驚動都總管，倘然查問起來，如何回說？若說是因爲他罵我，這話似乎很難說的過去，事實上是自己先開口罵他的，而且……」

他正忖想之間，其中一個名叫汪二虎的黑衣僧人接着說道：「馬大哥，這種事情，你實在不應該怪蔡三，再說……」

汪二虎話未說完，馬大鵬忽又雙目一瞪，說道：「爲什麼不應該怪他，他要是在那個姓凌的小子一到之時，立卽告訴他人已經放了，便不是什麼事也沒有了麼！」

這時，蔡三本已被另一個黑衣僧人和另一個錦衣大漢勸說的坐了下去，聞言又挺身站起，一聲冷笑，道：「馬大鵬，你可弄清楚點，那姓凌的沒有問這件事，我怎麼告訴他？又怎知他是爲這件事情來的！」

常亮接道：「馬大哥，二虎兄說的不錯，這件事情，確實不能怪蔡兄弟，你也別生氣了，爲了這種事情，自己兄弟鬧翻的翻臉動手，實在犯不着，也太划不來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如果

你肯接受兄弟的勸說，便請到房間休息去，明天兄弟自必使你面子上過得去就是！」

馬大鵬聽得常亮這樣說法，心下當然明白這是常亮給他下台的機會。

不過，他雖然明白這是常亮給他下台的機會，但他仍故意裝模做樣的沉吟了一下，這才點了點頭的說道：「常兄弟既是這麼說，我便看在你們四位的面上饒他這一回，否則，今天我非得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不可！」

說罷，兩隻兇睛還惡狠狠地瞪了蔡三一眼，鼻孔裏發出了一聲冷「哼」，大步走去推開一間套房的門走了進去。

蔡三雖然沒有再說什麼，但他望着馬大鵬的背影，臉上嘴角間却泛現一絲陰險的冷笑。

馬大鵬進入套房後，常亮等五人便立卽各就原位的坐下。

汪二虎望着常亮低聲問道：「常兄，你說明天自必使他面子上過得去的意思，是不是準備明天要蔡兄弟向他賠禮道歉？」

常亮搖了搖頭，微微一笑，壓低聲音說道：「當然不是，別說是蔡兄弟決不肯答應向他賠禮道歉，我也不肯答應的！」

另一個名叫劉子全的黑衣僧人接着也低聲問道：「那麼常兄要怎樣使他的面子上過得去呢？」

常亮似乎胸有成竹地笑了笑，道：「這個明天你們就知道了。」

汪二虎道：「何必要明天呢，現在就告訴我們不好嗎！」

常亮搖了搖頭，道：「現在告訴你們就沒有味道了。」

汪二虎說道：「你總是喜歡賣點關子，叫人發悶。」

常亮微微一笑，轉過話題，望着汪二虎等人，問道：「你們知道那兩個華山弟子是爲什麼放了的嗎？」

汪二虎道：「據說是那個什麼『少宮主』叫放的，對嗎？」

常亮點了點頭，道：「不錯，聽說爲了這兩個華山弟子的事，項都總管和會首還都被那個『少宮主』斥說了一頓呢！」

劉子全接道：「聽說今天來的這兩位姑娘都是那個『少宮主』的手下，武功俱都高不可測，連少林派的掌門老和尚均都敗在她們手下，不知道這事是眞是假？」

常亮道：「我想可能不會是假。」

劉子全道：「這樣說來，她們的武功一定也比我們會首還高了！」

常亮想了想，道：「我們會首和都總管是何等人物，要不然，怎會對她們那麼恭順！」

凌雲蔚伏身屋簷口，凝神聽至此處，已知石瑜師兄妹二人確實已被釋放，也知道他們所說的兩位姑娘，必是那名叫惜玉、碧蓉的少女。

但是，「少林派掌門老和尚均都敗在她們手下」的這句話，却聽的他心頭大爲震駭非常！

然而，他們口中的「少宮主」又是何許人呢？

他心底在思忖暗想，腦際突然閃過一綫靈光，暗忖道：「莫非便是那南宮玉燕不成？……」

只聽那汪二虎接着又道：「聽說那『少宮主』的面孔生的醜陋難看無比，直像個……」

汪二虎的話未說完，常亮已急地朝他搖搖手，阻止他說下去的說道：「汪兄弟，你說話謹愼點，當心被聽了去，或是傳到她們的耳中，痲煩可就大了！」說着，朝馬大鵬休息的那間套房呶了呶嘴。

至此，凌雲蔚心中已經瞭然，確定了他們口中所說的「少宮主」，正是那南宮玉燕無疑！

「但是……」凌雲蔚心底在暗想：「南宮玉燕和錦衣會是什麼關係呢？聽他們的口氣，好像南宮玉燕雖然不是錦衣會的什麼人，但權力却是大極，連錦衣會首都得聽命於他似的……」

他方暗想至此，只聽那常亮接着又道：「時候已經快二更了，我們也該出去轉一轉看看了，這次由我和蔡兄弟兩個一班，下次由汪兄弟你們三人一班好了。」

說罷，便站起身子和蔡三二人向門口走來。

凌雲蔚夜探目的，本爲查探石瑜師兄妹是否眞的已被釋放，如今從常亮等人的談話中，既已獲得證明確已釋放，當然也就不想多躭擱下去，至於那南宮玉燕和錦衣會究竟是什麼關係？則均非他所十分關心的問題。

於是，他便立時一縮身，雙手微微用力一按屋簷騰身而起，施展「凌空虛渡」「浮光掠影」的絕頂輕功身法，提足一口丹田眞氣，在常亮和蔡三尚未打開門出屋之前，快逾飛鳥般地飛越廟墻外，率同「披髮金猱」回轉村店而去。

凌雲蔚此番夜探「雁峯寺」，在他滿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其實他的行動已經完全落在一個人的眼裏。

那人身着一襲青衫，黑巾蒙面，露着兩隻灼灼如電的眼睛，在距離他五六丈外，隱身在一處黯暗的地方，一直注意着他的行動，直到他飛身越出廟墻去後，方始現身出來飛身躍上屋頂，望着他和「披髮金猱」身影消失的方向，心底不禁一陣思潮起伏，呆呆地發怔！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 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險遭化名侯良玉的妖女迷殺，幸爲天山毒婦慕容卿所救，但閨人鳳却爲因不明就裏，一氣跑去，事後司馬玉龍仍遇武林三絕之一的病羅漢了了上人，獲知閨人鳳嘗一度自裁，恰爲了了上人所救，同時獲知五行怪叟已得了了上人指點而悟澈，振奮精神繼續往找靈葯，了了上人又交出一封密柬，要司馬玉龍五月五日開拆。五月五日，岳陽樓上，北邙、少林、武當、衡山、崑崙、華山六派掌門齊聚，未幾慕容卿來到，問知司馬玉龍還未到來，轉對梅男力讚她異日當領袖武林，她這一由衷讚美，帶給梅男莫大欣慰——

毒婦調兵將　雙姝戲玉龍

「那麼，」梅男似有所思道：「老前輩難道不是司馬少俠請來的？」

「不，要老身來此的，是老身那個淘氣的孫女兒。」

「閨人小妹妹？」

「是的。」

「閨人小妹妹呢？」

「走了。」

「去了那兒？」

「誰知道！」

衆人皆是一驚。

「老前輩！」梅男異常關切地道：「閨人妹妹不會有甚麼意外吧？」

「很難說！」毒婦搖搖頭，無可奈何地淡然一笑道：「那孩子的功力雖淺，但經老身自幼調敎，身手還靈活，加以人尙玲瓏，就算遇上當今一流高手，打固打不赢，但如果知道風色不對，想跑，大概還跑得了。」

梅男慰藉地噓出了一口氣。

「可是，」毒婦皺眉道：「萬一她自已想不開，那麼，那就誰也救她不了。」

「吭？」

毒婦搖搖頭，苦笑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

衆人雖知其中另有別故，但因爲毒婦不願意說出來，衆人當然不便追問。

「老前輩，」片刻之後，梅男換了一個話題問道：「您老人家見到過司馬少俠沒有？」

「見過！」

正果禪師道：「是他去少林之前？還是去少林之後？」

「這個，老身並不淸楚。但依老身猜忖，應該是在去少林之後。因爲老身見到司馬少俠，只不過是前一二十天的事。」

「在什麼地方？」

「魯山。」毒婦道：「老身在魯山見到他，也許是第二次。月前在洛陽一座古園中，老身曾見到一個乞兒，據鳳兒後來趕到時說，那個乞兒，極有可能便是他那玉龍哥哥化裝的。」

一抹異樣神色，迅速地掠過梅男的臉部。誰也沒有注意。

毒婦繼續說道：「也可以這樣說，我見過他兩次，第一次，我們之間，誰也不認識誰，而第二次，却是我見到了他，他並沒有見到我。不過，他也應該知道我見過他，因爲，在事後，我爲他留下了一張條子。」

天山毒婦朝在座諸人又看了一眼，跟着，長嘆一聲，將魯山之夜所見到的一切，全部說了出來。最後，她道：「據老身觀察，那位女扮男裝的蒙面人，年事雖輕，却是一個相當可怕的人物。以司馬少俠現有的一身成就，以及司馬少俠天賦的聰明才智，居然會爲對方所乘，實在太不簡單，恕老身說句冒昧之言，那女子的一身武功，雖不一定能够强過在座各位掌門人但也絕不在各位掌門人之下。」

衆人聞言，全都爲之失色。

而衆人之中，尤以梅男爲甚。

上淸道長因爲過份爲司馬玉龍担驚，顯然地，餘悸猶在，這時，道長勉强鎭定着心神，向天山毒婦問道：「那女子究竟有多大年齡，老前輩可曾注意？」

天山毒婦道：「那女子，臉蒙黑紗，無法知悉廬山眞面目。但從她那冰冷的音調上，可知她已服用了變音藥丸。不過，根據老身的觀察，那個女人一定非常陰險，音調之冷，僅有一半由於藥力關係，另一半，實在發諸她的內心。從她見面之後便毫無顧忌地直呼老身全諱來推測，她如不是過去的幾個邪魔之後，年紀最少在四十上下。」

「老前輩不是說她年事尙輕麼？」

「是的，那是老身對她的直接印象，也唯因了這一點，彼女在內功上的成就，才令人震驚。」

梅男突然失聲道：「她會不會就是金蘭？」

衆人全都爲之一震。

「金蘭？」毒婦道：「她是誰？」

「她就是天地帮的帮主。」

「吭？」

「五行門下的叛徒。」

「喔，對了！」毒婦點頭道：「老身記起來了，很久很久以前，老身在天山碰到五行怪叟公孫民在找一種名叫『金綫連』的復功藥草，他跟老身說過他失去功力的原因，公孫民說到傷心之處，設非老身手快眼明，那可憐的老兒，幾乎就死在他自己的掌下呢！」

正果禪師嘆息道：「這位金蘭女俠，可算是武林中有史以來最狠毒無情的人物了。」

「至於那女子是不是現在的天地帮主，我們不應將斷語下得太早！」毒婦沉思着道：「不過，有一點老身敢加以確定：那女子想奪去司馬少俠的一

身清白，絕對不是爲了她愛他！」

梅男失聲道：「她想毀他——司馬少俠？」

「是的……毀他……或許另有一些其他相近的原因。」

「那麼，」衆人幾乎異口同聲地道：「她是誰呢？」

現在，誰都這樣問但誰也無法答覆這個問題。

這時，毒婦朝窗外看了一眼，自語似地道：「司馬少俠怎的還不見來？」

這時，已近未初，上清道長趁空將司馬玉龍自入五行門下，經五行怪叟傾一身功力相授，並傳以掌門之位，司馬玉龍爲光大五行門風，先後兩次不顧一己安危，搶救華山武當兩派，更蒙苗疆女俠桃面騷狐兩次從中暗助的經過，向在座一些尙不知道詳細情形的幾位，詳細述說了一遍。

上清道長語音甫歇，驀地，室內響起轟雷似地一聲暴響。

響從何來？……原來是崑崙駝跛二仙翁之一的跛仙翁方斌的那根龍頭鐵杖，在樓板上狠狠的頓了一下。

跛仙翁方斌和桃面騷狐當年因誤打誤傷的一段恩怨，在座諸人，幾乎無一不知。

所以，衆人雖然爲突如其來的怪響所驚，但在看清係跛翁所發，又緊接於上清道長說完桃面騷狐的兩次可敬行爲之後，畧加連串，無不立有所悟。

這時，只見跛仙翁圓瞪那雙怪眼，怪眼中淚光閃耀，恨恨地悲聲道：「唉，唉，我跛子幾十年的心願，這下子算是連根盡毀了……唉，唉，唉！」

當下，上清道長和梅男，不約而同地霍然起立，二人手上，都端着滿滿一杯酒。

武當和華山的兩派掌門人，手擎酒杯，極其誠摯地舉向跛仙翁面前，肅容說道：「方仙翁慷慨棄嫌，華山，武當感同身受。」

駝仙翁丁康也伸出他那寬大如蒲扇的手掌，一巴掌拍在跛仙翁的闊肩上，哈哈笑道：「老弟，怎麼樣？我駝子哥哥說你這筆仇可能這一輩子也報不了，說錯了沒有？」

跛仙翁長嘆一聲。

他擦擦眼睛，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也站了起來，先跟上清道長和梅男乾了杯，然後偏臉瞪着雙眼朝駝仙翁吼道：「駝子，你少嚕嗦，索興告訴你，假如武林中還有第二個羅香荷，我跛子剩下來一條腿，一定還會交給她……駝子，你如果是個會氣的，最好氣死！」

「好！……好！」

室內，歡聲雷動。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走進兩人。

前面一個，五短身材，疏眉細眼，荔子鼻，蒲包嘴，人長得白白胖胖的，頗有一副團團富家翁的氣派。後面一個，年華雙十，丰神奕奕，英挺瀟洒，爲一絕世罕見之美少年。……來了，他們兩個。

前面一個，一進門就嚷道：「岳陽與君山，聲息可通，你們的胆子，可還眞不小吶！」

跛仙翁第一個快活地笑道：「好好，員外來了，跛子這下可算找着拚命的對手啦。」

但在衆人看清笑臉彌陀身後的司馬玉龍之後，不約而同地，全都離座而起。

司馬玉龍快步走至天山毒婦面前，拜將下去，毒婦要想攔阻，已是不及，只好笑着受了司馬玉龍一拜。

司馬玉龍向天山毒婦拜畢，起身又走到上清道長面前，深深鞠了一躬，然後，才轉身跟其他諸人分別見禮。

毒婦擺手叫司馬玉龍在她和梅男之間的空位上坐下。

跛仙翁向正跟天龍老人說完話的笑臉彌陀喊道：「這兒來，員外，咱們拚兩盅。」

笑臉彌陀搖頭笑道：「太擠，太擠，而且，你們那一席都是坐的掌門人，我這張臉，不用打，已經够胖的了。」

跛仙翁笑罵道：「跛子本來還想賴着不走，給你這一叫破，跛子可也坐不下去了，好，跛子遷就你，坐到你那邊去如何？」

衆人齊都哈哈大笑。

重新坐定之後，司馬玉龍向梅男笑問道：「你們剛才在喝誰的彩？」

梅男將跛仙翁諒解桃面騷狐的經過，約畧說了一遍。

司馬玉龍聽了，肅然起敬，連忙端起自己的酒杯，趕至右邊一席，恭恭敬敬地，向跛仙翁敬了一杯。

跛仙翁直樂得哈哈大笑不已。

司馬玉龍歸座，天龍老人向他問起遲到的原因，司馬玉龍皺眉道：「玉龍和韋老前輩會合是在丐帮潛江分舵，三天前，我們便自潛江動了身，依韋老前輩計算，一路上如無耽擱，準可在今天午時以前趕抵此間。果然，韋老前輩估計完全正確，我們在今天辰牌時分，就已到達岳陽北面的城陵磯。城陵磯到這兒，一共才那麼幾里路，以韋老前輩和玉龍的脚程來說，當然不會將這幾里路放在心上。我們一看時光還早，犯不着作急，便開始放緩步伐，一面走着路，一面說笑起來。……喂，韋老前輩，底下的，由你老接着說如何？」說至此處，司馬玉

龍突然將話題向笑臉彌陀身上推過去。

衆人甚感不解。

「沒有空！」笑臉彌陀哈哈大笑道：「我要喝酒。」

「就在這個時候，怪事來了！」司馬玉龍玉面微酡，無可奈何地繼續說道：「當我們二人經過一座樹林時，我們同時聽到了一陣滲和着吃吃而笑的私語。因爲今天的日子不同，而且又在岳陽附近，一旦碰上這等大有蹊蹺的事兒，我們如何肯予放過？當下，我跟韋老前輩互望一眼，便即悄悄停下步子來，笑語立即清楚地傳入我們的耳中：

「『姐姐！』

「『唔。』

「『咱們師父將一個司馬玉龍形容得如何如何，我看呀，嘿嘿。』

「『你看怎麼樣？妹妹？』

「『我看呀，簡直有點笨頭笨腦！』

「『何以見得？』

「『你沒見連我們在罵他，他都沒有發覺，這算是什麼掌門人？』

「『妹妹，你這一罵，豈不連那個矮冬瓜也給罵上了？』

「『那個矮冬瓜有什麼了不起？姑奶奶罵他，又怎樣？』

「『噓，輕點。』

「『做甚？』

「『人家若興問罪之師怎辦？』

「『他們敢？』

「『萬一老羞成怒了呢？』

「『別瞎担心了，那種人的臉皮老得很。』

「『嘻嘻……嘻。』接着，是一陣嘲諷低笑。

「笑聲，就在我們身後不遠。

「這種事情，來得實在太過突然。很明顯的，我們身後說話的那兩人，是一對年輕的姊妹，細察她倆的用意，頗似有意激怒我們。同時，玉龍更直覺地猜想，以她倆的年齡而有這番舉動，一定是受了別人的指使！

「不然，她們怎知我司馬玉龍的名字？

「另外，還有一點，頗令玉龍和韋老前輩同感訝異，就是藏身林中的姊妹倆，武功一定高得相當驚人，因爲，她倆究竟是什麼時候綴上我們兩個，我們居然一無所知。設非她們故意出聲讓我們警覺，我們根本不知道有人跟在我們身後。這種輕身功夫，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矇過我司馬玉龍，還不算什麼，但現在居然連韋老前輩也給矇過了，實在令人難安。

「兵學上，有所謂三六計之說，而每一條計謀，都不外一個要素，就是想盡方法讓自己的佈置得到預期的效果。現在，我們既知對方旨在激怒我倆，若是我們兩個不讓對方激怒，她倆便算白費心機，澈底失敗！

「所以，依玉龍當時的意思，本預備裝做充耳不聞，一走了之。

「但是，韋老前輩却不願意那樣做，我，當然得聽他老人家的。

「當下，韋老前輩朝我比了一個手勢，意思是：上！我點點頭，表示無可無不可。

「於是，我跟韋老前輩，同時猛拔三丈多高，逕往發聲之處撲去。我們二人的身法，當然不會太慢。饒是我們二人身法快速，仍然未能將對方一下罩住。我們身形下落，對方却於同時縱起，雙方僅是一步之差。就此一步之差，如果雙方功力相去不太懸殊的話，就够趕個三里五里的了。

「敵我雙方。相距約有五丈。

「從背影上看去，前面姊妹倆，大的絕不超過雙十，那個小的，可能只有十六七。

「姊妹倆，一身淡青短打，倏起倏落，有如兩隻青鳥。起初，她倆尙沿着湖邊官道朝洪湖方向走，漸漸地，她們拐入一條荒僻的岔路，朝無人的地方飛奔而去。

「我看看天色，出聲將韋老前輩喊住。

「『再有里把路，』韋老前輩埋怨地道：『我們就可以追上啦。』

「『我們上了當呢！』我笑道：『老前輩，你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

「『這兩個妞兒定跟天地帮有關係。』

「『怎見得？』

「『不然她們爲何要選了今天在這兒攔路？』

「『老前輩以爲，』我道：『她倆想誤我們的時刻？』

「『恐怕這尙是次要目的，這兩個妞兒可古怪得很。』

「『那麼老前輩爲何還要明知故犯去上當？』

「『我笑臉彌陀不信有誰敢在我面前弄鬼。』

「這時，兩姊妹在半里外朝我們含笑招手。

「『算了！』我道：『她們既有意找我們麻煩，決不肯就此罷手，以後的機會，還多得很呢！』

「『唔，這也對。』

「於是，我們掉頭回跑，一逕到了這裏。……韋老前輩，玉龍有沒有將剛才所經過的情節，遺漏去什麼。」

笑臉彌陀罵道：「我恨死你說得那樣詳細。」

衆人聽了，又是哄然一笑。

最後，上淸道長皺眉說道：「司馬少俠跟北邙韋兄在城陵磯附近所遭遇的這一段，表面上看去，彷彿有點近乎玩笑，絲毫不帶任何凶險的朕兆，但因爲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人物，我們可不能將它輕易忽畧過去。」

這時，天龍老人也同意道：「道長之言，甚有見地。今天，武林各派，能到的，可算都到得差不多了。而當今各派中，收有女弟子的，唯有華山。華山派的輕身術，別具一格，不但瞞不了本派韋老兄，而且，說句華山梅掌門人不多心的話，華山派的女弟子固然不會這樣做，若然，如說華山派兩個女弟子的成就能在司馬少俠和本派韋老弟之上，其誰能信？」

梅男點點頭。

上淸道長又道：「所以，我們首先得想出那兩個女孩子的來歷。」

「奉勸諸位，少費心血！」笑臉彌陀連乾三杯之後，大搖其頭道：「姓韋的是目擊者之一，我姓韋的說諸位想不出所以然來，諸位大可將此事暫擱一邊，談談別的。」

天龍老人道：「那麼，我們來談正事吧。」

上淸道長道：「這事應由慕容老前輩主持。」

天山毒婦道：「慕容卿僻居天山，數十年來，未曾入關一步，更由於一些武林同道對慕容卿的誤解，慕容卿早對江湖恩怨，心灰意懶。但這次天地帮的出現，由於不肖劣孫閙人鳳——衡山三代弟子大智僧慘遭寃死，該帮有意跟我慕容卿拉上關係，說什麼，我慕容卿也只好追隨中原各派長者之後，畧盡棉力了。

「至於主持這次大會一節，因爲武當全眞道友，華山梅叟，五行公孫長者都因他故未克參與，論年齡，慕容卿業已九十有五，都可說是我慕容卿的小老弟，我再推讓，反形見外。所以，慕容卿也就不客氣了。

「記得我那鳳丫頭向老身說起，此次岳陽大會之形成，乃係苗疆桃面羅女俠暗中所促，如依天地帮主之約定，則應改在中秋夜於君山大會時，一次了斷。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現在，我們不妨先將雙方的實力比較一下。

天地帮方面，能正式出現的，應自金牌香主算起，五位金牌香主，減去一位苗疆女俠，還有四位，外加三色老妖跟天地帮主本人，共得六位。

「回頭再看我們這方面，包括老身在內，現已有十七位，我們這十七人，說句自己人聽的話，可說人人都能出手。所以說，在人數上，我們首先佔了莫大便宜，就算天地帮得地利人和之優，我們還是不會吃虧。另外，我們如果計劃週詳，我們這一方面的人數，還會增加。例如武當尚有四位道長，衡山尚有降龍尊者，這幾位，我們都沒有計算在內。所以說在人數上，我們確佔了絕對優勢。現在，我們不妨再將雙方的功力比較一下。

「天地帮方面，單一個三色老妖已是無人能敵，如果老身與之相較，勝負之數，實在難卜。至於天地帮主，據說其功力並不在三色老妖之下，我們這方面若派出司馬少俠，雖不致落敗，但若想穩操勝劵，亦是不易。剩下來的四位香主，又得我們出動四位掌門。……經過這番比較，我們獲得另一結論，如果雙方會合一起，擺明了陣仗，按武林規矩分高低，雖然不免傷亡損失，但其結果，勝利將屬我方，則無疑義。

「在座諸位很瞧得起我慕容卿，這一點，我慕容卿是知道的。

「但假如諸位在聽了我慕容卿這番比較而大放寬心的話，那麼，諸位可就大錯而特錯了。……慕容卿適才已將好的一面完全說盡，現在則請諸位聽慕容卿分析一下我們的危機。

「諸位當然明白，慕容卿適才所說的『我們』是一種整體的力量，這種整體力量，幾乎包括了當今武林所有各派的精華，假如我們撫心自問，如果以我們任何一門一派的力量，單獨去對付天地帮的話，那將會有怎樣的後果呢？……好了，問題來了！……天地帮的人並不笨，凡是我們所想的一切，天地帮方面，必然也會想得到！試問，天地帮的人物願意自動走上敗亡的路子麼？

「當然不！

「這就是說，天地帮如將敵我雙方情勢判明，勢必另走一條對他們有利的路！他們所採取的新方式，可能將是我們的致命之傷。……諸位，慕容卿說到這裏，大家心中有點明白了麼？」

衆人沉默下來。

「是的，老前輩說得不錯！」司馬玉龍點頭道：「據玉龍看來，前些日子華山和武當的例子，已證明該帮自食前約，中秋之夜，該帮決不可能在君山等候我們。」

毒婦微笑道：「該帮所做的，比司馬少俠的想像更爲澈底。」

「老前輩以爲……該帮要將總壇，搬離君山他去？」

毒婦微笑道：「這不是猜測，事實上，已經如此了。」

一室之人，臉色全變。

「老身是前天到岳陽的！」天山毒婦嘆息了一聲，說道：「當天夜間，老身便獨赴君山，先後花了一天一夜的時間，已將整座君山踩遍，結果發現君山已然沒有了天地帮的踪迹了！」

衆人默然。

「這是一種很大的危機！」毒婦肅容繼續道：「俗語說得好，明槍好躲，暗箭難防。現在，該帮再度轉入地下，由半明而全暗。該帮看我們，像我們俯首看洞庭湖中的船隻一樣淸楚，而我們對該帮的現況，却相反的一無所知。」

司馬玉龍點頭道：「就連我們今天的集會，該帮也可能已經得着消息呢。」

毒婦淡然一笑道：「更有可能的，目前的岳陽樓，已經在該帮的監視之中。」

「我們有沒有在樓外留人？」

「這倒不必，該帮就是派人窺伺，最多也不過在遠處瞧瞧動靜而已。現在樓上坐的是些什麼人物，他們一定相當淸楚，一個行動不愼，給我們留住了，豈是該帮所願？」

司馬玉龍又道：「請問老前輩，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毒婦搖搖頭道：「事情演變至此，要想籌出萬全之策，實在爲難。」

司馬玉龍憂慮地道：「今日會後，各派難免分散，那時候，人力不集中，該帮如果又逕向某派暗下毒手，則將如何是好？」

毒婦沉思了一下道：「這是個問題，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司馬少俠今後在外面行走，務必特別小心才好。」

「爲什麼？」

「君山之夜，及以城陵磯的怪遇，都說明了此一事實。」

「眞令人納悶。」

「這說明天地帮目前的任務，十有八九是在除去司馬少俠你！」

「眞是這樣的話，玉龍倒是相當歡迎。」

「同時，該帮於無意中洩露了另一個很大的秘密。」

「什麼秘密，老前輩。」

「天地帮於最近可能羅致了一位不世奇人。」

司馬玉龍道：「這一點，是否從城陵磯事件上，看出來的？」

「是的，那姊妹倆係受天地帮的命令行事，應無可疑。以二女之年齡推斷，二女的師父，必仍健在。二女既入天地帮，她們師父焉有不在帮中之理？根據少俠你的一番述繪，二女武功，已跟在座各位掌門人的功力相去無幾，那麼，她倆的師父，其功力絕不在三色老妖之下，亦不難想見。」

司馬玉龍點點頭，認爲毒婦的判斷，全在情理之中。

「這樣一來，」毒婦又道：「我們這方面的威脅就更大了。即令雙方明着對仗，我們這方面如不能找出一位前輩高人出面助陣，已逐漸顯得有點薄弱不支了。」

毒婦說到這裏，突然抬臉朝司馬玉龍望了一眼，司馬玉龍點點頭。跟着，司馬玉龍又朝在座的天龍老人，上淸道長，一瓢大師，正果禪師，梅男，駝仙翁等人望一眼，衆人全都會意。

於是，天山毒婦抬臉向門口的屏風後面婉聲道：「外面站着的，是本樓的伙計麼？」

一人應聲而出，正是岳陽樓樓上那個斜眼店伙計。

斜眼店伙手上，捧着一隻精緻的黑漆食盒。

只見那店夥，緊上兩步，瞧着自己的左耳，紅着臉，朝着毒婦連打好幾躬，這才期期艾艾地問道：「敢……敢問……夫人……這兒可……可有一位……田翁……老人？」

毒婦反問道：「誰？」

「田……田翁老人。」

「田翁老人？」

「是……是的。」

毒婦又道：「不要是天龍老人吧？」

店伙忙道：「噢噢，是……是了……天龍老人，天龍老人……一……一點也不錯，天……天龍老人。」

天龍老人虎目暴睜。

毒婦道：「伙計，你找天龍老人做什麼？」

店伙道：「不……不是我找，是是……是別人找。」

「誰？」

「我……我也不認識。」

「生做什麼樣子？」

「一個男人。」

「怎麼樣的一個男人？」

店伙紅着臉，斜着眼，滿室亂瞟。

「這裏沒有一個相像的！」他自語了一陣，然後爲難地向毒婦搖搖頭道：「……夫人……小……小的……說……說不上來。」

天山毒婦好氣又好笑地道：「算了，你也別形容啦，說吧，那人找天龍老人做什麼？」

店伙將手中黑漆食盒端了端道：「他……他說……這……這兒……做了一個名菜……要……要敬天龍老人。」

天龍老人，雙目神光電射，伸手便待去接。

毒婦搖手止住，一面從店伙手中端過那隻食盒，放在自己面前，微微一掀，旋卽蓋上，一面朝店伙揮揮手道：「知道了，你去吧！」

店伙一躬而退。

室內十幾對冷電似的目光，一齊射上那隻精緻的黑漆食盒。

這時，天山毒婦向梅男望了一眼，梅男立卽朝華山五劍傳達了一道無聲的命令，五劍悄然起身，出室而去。

華山五劍出室後，天山毒婦正容向天龍老人道：「天龍大俠，慕容卿有個不情之請，不知天龍大俠肯見納否？」

天龍老人臉色微異，但仍傾身恭敬地答道：「慕容老前輩太客氣了，老前輩有甚吩咐，小老兒無不唯命是從。」

天山毒婦正容繼續說道：「天龍大俠爲當今武林六大名派的一代掌門人，在天龍三式上的成就，毋庸老身多加誇揚。但另一方面，心性的修養，其重要性並不下於任何絕藝。這就是說，老身希望，如果有任何意外已在北邙派中發生，願大俠能淸楚自己在當今武林中罕有的身份地位，保持絕對的平和冷靜。」

天龍老人，臉色大變，但仍鎭定地點點頭。

其他諸人，察言辨色，心頭無不各各一震。

天山毒婦說罷，將黑漆食盒往桌心一推，順手一把掀去盒蓋。

啊啊，天哪！竟是這樣一份名菜……三顆血漬模糊的人頭……正是北邙三瘟。

就在這個時候，天龍老人突然喝道：「韋吾，回來！」

原來，笑臉彌陀在一瞥之下，已將人頭上的面目看淸，慘笑一聲，卽欲奪門而出。

天龍老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因有毒婦勸戒在先，心頭上畧有準備，所以，他仍能保持三分冷靜。天龍老人一見盒中人頭，似乎全在意料之中，一個念頭從他腦海中一閃而過，他忙着朝另一席上的笑臉彌陀掃瞥過去。

果然，天龍老人出聲阻止得正是時候。否則，以笑臉彌陀的那份身手，再遲就來不及了。

武林中，除武功而外，最講究的，便是門規戒律，尤以名門正派的要求，更爲嚴格。

笑臉彌陀的武功雖然不在天龍老人之下，但在名義上，天龍老人總是一代掌門，假如笑臉彌陀置天龍老人的呼喝於不顧，那麼，笑臉彌陀的武功卽令再高一些，又有什麼值得尊敬的。

笑臉彌陀，聞聲止步，一張本就很白的臉上，此刻一點血色也找不出來了。

「你來！」天龍老人沉聲又道：「韋吾。」

笑臉彌陀默然走至天龍老人的面前，低頭一躬身。

天龍老人伸出一隻戰抖的手，擱上笑臉彌陀的肩頭，顫聲說道：「韋吾，你想到哪兒去？唉唉，韋吾，你是三瘟的兄長不錯，但你可曾想一想，我又是三瘟的什麼人？你心中此刻的難受，我知道，在座的各位，誰不知道？你的脾氣，絕沒有別人能比愚兄知道得更爲淸楚了！你這一去，除非天地帮的人物全部死在你手中，你是不會再返北邙的！可是，那怎辨得到呢……？那麼，你又準備將愚兄一人擱到那兒去？……兄弟，你可知道，武林中薄有聲譽的北邙一派，於今只剩下了你和我？」

衆人全都爲之黯然。

笑臉彌陀低頭哽咽道：「尙望掌門原諒韋吾的一時愚昧才好。」

天龍老人長嘆道：「兄弟，喝酒去吧，總有一天，人們會看到的，北邙派雖死至最後一人，也絕不會那樣輕易地就倒下去。」

「韋吾永遠跟在掌門人身後……卽使走向森羅地府也是一樣。」

笑臉彌陀毅然抬頭，從懷中摸出那面五行副符，送到司馬玉龍面前。司馬玉龍慌忙起立，朝令符一躬道：「韋老前輩不必交代了，司馬玉龍知道如何做的。只是，尙請韋老前輩將期限提示一下，好讓司馬玉龍全力効勞。」

「沒有限期，少俠！」笑臉彌陀啞聲道：「什麼時候掌門人知道了誰是這件血案的兇手，就請掌門人如法泡製，將對方那顆腦袋割下，裝在一隻黑漆食盒之中。」

司馬玉龍又是一躬，應了一聲：「是！」

這時，梅男道：「司馬少俠，誰是兇手，我已替你找着了。」

司馬玉龍忙道：「誰？梅掌門人。」

「看看中間這顆頭顱可有異樣？」

「唔，右眼已瞎，血色畧呈黑紫。」

「這是什麼現象？」

「死前右眼爲暗器所傷。」

「血色呢？」

「暗器可能有毒。」

「再看腦後吧，仍然完好如故呢。」

「那麼，暗器尙在腦中了？」

「梅男的看法，差不多就是這樣。」

於是，司馬玉龍暗運神功於右掌，輕輕覆上食盒內中央那顆屬於人瘟歐陽長卿的腦袋的右眼之上

，提勁一吸，一根藍光打閃，長約寸許，中圓兩尖，身上刻着螺旋狀血槽的金針，赫然跳貼掌心。

「兩尖毒芒！」

「那麼，」司馬玉龍冷冷一笑道：「他是巫山淫蛟孫顧影。」

這時，已是申牌時分。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

店伙掌燈。室內諸人，一時不得主意，只有各沉思着喝着悶酒。

梅男到窗口跟散佈在樓下的五劍分別打了個手式，一樣不得要領。

這時，司馬玉龍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禁恨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原來，他於此刻忽然憶及一個人的幾句話：「五月五，端陽開拆，自能逢吉，事事吉祥。」

衆人一致朝他望着。

於是，他從懷中取出在潛江病羅漢了了上人給他的那張封密素箋。

司馬玉龍打開一看之下，不禁怔住了。

衆人看了司馬玉龍的神情，雖然甚感納悶，但碍於各人自己的身份，不便隨意動問，只有投以詢問式的眼光，等待司馬玉龍自己開口。司馬玉龍怔了一會兒，終於朝笑臉彌陀招招手道：「韋老前輩，你來看看。」

笑臉彌陀走過來，從司馬玉龍手上接過那張紙箋，一看之下，也給怔住了。

「韋老前輩，這是怎麼回事？」

「眞是出人意料之外。」

「誰對？你？還是他老人家？」

「我應該相信我自己，」笑臉彌陀喃喃地道：

「可是，他老人家又怎會說錯了呢？」

笑臉彌陀搖搖頭，苦笑一聲，將素箋仍然還給司馬玉龍，退回原位。

司馬玉龍將素箋順手送至天山毒婦手上，天山毒婦默默看完，遞給天龍老人，天龍老人看完，再遞給正果禪師。就這樣，一個傳一個，最後由跛仙翁手裏再給回司馬玉龍。

除了華山五劍，室內現有十二人都已看過。

看過素箋十二人，一共發出十二聲高低不同的驚噫。

原來，素箋上這樣寫着：

九疑山中，別有天地，小小南海一枝花。

病羅漢

「南海一枝花？」衆人無不喃喃自語：「甚麼？南海一枝花？」

顯然地，南海一枝花的尙在人世，頗爲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

「韋老前輩，」司馬玉龍道：「南海那一段，司馬玉龍可以轉述一番麼？」

笑臉彌陀點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司馬玉龍便將笑臉彌陀當年在南海的那一段遭遇複述了一遍。

衆人聽了，無不驚訝不置，只有天山毒婦一人，一直沉吟不語。

司馬玉龍問道：「慕容老前輩，你對這事有何看法？」

天山毒婦反問道：「少俠剛才說，韋俠見到的那個婆子，她是南海一枝花的什麼人？」

「奶媽。」

「嘿嘿！」

「吭？」

「她就是南海一枝花本人！」

「爲何前後判若兩人？」

「後者顯係她的化裝。」

「她爲什麼要那樣做？」

「她當然有她的目的！」

「目的何在？」

「希望借韋俠之口，向武林傳播一件消息：南海一枝花物故了！」

「目的又何在？」

「話雖如此說，其實，她只要有一個人知道，也就够了。」

「誰？」

「仇——志！」

「噢，玉龍知道了。」

「是的，實情正是如此。她想找那位名叫仇志的男人，但那位名叫仇志的男人一直迴避着她，於是，無可奈何，只有出此下策。現在，事隔數十年，她見心計絲毫效果都沒有，說不得，只好再度出世。」

「南海一枝花究竟有多大年紀。」

「跟老身差不多。」

「那麼，韋老前輩在石龕中見到的……是她本人麼？」

「是的。」

「那種氣息斷絕的現象，應該作何解釋？」

「那與她看上去那樣年輕同一緣由。」

「這是一種武功？」

「是的，它叫做『觀心大法』！」

一室寂然，衆人屏息，靜聽着天山毒婦慕容卿的解說。……

「所謂觀心大法也者，實在說起來就是一元大法！」天山毒婦肅容說道：「站在一個武人的立場

而言，它可算得上是內功修爲的最高境界了。自武聖以還，由於一元經的正本，不知所之，武聖門下，因不忍一代奇學就此式微，便各憑一己之天賦，就本身修習一元大法之心得，加以註解，而錄成了若干本一元大法的副冊，觀心大法，便是其中的一種。」

衆人聽了，不禁齊都露出了訝異之色。什麼？觀心大法竟是脫胎於一元大法？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不能說所有的副冊一定較一元大法有所遜色，但內容方面稍有出入，總是在所難免的。」毒婦繼續說道：「因此，著述者爲了有別於正宗的一元大法起見，便都分別於副冊上，謙虛地冠上了新的武學名稱。」

毒婦沉吟了一下終於毅然地接下去說道：「今天，在座諸俠，無一不是素享清譽之武林長者，慕容卿於此稍稍透露一點武林掌秘，自信當無所語非人之悔。這樣的，一元大法的副冊，共有三種。除了上述的『觀心大法』之外，另外的兩種，便是現爲天地幫所刦持的『大乘神經』，以及慕容卿所持有的『魚龍十八變』！」

衆人聽了，又是一驚。

不過，這一次，衆人的心情，與剛才的心情，不同多了。

凡是武林中人，誰都知道，武林中，最珍貴的秘笈是一元經，最玄奇的武學，便是一元經中的一元大法。但由於一元經在武林中失踪已達數百年之久，人們業已逐漸淡忘，偶爾談及，也不過像白頭宮女數說天寶遺事的情景罷了。

剛才，衆人驀然聽得「觀心大法」脫胎於武學之最的「一元大法」，想及「南海一枝花」此法已經練成，刻正又有投身天地幫之可能，焉得不驚？

但現在，救星出現了！令衆人安心的，是隨之而來的兩個名詞：「天山毒婦」，「魚龍十八變」！

「那麼，」司馬玉龍道：「照這樣說起來，南海老前輩該跟慕容老前輩有着同脈淵源了？」

「這一點，不太清楚。」

司馬玉龍驚詫道：「什麼，老前輩？您老是說，您老也不清楚？」

「說起來，似乎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事實上，確是如此！」毒婦微喟了一聲，苦笑道：「如果司馬少俠將這個問題拿去詢問那位南海一枝花的話，慕容卿相信，司馬少俠所能得到的答覆，一定也跟慕容卿剛才的答覆差不多！」

「爲什麼呢，老前輩？」

「說來話長！」毒婦道：「武聖門下，共有三位弟子，這一點，正是一元大法副冊祇有三種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武聖晚年，因爲看破了紅塵，在九宮山出了家，但是，諸位一定不能相信，武聖圓寂後，並未留下任何遺物遺言。在武聖而言，這正是他老人家參透禪機的結果，一了百了。可是，這一來，可將他老人家的三位弟子難倒了。誰出來繼承武聖，担任天山掌門之職呢？……誰也不肯。

「三弟子說大弟子爲當然人選，大弟子說師父有遺命，應由武學造詣較深的二弟子担任，二弟子又說三弟子文武兼備，足可光大門楣……如此這般，不出旬日，三人先後全部悄悄地離開了天山。

「三人離開天山後，彼此都將自己的行踪隱密得異常週到，互不相見，直至終老。說起來，也眞可笑得很。慕容卿從魚龍十八變末頁的附記上，雖然知道了上述的一些讓位梗概，但却不能知道先祖究竟是武聖三位門下的第幾位，因爲附記上，關於這方面的事，竟然隻字未提。

「所以，慕容卿相信，南海一枝花的觀心大法上，記載情形，一定也跟魚龍十八變差不多。另一方面慕容卿更相信，南海一枝花對魚龍十八變的武學，可能相當了解，這就像慕容卿聽了司馬少俠的述說，馬上就知道對方所練的是觀心大法一樣。」

「那麼，」司馬玉龍道：「依了老前輩的看法，南海一枝花老前輩，在觀心大法上，現有若干成就？」

天山毒婦畧爲思索了一下，然後點點頭道：「唔，可能……已經……進入五成火候。」

衆人相顧愕然。

司馬玉龍失驚道：「五成火候？」

毒婦微笑道：「是的，五成火候……司馬少俠，你以爲是多了還是少了？」

司馬玉龍囁嚅地道：「玉龍的意思，老前輩當然看得出來……老前輩，五成……在一套完整的武學而言，是否稍嫌欠缺了點？」

毒婦微笑道：「欠缺了點？……唔……已經太多了。」

司馬玉龍吶吶地道：「難道……難道……這是什麼原故呢？」

毒婦正容道：「俗語說得好：難能可貴！這句話，如果應用到武功上，更見允當。越是玄奇的絕學，它對修練者的要求，也必較一般武學爲苛刻。武聖之後，整個武林中，就連作了古人的一些前輩也計算在內，能將上述三種武功練至五成火候者，亦祇不過三五人而已！」

「敢問老前輩，」司馬玉龍又問道：「所謂火候，是否係以武聖之成就爲準？」

「非也！」毒婦道：「就慕容卿所知，武聖在一元大法上的成就，也僅八成。」

司馬玉龍驚詫地道：「連武聖的成就也僅得八成？」

「八成，應該是最高的估計。」毒婦肅容道：「修練一元大法者，除了必須具備過人的天賦不去說它，另外尚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童身。第二，年紀在十八歲之下。第一點，武聖合格。可是，武聖取得一元經的那一年，剛滿十八歲。單就這一點，即已失去了十成火候之望。至於普通的武林人物，半路出家，能夠有個一二成火候的，也就很不錯了。」

「老前輩從何判斷南海一枝花老前輩祇有五成火候？」

「因爲少俠說過，南海一枝花習武在十八歲之前，這一點，合了修練一元大法的第二個要求。可是，少俠又說，她在習武期間，已跟那位名叫『仇志』的男俠有了『夫婦之實』，而這一點，正是難得大成的致命之傷。不過，這些話是那位老婆婆說的，那位老婆婆是否就是南海一枝花本人，以及這些話的眞實性，都得存疑，並不能做爲老身推斷的依據。老身判定南海一枝花在觀心大法上的火候祇有五成，另外尚有所本。」

「何所本？」

「也是從少俠的述說中得來。」

「那一段？」

天山毒婦慕容卿微微一笑道：「少俠，你且猜猜看。」

司馬玉龍也笑道：「老前輩說了罷，玉龍猜不着。」

「少俠，你得猜一猜！」毒婦含笑又道：「在洛陽，我那鳳丫頭一再讚美少俠的才華，老身因爲未曾見過少俠之面，心中有點半信半疑，當下便跟她打了個賭，我說，見了少俠的面，要攷你一攷。她說，老身一定難你少俠不倒。現在，鳳丫頭雖然不在這裏，但有當今各大門派掌門人在座，正好做個見證……少俠，你猜一猜吧，老身正拿它當做一道試題呢！」

司馬玉龍玉臉飛紅。他，遍身漾起一股甜蜜的感受……

同時，一個意念泛上他的心頭。……這裏散了，他想，祇要不和正事衝突，爲了她的安全，我就應該盡我的全力去將她找回來。以我身爲五行門掌門人的身份來說也好，以我司馬玉龍的身份來說也好，這，都是我的責任。

衆人齊都哈哈大笑。

衆人之中，祇有一個人，笑雖笑了，但可有點笑得不太自然。

這人是誰呢？

是梅男！

這一點，誰也沒有注意……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司馬玉龍的身上。

司馬玉龍想了一下，抬臉赧然笑道：「老前輩，玉龍想到了一點，祇是不知道對不對。」

毒婦含笑點頭，藹然道：「說出來吧，孩子……老身知道你會想得出來的！」

司馬玉龍道：「是因爲南海一枝花出現於石龕之際的神色有異麼，老前輩？」

「啊啊，對了，完全對了。」

司馬玉龍道：「一元大法練至最高境界時，該現何等法相？」

「拈花微笑，慈如我佛！」毒婦道：「孩子，你曾說過，北邙韋俠，見到的南海一枝花，作何神色？」

司馬玉龍想了一下道：「好像是……鳳目緊閉，蛾眉低垂，粉黛無色。」

毒婦微笑道：「好了，這種神色，正說明了一件事，南海一枝花，在一元大法上的成就，祇得五成！」

司馬玉龍道：「假如練到八成，該是一副什麼樣的神色呢？」

「很簡單，祇要將上述的十二個字，稍爲改一下，便成了。」

司馬玉龍含笑又問道：「如何個修改法呢，老前輩？」

毒婦微微笑道：「如改成：鳳目微闔，蛾眉舒展，玉顏如生，那麼，就無異武聖再世！」

司馬玉龍又道：「假如換了慕容老前輩您，在那種情形之下，將會是如何一副儀容呢？」

毒婦笑斥道：「你爲什麼不乾乾脆脆地問一聲，老前輩，您在一元大法上，有幾成火候？比南海一枝花如何？……鳳丫頭說得不錯，孩子，你太刁了。」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司馬玉龍笑了。

梅男也笑了。

是的，這正是衆人所關心的問題。

那便是：「天山毒婦在一元大法上有幾成火候？比南海一枝花如何？」

剛才，司馬玉龍的那一問，正是時候。它，無異的，正代表了在座衆人的心聲。

司馬玉龍話一出口，衆人的心神，全都爲之一振。

可是，天山毒婦又是何等樣人？……說什麼，她也不會上這個當！……以天山毒婦在當今武林中

的身份地位，她拒絕回答這種問題，自是理所當然的事……。

而司馬玉龍如此問，也不過是因爲年青好奇，一鼓作氣，滿以爲毒婦會一時大意露出口來，好令衆人知道一點己方的實力，放放心。

如今，毒婦慨然一語道破，他自不便再强人所難。

於是，他迅即改了一個話題，問道：「老前輩，一元大法之精義何在，可否畧示一二，以開晚輩茅塞？」

「五魔六欲七情，無一莫非念由心生！」毒婦道：「心爲性本，性爲靈根，培靈必先養性，養性則先修心。這個道理，很淺，在座諸俠，均爲內家高手，自毋庸慕容卿多作贅述。至於修心之道，道家講究的是：心如止水，心如死灰。佛家則云：心如明鏡，一塵不染。不過，說法雖有多種，但求一心之定，因而生明，生靜，生慧，致虛然縹緲，不着色相，却是殊途同歸的共同要求。——這一點，便也是一元大法的最高要義。」

司馬玉龍不禁詫異道：「這樣說來，它跟一般內功的修習，又有什麼分別呢？」

「的確沒有多大分別。」毒婦含笑說道：「不過，內功之修爲，其所以有種種門戶派別之分，端在心訣之各異。而心訣方面，一句之差，一字之差，便是俗學與絕學的分野。」

這是至理名言！司馬玉龍點點頭。衆人也都點點頭。

是的，內功修爲，繫諸心訣，心訣之差異，便是俗學絕學的分野。天山毒婦已然說得很明白，一元大法之可貴，當然可貴在一元心訣上，至於一元心訣如何，以在座諸人之身份，自然不便再追問下去。

最後，司馬玉龍問道：「老前輩，一元大法威力，究竟如何？」

天山毒婦見問，笑意突歛，肅容答道：「如有三成火候，便可無敵於天下！」

衆人大驚失色。

「老前輩，」司馬玉龍不安地道：「您老剛才可是說……南海花老前輩……她老人家現在已有……五成……火候？」

「是的，老身自信，老身的猜忖不會錯到那兒去！」

「假如，她老人家已爲天地幫所蠱，那將怎麼辦？」

天山毒婦道：「有了那等成就的人，任何人也將蠱惑不了。」

司馬玉龍道：「可是，事實擺在眼前，我們如何能够不信？」

「她爲的是惹惱那位名叫『仇志』的大俠出面干涉。」

「『仇志』是否尙在人世，值得疑問。」司馬玉龍憂慮地道：「再一點便是，那位仇大俠過去既能忍過幾十年，不接受南海一枝花的挑戰，如今，就算他仍活着，如果他仍抱定以往那種觀若不見，聽若不聞的態度，這段期間，南海一枝花爲達到她的目的，勢將採取天怒人怨的手段對付武林正派人物以激惱對方，老前輩，若果是這樣，吾輩何能以堪？」

毒婦沉吟了一下道：「孩子，你的見解甚是，……讓老身再想想。」

梅男忽然提醒司馬玉龍：「『觀心大法』與『魚龍十八變』同源，既有慕容老前輩在我們這一邊，你愁什麼，司馬少俠？」

衆人聽了，連忙用眼去望天山毒婦。

天山毒婦搖搖頭說道：「梅掌門人，你的見解錯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明着對仗，慕容卿早就說過，如果雙方依武林常規來決定强存弱亡，天地幫就是再多幾名高手，也不足慮。可是，一在明處，一在暗處，他們可以選擇任何一派，任何一人，在任何時間內加以全力攻擊，而我們却必須集中全部人力，作全面防衞，勞逸相去難以道里計，豈不太難了？……現在慕容卿索與告訴你們，魚龍十八變雖與觀心大法同源，假如南海一枝花眞個已經有了五成火候的話，老身的成就並不在她之上。」

衆人默然。

這時候，天已起更。

北邙天龍老人朝笑臉彌陀吩咐道：「韋吾，你下去接替一下華山五俠吧！」

崑崙駝叟丁康也向跛仙翁笑道：「獨子，你忍心不陪陪韋員外麼？」

笑臉彌陀跟跛仙翁二人，大笑下樓。

片刻之後，華山五劍相繼登樓歸座。

這時，天山毒婦抬起了頭，向衆人掃瞥了一眼，似有話說，……

「南海一枝花的二度出世，實出老身意料之外。而南海一枝花的本門武學竟是觀心大法，更爲老身始料所不及！」天山毒婦沉重地說：「但是，事已至此，煩惱無益，唯一的解決方式，便是面對現實！在時間上來說，我們的要求是速戰速決，拖延下去，於我們有弊無利。現在，衡山派前輩了了上人已給了我們明白指示，天地幫已移向九嶷方面，所以我們也祗有一條路好走，走向九嶷！」

司馬玉龍道：「尙請老前輩將各項細節安排安

排，好讓大家有所遵循。」

毒婦沉吟了一下，突然抬頭朝另一席上的武當玄清道長笑道：「老身久聞玄清道長有『羽衣諸葛』之稱，道長，現在可得偏勞你了。」

玄清道長慌忙離座欠身答道：「玄清才疏識淺實在不敢當此重任，還是老前輩做主的好！」

天山毒婦慕容卿正容說道：「一個人的機智權謀，跟武功輩份完全是兩回事。

今天，事態急於燃眉，爲了武林公益，在座諸俠，不分男女長幼尊卑，如有一得之見，即應自告奮勇而陳諸筵前，此時此地，實在不是禮讓謙遜的時候……道長，您說可是？」

衆人點頭稱是。

上清道長也道：「玄清，既然慕容老前輩如此吩咐，你如有甚見解，就說出來聽聽吧！」

「請恕玄清放肆！」玄清道長恭諾一聲，出席兩步，先朝兩邊席上分別一揖，然後退出半步，挺立着，緩緩朗聲道：「今天的岳陽大會，我輩能够歡聚一室，並得親聆慕容老前輩的種種教益，實屬幸甚。」畧爲一頓，又道：「這次，南海一枝花的二度出現武林，頗爲令人震驚和困擾，但是，適才經玄清三思之下，却有一點比較值得寬懷的見解報告諸位！」

衆人神色爲之一緊。

連毒婦也爲之一怔。

「首先，且讓我們重新將南海一枝花的爲人了解了解！」玄清道長繼續說道：「玄清跟大家一樣，沒有見過南海一枝花的眞面目，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幾乎十九屬於傳聞。不過，就傳聞所知，我們可以歸納出兩點結論：第一，南海一枝花的武功很高。第二，南海一枝花嗜殺。……在一個武人來說，嗜殺，只是一種偏激個性所促成，假如殺的不是善良無辜，它，就不能算做一種罪惡。……死在南海一枝花手上的人，是好人呢？抑或是壞人呢……這一點說法有兩種，一說她殺人是爲了喜新棄舊，一說則是那些人均是爲色喪生。因此，毀譽紛紜，莫衷一是。今天，玄清斗胆，要爲這件公案下結論了！依玄清一己的見解，南海一枝花，她老人家，應該是一位清清白白的人！……現在，請聽玄清的論據。

「……南海一枝花是一個情感很濃，而且用情很專的人，這一點，從她對那位仇大俠的愛情可以得到明證，假如她是個人盡可夫的壞女人，她將沒有第一次的伴死退隱，她也不會有今天的二度再出世。

「……這一點，大家應該和我玄清一樣明白。

「……所以，她殺人正如她親口告訴北邙韋俠的一樣，是一種手段……是一種壓迫仇志仇大俠現身過問的手段……她一方面要仇大俠痛恨她的殘忍，另一方面也想藉此引起仇大俠的誤會，誤會她的朝秦暮楚……可是，很不幸，那位仇大俠一定也有他的難言之隱，堅持今生不再相見，而結果，誤會的不是仇大俠，而是整個武林！……這種旣成之事實一旦造成，有口也難分辯。……所以，玄清斷定，那些死在南海一枝花手上的人，不管他們平日多正派，都是一種僞善的外衣，裏面裏着的，一定是顆醜惡的色心，關於這方面，玄清尙有一個反證。那就是，如果那些死者都曾一度是南海一枝花的入幕之賓，而結果南海一枝花又將他以極其殘忍的方式殺了，這，除了說明南海一枝花的變態心理外，還能說明些什麼？……好了，說到這裏，玄清可得要引証慕容老前輩的推斷了。……一元大法，是一種無上正宗的內家心法，一個人如果心不正，情不順，她能求得定，明，靜，慧，而不着色相麼？嘿，她不早就走火入魔才怪！……玄清上述諸節，只在証明南海一枝花的重於情而又專於情。

「……同時，也唯有專於情的人，才知禮識義！

「……今天，我們無法抹煞事實，南海一枝花可能確在天地帮中，但我們切不可果斷地認爲，她的再度出世是爲了助紂爲虐，像三色老妖一樣，是受了天地帮主名和利的誘惑。

「……相反地，玄清以爲，南海一枝花是在利用着天地帮。

「……利用天地帮的罪行，引出她想再見一面的人，仇志！……有關仇大俠的一切，我們一無所知。同時，那是兩位前輩私人間情感的糾紛，玄清也不便妄作揣測。

不過，有一點，玄清可以確定，以南海一枝花今天的成就，又在隱居數十年之後，決不會輕易做出徒勞之舉，所以，由南海一枝花的再度出世，我們知道了一件事實，那位名叫『仇志』的『仇大俠』一定仍在人世！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我們這一邊，很可能還有一位隱身助手……那人便是，仇志仇大俠！……同時，我們又可以知道：我們並不是南海一枝花的敵人，同樣的，南海一枝花也不是我們的眞正敵人……所以說，南海一枝花的武功就是再高一點，也並不十分可怕……諸位想想看，設若玄清微言倖中，豈非大值吾人寬慰？」

室內，緊接在落針可聞的寂靜後面的，是一陣雷鳴的彩聲。

「且慢，」玄清道長雙臂微揮，待衆人停聲之

後，繼續說道：「此去九疑途中，玄清尚有一點顧慮，尚望各位注意及之……尤其是司馬少俠，閩人少俠，以及華山梅掌門人三位……那便是，南海一枝花可能指使門下，由天地幫徒協助，對吾輩暗施手段，以爲要脅那位仇大俠的藉口……這一點，從司馬少俠和北邙韋俠在城陵磯的遭遇，以及對方對司馬少俠之熟稔，可窺端倪……由於對方年事甚輕，雖係奉命行事，但他們會選年齡相若的三位少俠下手，却極可能。」

衆人點點頭。

玄清道長繼續說道：「俗云：名師出高徒。以南海一枝花在武學上的成就，經她老人家調敎出來的門下，身手自屬不俗。吾輩來日如遇上此等事，一定得小心應付，不可絲毫大意，這是份內事，尚在其次！另一點，應該特別注意的，便是不可任性。縱令來人武功在我們之下，假如確定了她們是南海門下，我們便須在儘可能的範圍內，儘可能地容忍……我們不應該將一個疑敵弄成眞正的勁敵，自求紛擾。」

衆人甚以爲是。

最後，玄清道長道：「至於此去九疑的走法，以及人員的分配，仍請慕容老前輩籌劃爲宜。」

玄清道長說罷，一揖歸座。

「果然不愧羽衣諸葛之稱，見解之週詳，着實令人欽佩！」天山毒婦笑讚了一番，然後朝衆人正容說道：「此去九疑，雖然以順着湘水南下較爲便當，但我輩皆不習水性，易爲敵方所乘。而且，連絡與呼應上，也欠方便。所以，我們仍以走官道爲宜。至於人員的分配，大可不必。因爲，大家知道的，我們今天的岳陽之會，早爲該幫所知，我們再謹愼些，也是多餘。這一路，大家高興怎麼走便怎麼走，只要月底能在九疑北麓的寧遠會合，也就可以了。」

於是，天山毒婦吩咐取來紙筆，提筆在紙上定了「追踪可疑人物」，「求援」，「迴避」等三種暗號，給衆人傳閱了一遍，然後交給司馬玉龍道：「不早了，我們暫時各散……這個，少俠等會兒給韋，方二俠看看。」

這時候，天已三更。

衆人紛紛相繼下樓。

司馬玉龍走在最後，他朝前面諸人望着，不知道跟那一個走去是好。

上清道長是他的始業恩師……天山毒婦是他情侶的祖母……他想慰問正果老禪師的少林慘變……他又想趁此機會告訴一瓢大師有關衡山七老的不幸消息……天龍老人是他景仰的人……崑崙駝跛二仙也是他所景仰的人。

他歡喜和笑臉彌陀走在一起。

他更有一點離不開玄清道長。

很久很久了，他還沒有跟玉清道長交談一言半語……他，更渴望私下見見華山五劍，以及……以及華山一朶梅。

他木然地將那記着暗號的紙片交給笑臉彌陀和跛仙翁方斌。

他痴立着，像一段木頭……直到遠處的更鼓傳來，他才驀然警覺，偌大一座岳陽樓前，夜風徐徐，月色迷濛，冷清清地，只剩下了他一個人，拖着一條悠長的黑影，孤立在那裏。

他四面望望，解嘲地微微一聲苦笑，然後舉起了脚步。

他掉頭向東，朝城中走去。城中，一片死寂，燈火全無。他在一條大街上停下脚來，心想，他們都到那兒去了？我又將往何處是好？

想了一會兒，不得主意，只有提起脚來，繼續往前跑。

就在這個時候，轉彎角的一家店門中，隱約透出一絲燭火，他走過去，抬頭一看，月色下，只見店招上寫的竟是「如歸老棧」！

司馬玉龍心中大喜，連忙走上去，輕輕叩着門板。

「誰呀！」

一個粗啞的喉嚨在裏面問了一聲，聲調中充滿了不高興。跟着，店門半開，露出一顆醜惡的面孔來。

「伙計，有空房間麼？」

「沒有！」

緊接着，卜地一响，店門給重重推上了。

司馬玉龍眉頭一皺，暗忖道：這就怪了，沒有就沒有，幹嗎要給客人看顏色？

江湖上，各種行業之中，就數飯館和客棧兩種行業的伙計，招呼客人們，最爲親切有禮。今夜，司馬玉龍碰到這種事，尚是他在江湖上行走以來的第一次。

司馬玉龍的修養，可算得是够好的了。可是，這一回，也給氣火了。他眞想强行拍開店門，進去問問那個傢伙，他司馬玉龍曾在什麼地方得罪過他？但他轉念又想：跟這種人，這樣做，值得麼？

他輕哼一聲，忍住氣，掉轉身軀。

就在此刻，卜一聲，身後店門，又開了。

司馬玉龍不禁好奇地停下脚步，回頭返顧。

從門縫中探出來的，仍是那張醜惡的面孔……

這時，那張面孔半偏着，似乎有意讓屋內的燈光照上司馬玉龍的臉。

「喂，客官……留步。」

「難道空房又有了？」

「對不起，相公！」那傢伙裝出一副笑臉，比不笑更爲難看地道：「剛才我醉了。」

剛才他醉了？

這是什麼話？

很顯然地……這是慌不擇言。

這傢伙爲什麼慌呢？……因爲他想留下我司馬玉龍？

他爲什麼要留下我？……因爲他已看淸了我的面貌？

察言觀色，已知其中大有文章。不過，以司馬玉龍這等人物，那還會將這種事情放在心上？只要時刻留意，怕什麼？

當下，司馬玉龍跨上一步笑道：「那裏，伙計，這麼夜了，能有個宿處，也就够感激的啦。」

那傢伙將店門開大點，側身讓進那司馬玉龍。

司馬玉龍毫不介意地緩步而入。

屋內，一張小木桌上，杯盤狼藉，那傢伙，的確是在喝酒。可是，看那傢伙的神色，一點酒意也沒有，就像他在藉酒消遣時間，而等待着什麼人似地。那傢伙這時的態度大變，他小心翼翼地將司馬玉龍帶至一間雅潔的上房，伸手便要去接司馬玉龍那隻輕便書箱，司馬玉龍搖搖頭笑道：「伙計，太晚了，我睏得很，別張羅，明兒再說吧！」

那傢伙又朝司馬玉龍偸望一眼，趄趑而出。

司馬玉龍連房門也沒完全關上，便即熄燈上床，他暗笑道：「多給你這傢伙一點機會，假如眞是活够了，你就來吧。」

直到這個時候，司馬玉龍這才記起他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便是，先天太極式他已全部練成，他該將它交給梅男。

此去九疑，尚有二十多天的時間，以梅男的過人資質，在這段時間裏，大成雖然無望，但想練個三二成火候，則是絕無問題。以先天太極式神妙的防守威力，如有三二成火候在身，將來在九疑一旦遇上事，豈不正好發揮妙用？

想到這裏，司馬玉龍大感懊惱。

他想，無論如何，明天我該找着她！

以司馬玉龍現下在內功方面的成就，他並不必倒臥睡眠。這以前，他一直是盤坐調息，勤習先天太極式。今夜，他爲了要察看那個店伙究竟會耍出什麼花樣來，便以五行神功中的臥龍式，代替了盤坐。表面上看，他似已熟睡，而事實上，十步之內，即令是飛花落絮，也難逃得過他的耳目。

時間像水，一點一點地過去了。

五更將盡，四週仍無絲毫動靜。

司馬玉龍奇怪地暗忖道：莫非是猜錯了不成？天亮了，他的疲勞也已恢復，梳洗完畢，便喊那個面目可憎的店伙結算房錢。

那傢伙不安地陪笑道：「相公，不用點酒飯就走麼？」

司馬玉龍心中一動，笑道：「是不是要等的人還沒有來？」

那傢伙，臉色大變。

司馬玉龍哈哈大笑。

「假如有人找我，」他朝那傢伙做了個鬼臉道：「叫他們追上去吧，我不會走得太快的！」

司馬玉龍說罷，也不理會那傢伙的變顏變色，提着那隻輕便書箱，含笑而出。

離店不遠，鸞鈴狂搖，迎面大街上，來了三匹快騎。

第一匹馬上，坐的是個短打中年漢子，那漢子的臉色，異常憔悴。胯下坐騎，鬃毛黏連，也見了汗。這正顯示出：一人一騎，狂奔至少已在兩個更次以上。後面的二匹馬，則坐着一男一女，男女二人的年齡，均不超過雙十。

三人三騎，在晨曦中，揮鞭急馳，如非司馬玉龍眼明脚快，險給撞上。

三騎擦肩而過，下去不遠，幾聲希聿聿長嘶，先後傳來，彷彿馬被騎者緊急勒停。司馬玉龍當然沒有心思去注意這個，他照舊往前走下去。出了南城門，踏上官道不久，司馬玉龍猛然憶及，剛才後面兩騎上的那個男的，像煞了侯良玉！

畧加追憶，他更發覺到，那個男後生，可能也是女扮男裝。因爲，他在跟那人照面之下，見對方人雖俊秀，但總脫不去一股脂粉氣息……不過，也有一個反証在推翻他的判斷……那人假如就是侯良玉，無論如何，他不該顯得那般地神態自然……那少年人在跟他目光相接的一剎那，渾似從不相識……而且，侯良玉的年齡應該大得多……這一點，很令司馬玉龍迷惑。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玉龍身後，再度响起了鸞鈴聲响。

司馬玉龍回頭一看，啊哈，來了，正是那男女兩少年。

兩騎馬馳至司馬玉龍身後二丈之處，速度突然放緩。這一回，司馬玉龍可看淸楚了，一點不錯，那男的確是女扮男裝，馬上兩少年，都是女的！而且，令人驚奇的是，那個年事稍長，身穿男的女裝的，生得和侯良玉一模一樣！

「假如她再多個五六歲，」司馬玉龍想：「我

實在沒有理由相信她不是侯良玉！」

不管對方是什麼來路，司馬玉龍也不會將她們兩個放在心上的。他仍照舊走着他的路。眨眼之間，兩騎馬已然自身後趕上，一左一右，將司馬玉龍夾在中間。

起初，司馬玉龍尚以爲對方是出自無意，便忍住沒有開口，低頭佯裝不見，他等她們兩個揮鞭超越。

可是，漸漸地，他發覺事情有點不對勁，兩匹馬的速度已放慢到跟他步行一樣。他抬頭一看，馬上二人的眼光，剛好正自他那隻輕便書箱上離去。二人互遞着眼色，同時點點頭，意思好似：「唔，一點不錯，是他了！」

司馬玉龍又好氣又好笑，不禁立定脚步，不再往前走。

嘿，眞是怪事，他這廂脚步一停，兩匹馬，雙蹄微提，也跟着收韁勒住。

司馬玉龍朝左右分別瞥了一眼，然後向身着男裝，年事稍長，面貌像煞侯良玉的那女孩子偏臉責問道：「老弟這麼個走路法，是不是稍爲不禮貌了點？」

那女孩笑着反問道：「什麼叫做不禮貌？」

聲音入耳，司馬玉龍心中不由得微微一震。

這聲音好熟，她們不正是城陵磯相戲於他和笑臉彌陀的姊妹麼……現在，司馬玉龍既然明白了她倆的眞正身份，一切前因後果，也即恍然大悟……那家如歸客棧，一定跟天地帮有勾，接着而且早接奉了天地帮的密諭，在注意着他們這一行。怪不得棧裏那個伙計的態度先後不同，判若二人，原來他第一次沒有看清楚司馬玉龍的眞面目。……之後，他留下了司馬玉龍，大概馬上就派人到某個地方去報告了這兩姊妹……剛才那個臉色憔悴的中年漢子，可能便是傳信使者……由於先後只有一步之差，他更明白了那傢伙留他吃點酒飯再走的原因……他很高興他訓了那傢伙一頓沒有訓錯。

既然知道了她們倆的身份，司馬玉龍心想：就是請我走，也已不太容易了呢！

於是，他微哼一聲，道：「你問什麼叫做不禮貌是不是？告訴你，老弟，它，便是你們剛才的行爲！」

大女孩微怒道：「就算我們對你不禮貌，你待怎樣？」

司馬玉龍冷冷地道：「要你們鄭重道歉！」

大女孩又道：「要是我們不肯道歉呢？」

「那就請便！」司馬玉龍微哂道：「對於一些無理可喻的野蠻人，本少爺向不與之計較。」

大女孩勃然大怒，玉唇微翕，正待有所表示時，右邊那個稍爲年稚的女孩突然怒聲道：「喂！司馬玉龍，你爲什麼只跟我姊姊講話而不理我？」

司馬玉龍聽了，幾乎笑出聲來。

無可奈何，他只有轉過身子去。

司馬玉龍抬眼仔細一打量，只見這邊的這位姑娘，身穿一身紅衣，年約十五六，眉目清端，極爲嬌憨可愛。這時，她正噘着一張小嘴，相當不高興地張着一雙又圓又黑的眸子，狠狠地瞪着他。

司馬玉龍仰臉笑道：「小妹妹，你怎知道我叫司馬玉龍的？」

紅衣女孩不悅地道：「小妹妹，小妹妹，哼，……你有多大？」

司馬玉龍笑着又道：「我叫司馬玉龍，你怎知道的，大妹妹？」

紅衣女孩面孔微紅，也道：「妹妹，妹妹……不要臉，誰是你的妹妹？」

「我錯了！」司馬玉龍微笑着雙手向中間一合道：「你是他的妹妹，他是你的哥哥，你們才是天生的兄妹一對……一樣的蠻不講理！」

姊妹倆這時齊聲喝道：「司馬玉龍，你可小心點！」

「我已够小心的了！」司馬玉龍索興逗她們道：「可是，任我多小心，我還是碰上了你們兩個，這又有什麼話說？」

這時，那個身着紫色男裝的女孩朝紅衣女孩又遞了一個眼色，紅衣女孩似乎在忍着一肚子怒氣勉强笑道：「司馬玉龍，你願……不，你有胆量跟我們姊妹倆到一個地方去走走麼？」

「司馬玉龍從不跟素昧生平的人走在一起！」

「我們早就知道你叫司馬玉龍，怎得謂之素昧平生？」

「你倆芳名，在下並不知道！」

「紫姝！紅姝！」穿紅衣的那個，當然是紅姝，算她嘴快，紫姝要攔，已是不及，她搶着報了名，這時又道：「司馬玉龍，現在怎麼樣？」

司馬玉龍故意仰天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南海雙姝』芳駕……哈哈……久仰，久仰！」

雙姝的臉色，果然一變。

司馬玉龍想：差不多了！

就在這個時候，身後一陣馬蹄聲，三人回頭，只見來路上來了六人六騎，最前面的一匹馬上，坐着一位年約二十四五，溫文儒雅，面賽冠玉，眉目如畫的俊端文士，只見他，身穿天藍綢長衫，頭戴一頂文士巾，巾前正中，嵌着一塊姆指大小的青玉，玉色潤澤晶瑩，越發襯出來人的氣派高雅，雍容華貴。

（未完待續）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東南亞著名作家及編劇家

倪匡先生新著

七部武俠小說

•

全部搬上銀幕









